



东林文库

一梦漫言

继主千华见月叟 自述

弘一律师 批注

后学大光 校文

东林寺净研所重编



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
如暗遇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若我住
世无异此也。

——《佛遗教经》

佛入涅槃后，莫谓我无师，
住持自他利，戒律为第一。
三学戒为首，菩提律作基，
戒律若不存，当处法随灭。

——《学戒礼敬发愿偈》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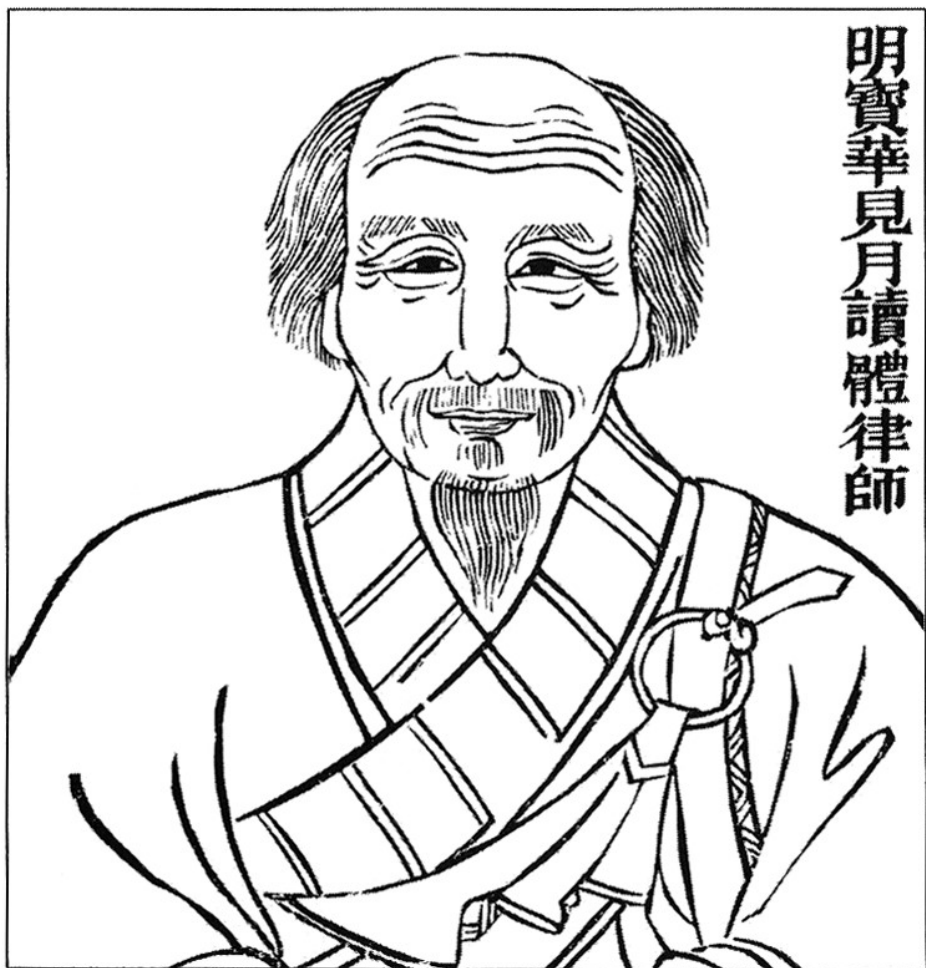
明慧雲古心如馨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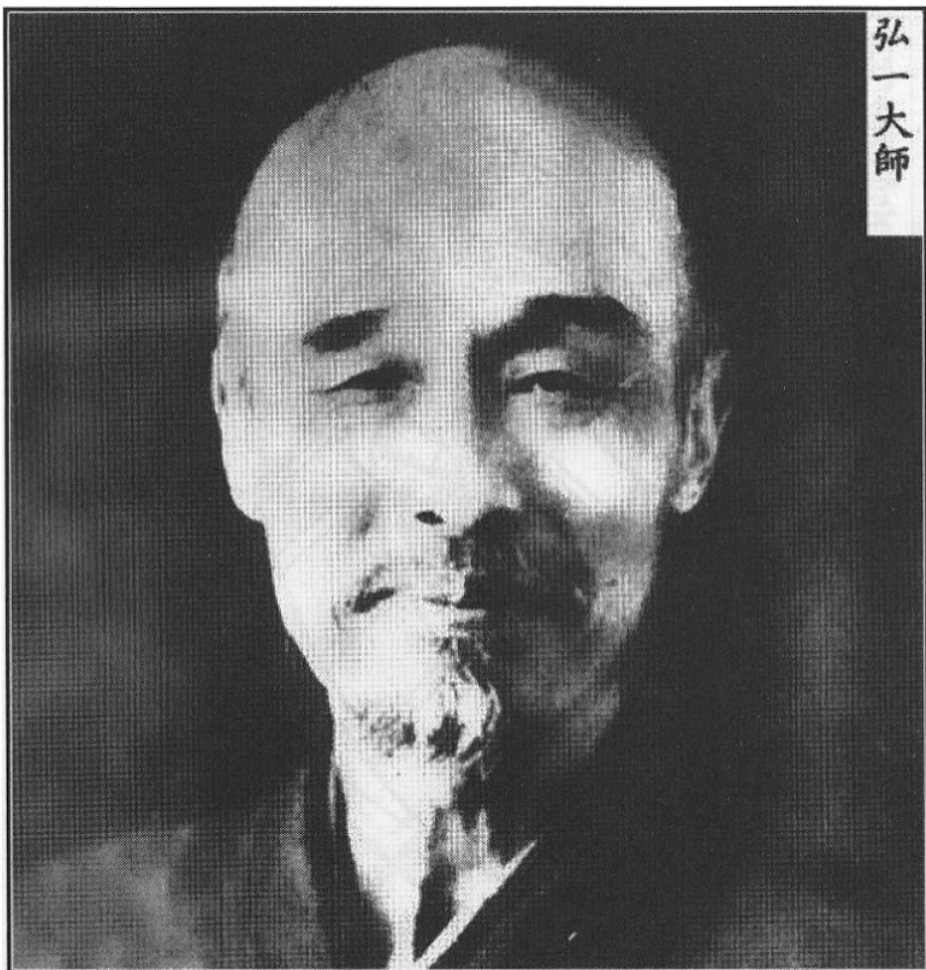
明寶華三昧寂光律師



明寶華見月讀體律師



弘一大師





见月律师所绘男观音像



目 录

弘一律师题记·····	1
一梦漫言卷上·····	5
事由·····	5
萧园还极道人·····	7
感梦·····	9
三营龙华会，饭僧济贫·····	11
自意化导因缘·····	14
剑川赤岩书室·····	16
西山老僧·····	17
鸡足山·····	19
落马化缘·····	21
放光披剃·····	22
请转法轮·····	24
栖云请法·····	26
丽江请法·····	27
初引清规·····	28
初闻律·····	29
发足参方·····	31
望莹叩别·····	32



忘情割爱	34
碧鸡金马	35
罗汉灯	36
关索岭与盘江	37
安庄卫道上	38
止水庵写经	40
梁家庵听《楞严》	42
纳衣进堂	43
谒颢愚大师	47
雉潭	48
别道至江西	49
游庐山礼东林道场	50
走九江府礼诸祖道场	53
太平府	55
抵南京	56
不为众者不可亲近	57
僧仪	58
两人不开单	59
上华山	60
大丈夫不用不明之食	61
古林庵乞戒	64
赴五台道中	66
参礼三昧老和尚	67
琉璃光下读经	68
初登讲座	70



赴北京·····	71
到保定·····	72
改号见月·····	73
南宫县道上老僧·····	74
平素师·····	75
丹徒海潮庵·····	77
熏六教授师·····	78
让坐·····	79
背诵毗尼·····	80
覆讲《梵网经》·····	81
折伏魔党·····	83
画图祝寿·····	86
不更法名·····	87
海潮同戒盛事及学律感应·····	88
却新戒供衣·····	91
一梦漫言卷下 ·····	93
熏师请三昧和尚付衣·····	93
南京报恩寺开戒·····	95
安单整肃·····	96
临坛尊证·····	98
清规凛凛符出家初梦·····	99
迎送熏师灵骨·····	100
宝华道场·····	101
礼请住山·····	102
三昧和尚接宝华山事，师以教授兼任监院，并先乞许四事·····	104



成拙到山受戒	106
大权方便	107
扶树戒幢	109
改寺方向躬先劳作	110
去华山	111
回山	113
代座	115
化缘	116
甲申国难	117
严行佛制	117
建塔酬恩	118
三昧病还山	120
建塔方位	122
付衣戒本	123
增上助缘	125
禁止私爨	132
依制严持	134
唱方结界三人一坛	135
买田解冤	136
放马激变	137
安居严净	138
摄寇弭患	139
毁屋自恣	143
一饭败坏常住	145
清兵围寺	146



平日修行此时得力·····	149
临难不失僧仪·····	150
直人不说虚话·····	152
行不乱步，面不变色·····	154
黑旗改绿旗·····	156
持戒人不用杀器，饥同饥，食同食·····	157
众举住山，寺产悉复，官为护法·····	158
陈道人与香师·····	160
诘奸·····	161
建木戒坛受具·····	163
长生会安居·····	164
住山感化·····	167
回山整饬·····	169
减口济贫，念佛植福·····	170
淡薄操履，遵制却供，撰集《教诫比丘尼正范》·····	172
修般舟常立三昧两度·····	174
撰集毗尼垂化无尽·····	176
附录 ·····	177
宝华山见月律师年谱摘要·····	177
见月大律师塔铭·····	182
见月律师传·····	191
净土圣贤录之清读体·····	194
寄见月大师律主·····	194
见月律师的克苦精神·····	195
金陵天隆寺古心律·····	200



金陵宝华山隆昌寺寂光律师·····	203
寂光律师与东林·····	206
晦山戒显老和尚塔铭·····	212
晋陵天宁寺香雪律师·····	220
天宁香雪润和尚传·····	221
云居成拙律师·····	224
紫竹林颢愚大师爪发衣钵塔志铭·····	227
如梦观·····	232
从梦入觉·····	239
跋·····	240
编后记·····	241
 附二 东林佛号曲谱及相关要点 ·····	 243



弘一律师题记

师一生接人行事，皆威胜于恩。或有疑其严厉太过，不近人情者。然末世善知识，多无刚骨，同流合污，犹谓权巧方便、慈悲顺俗，以自文饰。此书所述师之言行，正是对证良药也。儒者云^[1]：“闻伯夷之风者，顽夫^[2]廉，懦夫有立志。”余于师亦云然。九月五日，编录《年谱摭^[3]要》讫，复校阅《一梦漫^[4]言》，增订标注，并记。九月十三日，写《随讲别录^[5]》二纸竟，卧床追忆见月老人遗事，并发愿于明年往华山礼塔，泪落不止，痛法门之陵夷^[6]也。

曩^[7]见经目，载《一梦漫言》，意谓今人所撰导俗佛书，因求得一册，披卷^[8]寻诵^[9]，乃知为明宝华山见月律师自述行脚事也。欢善踊跃，叹为稀有，执卷环读^[10]，殆^[11]

[1]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2] 顽夫：汉赵岐注云，顽贪之夫。

[3] 摭（zhí）：拾取，摘取。

[4] 漫：随便，随意。

[5] 即《一梦漫言随讲别录》。

[6] 陵夷：渐趋于衰微。

[7] 曩：从前，往日。

[8] 披卷：批，开。披卷即开卷、读书。

[9] 寻诵：寻绎诵读。寻，寻绎、探究推求。苏轼《王维吴道子画》：“皆可寻其源。”

[10] 环读：回环读之。

[11] 殆：几乎、近于。



忘饮食，感发^[12]甚深，含泪流涕者数十次。因略为科简，附以眉注。并考輿图，别录《行脚图表》一纸（大光谨按：《行脚图表》今从略^[13]）。冀后之学者，披文析义，无有疑滞耳。

甲戌八月十日披诵讫，二十五日录竟，并记。时居晋水兰若^[14]，弘一。

【译文】见月律师一生待人行事，都是威严胜过仁慈。有人认为他严厉太过，不近人情。然而末法时代的善知识，多半没有刚骨，与世俗同流合污，还标榜说是“权巧方便、慈悲顺俗”，以此来自我文饰。这本书中所叙述见月律师的言行，正是对治这种末世流俗的良药。儒家说：“听闻了伯夷的人格风范后，贪婪的人会变得清廉，懦夫也会树立起远大的志向。”我觉得这个评价用在见月律师身上也是合适的。九月五日编写完《年谱摭要》后，我再次校阅了《一梦漫言》，增订标要注释，并作了记文。九月十三日又用两页纸作了《随讲别录》。躺在床上，追思见月老人的往事，夜不成寐，遂发愿明年去宝华山礼塔，转思法门现状，深感佛法日渐衰微，不由得痛彻心扉，泪如泉涌。

以前我在藏经目录中看见载有《一梦漫言》，还以为现在人所写的引导世人认识佛法的读物，等到找来一本开卷研读，才知道竟然是明朝宝华山见月律师自述他行脚经历

[12] 感发：情感于中而发之于外。

[13] 今补弘一大师行脚图表于题记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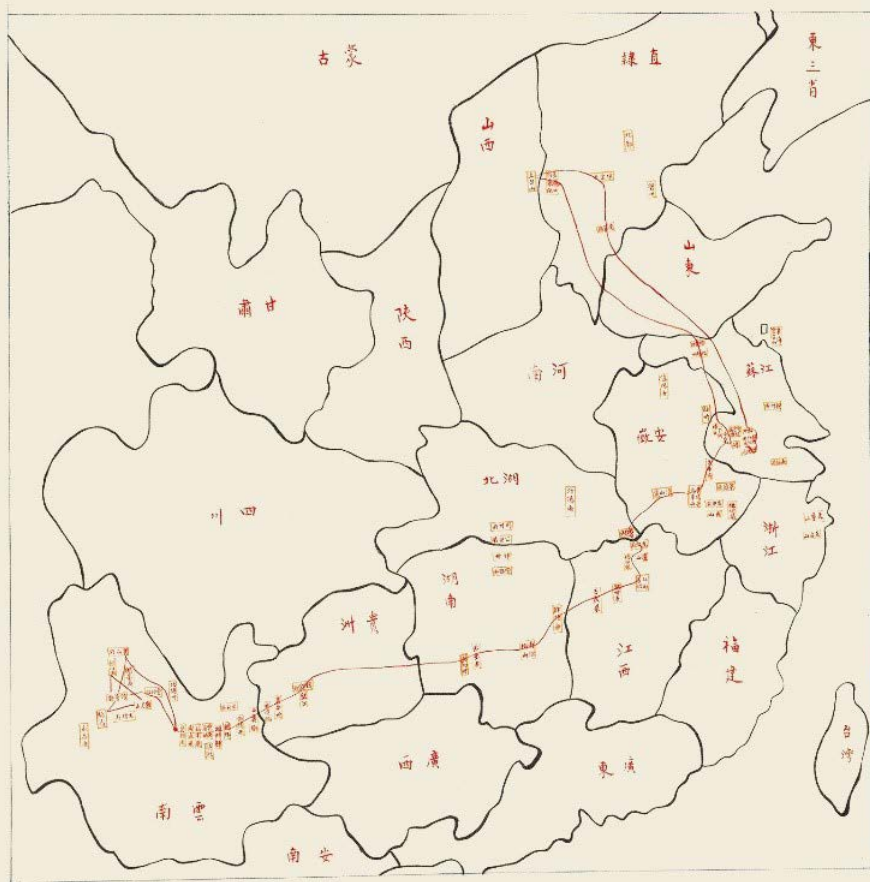
[14] 晋水兰若：厦门南普陀寺后山的都率陀院。



的自传。于是乎欢喜踊跃，叹为希有，以至于手不释卷，熟读精思，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读书的过程中，深受感动，常常不能自己而涕泪交流，计有数十次之多。因此将此书略加分科，附以眉批，并用一张纸整理出一份《行脚图表》（大光谨按：《行脚图表》现省略）。希望能对以后再来研读此书的人有所帮助，借此消除阅读时所产生的疑难和困惑。

甲戌（公元1934年）八月十日读毕，二十五日整理完成并做此题记。弘一记于晋水兰若。

華山見月律師行腳略圖



此圖係由作者親自繪製，旨在記錄其行腳之經過。圖中各省之劃分，係根據當時之疆域而設。凡有紅色標記之處，即為作者所到之地點。此圖不僅具有地理之參考價值，亦為研究當時之交通與宗教活動之重要資料。



一梦漫言卷上

事由

康熙甲寅冬〔师年七十三岁〕，离言等诸阁黎^[15]及众首领执事，礼请余说行脚，以勉将来。故命^[16]管城子^[17]直述始末，繁而无文。

余滇南〔滇南即云南〕楚雄府许氏子。年十四，二弟幼小，不幸双亲相继而逝，苦失所依。伯父年老乏嗣，怜余弟兄，恩育教诲〔师天性最厚，文中“恩”字凡十数见〕。余效^[18]写^[19]大士像，人呼为小吴道子〔吴道子，唐人，善画佛像〕。姓^[20]好游览，足不自禁。时天启六年，余二十五岁，一日闻大理府与北胜州接壤之间有金沙江，近江居民以浣沙淘金度日。遂期^[21]二三友，历途五百而往观之，事实非虚，天地造化^[22]，养生若是。又闻鹤庆府众山壁立，川原险

[15] 阁黎：全称阿阁黎，意译为轨范师。意即教授弟子，使之行为端正合宜，而自身又堪为弟子楷模之师，故又称导师。

[16] 命：执（笔）。刘勰《文心雕龙》：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

[17] 管城子：唐代韩愈曾写《毛颖传》，说毛笔被封在管城，叫“管城子”。后成为毛笔的代称。

[18] 效：摹仿。如：东施效颦、上行下效。《说文解字·支部》：效，象也。

[19] 写：描绘、描述。如：写景、写生。

[20] 姓：禀性。

[21] 期：约定。如：不期而遇。

[22] 造化：创造化育。



阻，古有业龙欲沈为海。其东南地势低凹，名曰甸尾，水从此涌，渐将泛滥。有西域神僧摩伽陀尊者，慈悲救生，以锡杖穿甸尾山下数十孔，直透后五里许，总会为一，泻入金沙江。遇浪穹县文学^[23]萧暗初，彼曾在楚乞余大士像，一见欢喜，邀至彼县，遂有孝廉杨绍先等咸来访会。萧杨是亲，二皆巨富，各有名园。心相契合，稽留一载。

【译文】康熙甲寅（公元1674年）冬，离言等各位阿阇黎以及寺中众首领、执事恭敬恳请，要我述说我的行脚参访经过和事迹，以资鼓励后人。所以我就提笔记录下行脚的始末经过，平铺直叙，不加文饰。我是云南楚雄府许家之子。我十四岁时，两个弟弟尚小，不幸父母先后去世，我们兄弟三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伯父年事已高，膝下无子，对我们倍加爱怜，恩育教诲。当时我因为擅长摹画观音圣像，所以被大家称为“小吴道子”。我生性喜欢到处游览观光，脚步不停。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我二十五岁时，听说大理府和北胜州接壤之处有一条金沙江，沿江居民以淘沙金为生。我就邀约了二三个同伴，跋涉五百里路去一探究竟，发现事实果然如传闻的那样，真是天地造化，养育生灵竟有如此方式。我又听说鹤庆府的山势如墙壁一样耸立，河流原野道路险阻，相传古时有一条业龙想把它变成海。其东南方地势低凹，名叫甸尾，水流到此，积聚向上涌涨，渐渐将要

[23] 文学：官名。汉代于州郡及王国置文学，或称“文学掾”，或称“文学史”。为后世教官由来。魏、晋以后有“文学从事”之名。唐代于州县置博士，德宗时改称“文学”，宋以后废。又，隋、唐以后太子及诸王下亦置文学，明、清废。



泛滥。有一位西域神僧，人称摩伽陀尊者，慈悲救生，用锡杖在甸尾的山脚下贯穿了数十个孔来泻洪，洪水从后山流出五里后又再次合为一股，会入金沙江。在此我遇到了浪穹县的文学萧暗初，他曾在楚雄请我为他画过观音大士像，一见面他很高兴，就邀请去浪穹县，接着又有孝廉杨绍先等人前来访会。萧暗初和杨绍先两家是亲戚，都是巨富人家，各有名园。大家志趣相投，因此我在那里逗留了一年。

萧园还极道人

余二十七岁，乃崇祯元年，于十二月初旬^[24]，与众友聚嬉梅园。此园去县二十里，是暗初书室，倚石宝山下，纵广十余亩，植梨数百株，花卉四时可玩^[25]。酒阑^[26]间接得家音，知伯父望归不至，寿逾古稀，已逝，即神惊酒醒，心伤泪堕。一向不信僧道，倏尔发起出家之念，谓众友云：“我诚不孝，父母伯恩未报，大逆之罪难逃，今决志出家忏罪报恩，从此一别，不复再聚。”众闻皆瞪^[27]眸视余，以为发颠。萧暗初云：“汝一日不能无酒，何以言出家茹蔬？若果出家，不须他往，吾即将此园奉施修行。”杨绍先云：“萧兄既施园，日用所需一应在我，亦将所随家童舍予给使。”

[24] 旬：十日为一旬。

[25] 玩：欣赏、把弄物品。如：赏玩。

[26] 阑：将尽、晚。常用于酒与时间。如：岁阑。《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淳于髡》：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

[27] 瞪：睁眼直视。如：目瞪口呆。



余云：“四事^[28]二公成就，乃多生良缘。更祈荤酒莫入此园，薪米莫拘二三，凡云水僧道概愿斋之〔师一生行事，无非为众，作道士时，屡云斋僧，是其端也〕。”俱承喜诺，一无相逆。去园二十里外有一道观，余往拜访，叙说出家。彼一老道士欲诱为徒，见彼动止无规模，谈吐越理，余言暂别，容思回复。见案上供《皇经》^[29]一部，求请园中阅之。彼云：“汝非道士，何擅言请经？”余即解身衣，易彼道服。彼云：“既尔^[30]是真出家，可以请去。”余回园对经礼拜，自更名曰“真元”，号“还极”。

【译文】我二十七岁那年，正是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十二月初旬，我与诸位好友相聚于梅园游玩。此园离浪穹县城二十里，是萧暗初的书斋所在地，背靠石宝山，占地十余亩，种了数百棵梨树，四季都可欣赏各种花卉。一日酒筵将散时我接到老家来信，得知伯父久盼我归家未果，年过七旬，溘然长逝了。当下我大吃一惊，酒也醒了，不由得伤心流泪。我从来不信佛和道，这时突然发起出家的念头，就对众友说：“我实在不孝，父母和伯父之恩未报，大逆之罪难逃。现今我决志出家，忤罪报恩，今日一别，不复再聚。”大家听后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以为我发疯了。萧暗初说：“你一天都离不开酒，怎么说起出家吃素的事？你如

[28] 四事：四事供养之意。分别指饮食、衣服、卧具、汤药。

[29] 《皇经》：道教经典，全称《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有3卷。道士斋醮祈禳及道门功课的必诵经文。

[30] 既尔：从此；已经。李清照《投綦崇礼启》：“尝药虽存，弱弟膺门，惟有老兵，既尔苍皇，因成造次。”



果真要出家，也不必到别处去，我把这座园子奉送布施给你修行。”杨绍先说：“萧兄既然布施了园子，以后日用所需一概由我包下，并把我随身的家童送给你，听便差使。”我说：“出家后的饮食、衣服、卧具、汤药四事幸蒙二位成全，实属多生善缘。我还要请求你们今后不要再带荤酒进入此园，柴米不限多少，凡是行脚僧道我都愿供养斋饭。”他们都欣然答应下来，没有丝毫违背。离此园二十里外有一座道观，我前往拜访，说了我想出家的事。一位老道士想诱说我做他的徒弟，我见他举止没有威仪规矩，谈吐又不合情理，就推说容我回去想一想再回复。我见他桌案上供着一部《皇经》，就想请回园中阅读。他说：“你不是道士，怎么能随便请经呢？”我当即脱下身上的衣服，和他换了道袍。他见我穿上了道袍，便说：“从今以后你可以算是真出家了，可以请经回去。”我回到了梅园，对着《皇经》礼拜，自己改名为“真元”，号“还极”。

感梦

至腊月三十日，书玉皇牌位供养，至诚称号礼拜。于中夜神倦，不觉伏地跪眠。梦见万里碧空，一轮红日，行到一大寺，殿台高广，朱垣环围，松柏行植，中有一门，其中无数僧人，俱露顶披袈裟。余喜欲进，恨门阙太高不能跨入，再三奋力忽然超进。进已非道，成一僧形。众中有一高座，上坐一老僧身著丹衣，笑颜召余上座。余排众而上，老



僧持一卷经授予云：“汝为众讲。”余接，立旁讲之，众皆跪听。及觉，浑身汗流，所讲亦忘。自思终非玄门之士，后必为僧。天明乃崇祯二年，余二十八岁。从此每日跪诵《皇经》一部，阅^[31]三日礼宥罪^[32]一周^[33]，以作恒课。于回向时无不悲咽含泪，白祷报恩。凡有诸旧识者，来园随喜，见余从前俗气顿除，真实修行不怠，皆发信心赞叹，有愿长蔬者，有欲脱尘者。百里内咸知萧园还极道人矣。

【译文】到了腊月三十日，我写好一个玉皇牌位供奉起来，至诚称名礼拜。到了半夜，我感到精神疲倦，不知不觉跪伏在地睡着了。梦中见到碧空万里，红日高照，我来到一个大寺庙前，只见殿台高大宽敞，外有红墙围绕，松柏成行，中间有一门，里面有许多僧人，都光着头，身披袈裟。我心生欢喜，想走进去，可惜门槛太高，无法跨越，于是用尽全身的力气一次次尝试，忽然之间就进去了。进门之后，自己已经不是道士打扮，而变成了僧人的模样。我又见到众僧围绕之中有一高座，上坐一老僧，身着红衣，笑着招手要我上座。我从众僧之中挤出一条路走上前去，那位老僧拿了一卷经书给我，说：“你来给众僧宣讲。”我就接过来，站在座旁开讲，众僧都跪地而听。待到一觉醒来时已是大汗淋漓，讲的什么内容也全忘记了。我就想，我终究不是道门中人，以后必定成为佛门之僧。天亮后，正是崇祯二年，我

[31] 阅：经历。阅，历也。

[32] 宥罪：即道家《皇忏》，全称《玉皇宥罪锡福宝忏》。

[33] 周：量词，遍，转。



二十八岁。从此每天跪诵《皇经》一部，每三天拜忏谢罪一次，作为固定的功课。每次回向祈祷时都悲咽涕泣，祈求报恩。旧时的熟人好友来园随喜，见我以前的俗气全无，真实修行，毫不懈怠，他们都生起信心，赞叹不已，有的发愿要吃长素，有的要脱尘出家。从此百里以内都知道萧家梅园有一位还极道人。

三营龙华会，饭僧济贫

去县八十里，有三营镇大觉寺，于崇祯三年春起建龙华会^[34]。元宵前往彼随喜，正遇主僧云关同众会首在殿。余整仪礼佛已，至斋堂中坐。有一居士，皓^[35]首儒巾^[36]，近前长揖^[37]，问所从来。余云：“自浪穹而来。”彼问云：“萧园还极曾会否？道念修行若何？”余云：“曾会。此人但可闻名，不可睹面，假饰修行，乃衒^[38]己惑众，况出家未久，有何道德。”彼老居士正色而言：“汝既为道者，见人有德当赞，知人有过当隐。嫉妒同门，何名道者？”有一居士自外而来，识余，即欢喜作礼。老居士云：“汝知此道人耶？”答言：“此是萧园还极师。”彼老居士云：“几乎对面错过。”即召主僧并众会首，一齐向余作礼，恳求主

[34] 龙华会：庙会名。旧时荆楚以四月八日设会祝弥勒下生。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四月八日，诸寺各设香汤浴佛，共作龙华会，以为弥勒下生之征。”

[35] 皓：白的，洁白的。

[36] 儒巾：古代读书人所戴的一种头巾。

[37] 长揖：旧时拱手高举继而落下的一种敬礼。

[38] 衒：炫耀，自夸；卖弄。



坛。余云：“主龙华坛者，须知玄门法事，余惟静修，专于礼诵。”彼等复恳不已，余亦再三却之。见众情坚，余云：

“此大会必以斋僧为首务，可曾预备否？”众答未备。余云：“若缺斋僧，何为胜会？此事余勉强担荷，一则与众居士庄严道场，次则引诸善信布施植福。”众闻欣赞拜谢。次日访问此镇大家，以便劝请为首。有人语云：本镇艾乡宦、吕指挥〔指挥，官名〕，二是翁婿，又富而好善，且是浪穹萧家至亲，除此则无。余思事似可成，即先谒吕。恰遇萧暗初遣使送礼，嘱彼为通知，随即请进。艾护法亦在内，彼虽闻余，尚未识面。叙说大会斋僧之由，彼云：“岂有建龙华而不饭僧者？还师既肯承当，老夫愿为唱导。”即时邀本镇乡耆^[39]暨诸善信议之，并皆乐从。次日，艾吕二护法张青黄之盖于左右，余道服草履在中，乡耆善信随行，遍游街陌一周，各劝亲友共成善事。计一日所施，银钱三百余两，米五百余石^[40]。

【译文】离浪穹县城八十里，有个三营镇，那里有座大觉寺，定于崇祯三年春天起建龙华法会。我就于元宵节前往随喜，恰遇主僧云关法师和筹建法会的各位会首在大殿里。我肃整威仪礼佛，之后进斋堂坐下。有一位白发儒巾的居士走上前来，长揖作礼，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浪穹来。”他问：“你见过萧家梅园的还极道人吗？他的道念和修行如何？”我说：“曾经见过，此人只可听听名声而已，

[39] 乡耆：乡里年高德劭之人。

[40] 石（dàn）：古时称量计数单位，十斗为一石。



不能见面。他假装修行，实在是炫耀自己，惑骗大众，何况他出家不久，有什么道德修持可言呢？”那位老居士脸色沉了下来，严肃地说：“你既然是一位修道之人，见人有德，应当赞叹，知人有过，应当隐藏。这样嫉妒同行的道友，怎能称为修道之人？”这时有一居士从外面进来，他认识我，高兴地对我行礼。那位老居士见状就问：“你认识这位道人？”他回答说：“这位就是萧园的还极师。”老居士说：

“差一点当面错过！”他立即告知了主僧和各位会首，大家一齐向我作礼问好，并请我主坛。我说：“主持龙华法坛者，应该通晓道家的法事，我只是静修，专心礼诵，不宜主坛。”他们一再诚恳请求不已，我也推辞再三。后来，我见众人情坚难却，就说：“此大法会必须以斋供僧众为首要任务，你们可曾做好准备？”众人回答没有准备。我说：

“如果缺了斋僧这一条，怎么能称为胜会呢？这件事我愿意勉力承担下来，一来与众居士共同庄严道场，二来可以引导诸位善信布施修福。”大家听了都欢喜赞叹，礼拜称谢。第二天，我去拜访镇上的知名人士，劝请他们带头赞助此次法会。有人举荐本镇的艾姓乡宦以及吕指挥，此二人是翁婿关系，都是富户而且乐于行善，又是浪穹县萧暗初的至亲，除了他们二人之外就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了。我一想，此事看来有希望，就决定先去拜望吕家。在门口恰好遇见萧暗初派人前来送礼，就请他进去时顺便通报一声，随即我就被请了进去。艾护法也正好在此，他虽听说过我，却未曾见面。我叙说了法会斋僧之事，艾护法说：“哪里有建龙华法会而



不斋僧的道理？还极师既然肯一肩承当此事，老夫也愿带头倡导。”他马上就派人邀请本镇有德望之人和善信之士前来共议，大家都乐于参与随喜。第二天，艾、吕二位护法擎着一青一黄两把盖伞在左右，我身着道袍和草鞋走在中间，后面乡耆善信随行，在该镇大小街巷周游一遍，各自劝请亲朋好友共成善事。当日众人所布施的钱物，共计有银钱三百余两，米五百余石。

自意化导因缘

即时鸠^[41]工匠起造草房数十间，其什物^[42]众家借用，惟典食^[43]者难得其人。至下午见一行脚僧来，貌古语柔，幼而且劲。询其来处，谓朝鸡足山来，是寻甸府人，号曰成拙〔余最喜成拙之为人，故文中一一特为圈出〕。余请相助，彼即许诺，甚有道念，昼夜辛勤，全无怠倦，由是以为道友。每日间赴斋云水僧道不减千指^[44]，孤寡男妇、乞丐贫人逾于

[41] 鸠：聚集。

[42] 什（shí）物：各种常用的器具。

[43] 典食：典，掌管，治理。典食原为吏职名。唐太子左春坊典膳局掌膳食，置主食六人，典食二百人。

[44] 指：量词。《随讲别录》注为：“计人口之数，犹动物之称若干头也。”至于指与人数的准确对应，则有不同说法。或一指一人，或十指一人。《一梦漫言·卷上·自意化导因缘》中云：“每日间赴斋云水僧道不减千指”，又附录《宝华山见月律师年谱摘要》中云“正月往三营，主龙华会坛，斋僧每日千余人”，以此两处所说，可推知其对应关系为一指一人。然《嘉兴藏》中《牧云和尚懒斋别集》卷八有《千人座》两偈：“苍崖险处坦然平，万指曾来听此经。若谓生公消息远，一声啼鸟共谁听。”及“寥寥谷口暮云平，月上僧完未了经。试问虚空终日讲，千人座有几人听。”则可推知此处实为十指一人。

本书据上下文综合考量，在白话翻译时采用十指一人的说法。理由略举如下：



百数。凡有檀越^[45]设斋，俱劝礼僧求福。又开示彼：“诸贫苦人中，不无多生父母及眷属在内。因前世不供三宝，不济贫苦，所以今世招报如是。尔我肉眼不见。应当折我慢幢^[46]，恭敬礼拜。”闻者皆信，依言而行。此是滇南自古罕有之事，乃余未阅教典，自意化导因缘。至会将终，闻众会首私议备礼相酬。未圆满前一日，私辞成拙，天将晓时，飘然仍返浪穹。

【译文】回寺后，我们即时聘请工匠，起造草房数十间，其它一应什物用具则向各家借用，只有主管伙食一事，

- 一、《建木戒坛受具》一节云：“始建木戒坛受具。大众不减三千指。”此是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事；而《长生会安居》一节云：“众听依言两分，其随行大半，有一百二十余人。”此为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一百二十余人为大半，若再加一些寺中日常服务大众之人，则当时常住人口在三百人上下较为合理。若一指一人，一年之内无重大事件发生，人数锐减十之八九，于理不合。
- 二、《见月大律师塔铭》云：“师每开坛说戒，四方学者，不期而至，恒不下五千指。惟庚子、庚戌二期，则英贤骈集，众至万四千指。自有戒坛来，未有盛于此者也。”“开戒七十余期，门弟子以数万计。”“示寂于康熙己未年。”（康熙己未年即公元1679年），据《一梦漫言》所载，见月律师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任西堂，开始教诫新戒，十一年（公元1638年）任临坛尊证，十二年（公元1639年）任教授师，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昧律师示寂后继居方丈。若从1645年开始计算，到1679年示寂，三十五年间共传戒七十期，平均每年两期，符合情理。而每期“恒不下五千指”，七十期至少应有三十五万指，况复庚子、庚戌二期尤多，况复晚年道隆，亲附当更胜。即便以三十五万计，若一指一人，应是数十万人，而非“数万”。

[45] 檀越：施主。越为施之功德，已越贫穷海之义也。寄归传一曰：“梵云陀那钵底，译为施主。陀那是施，钵底是主。而言檀越者，本非正译。略去那字取上陀音转名为檀，更加越字。意道由行檀舍自可越渡贫穷，妙释虽然，终乖正本。”《资持记》曰：“檀越，亦云檀那，并讹略也。义净三藏云：具云陀那钵底，此翻施主。”

[46] 幢（chuáng）：旌旗，为竿柱高出，以种种之丝帛庄严者。写在长筒圆形绸伞上的叫“经幢”，刻在石柱上的叫“石幢”。



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到了下午，来了一位行脚僧，相貌古朴，语言柔和，年纪虽轻但却刚健勇毅。问他从哪里来，说是前去朝礼完鸡足山而来，是寻甸府人，法名成拙。我请他相助，他当即应允。成拙很有道念，日夜操劳，而全无一丝轻慢倦怠之意，从此我俩成为道友。每天前来赴会吃斋的云水僧道不下百人，孤寡男女、乞丐穷人超过百数。凡是前来设斋供僧的施主，我都劝请他们礼敬僧众求福。又向他们开示说：“那些贫苦人中，未必就没有我们以前多生多世的父母及眷属。因为他们前世不供养三宝，不救济贫苦，所以今生招来这样的果报。你我都是肉眼凡夫，看不到这一点，应当折伏高傲我慢的习气，恭敬礼拜。”他们听了都很信服，依言而行。这是滇南地区自古以来罕有之事，此时我尚未学习经教典籍，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所作的教化开导因缘。到了法会将要结束时，听到各位会首私下议论要准备礼物酬谢我。于是在法会圆满的前一日，我就私下向成拙一人辞别，乘天色未晓，独自悄然返回浪穹县。

剑川赤岩书室

崇祯四年，余三十岁。二月中有剑川州李君辅、君弼昆仲^[47]，皆庠^[48]中名士，笃信三宝，恒与余会。彼有书室，去州三十余里，赤岩奇秀，青松苍古，最为幽僻，欲请住

[47] 昆仲：兄弟。

[48] 庠（xiáng）：古代的学校，特指乡学。



静。彼是暗初厚友，即倩^[49]通知。暗初意涉两难，在道交岂忍云别，论儒友复当顺从。余云：“此去剑川不远，还是舍己从人为美。”遂辞萧园而赴李请。于三月十五日到彼，斋僧如旧，进道愈加。二李增信，其兄发心亦长蔬。

【译文】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我三十岁。二月中旬，剑川州当时有李君辅和李君弼两弟兄，都是乡学界名士，笃信三宝，常和我会晤。他们有一书室，离剑川州城三十多里，青松苍古，赤岩奇秀，极其幽僻，想请我去那里静修。他俩与萧暗初交谊甚厚，就派人送信给暗初。暗初觉得左右为难，从我这面来讲，不忍与我分开，从二李那边来说，又不好拒绝。我说：“这里离剑川不远，还是舍己从人为美。”于是就辞别萧园众人而赴李氏兄弟之邀。我三月十五日抵达，在那里斋僧如前，修道益加精进。李氏兄弟增加了信心，兄长也发心吃长素了。

西山老僧

六月初避暑登岩，就石趺坐。望西五里许，山环树蔚^[50]，拟^[51]是古刹。到已见一茅庐，竹扉半掩，内闻鱼声诵经。候音止而进，有一老僧，仪容可敬，余向礼拜。彼

[49] 倩（qìng）：使，请，请人代为做事。《字汇·人部》：倩，假借使人。

[50] 蔚：草木茂盛的样子。

[51] 拟：揣度、估量。《说文解字·手部》：拟，度也。



云：“黄冠^[52]之流多不礼僧，汝从何来？名号是谁？”余答是浪穹萧园还极，今受请住赤岩书室。彼叉手^[53]云：“闻师在三营龙华会中，饭僧济贫，不别门户，善导檀信，令空我相。请问所师者谁，看何经教，能如是作大佛事？”余云：“未曾拜师，亦未阅教，皆自为耳。”彼惊讶云：“汝所为者，皆菩萨行，大有慧根。速拜明师，剃发为僧，弘扬法化。吾恒诵《华严经》，汝可请去恭敬跪阅。佛道之理浅深，菩萨愿行无量。汝自然发菩提心，不藉他人开示。”余闻拜谢，请经而返。焚香跪阅至《世主妙严品》竟，又思初出家夜梦，急欲披剃为僧。

【译文】六月初，我因避暑登上赤岩，找了块巨石，盘腿而坐。我向西一望，只见大约五里远的地方，群山环抱，树林蓊郁，猜测那里应该有一座古刹，于是我就起身向那里走去。到了那里，只见一座茅庐，竹门半掩，从里面传出木鱼和诵经之声。我站在门外等诵经声停止才走进去，见内中有一老僧，仪容可敬，于是就向他礼拜。他说：“你们黄冠之流，大多都不礼拜僧人。你从什么地方来？名号怎么称呼？”我回答是浪穹萧园的还极，现今受请住在赤岩书室。他就拱手问讯，说：“听说还极师在三营镇的龙华会中摒弃门户之见，斋僧济贫，并且善于开导施主和信众，空去我相。请问你拜谁为师，看什么经教，能作这样广大的佛事？”我说：“我未曾拜师，也没有读诵佛门经教，全凭自

[52] 黄冠：黄色的冠帽。多为道士戴用，借指道士。

[53] 叉手：拱手。



己的意思这样做的。”他颇感惊讶，说：“你大有慧根，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菩萨行。你应当尽快拜一位明理的僧人为师，剃发为僧，以便弘扬佛法，化导众生。我常诵读《华严经》，你可以请去，恭敬跪阅。佛道之理虽有浅深之别，而菩萨的大悲愿行无量无边。你自然会因此发起菩提心，无需借助于别人的开示。”我听后向他拜谢，并请了《华严经》回到赤岩。焚香跪阅到《世主妙严品》结束时，又回想起最初出家时夜里所做的梦，想披剃为僧的心情骤然变得急切起来。

鸡足山

于七月终，有浪穹县大寺主僧妙宗，持萧暗初书至，相约朝鸡足山，于意相符。即辞君辅昆仲，同暗初、妙宗八月十五日到山，宿寂光寺。访问山中明师，闻狮子岩有大力、白云二位老和尚，精修净业，三十年不下山。于十八日同妙宗、暗初，穿松绕径，入谷登岩，至静室已，礼拜哀乞剃发〔狮子岩大力、白云二老之摄折〕。力老和尚详诘^[54]根由，幸垂慈允，令备衣钵。暗初云：“既承摄受还极，其衣钵斋供俱在弟子。”白云老和尚言：“吾观此人终成大器，不可草草，恐出家易，持戒不坚。须是自己沿门乞化，折其我慢，验其心志，化得衣钵，再来登山披剃。”思二善知识，一摄一折，令人敬畏。佛门迥异玄门，珍重而不泛滥。知缘

[54] 诘：询问。



未至，含泪白云：“和尚之言，一一遵依，但登山一番，岂忍空回，求赐一法名，虽未剃发，且作心僧。”大力老和尚破颜微笑，遂起名云“书琼”。

【译文】七月底，浪穹县大寺主僧妙宗带了萧暗初的信来会我，邀我同朝鸡足山，此事正合我意。于是就立即辞别李氏兄弟，会同暗初和妙宗二人，于八月十五日到山，夜宿寂光寺。我打听山中有无明师，听人说起狮子岩有大力和白云二位老和尚，精修净业，三十年不曾下山。我便于十八日同妙宗和暗初穿松林绕小路，进入到山谷中，终于攀上狮子岩，到达了静室，礼拜哀求二位老和尚为我剃发。大力老和尚详细问了我的根底和出家缘由，很幸运得到他老垂慈应允，命我准备衣钵。暗初就说：“既然承蒙和尚摄受还极，他的衣钵斋供等事物全由弟子来承担。”白云老和尚说：

“我看此人终究要成佛门大器，不可草草行事，恐怕出家容易，持戒不坚。必须要他自己沿门乞讨化缘，以折伏我的我慢习气，考验他的心志，乞化得了衣钵，再回山披剃。”我心想，这两位善知识，一个慈悲摄受，一个要折伏我的贡高我慢心，实在令人敬畏。佛门全然不同道家，慎重而不泛滥。我心知因缘未到，含着眼泪说：“和尚所说，自当一一遵行，只是登山到此，总不能白来一遭，求和尚慈悲，赐我一个法名。我虽未剃发，暂且做一名心僧。”大力老和尚听了以后，展颜微笑，就给我起了法名“书琼”。



落马化缘

余礼退而出，四顾踌躇。一僧号月峰，近前问云：“道人，汝心中有何事不决？”余言：“思化衣钵之地，无相识处方往。”彼云：“浪穹过凤尾山二百里，有落马〔落马，地图作骆马〕，五井产盐，人户数万，好善多富。我是彼人，不日还乡省师，想汝未到，可以同往。”于九月终，与月峰离鸡足，奔凤尾。途行半月，乃到落马，宿西山放光寺。主僧悟宗悦颜相迎，不似初会。此寺是杨旌香火，家世乐善，子侄多儒，加之月峰、悟宗赞叹，凡好善者莫不相顾。又有土官姓自号晏之〔土官者，凡诸边地有番苗等异族聚处者，皆设土官管理之〕，一会投机，逾相爱敬。

【译文】我礼拜之后退了出来，四顾茫然，心想下一步应当怎么办。踌躇之间，有一位名叫月峰的僧人走上前来问我：“道人，你心中有什么事委决不下？”我说：“我正在想到哪里去乞化衣钵，没有熟人的地方才好前往。”他说：

“从浪穹县出发，过凤尾山二百里，有个叫落马的地方，那里有五口产盐的盐井，有数万户人家，生活富足，乐善好施。我就是那里的人，最近几天我要回去探望我的师父。我想你应该没有去过那地方，可以和我一同去。”九月末，我就与月峰师离开鸡足山，向凤尾山进发，走了半个多月才到落马，住在西山放光寺。主持僧悟宗欢喜地接待我们，完全不像初次会面的样子。这寺是杨旌家族的香火庙，世世以来



乐善好施，子侄辈中大半都是读书人，又加上月峰和悟宗两师的赞叹，所有乐善好施的人都前来相助。又有当地土官，姓自名晏之，和我一见面，非常投机，彼此十分爱敬。

放光披剃

本觅生处，反成熟境。急欲登山披剃，复被檀护相绊^[55]。至崇祯五年九月初〔师三十一岁〕，有省中亮如老法师赴永昌府请，讲经毕还省，道从此过，宿东山大觉寺。对月峰议云：“此方檀信坚留，出家之志未遂，意欲从亮老法师剃发，以便随侍参学，又恐有违鸡足本愿，爽信于善知识，此事云何？”月峰云：“我知亮法师是寂光一脉，曾居寂光方丈三年，汝起法名亦是寂光宗派，今就此披剃，似离鸡足，若论法派，仍是大力老和尚之孙，不为爽信，还满本愿。事宜速办，勿再疑迟。”余心乃决，即同月峰下放光之西岭，登大觉之东山，礼请法师，但云奉供，不敢造次^[56]，擅言落发。承师允可，移锡西山。次早焚香，哀恳披剃。师笑云：“吾昨夜梦一僧，身著袈裟，随众无数，语云发长求剃。今日有此因缘，汝再来人^[57]也，可以绍^[58]吾弘

[55] 绊（bàn）：用绳索拴中马足，引申为牵制，约束。

[56] 造次：粗鲁，轻率。

[57] 再来人：印光大师在《与佛学报馆书》中云：“律宗则慧云中兴，实为优波。见月继踵，原是迦叶。”见《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一。《大般涅槃经·月喻品第十五》：“佛告迦叶，譬如有人见月不现，皆言月没。而作没想，而此月性实无没也。转现他方，彼处众生复谓月出。而此月性实无出也。”

[58] 绍：接续，继承。



法利生，应名读体，号绍如。当择期先造一五衣，受根本五戒。”余悲出家之晚，且喜宿有深因，卜十月初五日披剃。街市信心者，于是日男妇接踵登山随喜。正乏助者，出门覲面^[59]恰遇成拙。三营一别两载，今日如克期^[60]而至。问从何来，答：“从永昌府宝台山来，欲随亮老法师，夜间赶至山下，闻在放光，今日为一道人披剃，却是还极师。”两人大笑，真乃奇缘。巳时^[61]敷座剃发受戒。男妇无数围座，如观至亲，叹息不舍。斋毕而回，佛声盈路。

【译文】本想找个陌生处所，现在反而成了熟热之地。我急切想回鸡足山披剃，却一再被当地护法施主们挽留。到了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九月初，有一位省城的亮如老法师应邀去永昌县讲经，圆满后返回省城，正好从这里路过，住在东山大觉寺。我就和月峰师商议说：“这里的善信坚留不放，我出家之志未遂。我打算随从亮老法师剃发，以便随侍在他身边参学，但又担心这样做违背了在鸡足山披剃的本愿，失信于善知识。这事该怎么办呢？”月峰师说：“我知道亮老法师是寂光寺那一法派的人，曾在寂光寺任方丈三年。你的法名也属寂光宗派，若在亮老法师处披剃，看似离了鸡足，但就法派而论，仍然是大力老和尚之法孙，不能算失信，还是满了本愿。这件事应当速办，不要再迟疑不决了。”听了他的话我才终于下定决心，于是就和月峰师离开放光寺，下西岭，登上东山，来到大觉寺礼拜亮如老法师，

[59] 覲（dī）面：见面，当面。

[60] 克期：约定或限定日期。

[61] 巳时：上午9时到11时。



只说前来瞻仰供奉，不敢冒然直说要求落发。承蒙亮如老法师恩允，就移住到西山放光寺。第二天一早，我焚香向亮如法师哀求披剃。法师笑着说：“我昨晚梦见一僧，身着袈裟，随从之众无数，对我说头发长了求我给剃除。今天应了这一因缘，你是再来人，可以继承我弘法利生的事业，应该取名‘读体’，号‘绍如’。应当先选定吉期，备好五衣，受根本五戒。”我一边为自己出家太晚而深感悲伤，一边又为宿世善根终偿所愿而欢喜庆幸，就卜算决定十月初五日披剃。街市上的善信男女，在那天登山来寺中随喜的人络绎不绝。我正在为缺少帮手着急，出门当面就撞上了成拙。我们三营镇一别至今已有两年，今天相见，恰如早有约定。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永昌府宝台山来，想随侍亮老法师。我昨晚赶到山下，听说老法师在放光寺，今天要为一道人披剃，却原来是你还极师！”两人大笑，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缘。巳时摆设好法座，举行了剃度受戒仪式。很多男女围座观礼，如观至亲，叹息不舍。斋供完毕大家才散去，一路上只听佛号声绵绵不断。

请转法轮

次晚月峰言：“此方信善，持经者虽多，未曾见闻法师讲演。绍师肯承当，请老法师慈愍，则千古不忘于此处披剃因缘。岂有饥逢美膳而不饱餐？”故呈所举白师，自愿为期主^[62]，师允许讲《法华经》。即初十日起期，期场所用什

[62] 期主：结制修行或一期法会，营备生活必需品以供养僧众之施主。



物，俱从土司自晏之借办，日费钱米，任众姓乐施。余昼为期主，亦兼知宾，夜看经文，或次覆^[63]讲。司库倩之成拙，买办主之月峰。每日听经四众甚多，三时粥饭，六味^[64]无减。至十二月初八日圆满，钱米有余，利生增信。

【译文】第二天晚上，月峰师说：“这个地方的善信们持诵佛经的人多，但从未见闻法师宣讲。绍师若肯承当，请亮老法师慈悲讲经，那么就永远不会忘怀在此处披剃的因缘了。哪有饥饿之人遇到美膳而不想饱餐一顿的呢？”因此我就把月峰师的提议向亮如老法师呈禀，并表示自己愿意做期主，亮老法师答应讲《法华经》。就从初十日开始，讲经期间，期场所用什物都向土司自晏之借用，日用钱米则由百姓自愿捐助。我白天做期主，兼知客接待工作，夜里或是研读经文，或是复讲老法师白日所讲法义。司库内勤工作委托成拙师，外办采购全由月峰师作主。每天听经的四众甚多，三顿粥饭和素肴都不短缺。到十二月初八讲经圆满为止，钱米之物尚有盈余。如此一来，不但做到了弘法利生，而且也增加了大家对佛法的信心。

[63] 覆：通“复”，重复。

[64] 六味：苦酸甘辛咸淡也。《毗尼作持续释》卷7：六味者。俱舍论云。凡调和饮食之味。各有所宜。无出此之六种。虽进修行之人不尚于味。然滋益色力亦由于此。所谓身安则道隆故。有六味之须也。一淡味淡者。味之本也。能受诸味故。二咸味。其性润。能滋肌肤故。调诸味必以盐为首。三辛味。其性热。能暖脏腑之寒故。味之辣为辛。四酸味。其性凉。能解诸味毒故。味之酸为酢。五甘味。其性温。能和脾胃故。味之甜为甘。六苦味。其性冷。能解脏腑之热故。味之冷者为苦。如此五正食。时中与净人所而受之。是谓心境相当。若五不正食及薄粥等。此非足食。不宜时中受。若受是谓心境不相当。于如是足食不足食。并须了知。非错彼此。



栖云请法

于初九日辞诸檀护，初十日随师长行，十五日到浪穹县，宿妙宗寺。萧暗初因远出，杨绍先闻知，接彼园中度岁。有同行道友遍周，是鹤庆府人，乃龙华山栖云庵法眷^[65]。见余初出家即为期主，请转法轮，彼亦发心请师至庵讲《楞严经》。师亦允之，不吝法施。正月上元后〔师三十二岁，崇禎六年也〕，余别绍先并诸旧交，众察余意必不可留，俱赠程仪，概却不受。众心不悦，故受少许。师喜余淡利息贪，逾加慈爱。

【译文】初九日，我们向众护法施主告别，初十日便随着师父出发，十五日抵达浪穹县，住妙宗寺。萧暗初因出远门，未能碰面，杨绍先得知后，把我们接到他的书院过年。有位同行的道友名叫遍周，是鹤庆府人，也是龙华山栖云庵法眷，见到我初出家就做了期主，请转法轮，他也发心恭请亮如老法师到栖云庵讲《楞严经》。师父不吝嗇于法布施，慷慨地答应了。正月十五日以后，我向杨绍先及诸位旧交辞别，他们看到我去意已决，不可挽留，就赠送路费给我，我一概谢绝。我见大家都有些不高兴，才接受了少许。师父见我淡薄财利，息灭贪心，对我就更加慈爱了。

[65] 法眷：法中之眷属，或称同修道者。



丽江请法

二十二日到栖云庵。丽江府土官^[66]姓木，笃信三宝。国制不听^[67]出境，若闻有善知识及法师至鹤庆府，即遣使迎入，故来请师。余侍同往。其地界东止金沙江，西至黑水河，南接剑川州，北距^[68]土蕃境。彼府院倚雪山下，银峰耸虚，翠林遍壤，留在半月，请问佛法。

【译文】我们二十二日到了栖云庵。丽江府的土官姓木，笃信三宝。由于国法规定不准土官离开所管辖区域，故此每次听到有善知识和法师来到鹤庆府时，他就会派人代他来迎请入境，这次也同样前来恭请师父。我就随侍师父同去。丽江府的地界东止金沙江，西至黑水河，南接剑川州，北临西藏。木土官的府院倚建在雪山下，银峰高耸虚空，翠林铺满大地。木土官留我们在那里住了半个月，随时请问佛法。

[66] 土官（土司）：土，土人、当地人；司，管理。土司制度为任命当地头人为管理者，负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等的责任，即所谓“以夷治夷”。土司在唐宋时期称羁縻州，土官为文职，元朝开始设武职土官。明沿袭宋元制度，同时开始实行改土归流。

[67] 听：任由，任凭。

[68] 距：至、到。《书经·益稷》：予决九川，距四海。



初引^[69]清规

二月十八辞返鹤庆，二十日起讲《楞严》，余侥幸职后堂^[70]。剑川州了然为首座^[71]，乃石宝山万佛寺僧，幼时曾游江南讲肆^[72]。此期四板首^[73]轮次覆讲，至彼讲“八还章”，巧^[74]越经旨，翻贬正座，众人不服。西堂^[75]号一云，挑发余念，于本堂凭众出首座过，以清规石罚之。师知，下堂，询究其由。众云：“首座欺心，后堂性直，但未白师，乞求慈恕。”师语首座：“八还文理显然，是汝谤法所招，当自察之。”谓余云：“不奉师命擅动清规，应当重责，今依众评，从轻罚之，且跪香一炷。”复顾众云：“后堂认真护法，将来出头，惟知规矩可行，不知人情可讳〔亮如为一平常之法师。然此数语，颇有知人之明〕。”

【译文】二月十八日，我们辞别丽江，返回鹤庆府，二十日开始讲《楞严经》，我有幸被指派担任后堂。剑川州了然法师为首座，他是石宝山万佛寺僧，幼时曾去江南各

[69] 引：援用。如援引。

[70] 后堂：职位名。对于前堂而言，县云后堂首座。禅林区分僧堂为前堂后堂，分管其后堂者称为后堂首座。

[71] 首座：职位名。即座中之首位者。也叫上座。

[72] 肆：通“肄”。《说文解字·聿部》：肄，习也。讲肆即讲堂。

[73] 板首：今作班首，谓禅堂之首座、西堂、后堂、堂主，即所谓四大班首是也。

[74] 巧：狡诈、虚伪不实。如：巧立名目、花言巧语。

[75] 西堂：职位名。禅林称当寺前住之人名为东堂，他山退隐之长老来住本寺名为西堂，以西为宾位故。又有将住持比喻为东堂，而辅佐住持、指导大众之长老，则称西堂。



讲堂参学。这一讲期由四位班首轮流复讲，当轮到了然法师复讲到“八还章”时，他却逾越了经文本意，另立名目，贬抑正座亮如法师所讲以显己能，众人不肯信服。最终是西堂班首一云促使我下定决心站出来，在大众前检举首座过失，并依清规石所载条文对他做了处罚。师父知道此事后，下堂来询问原委。众人说：“首座欺昧良心，后堂性直不容，求师父慈悲宽恕他没有事先向师父禀白祈请就擅自处置的过失。”师父对首座说：“八还辨见的文字道理显然明了，你之所以受到处罚，乃是由于谤法所致，因果不虚，希望你自己能明白这一点。”转头又对我说：“你不奉师命，擅自动用清规，本应当要重加责罚。现在根据众人的评议，且从轻处罚，罚跪香一炷。”师父又对众人说：“后堂绍如认真维护经法，将来领众出头，只知道要守规矩，是不会给人留情面的。”

初闻律

一日有二三初出家者至庵听经，俗态厌人。师劝诫云：“出家必先受沙弥十戒，次受比丘戒，具诸威仪，乃名为僧。若不受比丘戒，威仪不具，不名为僧，有玷^[76]法门『彼时尚有此说，今无闻矣』。”彼时余侍师侧，闻已即拜白云：“请师为受^[77]比丘戒为僧。”师言：“吾是法师，受

[76] 玷（diàn）：玷污，辱。

[77] 受：授予，付给。后作“授”。



比丘戒须请律师。”复问：“谁是律师？”师云：“律宗将息。南京有古心律师中兴，世称为律祖，今已涅槃。法嗣中独三昧和尚大弘毗尼^[78]，今在江南。”余云：“某去江南受戒已，再回侍侧。”师云：“万里迢递^[79]，汝何轻言。”余云：“师言不受比丘戒，不名为僧。某舍道归释，原为作僧，若非僧者，剃发胡为！”师默然，余亦退。如是频频白师，师皆无语。至四月八日讲期圆满，于午后又诣方丈告假。师见念切志坚，乃云：“是汝业力所牵，前途是福也要去受，是苦也要去受，任汝去罢！”有数人欲同行，亦皆告假。师云：“汝今甫^[80]行脚^[81]，即有多人相随，好则成善知识，否则是江湖^[82]头。”余拜谢云：“承慈悲授记，某今作善知识去。”

【译文】有一天，来了两三个初出家的人到庵上听经，一派世俗之态，令人厌恶。师父劝诫他们说：“出家必须先受沙弥戒，再受比丘戒，行住坐卧应当具备诸种威仪，才能称为僧人。若不受比丘戒，威仪不具，不能叫做僧人，还玷污了佛门的清誉。”当时我正侍守在旁，听了以后就向师父礼拜，说：“请师父为我授比丘戒，使我得成合格僧人。”师说：“我是法师，授比丘戒必须请律师。”我又问：“谁

[78] 毗尼：戒律。新云毗奈耶，旧云毗尼，律藏之梵名也。楞严经曰：“严净毗尼，弘范三界。”疏曰：“毗尼，此云善治，亦即云律。”

[79] 迢（tiáo）递：遥远的样子。

[80] 甫：始，才。

[81] 行脚：又作游方，游行。谓僧侣无一定居所，或为寻访名师，或为自我修持，或为教化他人，而广游四方。游方之僧，即称为行脚僧。

[82] 江湖：流浪四方也。



是律师？”师说：“律宗现在快失传了。南京有古心律师，中兴律宗，被尊为律祖，现在已经涅槃。他的传法弟子中，只有三昧和尚在大力弘扬戒律，现在在江南。”我说：“我去江南受完戒，再回来随侍师父。”师说：“万里迢迢，你说得轻巧！”我说：“师父您说过，不受比丘戒不是如法僧人。我舍离道教，归依佛门，为的是做一名僧人。若不能成僧，剃发还有什么意义呢？”师父沉默不语，我就退了出来。此后我经常向师父请求去受戒，师父每次都一言不发。到了四月八日讲经圆满，我在午后又去方丈室向师父告假。师父见我念切志坚，就说：“这是你业力所牵，前途是福也要去受，是苦也要去受，随你去罢！”当时另有几个人也想和我一起去，也都向师父告假。师父说：“你今天刚开始行脚，就有多人相随。以后你若学得好，会成为善知识，否则就会变成江湖头目。”我拜谢说：“承蒙师父慈悲授记，从现在开始，我要去做善知识。”

发足参方

此是崇祯六年，余三十二岁。即四月八日申时分，离栖云庵，行二十五里，夜到一小庵借宿。成拙二月中先上鸡足山，相约四月二十日在大理府三塔寺会。余克期而至，未遇，次日随喜感通寺，成拙方到，从此南下相伴不离。行四日至北岩谷鸟寺，逢一在俗相知，于彼出家施茶。见余惊讶：“云何为僧行脚？”自怨年老，不能相随。余劝专修净



业，彼立愿念佛终身。住十日别行。

【译文】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我三十二岁。四月初八日申时，我们离别栖云庵，走了二十五里，晚上到一小庵借宿。成拙二月中旬先上鸡足山，我们相约四月二十日在大理府三塔寺相会。我如期赶到三塔寺，却没有见成拙，第二天我去感通寺随喜，成拙才赶来，从此我俩一起南下，相伴不离。我们走了四天，到了北岩山谷鸟寺，遇见一位在俗时相识的熟人，已在该寺出家，正在施茶。他见到惊讶地迎上前来：“你怎么出家行脚了？”他自恨年纪已老，不能随我同去。我劝他专修净业，他也立愿念佛终生。我们在此住了十天，便告辞而去。

望莹叩别

至五月初二日，遥望白云，家乡在目。离城十里，宿金蟾寺，思双亲不能养，伯父不能葬，一夜雨泪不干。其二幼弟抛撇七载，不知踽踽^[83]何状，以谁为依？此去长别，不忍不会。天明向成拙言斯心事，行而复止，再思再叹。今若以手足情存，此会必堕业网，岂特出家受戒修行不成，抑且无门以报生育深恩。当观各人定业因缘，凡人生世，贫富苦乐，寿命短长，皆前生自作之业，今世自受之报，纵父子至亲，不能相代。但恨未得亲面，是忘仁义而缺慈悲，今莫如

[83] 踽（líng）（pīng）：亦作“踽踽”，同“伶俜”，孤独貌。



之何，惟将修行功德回向拔济。由是拭^[84]泪绕城，望西山祖茔^[85]倒地叩首，痛切心酸，足软难举。勉力奔驰至广通县，宿古寺一单。

【译文】到五月初二日，遥望白云，家乡已在目前。我们借宿在离城十里的金蟾寺，想起自己双亲不能奉养，伯父不能亲葬，整夜以泪洗面。又想起撇下两个幼小的弟弟七年之久，不知他们孤苦成什么样子，现在依附在谁家？我这一去将长久别离，不忍心不见一面。天明我向成拙述说了我的心事，出门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思前想后，哀肠百转。现在如果因为牵挂手足之情前去相会，必然堕入业力的罗网，不但出家受戒修行不成，而且今后父母、伯父生养深恩也无法报答了。应当看到各人都有各自的定业因缘，人生在世，大凡贫富苦乐、寿命长短之类，都是前生的业力所感，今世各自受报，纵然是父子至亲，也不能互相代替。只恨自己不能前去亲见一面，这是忘仁义而缺慈悲，而今无可奈何，只有将自己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希望有所帮助了。于是我擦干眼泪，绕城而过，遥向西山的祖坟倒地叩首，心中酸楚，痛彻肝肠，只觉足下绵软，举步维艰。踉踉跄跄勉强坚持着，到了广通县，在一座古寺中挂单一宿。

[84] 拭(wěn)：拭，擦。

[85] 茔(yíng)：坟墓，坟地。



忘情割爱

次日行至禄丰县，途次^[86]遇亲眷周之宾，从省还楚。远相呼云：“许冲霄汝在何处？几时出家？今向何去？”余答：“在鸡足山出家，今下江南，受戒参学。”问：“有信回否？”余言：“信难尽说，二幼弟借仗垂顾。”面虽回答，足不停留。彼复仍问，余心悲咽哽^[87]不能言，彼立顾远乃去。成拙云：“既未相见，当说信回。”余云：“顿割亲爱^[88]，说则反惹情生。古云：‘心如铁石，志愿方坚。情爱不忘，至道难办。’”

【译文】第二天，走到禄丰县，遇到一位亲戚，叫周之宾，从省城返回楚雄。他老远见到我，就高声叫道：“许冲霄，你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的家？要到哪里去啊？”我答说：“在鸡足山出家，现在下江南去受戒参学。”他问：“你有没有信要捎回去？”我说：“捎信也说不清楚，只有两个幼弟，还请您多加照应了！”我口里回答，脚下并未停步。他还在那里继续追问，只是我心中悲伤过度，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他站在路边望着我，一直等我走远了才转身

[86] 次：外出居住之所。如：客次、舟次。《宋史·马光祖》：“卧客次，王不得已见焉。”

[87] 咽哽：悲叹而气结喉塞也。

[88] 顿割亲爱：出家人为什么要顿割亲爱呢？所谓“流转三界中，恩爱不能脱，弃恩入无为，真实报恩者”。众生之所以六道轮回，不得出离，皆因爱欲牵缠。出家人放下世间恩爱，趣向无为涅槃之道，才能真正报答所有亲人的恩德。又所谓“永割亲爱，无适莫故。”出家人永远割舍对亲眷的染爱之情，转染污的饿鬼爱为清净的法爱，平等对待一切众生，没有亲疏之别。



离去。成拙说：“既然你不回去相见，也该捎个口信回去才对。”我说：“世间爱染，只能一刀两断，要是捎话回去，反而缠绵难了。古人云：‘心如铁石，志愿方坚，情爱不忘，至道难成。’”

碧鸡金马

又行数日，望近省，进碧鸡关。此关峰峦秀拔，为诸山首，俯瞰滇池，一碧万顷。遂附舟而渡，登岸至省，宿城外弥勒寺。同行众友欲游诸刹，憩^[89]足数朝。余虑逢亲友，恐碍前进，次早走松华坝，出金马关，至板桥驿宿。成拙俗居是寻甸府，出家杨林以纳寨观音庵，因便道^[90]不远，邀诸友同往省师，然后长行。过兔儿关，宿何有庵，次早方到。彼师厚德，其兄朴素，皆修行人。一见欢喜相迎，款留半月乃别。

【译文】又走了几天，省城在望，我们进了碧鸡关。此关峰峦秀拔，为群山之首，俯瞰滇池，一碧万顷。我们搭船渡过滇池，登岸到了省城，投宿在城外弥勒寺。同行众人想到各寺庙去游览，打算在这里歇息几天。我担心会碰到亲友牵绊，第二天一早，就先行动身沿着松华坝出金马关，在板桥驿住宿等候他们。成拙的俗家住在寻甸府，在杨林以纳寨的观音庵出家，因为离此不远，又是顺路，就邀请大家一起

[89] 憩（qì）：休息。

[90] 便道：顺路。



去看望他的师父，然后再远行。我们过了兔儿关，在何有庵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到。他的师父仁厚有德，哥哥朴实无华，都是修行之人。他们见我们来，欢喜相迎，款待挽留我们住了半个月才辞别登程。

罗汉灯

行数日至曲靖府，到破秦山，是昔诸葛武侯与蛮酋^[91]盟誓处。有一古寺，在内挂单。余谓诸友云：“我等此行，非类泛常游方僧，但观外境，不务正修。应就此处置罗汉灯一架，上可然灯，下可贮油，日则担行，夜则备用。每晚轮次当执，饭罢戌时点灯，众人围坐灯前，随各所学之经，或读文或味义，至中夜放参^[92]，以为行脚定规。”

【译文】走了几天，我们抵达曲靖府，来到破秦山，是当年诸葛武侯与孟获盟誓的地方。有一古寺，我们就在这里挂单。我对同行各位说：“我们大家这次远行，不能像寻常的游方僧那样，只是到处观赏风景而不务正修。我们应该在这里购置一架罗汉灯，上面是灯，下面可以储存灯油，白天挑着走路，夜里照明备用。每晚大家轮班当值，晚饭过后戌时点灯，大家围坐灯前，各人按照自己所学之经，或者读诵经文，或者体味经旨，到中夜才放参，作为我们行脚途中的定规。”

[91] 酋（qiú）：酋长，部族之长。

[92] 放参：休止。



关索岭与盘江

行至平彝卫，出滇南胜境，接壤贵州。走一自孔〔一自孔，地图作亦资孔〕，入普安州，行数日过关索岭。此岭势极高峻，周百余里，上立岭营，有关索庙。又行数日过盘江，山路屈曲，上下峻^[93]险。顷刻大雨，涧流若吼，山径成沟，四面风旋，一身难立。水从颈项直下股衣，两脚横步，如跨浮囊，解带泻水，犹开堤堰。如此数次，寒彻肌骨。谓诸友云：“古人参学，舍身求法不以为苦，莫因此雨而退其心，将来好说行脚。”众皆大笑，冒雨扶行。至暮到山下，宿大愿寺。遇一江南来僧，诘彼途中通塞。彼云：“此时行脚最难，遍地江湖多作魔业，见衲衣蒲团人，则不相侵，若异于此，恐障参学。”语诸友言：“若图一路安乐，且将行李更易。”歇息十天，过盘江渡之铁索桥。山崖险阻，林箐^[94]蓊蔚^[95]，滔滔江流，如箭奔激，乃通云贵之要津。

【译文】来到平彝卫，从这走出滇南胜境，前方就是贵州。我们经过一自孔，进了普安州，又走了几天，过关索岭。此岭地势极其高峻，周围方圆有百余里，岭巅建有一座军营，还有关索庙。又走了几日，过了盘江，山路盘旋陡峭，路险难行。顷刻之间，大雨滂沱，涧流如吼，山路都成了河沟，四下里狂风大作，站都站不稳。雨水从脖子一直灌

[93] 峻（líng）：山高貌。

[94] 箐（jīng）：一种小竹。

[95] 蓊（wǔn）蔚：草木茂盛的样子。



到大腿，两脚横着走，像是跨坐在浮囊上一样。解开衣带，衣服里面的水像开闸一样泻出来。这样反复了好几次，寒气彻骨。我对大家说：“古人参学，舍身求法不以为苦，我们不要因为这场大雨而退了求道之心，将来才能跟人家说我们曾经行脚！”大家听了大笑，互相搀扶，冒雨而行。傍晚到达山下，住在大愿寺，遇见一位从江南来的僧人，就向他了解路途之上的情况。他说：“现在行脚最难，到处都有江湖团伙，多作魔业，见了穿衲衣坐蒲团的僧人，则不加侵害，如果不是这样，恐怕障碍参学。”我对各位道友说：“如果希望一路平安，最好把我们的行李更换一下。”我们歇息了十天，过了盘江渡上的铁索桥。只见山崖险峻，竹林郁郁葱葱，滔滔江水奔流如箭，这正是连通云南和贵州的要道。

安庄卫道上

次日至安庄卫道上，砂石凸凹，峻嶒^[96]盘曲，不觉履底已穿，脱落难著，即双弃跣^[97]足，行数十里。至晚歇宿，足肿无踝，犹如火炙锥刺。中夜思之，身无一钱，此是孤庵野径，又无化处，不能久栖，明早必趋前途。想世人为贪功名富贵，尚耐若干辛苦而后遂，今为出家修行，求解脱道，岂因乏履而退初心！次日仍复强行，初则脚跟艰于点地，渐渐拄杖跛行，行至五六里，不知足属于己，亦不觉所痛。中

[96] 峻（líng）嶒（céng）：山势高耸重叠的样子。

[97] 跣（xiǎn）：光着脚，赤脚。



途又无歇处，至晚将践五十余里，宿安庄卫庵中。次日化得草鞋学著，皮破茧起，任之不顾。有一江湖随行数日，歇宿不离。次日午后至一小河，是独木桥，长二丈许，成拙等先过前行，余徐徐在后，彼亦随之。正至当中，余回首大叱一声，彼惊落水。余指云：“汝从今洗心去作好人。”彼赧^[98]颜上岸，俯首别行一径。

【译文】第二天，我们走在通向安庄卫的山路上，一路陡峭曲折，砂石高低不平，不知不觉鞋底已经磨破，踢踏着难以再穿，干脆把鞋扔掉，光着脚走了几十里路。天晚歇息的时候，双脚肿得已经看不到脚踝了，痛得像是火烧锥刺一般。半夜里想到自己身无分文，此处又是孤庵野径，无处可以化缘，不能在此久留，明早必须动身。又想到世人为了贪求功名富贵，尚且得要忍耐不少辛苦才能遂愿，我们今天为了出家修行、求解脱之道，难道还能因为没有鞋穿就退了初心吗？第二天，我仍然咬牙往前走，刚开始脚跟痛得不能点地，唯有拄着棍子慢慢一瘸一拐地向前挪步，走了五六里路，感觉这双脚不是自己的一样，也就不觉得痛了。途中还是没有歇息之处，到了傍晚，我们已走了五十多里路，投宿在安庄卫的一个庙里。第二天乞化到了草鞋，试着穿，皮破茧起，我也不管它。有一江湖中的人跟随我们走了几天，歇息过夜都不离开。次日午后，遇到一条小河，上有独木桥，长两丈多，成拙等人先过，我慢慢地走在后面，那人也尾随

[98] 赧（nǎn）：因惭愧而脸红。



而来。他正走到桥中间，我突然回头大喝一声，他吓得掉落水中。我指着他说：“从今以后，你要洗心革面，做个好人。”他面红耳赤地爬上岸，垂着头抄另一条路走了。

止水庵写经

途中种种艰辛。诸友皆不以为患^[99]。度夏经秋，于十月初，方到湖广武冈^[100]州〔湖广，即两湖也〕，宿止水庵。主僧异卉，极有道念，询问余等，知从滇远来，留住过冬。一日，请余入房吃茶，见案上有《法华知音》一部，在滇时闻师赞此解，落影于怀，欲借钞写，奈无纸笔。彼弟号中立，好学，识余所欲，一切成就。是年冬每日大雪，加之屋空，朔风贯入，余惟一衲，就单缩颈钞写，虽手指冻皴^[101]，笔墨凝滞，亦未少伫。彼师兄弟见余坚志勤学，倍增怜敬，赠以棉袄，余愧受服，自有生来于此始著棉衣。其同行二三友相别朝海，成拙、觉心随伴。此武冈州藩封^[102]岷王，有一宗室讳烟离，喜攻书画，与异卉师交往。十月中踏雪而来，携匹纸^[103]一张，贴之壁上，欲画“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

[99] 患：感到痛苦。《广韵·去声·谏韵》：患，苦也。

[100] 武冈：今湖南邵阳武冈市，位于湖南西南部。

[101] 皴（cūn）：皮肤受冻而裂开。

[102] 藩（fān）封：中国古代帝王分封诸侯的制度。分封的地面称藩国，是王室的屏藩。

[103] 匹纸：古代一种供作画写字用的优质纸。宋陆游《跋为子通书诗卷后》：“子通持匹纸求录诗，期年矣，以乃翁衰疾，不忍迫蹙。予更以此念之，为写终此卷。”明屠隆《考槃余事·纸笺·宋纸》：“有匹纸长三丈至五丈，陶谷家藏数幅，长如匹练，名鄱阳白。”



雪”图。炭稿数次，仍未决定。余立旁观，语云：“凡善画者，意在笔先，下手不假思议，方得其神。如此再三拟度，恐无天然之妙。”彼顾余云：“说则似易，作则实难，汝能否耶？”余笑答云：“颇晓一二。”彼即过笔与云：“请写此图。”余接笔在手，先存意布境，遂一挥而成，投笔于案。彼深赞美，语异师言：“僧中所隐高士不鲜，可将此图悬庵。”自此频来坐谈，亲书三手卷^[104]，赠余及成拙、觉心，叙其参访知识行脚因缘。

【译文】路途之中所遇种种艰辛，同行诸友都不以为患。夏去秋来，我们在十月初才到湖广武冈州，投宿在止水庵。主持僧名异卉，极有道念，他得知我们从云南远道而来，就留我们住下过冬。一天，他请我入房吃茶，我见案上有一部《法华知音》，在云南时我曾听师父称赞过这部书，所以脑子里有印象，就想借来抄写，可是没有纸笔。主持的师弟法号中立，很好学，知道了我的想法，就提供了一切所需。这年冬天每日下大雪，加之屋内空旷，北风嗖嗖地灌进房来，我只穿了一件衲衣，坐在挂单僧的板床上缩着头抄写，虽然手指冻得皴裂，笔墨都结了冰，我也没有稍作停歇。他们师兄弟二人见我坚志勤学，越发爱怜敬重，送了一件棉袄给我，我惭愧地收下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棉衣。同行之中有两三个人告别了我们去朝海，成拙和觉心则伴随着我。这个武冈州属于藩封岷王的领地，有一个岷王

[104] 手卷：横幅书画长卷。以能握在手中顺序展开阅览得名。因幅度特点为长，故又称长卷。又因手卷为横幅，所以也称横卷。



的宗室，名叫烟离，喜欢钻研书法和绘画，与异卉师有交往。十月中间，他踏雪来到庵中，带着一张匹纸，贴在墙上，想画一幅名为“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画。他用木炭条起稿几次，仍然拿不定主意。我站在一旁观看，就说：“凡是擅长作画的人，必须意在笔先，下笔便不再思索犹豫，才能传其神韵。像你这样再三揣摩不定，恐怕就失去了天然之妙趣。”他回头看着我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难，你能做到吗？”我笑着回答：“略知一二。”他就把画笔递给我，说：“请你来画吧！”我接笔在手，先打好腹稿，接着一挥而成，画完了把笔放在案上。他大加赞美，对异卉师说：“出家人中隐藏的高士不少啊！就把这幅画挂在庵里吧！”从此他经常过来和我坐谈，并亲笔写了三卷字赠送给我、成拙和觉心，叙说他行脚参访善知识的经过。

梁家庵听《楞严》

正月初五日〔师三十三岁，崇祯七年也〕，和宜法师在梁家庵开讲《楞严》，去止水六十里，中立师相约听经。成拙未读《楞严》，先往宝庆府^[105]五台庵亲覲颦^[106]愚大师，经完至彼相会。余等三人到彼，听众仅二十余人，皆各攒^[107]米一石、银一两结社。中立攒入，余与觉心随身衲衣蒲团，无攒单之物，意欲随喜即行。中立为白法师，知是滇

[105] 宝庆府：今湖南邵阳市。

[106] 颦（zhūān）：愚昧。

[107] 攒：拼凑，聚合。



南淡薄，故免攢单，随众听讲。余向觉心言：“虽法是师施，食乃众备，何以空受。”由是两人自愿行堂^[108]洗碗，其扫地担水，不待人呼，暇则相助。四月初一日圆满，中立住此，余同觉心辞往宝庆府，投大报恩寺宿。

【译文】正月初五日（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和宜法师在离止水庵六十里的梁家庵开讲《楞严经》，中立师来邀约我们前去。成拙未曾读过《楞严经》，就先往宝庆府五台庵去拜访颢愚大师，讲经结束后，我们再去宝庆府与他会面。我和中立师、觉心等三人来到梁家庵，听众只有二十多人，每人各出米一石、银一两结社。中立师缴了钱物，而我和觉心只有随身衲衣和蒲团，没有钱米可缴，原本只想随喜一下就走。中立师就向法师说明情况，法师知道我们来自贫穷的滇南，就免了我们的钱米，慈悲允许我们随众听讲。我对觉心说：“佛法是法师所施，饮食却是众人出资准备的，我们不能空受。”因此我们两人自愿行堂洗碗，扫地担水，不用人叫，有空就做。四月初一日讲期圆满，中立师就留住下来，我和觉心告辞后，前往宝庆府，在大报恩寺挂单。

纳衣进堂

闻寺中有自如法师，是云南人，故往参礼，叙问出家并南来因缘，法师随以师弟呼之。余请问所呼，师云：“吾

[108] 行堂：每日用斋时，为大众添饭菜、装茶水之作务。



剑川州人，石宝山僧，幼从亮如老法师受业，依止六年，深领法诲。一往音问绝通，今会公犹见师，所以论法亲，应呼师弟。汝在滇中听师何经？”余答：“曾听《法华》《楞严》，但植其因，未谕其义。”又问：“今从何来？”余云：“从武冈州梁家庵，听和宜法师《楞严》而来。”自师云：“和宜法师是吾同参，此来恰好。颺大师^[109]〔《灵峰宗论》中有《颺愚大师塔志铭》，又《祭文》〕新出《楞严四依解》，诸护法请流通。大师命吾在寺代座讲演，听众已有百余，少一后堂，师弟可任之。”余云：“允一散单足矣，板首万不敢当。”师云：“狮子之儿不须过逊，吾为置办衣履进堂。”余云：“乞肯二事，一仍随衲衣蒲团入堂坐卧，次恳方丈莫频呼赐食，但餐法味，佩感无涯。”师意不然，必令更衣。寺中有一房僧野溪，亦在听众之列，久依颺大师〔灵峰最佩颺大师，今读此一页余文，如亲其人〕，次日往五台礼大师，问及讲期中事，彼将余来历并所恳之事呈白大师。大师云：“吾幼在北五台竹林寺，依月川大师，随众听讲，亦是衲衣草履，杖笠蒲团。乃至行脚天台、南岳及到此宝庆，亦复如是，不曾更改。因檀越建此庵，跪捧衣履乞吾更换，不受则长跪不起，故尔从之，令其生信故。每见禅和子^[110]习气不除，莫不爱好，罕有别行一路。今闻云南来此人，不被境转，略践吾足迹些子。汝回寺中，向自法师言，随彼本志勿强，可以诚慎多贪者。”自师遂如余愿进堂。众

[109] 颺大师：可详参藕益大师《灵峰宗论》中《紫竹林颺愚大师爪发衣钵塔志铭》
《祭颺愚大师爪发衣钵塔文》两篇文章。

[110] 禅和子：参禅僧人。



中有赞古朴者，亦有讥其显异者，讥赞俱付之不闻。

起期三日，方丈命四板首覆讲，轮次六周。西堂有缘他往，首座抱病告假。堂主可度，是南岳荆紫峰无学师法嗣，性醇好学，与余心志相投，彼此互敬。自四卷以去，金^[111]余两人轮讲至终。

【译文】听说寺内有一位自如法师是云南人，我们就去参礼，谈话中向他叙说了出家和南来的经过，他就称我为师弟。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称呼我，他说：“我是剑川州人，在石宝山出家，年轻时曾跟亮如老法师学习经教，依止六年，深受他老人家教诲。一直以来音讯阻隔，今天见到绍如师，仿佛见到了师父他老人家，所以若论法系，应称你为师弟。你在云南听师父讲什么经？”我答：“曾听《法华》和《楞严》，只是种了点善因，并没有领悟其中的法义。”他又问：“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答：“从武冈州梁家庵来，听了和宜法师讲《楞严经》后才来到此处。”自如师说：“和宜法师是我的同参道友。这次你来得正巧，颢愚大师新出了一部《楞严四依解》，各位护法居士请求印行流通。大师命我在此寺代座宣讲，听众已有一百多人，正缺少一位后堂，师弟你可以担任。”我说：“给我挂一个散单就足够了，班首之职万不敢当。”自如师说：“狮子之儿不用过分谦虚，我给你置办僧服鞋袜，然后进堂主事。”我说：“求你应允两件事，一是让我仍然衲衣蒲团入堂坐卧，二是

[111] 金(qiān)：皆，都。



恳请方丈不要经常给我赐餐，只要能听经教餐法味，我就已感恩至极了。”自如师却不以为然，非要我更换新衣不可。当时寺里有一位名叫野溪的常住僧，也在听众之列，他长期依止颛愚大师。第二天他前往五台庵礼见大师，大师问及讲期中的事情，他就把我的来历和所恳求之事向大师呈白了。大师说：“我年幼时在北五台竹林寺，依止月川大师，随众听讲，也是衲衣草鞋、杖笠蒲团。后来我开始行脚，到天台、南岳以及到宝庆这里，依然如故，不曾更改。因为施主们建了此庵，他们跪地双手捧着衣履求我更换，若不接受就长跪不起，我这才顺从他们，也是为让他们生起信心。我经常看到禅和子习气不改，还有诸多贪爱，难得看到愿意别行一路的。今天听到云南来的这个僧人不被外境所转，真有些像我当年的风格。你回去告诉自如法师，随顺他的本志，不要勉强他，这样也可以对那些贪心重的人有所教诫警示。”因此自如师就让我如愿进堂。大众之中有赞叹我古朴的，也有讥讽我标新立异的，我对这些讥讽和赞誉一概不予理会。讲期开始后三日，方丈命四位班首复讲，按轮流次序，每人应当要讲六次。后来西堂班首中途因故离开，首座抱病请假。堂主可度师是南岳荆紫峰无学大师的传法弟子，他生性醇厚而好学，和我志趣相投，彼此互相敬重。《楞严四依解》从第四卷开始全部由我们两人轮流宣讲。



谒颺愚大师

道场圆满，自如法师率众诣五台礼谢，正值大师跏趺伞下，所以别号伞居道人。自法师礼谢还寺，留余伞下赐饭一餐。其蔬是苦瓜一盘，大师先吃，呼余吃之，其味入口甚苦，不能咽，复不敢吐。大师微笑，谓余云：“先苦后甜，修行作善知识亦尔。”余礼谢其开示。大师言：“汝有些骨气^[112]，今向何处去？”余云：“在滇发足时，本为寻三昧和尚受戒，受已随便参学。”大师言：“三昧和尚是真律师，可往受戒。而云随便参学，江南丛林，大半讲席〔可见当时讲席之盛〕，规矩不严，人多狂慢。若不相宜，还回吾所，切莫沿流放恣，汝将来必为法门梁栋。”即呼侍者取自撰文书一套予之，复诫勉云：“当效吾操履^[113]。”余拜受而别。

【译文】道场圆满，自如法师带领众人去五台庵礼谢颺愚大师，正好大师跏趺坐在伞下，所以他别号伞居道人。自如法师礼谢大师后回寺，颺愚大师留下我，在伞下赐我一餐。菜是一盘苦瓜，大师先吃，同时叫我也吃。我吃了一口，味苦难咽，又不敢吐出来。大师见状就笑了，对我说：“先苦后甜，修行做善知识也是如此。”我礼谢了他的开示。大师说：“你很有些骨气。以后打算去哪里？”我说：“在云南动身时，本为找寻三昧和尚求戒，受戒后随便参

[112] 骨气：风骨气概。

[113] 操履：操行，品行。



学。”大师说：“三昧和尚是真正的律师，你可以去受戒。要说起随便参学嘛，江南丛林，多半讲席都规矩不严，人多狂妄傲慢。如果感到不相宜，你还是回到我这里来，千万不要在外随顺习气，放纵自己。你将来必定成为法门栋梁。”随后他叫侍者拿了他撰写的一套著作送给我，又告诫勉励我：“你要学我的操守和行持。”我拜受而别。

雉潭

次日约成拙同朝南岳。自宝庆五日走杨柳塘，登后山而上，游九龙坪、古大坪，其侧有雉潭。三昧和尚至此潭，龙化雉鸡，从潭心鼓翼而出，三昧和尚即予受三归五戒也。再历茅坪等诸刹，绕天柱峰、烟霞峰，从祝融峰下至南岳庙前，于茶庵挂单。

【译文】次日，我约成拙一同去朝南岳。自宝庆府出发，走了五天，过杨柳塘，登后山而上，游九龙坪和古大坪，坪侧有水，名叫雉潭。三昧和尚行至此潭时，有条龙化为雉鸡，从潭心鼓翼飞出，三昧和尚就为它授了三皈五戒。我们又参拜了茅坪等地的佛寺，绕过天柱峰、烟霞峰，从祝融峰下至南岳庙前，在茶庵挂单。



别道至江西

会云水僧，叙问途次。彼云：“此时流寇猖獗，正在常德、澧州、公安、荆州等处，地方防卫甚严。官兵不良，多将僧家行李夺去，反以奸细加之，冤屈无申，枉受苦恼，诸师切莫下去！”余与成拙耳虽闻此，心靡^[114]怖退，岂无益而徒行数千里！遂问庵中主人，别觅去向。彼云：“世道既乱，且缓住此，太平再行，何以急迫？”余云：“我志已决，时不待人，求指别径足感。”彼云：“路虽别有，最是荒僻，途中少有行人，一派尽是山岭。须从黔阳走会通，往吕林县〔吕林应作醴陵〕，过普安慈化寺，问万载县路，至瑞州府，可以到江西省城，则不经游^[115]流贼所在之地。”次早依言而行，果是重重山岭，不睹村庄，荒凉之极。或清晨一餐至晚，或全无早餐即行，每日途行不减七八十里。

【译文】在那里，我们遇到一位行脚的云水僧，就向他打听途中情况。他说：“现在流寇猖獗，正在常德、澧州、公安、荆州等处流窜，各处防卫甚严。官兵也不好，常把僧人的行李抢了，还反诬之为奸细抓起来，有冤无处申，枉受苦恼，各位师父千万不要再往前走了。”我和成拙听后，并没有畏惧退却之心。我心里想，哪有白白走了数千里路，无功而返的道理！我们就向庵主打听，是否还有别的道路可

[114] 靡（mǐ）：无。

[115] 经游：游，行走。如游行。《礼记·曲礼上》：“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孔颖达正义：“游，行也。”经游，即经行、行经。



通。他说：“世道如此之乱，还是先暂时住在这里，等太平了再走，何必心急呢？”我说：“我决心已下，时不我待，请你另指条路给我就很感激了！”他说：“另外的路倒是有一条，只是非常荒僻，途中很难见到行人，一路上尽是山岭。需要从黔阳走会通，往吕林县，经过普安慈化寺，到了那里再问去万载县的路，再到瑞州府，就可以到江西的省城了，这条路可以避开流贼作乱的地方。”次日早晨，我们照庵主说的路线启程了。一路上果然山岭重重，不见村舍，荒凉至极。我们有时清晨一餐一直走到晚，有时全无早餐就动身，每天行路不下七八十里。

游庐山礼东林道场

半月余方绕至江西省，宿塔下寺，歇息三朝。复走德安县，随喜庐山，游归宗、开先、五乳等诸刹。一日行至万松庵，将晚，扣门借单，庵僧怒气闭门不允。渐渐天暗星悬，旁观路边有一大石下虚丈余，三人置蒲团而坐。少顷门开，彼僧复来驱逐。余等自叹无缘，反怜彼痴，付之不闻，强坐一夜。东方将晓，三人随路而行，至豆叶坪用朝食。次游晒谷石、仰天坪，乃至金竹坪。日将坠西，到东林挂单。彼禅堂在后，云水堂^[116]三楹^[117]，冷落不堪，草深尺许，墙颓瓦脱，窗牖无遮。中有一无梁殿，入内礼佛，见飞尘积厚，鸽

[116] 云水堂：云水堂又称众寮，是专门接待四方僧侣云游参学的机构，只有十方丛林才设云水堂。

[117] 楹：量词，古代计算房屋的单位。一列为一楹，三楹，即三间房。



雀秽污，与成拙扫除净洁，置蒲团佛前之左，议念佛一宵，不虚到此古白莲社。当家僧从内而出，谓不告执事，私自移殿，厉声诃责，不容歇宿，驱至山门。化主老僧留饭许宿，彼当家僧复来责其老僧，即以水泼地令湿，使其不能坐卧。余等谢彼老僧，出门，谓成拙、觉心云：“多生曾与彼种不如意因，今当还报，可作善知识想，成就我等忍辱行，切勿起怨恨心。”但此时无处可栖，成拙言：“适从此过，见路下有一树林稠密，可以入内止宿。”即下路寻林，却是一古坟墓。三人以蒲团著地而坐，旷野空寂，又无月色。至初夜时，忽闻一声擒捉，四下齐喊。余谓成拙、觉心言：“倘彼下毒手追来，则皂白不分，即是定业。”至天明时，闻有差马铃鸣，乃知是通衢大道，其心稍安。三人出林，见田中有人，问云：“夜来四处齐喊为何？”答言：“此时田中麦熟，防人盗取，故尔惊之。”三人大笑。

【译文】走了半个多月，我们才绕道来到江西省城，挂单在塔下寺，休息了三天，然后走德安县，游历了庐山，参拜了归宗、开先、五乳等古刹。有一天，天色垂暮，我们来到万松庵，敲门借单，里面的僧人见了我们怒气冲冲，闭门不纳。渐渐天已黑尽，明星高悬，我们三人见路边大石下有一丈多空间，就进去摆蒲团坐着等天亮。一会儿寺门又开了，那个僧人又来驱赶。我们自叹无缘，反而怜悯那人太愚痴，权当作没听见，强坐了一夜。东方将晓时起身顺路而行，到豆叶坪吃了早饭，接着游历了晒谷石、仰天坪和金竹



坪。太阳快要落山时，到了东林寺挂单。寺内的禅堂在后面，云水堂只有三间，冷落不堪，荒草有一尺多高，墙塌瓦脱，门窗都无遮挡。寺中有一无梁殿，我们进去礼佛，只见尘灰厚积，鸽雀之粪秽污。我与成拙把佛殿打扫干净，把蒲团放在佛像左侧，商量在此念佛一夜，也不虚到此古白莲社一遭。谁知当家僧从里面走出来，指责我们不先禀告执事，就私自住到大殿里，厉声诃斥，不准住宿，一直驱赶到山门。一位住在那里的化主老僧留我们吃饭住宿。那位当家僧又来责备老僧，还用水把地泼湿，不让我们坐卧。我们三人就谢别了老僧，走出山门。我对成拙和觉心说：“多生多世以来，一定和那位当家僧种了不如意的业因，今日该受还报，应当把他看作善知识，帮助我们成就忍辱，千万不能起怨恨心。”但这时又找不到栖身之处，成拙说：“刚才来的时候，曾见下面路旁有一稠密树林，可以去那里住一夜。”我们就下去寻找那片树林，却是一个古墓。三人放下蒲团，席地而坐。空荡荡的旷野寂静无声，又无月色。坐到初夜时分，忽听一声：“抓住他！”四下里也一齐喊起来：“抓贼啊！”我对成拙、觉心说：“如果他下毒手追来捉我们，不分青红皂白，那就是我们的定业了。”待到天亮，远处传来官差赶路的马铃声，才知道外面是大路，我们心里才稍稍安定。三人走出树林，见田中有人在劳作，上前询问：“为何昨夜四处齐声喊叫？”他说：“现在田中麦子熟了，防人来偷，所以齐声喊叫，为的是吓唬盗贼。”我们三人相视大笑。



走九江府礼诸祖道场

往西林随喜过一宿。走九江府，日已沈^[118]西，城外各庵俱不留歇，谓地方严禁，过江可宿，只得忍饥渡江。至中流，渡子索钱，余解系褙脚带予之，同舟有道人见已，为余等出渡钱。登岸问旁人宿处，答言：“左近无庵堂，顺堤下去七十里，到凿港，是五祖离母墩^[119]，有一茶庵接众。”余向成拙、觉心言：“我等被人所诳，前庵又远，西南风狂，宜各勉力速行，不必在此犹豫。”三人迎风掩口，背月奔途，至后夜方到。敲门求歇，幸主僧道心，即起开门请入。问其夜行之故，余等详告，彼叹息行脚之苦，悦颜烹茶。余嗟云：“不至九江庵堂，焉显此处道念！”次日早食毕，问其去向，方知一路祖庭殿宇颓朽，皆三昧老和尚修葺^[120]重新，故往随喜。遂奔黄梅县，登破额山，礼四祖道场；复走冯茂山，礼五祖道场；上高山寺，礼净鉴祖道场；过玲琅岭至老寺，礼千岁宝掌祖道场；往潜山县，礼三祖道场；走青阳县，朝九华山。望大殿下有一庵，往宿，无有晚餐。次早坐之久久，主僧云：“庵中淡薄，惟安空单，可往房头^[121]化饭吃。”余谓二友言：“房头荤厨，那有净

[118] 沈(chén)：同“沉”。

[119] 离母墩：《黄梅县志》记载：“离母墩，在濯港水中，相传五祖离母周氏于此。”后人为纪念五祖，在此修建了离母寺。

[120] 葺：原文作“茸”，疑为误刻。

[121] 房头：房头是子孙丛林特有的现象。世俗宗族中以“房”为单位，《说文解字》有：“房，室在傍者也。”段注：“凡堂之内，中为正室，左右为房。”故房又有分支之义。引申至宗族，房即代表宗族的分支，如大房、二房、远



食！”三人随即上殿，礼拜菩萨已，空腹下山。行十余里，到一宿庵用小食^[122]。

【译文】我们到西林寺参拜，过了一宿。次日到了九江府，太阳已沉西，城外各庵都拒不留单，说是地方上严禁外人留宿，过了江就有地方可住了，我们只得忍饥渡江。船到江心，船夫要钱，我把捆脚带解下来给他。同渡人中有一道人见此情景，替我们付了船钱。我们登岸以后，向旁边的人打听附近有无投宿之处，答说：“近处没有庵堂，顺着江堤下去七十里，到凿港，那里有一个地方叫五祖离母墩，有一座茶庵接待僧人。”我对成拙、觉心说：“我们被人骗了。前面的茶庵又远，西南风又刮得紧，只好勉力快走，不要在这里犹豫停留了。”三人顶着狂风，捂着嘴巴，在月色下赶

房之类。子孙丛林中的房称为房头，其概念功能与世俗宗族基本相同。宗族中房以父子血缘派生分支，寺院中房则以师徒法脉派生分支。房头是子孙制寺庙内部基本单位，小的庵院只有一个房头，大的寺院分房列户，下面可能包括几个、十几个甚至更多个房头。在有多个房头存在的情况下，寺院住持可能出自某一特定房头法脉，也可能由各房头以轮流或抓阄方式确定。房头也可能发展成独立的庵堂，此类庵堂一般建在主寺周围，与主寺分地而居。此种现象在明清时期尤为普遍。如《九华山志》卷2记载：“山中有丛林四，曰：百岁宫、东岩寺、祇园寺、甘露寺。此外皆为房头，而以化城寺为中心。寺之东西各有六房头，共十二房头。”

子孙庙房头现象几乎自有丛林以来即与十方丛林共存，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即在于寺院的公私属性不同。十方丛林为公有，子孙丛林为私有，由此也带来了二者在住持选任、接众等各方面的差异。子孙丛林寺产属寺僧私有，一般不接受十方僧众挂单，或需缴纳一定金额财产方可入住，十方丛林则无此限制。此外，长久以来，十方丛林不许剃度僧众但可以开堂传戒，子孙丛林不可传戒但可以剃度。故此出家人在子孙庙中剃度为沙弥，依止师父修学，直至到十方丛林受具足戒才算是成为正式的僧人，可以四处游学参访。

以上资料据赖喜德《明清佛教丛林子孙化宗法化现象研究》总结。

[122] 小食：原指早餐，后泛指点心、零食。



路，到茶庵时已经是后半夜。我们敲门求宿，幸亏主持僧道心慈悲，马上起来开门请我们进去，询问为何深夜行路，我们把详情说了一遍。他连连感叹行脚之辛苦，高兴地为我们烹茶。我感慨地说：“若不去九江的庵堂，怎能显出这里的道心呢！”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向住持了解前方道路，才知道一路上各个祖庭殿宇都颓败了，幸亏三昧老和尚把它们修葺一新，我们决定前去随喜参礼。于是我们就出发去黄梅县，登破额山，参礼四祖道场；又到冯茂山，参礼五祖道场；上高山寺，礼净鉴祖师道场；过玲琅岭到老祖寺，礼千岁宝掌祖师道场；往潜山县，礼三祖道场；到青阳县，朝九华山。我们看到大殿下有一庵，就前去挂单投宿，没有晚餐。第二天早上，我们坐等良久，主持僧来对我们说：“庵中淡薄没有财力，只安空单，不供斋饭。要吃饭可以去房头那里化。”我对二位道友说：“房头是荤厨，哪里会有净食，我们到别处去吧！”三人随即上殿礼拜了菩萨，空着肚子下山。走了十多里，到一宿庵，才吃了点东西。

太平府

走太平府，闻融悟法师在青山讲《法华经》，去府不远，三人欣欣问路而往。到已日落，当家僧见杖笠蒲团不安单。说之再四，观天晚难行，乃令领出山门外，于路旁一小土地庙宿。三人将蒲团相重对坐，余云：“既为法来，岂因此空回？”次早仍入寺吃粥已，听经一座即下山，向村乞



食，问路而行。

【译文】我们来到太平府，听说融悟法师在青山寺讲《法华经》，离府城不远，就欣然问路前去。到寺时太阳已经落山，当家僧见我们都是杖笠蒲团，不给安单。我们再三请求，他见天晚难行，就叫人把我们带出山门外，在路旁一个小土地庙里住宿。三人把蒲团重叠，对面而坐。我说：“既然我们为求法而来，怎么能因此就空手而回呢？”次日一早，我们仍然走回寺去，吃了早粥，听了一座经，就下山了，前往村中乞食，问明道路后又继续前行。

抵南京

于初十日巳时分到南京，遥瞻报恩寺宝塔，五色凌空，光辉映日。进内顶礼旋绕，至午腹饥无食，问塔下随喜者何处有接众斋堂。有人指示云：“南廊三藏殿便是。”到彼礼佛，坐殿台旁，出进有僧，全不相问。余等疑此何故，起身出门遇一老僧，说其所以。彼云：“南京是讲席禅堂，若衣履整齐，是清客禅和，乃有人接应。汝等是方僧行脚，故尔不问。”

【译文】初十日巳时左右，我们到达南京，远远地就看见报恩寺宝塔，天空现出五色祥云，霞光与日光互相辉映。我们进塔内礼拜，绕塔经行，到了中午腹内空虚，就问礼塔的人什么地方有接待僧人的斋堂。有人指示说：“南廊三藏殿



便是。”我们去到那里礼过佛，坐在殿台阶旁，只见有僧人进出，却无人上前招呼我们。我们不知是什么原因，就起身出门，遇到一位老僧，向他打听情况。他说：“南京是讲席禅堂，如果是清客禅和，衣履整齐，才会有人接待。你们是游方行脚僧，所以无人过问。”

不为众者不可亲近

遂即进城，至钟鼓楼西大佛庵挂单，其佛以芦篷覆之。主人实念修行，以盂饭接众，甚喜余等，问从何来，答从云南来。彼云：“兴善寺当家者号印吾，是汝等乡里，可往相看，自然留住。”次日午间往彼安单，见大众皆是多年虫蛀仓米，少盐臭齏^[123]；及至各寮随喜，见彼眷属，俱时蔬白米。当家之徒号廓然，亦滇人，闻余等语音，晚到云水堂认乡里。余言：“我等是贵州人。”彼再问，似欲留住。余谓成拙、觉心言：“万里而来，宜依止有道德善知识。如此不为众者，宁甘淡薄，不可亲近。”

【译文】于是我们就进了南京城，到钟鼓楼西面的大佛庵挂单，那里没有大殿，只有一顶芦篷遮在佛像上。庵主是实修之人，以一盂饭接待僧众。他见到我们很高兴，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说从云南来。他说：“兴善寺的当家，法号印吾，是你们的同乡，可以去那里，自然会留你们住宿

[123] 齏（jī）：切碎的腌菜、酱菜等。



的。”第二天中午，我们到兴善寺安单，发现大众吃的米是虫蛀的陈米，菜是少盐的臭腌菜之类；进到各寮随喜时，看到本寺常住众吃的却是时鲜蔬菜和白净米饭。当家的徒弟名叫廓然，也是云南人，听到我们的口音，晚上来云水堂认乡亲。我说：“我们是贵州人。”他又再问，像是要留我们住下。我对成拙和觉心说：“我们迢迢万里而来，应当依止有道德的善知识，像这种不为众人着想的人，我们宁可甘受淡薄清苦，也不可以亲近。”

僧仪

闻觉悟法师在圆觉庵讲《楞严经》，出城往听。遇有檀越设斋，凡十方僧，俱就韦驮殿地板而坐，两人四木碟菜。余共一方僧，自具威仪缓用，彼举箸不伫^[124]，一扫四空。斋毕出门，对二友言：“我等久后若有因缘为众，其菜不论几色共攒一碗，随便任用，一则僧仪可观，次则令人信敬。如今日此人，则僧体丧尽，何异饿夫^[125]？”

【译文】我们听说觉悟法师在圆觉庵讲《楞严经》，就出城去听。正遇上有施主设斋供僧，凡是十方来庵之僧，都在韦驮殿就地板而坐，每两人四木碟菜。我和一位游方僧一起用斋，我具足威仪，轻缓进食，他却筷子不停，风卷残云

[124] 伫：停止，停留。

[125] 饿夫：《佛说大安般守意经》：“经曰诸海十二事，谓内外六情之受邪行，犹海受流；饿夫梦饭，盖无满足也。”《法苑珠林》卷97：“康僧会法镜经云。凡夫贪染六尘。犹饿夫贪饭不知厌足。今圣人断贪除六情饥谨……”云云。



般一口气把四碟菜全部吃光。斋毕出门，我对二友说：“咱们以后若有因缘为众设斋，菜不论有几种，都盛在一个碗里面，让大家随便吃。一则可以保持出家人的威仪，二则也可使众人信敬。像今天的这个人，真是僧格丧尽，与市井饥民有什么区别？”

两人不开单

复往普德寺随喜，至禅堂内挂单。晚间议云：“今十月将终，途行恐寒，莫若在此暂住，春暖再行。”次早粥罢向都管^[126]讨单，彼言：“两人尚不予单，况是三人？”复看余云：“钟板堂香灯单予汝一人。”余笑云：“我粗莽不能剔^[127]琉璃。”三人收拾行李出门，语成拙、觉心言：“京城丛林既三人不予单，且各分散过冬，约在腊尽相会。闻华山好学事，我去读《楞严咒》。”成拙言：“我同觉心往祖堂，师咒完可来。”余将蒲团与觉心换一卧褥，由是三人分别。

【译文】我们又去普德寺参礼随喜，到禅堂挂单。晚上我们商议说：“现在十月将尽，路上行脚太冷，不如在此暂住，春暖再走。”次早吃完粥，向寺内都管讨单，他说：“两个人一起都不能给单，何况你们是三个人？”他又看着我：“钟板堂的香灯单，可以给你一个人。”我笑着说：“我这人粗手笨脚，不会剔琉璃灯。”三人就收拾行李出了

[126] 都管：总管，管家。

[127] 剔：剔灯、挑灯。



山门，我对成拙、觉心说：“既然京城丛林三个一道的都不给单，我们暂且分散过冬，约定在腊月三十日相会。听说宝华山重视学习经教，我想去学诵《楞严咒》。”成拙说：“我和觉心去祖堂，你学完咒就过来找我们。”我把蒲团与觉心换了一条卧褥，三人就分手了。

上华山

上华山到半坡已日落，投石门庵宿。晚间茶坐，问主人云：“闻华山好学事，余欲往之。”主人云：“山中有一老首座师，是云南人，久在北都^[128]，来此山中十载，阅藏已三周，最喜人学事，我亦从学等韵^[129]。常住寂寥，有四房头，幸尔各不别爨^[130]，仍同一厨。虽然三餐薄粥^[131]，往来朝礼铜殿^[132]云水，俱留宿食。既欲在山，须放下身心，莫

[128] 北都：今北京市。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由应天（今江苏南京市）迁都北京，明英宗正统六年正式定都北京，故北京亦称北都。

[129] 等韵：音韵学上分析汉字字音结构的一种方法。广义指等呼、七音、清浊、字母、反切等，狭义专指韵母的等呼。有时也指等韵学和等韵图。《康熙字典》云“夫等韵者，梵语悉昙，此云字母，乃是一切文字之母，所谓迦佉乃至劣爨是也。”藕益大师《绝余编》云：“光音以上。觉观永离。不复以音声为教体。世界初成。梵天再立。始共呼为萨埵萨埵。此语言文字之始也。风土既殊。以字代音。而梵韵不可复考矣。后之贤哲。创为三十六母。以辨五音。至今相沿习学。”等韵是比照梵文的悉昙章仿造的。悉昙是印度小孩子刚识字用的拼音表，唐代和尚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说“创学悉谈章，亦名悉地罗宰睹，斯乃小学标章之称……六岁童子学之，六月方了。斯乃相传是大自然在天之所说也。”初唐时，密教大规模流入中国，翻译密经咒语，需要斟酌用什么字对梵文某个音才妥当，人们才开始学悉昙。

[130] 爨（cuàn）：烧火做饭，灶。

[131] 薄粥：稀粥。

[132] 铜殿：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全名观世音菩萨金殿，因最初用铜构件建成，俗称铜殿。



嫌淡薄。”

【译文】我上到宝华山半坡时，太阳已落山，就在石门庵投宿。晚间喝茶时，我问庵主：“听说宝华山很重视经教的学习，我想去。”他说：“山中有一老首座师，是云南人，在北都住过很久。他来到这宝华山已经十年，大藏经也已经阅过三遍了，最喜欢勤奋学习的人，我也曾随他学过等韵。寺里人很少，有四位房头，好在大家一锅吃饭，不另做饭菜。虽然三餐都是薄粥，来往朝礼铜殿的云水僧人，都接待食宿。你既然想住山学习，应须把身心放下，不要嫌那里清苦淡薄。”

大丈夫不用不明之食

次早登山到常住^[133]，礼佛已，周遍随喜一日，隐隐犹如熟境。诣首座师前顶礼，求学《楞严咒》。师问：“何处人？出家几年？此咒应先熟读。”余云：“是滇中人，方出家即下江南，又不识字，所以欠读。”师遂允许，语云：“既在山中，可去行堂，于厨下安单。”至十一月天寒，碗水连冻艰开，余以净巾拂拭干，次早易散。水单一人难供，余亦助担。厨下典座^[134]号了然，少年伶俐，但有房头将米倩彼造饭，或煮菜，一经其手，必留少分。一朝余背咒回，彼留饭请吃。余问：“大众是粥，此饭何来？”彼言：“好

[133] 常住：有常住僧众管理的寺庙。

[134] 典座：管理厨房事务之僧。



意留予，反追问之。”余云：“大丈夫岂用不明之食耶！”起身出外。从此厨下皆回互，难容共宿。典座私与都管议之，板堂^[135]无人，将余在内看香接板^[136]。此堂空，单宽独眠，如卧冰室。有一房头老僧号云山，乃阉宦^[137]出家，最有道心，怜余志高守贫，一日黑夜推门而入，近余耳语云：“送此物予汝遮寒。”言讫即出。余舒手摩挲，似棉不柔，覆之不暖。天明视之，乃重补旧棉胎^[138]。物虽如是，感念垂慈。至十二月十六日学咒完，礼谢首座师。师云：“开春元旦，有河口镇桑居士，就山中礼皇忏，汝当读熟《可见当时经忏稀有，亦甚郑重其事》，其忏资可以造衣单。”余与成拙、觉心约在此时会，无心于此。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天将晓时，向首座师房三拜，下山至东阳。问祖堂路，行百余里，日坠星悬方到。问成拙、觉心，云水堂主云：“数日前彼二人同去朝南海，曾留信云，若华山绍如来，可随后赶上。”次早过牛首，逢化主顿修，于贵州水月庵曾相识，强留度岁。次日小食罢，不辞而行。走灵谷寺，是腊月三十日晚。云水堂中，大半江湖，扰杂之甚，又无空处，余就门扇后坐至天明《师三十四岁，崇祯八年也》，吃朝食已即行。出门遇当家师号弘传，语余云：“今是元旦日，何以即行？请回安息数日。”见彼道谊殷殷，复回用午斋讫，仍出灵谷。行二十里，宿一小庵。

[135] 板堂：寺中执掌报时的殿堂。

[136] 看香接板：古时以燃香计时，到规定的时候鸣板发信号。

[137] 阉宦：宫中太监也。按照《四分律》规定，丧失男性性功能者没有资格剃度出家，属于不能出家的十三难所摄。

[138] 棉胎：棉絮、被絮。



【译文】我第二天早晨上山到了寺里，礼佛后，便去寺内各处朝礼一天，隐隐感到这里很熟悉，似曾来过。我去拜见首座师，顶礼之后，就说我想学《楞严咒》。师问：“你是什么地方人？出家几年了？这个咒应该预先熟读。”我说：“我是云南人，刚出家就到江南来了，又不识字，所以没有读。”师就答应了，说：“你既然来到山中，可以去行堂，在厨房安单。”到了十一月，天寒地冻，洗碗后碗中残余的水会把碗冻结在一起，难以分开，我就每次洗完后用净布擦干，第二天早上用时就容易分开了。只有一人挑水，供应不及，我也帮着挑水。厨下典座法号了然，年轻伶俐，只要有房头请他做饭或煮菜，米菜一经手，他都要扣留一些。有一天，我背诵《楞严咒》回来，他留了饭请我吃。我问他：“大众吃的是粥，这饭是从哪里来的？”他说：“好心好意给你留饭，你反而要追问！”我说：“大丈夫岂能吃来历不明之食！”说完起身就走了出来。从此以后，厨下的人对我的态度都变了，难以容我共住。典座私下里与都管商议，板堂无人，就让我去那里看香接板。这间殿堂空旷，僧床宽大，我一人独睡，就像在冰窟里一样。有一房头老僧叫云山，是阇宦出家，非常有道心，怜悯我志高守贫，一天黑夜推门进来，凑到我耳边悄声说：“这件东西送你御寒吧！”说完就走出去了。我伸手一摸，像棉絮但不柔软，盖在身上一点也不暖和。天亮了一看，原来是一床补了无数补丁的旧棉胎。东西虽是这样，但我十分感念他的慈悲之



心。到了十二月十六日，我学咒完毕，前去礼谢首座师。师父说：“大年初一，河口镇有位桑居士要来寺里礼拜梁皇忏，这几天你抓紧时间把经忏的文字读熟，施主供养的忏资可以置办自己的衣鞋等物。”但是我和成拙、觉心他们约定那天要会面，也就无心于此了。到了十二月廿八日，拂晓时分，我起身向首座师住的寮房拜了三拜，回头就下了山。到了东阳，打听去祖堂的路。走了一百多里才到，太阳已经下山，天上已经繁星满天了。我问成拙、觉心在不在，执掌云水堂的主僧说：“几天以前，他们两人一起去朝南海了。走的时候曾经留下口信，如果宝华山的绍如来找，就让他随后赶去南海。”第二天一早，我就动身，经过牛首时遇见化主顿修，我们曾在贵州水月庵相识，他坚持留我过年。第二天吃过早餐，我就不辞而别，到达灵谷寺，正是腊月三十日晚上。云水堂中多半是江湖中人，喧嚣扰杂之极，又没有空的地方。我就在门扇背后坐到天明，吃了早粥就又出发了。出门遇见该寺当家师，法号弘传，他对我说：“今天初一（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怎么就要走呢？请回寺安住几天吧！”我见他道谊殷切，就又回到寺里，用了午斋，还是离开了灵谷寺。我走了二十里，投宿在一个小庵里。

古林庵乞戒

初二日歇土桥南庵，初三日于途中忽遇成拙，问云：“汝二人同去朝海，云何独回？”成拙云：“觉心至无锡县



先去海上，我后到杭州，闻三昧老和尚在五台山旧路岭传皇戒，所以返回相约同往。”余云：“五台路远，皇戒未实，莫若南京古林庵受戒，此处是律祖古和尚开创，于汝意云何？”由是两人到古林庵，言其受戒。知宾^[139]云：“若欲受戒，每人攒单银一两五钱，衣钵自备。”成拙有衣无银，余银衣俱无，惟有滇南大密蜡金念珠一挂藏怀，即取出予知宾作攒单造衣之费。知宾接之，似肯，入房。余耳目少^[140]聪，见窗内有人窥视，闻言：“此二人是江湖。恐念珠来处不明，切勿予单。”知宾出房语云：“常住不便，自备衣钵再来。”余接念珠在手即行，彼留吃饭，余云：“是龙须归大海，岂在牛迹窝中！”即出投别庵而宿。次日渡江过浦口。

【译文】初二我在土桥南庵歇息，初三在路上忽然遇到成拙，我问他：“你跟觉心一起去朝南海，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呢？”成拙说：“觉心到了无锡县，先去海上了。我后来到杭州，听说三昧老和尚在五台山旧路岭传皇戒，所以返回找你同去。”我说：“五台山路途遥远，不知传皇戒是否属实，还不如就在南京古林庵受戒，这古林庵是律宗祖师古心和尚开创的道场，你看怎么样？”于是我们来到古林庵，说是来求戒的。知客师说：“你们要想受戒，每人交单银一两五钱，衣钵自备。”成拙有衣无银，我是银衣都没有，怀里只有一串滇南产大密蜡金念珠，就拿出来交给知客师作挂

[139] 知宾：知客师，寺中专管接待外来人员之僧职。

[140] 少：稍稍、稍微。



单制衣的用费。知客师伸手接过，看样子是同意了，转身走进房去。我的眼睛和耳朵要比常人灵敏一些，见窗里有人向外偷看我们，又听得里面说：“这两人是行脚跑江湖的，恐怕念珠来路不明，千万不能允许他们挂单。”知客师走出房来说：“常住办理这些事情不方便，你们还是自备衣钵再来吧！”我接过念珠转身就走，他留我们吃饭，我说：“是龙终须归大海，还能困在牛蹄印坑里！”随即出寺，我们另找了一个寺庵投宿，次日渡过长江到了浦口。

赴五台道中

正月十四日宿红心铺。闻流贼将近，男妇涕哭，抛儿弃女，惨不可言。余同成拙咽无点水，腹无粒米，从旦至暮，奔走百余里宿三铺。十五夜，流贼破凤阳，烧毁皇陵。成拙与余走北，徐州歇。次日渡黄河无船〔黄河，为旧黄河道，与今异也〕，坐岸至午间，有差马至，捉得船来，附之同渡。正到中流，水甚激湍，渡子酒醉手软，船又渗漏不坚，差使慌乱呼天，余二人惟专念佛。幸有微风飘船入芦苇，置浅水上，两人手挽芦苇，涉水登岸，投宿荒庵。

【译文】正月十四，我们住在红心铺。传闻流贼将要过来了，男子女人都吓得哭成一片，抛儿弃女，惨不可言。我和成拙滴水未进，腹内空空，从早到晚奔走了百余里，住在三铺。十五的晚上，流贼攻破凤阳城，烧毁皇陵。成拙和



我向北走，到徐州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要渡黄河，但没有船，就坐在岸边，一直等到中午，见有官差马队抓了船工过来，我们就顺便搭船渡河。船行到中流，大水湍急，船工喝醉了酒，手软无力，船又破旧漏水，差官乱了手脚，连呼苍天保佑，我们二人只管专心念佛。幸好吹来一阵微风，把船送入芦苇丛中，在浅水处搁浅，我和成拙两人手抓芦苇，涉水登岸，在一处荒庵中过夜。

参礼三昧老和尚

次日长行，或冲风冒雨，或戴月披星，或望村庄乞食，或就耕夫化餐。于三月初一日至长城口，过龙泉关达晋地，到五台山旧路岭。其十方堂在山门外，二人安单已，诣方丈参礼三昧老和尚。有二北僧守门，语云：“有香仪^[141]可进，若无且退。”见彼人语粗硬，难以理言，回堂叹云：“登山涉水不远数千里而来，今无香仪，不能亲见善知识。”成拙言：“不必忧恼，明早守门者去吃粥，自进礼拜。”次早忍饥，直入方丈顶礼。和尚问云：“汝二人从何来？答：“从云南来。”又问：“来此作么？”因无衣钵不言受戒，但言朝台。和尚云：“文殊在汝，反来朝台，实念修行去。”二人礼谢而出。由此发愿，若作善知识，不受客僧礼，俾淡薄禅和易得相见。

[141] 香仪：敬香钱，礼金。



【译文】第二天，我们开始长途跋涉，有时顶风冒雨，有时戴月披星，有时进入到村庄中乞食，有时就近向农夫要饭吃。我们在三月初一日到长城口，过龙泉关进入山西地界，最后到了五台山旧路岭。这座寺庙接待来往僧人的十方堂设在山门外。我和成拙两人安好单，就前往方丈室参礼三昧老和尚。有两位北方的僧人守门，对我们说：“有香仪可以进去，如果没有就退下。”看他语气粗硬，难以理喻，我们就返回十方堂。我叹息说：“我们登山涉水不远数千里前来，谁知因为没有香仪而不能参见善知识！”成拙说：“不必忧心烦恼。明早等守门人去吃粥时，我们自己进去礼拜。”第二天早晨，我们不吃早粥，忍着饥饿，直入方丈室礼拜三昧和尚。和尚问：“你们两人从哪里来？”答：“从云南来。”又问：“来这里干什么？”我们因为没有衣钵，不敢说来求戒，只说是为了朝礼五台来的。和尚说：“文殊菩萨就在你们心里，你们反而来朝台！自己真心实念修行去吧！”我俩礼谢退出，因此发愿，今后如果做了善知识，绝不收受外来僧人的银钱礼品，也好让那些清贫的禅和子们容易相见。

琉璃光下读经

遂上台至塔院寺。彼寺有二房僧是师兄弟，发心讽^[142]五大部三载〔五大部者，相传为《华严》《涅槃》《金光明》

[142] 讽：诵读。



《大方便佛报恩》《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也】。见已相问，知是从滇远来，欢喜留住。成拙自愿担水，送余堂内讽经。成拙担水毕，专读《法华经》。余除上殿佛事已，惟阅《楞严义海》。二人口无杂语，足不散蹈，每至中夜放参。台山大小诸刹，皆以燕麦磨细调糊为餐。本寺方丈师号德云，及房头众僧，看余二人如是勤学，一月不更，俱生信敬，私请米斋。余共成拙议云：“我等众中学事，令人睡眠不安。彼伽蓝殿夜点琉璃，内空无人，莫若就琉璃光，一者不碍于他，次则心寂易记，约至夜静时止。”五台春秋尚寒，况乎冬际，到十月间，衣又单薄，手捧经卷，足立光下，用功时浑忘所以，至于歇息掩卷，则指不能曲，足不能移，通身抖战，寒彻肺腑。然虽如是，其志愿愈坚。

【译文】我们上山到了塔院寺。该寺有两个常住僧是师兄弟，发心诵五大部经三年。见面后，问了我们的情况，知道我们从云南远道而来，高兴地让我们住下来。成拙自愿挑水供僧，送我进堂诵经。他挑完水，专读《法华经》。我除了上殿作佛事之外，空余时间只读《楞严义海》。我们二人口不说闲话，腿不胡乱跑，常常要到中夜才放参休息。五台山上各大小寺庙，都以燕麦磨粉调成糊粥为食。塔院寺方丈德云和尚和房头众僧见我们两人如此勤学，一个多月无丝毫放逸，都对我们产生了敬信之心，私下里请我们吃米饭。我和成拙商量说：“我两人在众僧人中深夜研学，影响他们的睡眠。那边伽蓝殿里晚上点着琉璃灯，里面没有人，我们



不如到那里就琉璃灯光研习，一方面不妨碍别人，其次也心静利于记忆，学到夜静时分停止。”五台山上春秋两季尚且很冷，何况是冬季。到了十月间，我们的衣着单薄，手捧经卷，站在灯光下用功学习，以至于忘却一切。等到掩卷歇息时，手指不能弯曲，双腿冻僵难以迈步，通身颤抖，寒彻肺腑。虽然如此，我们的志愿却更加坚定了。

初登讲座

至开春是崇祯九年〔师三十五岁〕，于二月初，觉心朝海回南京，寻至五台山相会。三月中有一朝台僧，是楚^[143]人，号皎如，曾在宝庆府同听颢大师《楞严四依》，见余在堂，入内相看。众问其由，彼详说余之行脚。方丈德云师知己，设斋集寺众，请余四月初一日讲《楞严经》。因叨^[144]厚爱，苦不能却，至七月初一日经完。余等始入台山，即住塔院，未朝五顶诸刹。初三日先上东台，彼主僧即以法师礼款接。次登北台，当家僧亦尔。由是心怀惭愧，所以余台未朝。

【译文】开春正是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二月初，觉心朝礼完南海回到南京，不久又来五台山与我们相会。三月中旬寺中来了一个朝礼五台的僧人，此人是楚地人，法号

[143] 楚：湖南、湖北附近区域。

[144] 叨（tāo）：犹忝（tiǎn），谦辞，表示受之有愧。



皎如，我们曾在宝庆府同听颢愚大师讲《楞严经四依解》，他见我在堂里，就进来相见。有人问起缘由，他详细地讲述了我行脚的情况。方丈德云师知道了，就设斋召集全寺僧众，请我在四月初一日开讲《楞严经》。我惭愧承蒙方丈厚爱，无法推辞，只得承当，到七月初一日讲经才圆满。我们初来五台，就一直住在塔院寺，未曾朝礼五顶各佛刹。因此七月初三先上东台，那里的主持僧用接待法师的礼仪款待我们。接着到了北台，当家僧还是这样接待。我为此心中深感惭愧，于是就此回转下山来，没有再去朝礼其它几个台。

赴北京

初八日告辞方丈及众房，欲往北京乞三昧老和尚戒。方丈师切留不舍，见余心志先驰，不能久住，遂备三骑骡送余及成拙、觉心，同行至旧路岭，留宿一宵。次早德云师仍不忍别，复送至棠梨树下院，天明饭罢拜辞。德云师含泪嘱云：“若受戒已，还请入台，切莫负望。”

【译文】初八日，我们辞别了塔院寺方丈及各房僧众，打算去北京向三昧和尚求戒。方丈和尚殷切挽留不舍，见到我们无心在此留住，就准备了三头骑骡，赠送给我、成拙和觉心，并陪同我们一直走到旧路岭，留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德云和尚仍然不忍分手，又送我们到了棠梨树下院，天亮饭后才拜别。德云和尚眼中含泪叮嘱我们说：“如果受戒



完毕，还请再来五台，千万不要让我们失望啊！”

到保定

七月十九日到保定府方顺桥西，罗睺寺宿。成拙在台时，曾有沧州道人相约，故尔往彼。次日午后出寺门散步，远望一树林荫翠，与同行六人趋林，贪凉坐久。日将西沈，望空中隐隐似雾，耳闻啾唧^[145]之声，渐渐飞尘若云。少顷老幼男女遍野竞进，犹山崩海涌而来，方知为兵马驱迫。同坐者各自逃散，惟觉心随之〔此时成拙逃散，至十二年，乃到华山，见卷下〕。两人不能复回宿处，亦不能奔走通衢，向南乱步，投宿多是小庙，日食仅可一餐。

【译文】七月十九日，我们到了保定府方顺桥西边的罗睺寺投宿。成拙在五台山时曾与一沧州道人相约，所以我们大家赶往沧州。次日午后，我们出寺门散步，远远望见一片碧绿的树林，我们一同出来的六人就走到林子里，因为贪凉坐得久了些。太阳快西沉的时候，忽然看见空中灰蒙蒙一片，像起雾一样，耳中隐约传来嘈杂细碎的声音，慢慢看到飞扬的尘土像云一样翻卷而来。又过了一会儿，只见无数的老幼男女争相狂奔，像山崩海涌一样蜂拥而来，这时候才知道后面有兵马驱赶。一同坐在树林里的人各自逃命，成拙和我们走散了，只剩觉心和我在一起。此时我们两人已经无法

[145] 啾（jiū）唧：鸟兽虫细小的鸣叫声。



再回寺里去了，又不敢走大路，只好听天由命，一路向南，途中歇宿的多是小庙，每天只能吃一餐。

改号见月

逢沟涉水，路错绕道。一日行次，腹饥，歇息荒冢树下，谓觉心云：“我等自滇而南，自南而北，今复自北而南，往返二万余里，徒劳跋涉，志愿罔成。披剃师命号绍如者，以冀弘法利生，斯皆绝分，愧之至极。余名读体，体者，身也，乃法身理体。读教以明所诠之理，理明则诠忘，犹因标指见月，月见则指泯。今余改号见月。”二人转思转悲，目泪难禁。有一老人过此，观余二人伤感若是，诘问何故。余详告行脚不遂之苦。老人叹息不已，语云：“吾姓李，是长斋道人，孤无眷属，为人训蒙，因兵马大乱回家，前面小庄便是，可请同往歇宿一日再行。”及至其家，被贼劫物，室内罄空。彼往邻家借得粗面，作饼为供。次日辞行。

【译文】沿途我们遇到沟渠时就涉水而过，道路不通时则绕道而行。一日途中感到腹内饥饿，就在荒冢旁的树下歇息。我对觉心说：“咱们从云南到江南，又从江南到了北方，现在又从北而南，往返二万多里，徒劳跋涉，所立志愿也没有实现。披剃师给我起法号绍如，是希望将来能弘法利生，现在这些没有做到，真是惭愧至极啊！我法名读体，



‘体’就是身，是‘法身理体’的意思。‘读’经学教是为了能懂得经教所阐明的真理，理明了则阐释真理的文字就可以忘了。如同借助于手指标示月亮，见到月亮就无需手指。现在我要把我的法号改为‘见月’”。我们二人越想越悲伤，泪水不住地落下来。这时有一老人从旁经过，见我二人如此伤感，便问是什么原因。我详细讲了长途行脚而又不能实现愿望之苦痛。老人连声叹息不已，对我们说：“我姓李，是吃长素的道人，孤独一人没有亲眷，为人家小孩教书，因为兵马大乱才回家来，就在前面小庄上，可以请你们同去住一晚再走。”到了他家一看，屋里已被流贼抢劫一空。他就去邻家借了些粗面，烤了饼子供我们吃。第二天，我们向他告别动身上路。

南宫县道上老僧

又走六日，上南宫县大道。至午后无化斋处。望前有一小庵，觉心在外，余独进内。见一老僧，无人相佐，自己炊煮，向之问讯，亦不还礼。余即为彼烧火。饭熟自坐而食，余亦自取碗箸，盛饭坐吃，亦不言语。彼吃一碗，余添第二。乃云：“世间不见汝这人，主不说，自取食。”余回云：“世间亦不见汝这人，客在前，不逊请，便自餐。”彼看著大笑道：“也是个禅和子！我幼年曾参访知识，行脚诸方，因不老练，多忍饥饿。汝今如是，请随量用。”余云：“门外还有一道友。”彼生欢喜云：“请进同用。”二人饱



餐告别，彼复留住三日。

【译文】又走了六天，上了南宫县大道，至午后都没有化斋之处。这时看到远处有一小庵，我们来到庵前，觉心留在外面，我独自一人先进去查看情况。只见一位老僧，无人相伴，正在自己在烧火做饭，我向他合掌问讯，他也不还礼，我就上去替他烧火。饭熟了他自己盛了饭吃，我也取了碗筷盛上饭，坐下就吃，也不说话。他吃了一碗饭就不再吃了，看到我又添了一碗，就对我说：“世上从不曾见过有你这种人，主人没开口，自己倒动手盛饭吃。”我回答说：

“世上也从未见到过你这种人，客人站在面前，都不说句客气话邀请，就自己吃起来。”他看着我大笑说：“倒也是个禅和子！我年少时也曾出去参访善知识，到处行脚，因为不老练，常常挨饿。你现在也是和我当年一样四方行脚，就随自己的饭量放开肚子吃吧！”我说：“门外还有一道友。”他高兴地说：“那就请他也进来一起吃吧。”我和觉心饱餐一顿，起身告辞，他又留我们住了三天。

平素师

至九月初，到江南瓜州，于息浪庵挂单。遇一滇僧，号清如，叙问行脚，知在北遭兵难回南。次日同余二人渡江，往甘露寺。当家师号平素，亦是乡里，久住镇江府，归信者多，最喜滇人下南参学。清如先为通知，余同觉心次进



礼拜。平素询其遭难之由，余不讳实说。师安慰云：“吾少年参访，亦有许多逆境当前，道心毫无退堕，今日乃有些须因缘。汝二人寻师乞戒，往返南北，种种坎坷，初念不怠，他日化导因缘自然殊胜。且放怀住此，开春崇祯十年〔师三十六岁〕元旦，是吾母难日^[146]，讽五大部经报恩，汝二人可同众讽之，其衣单在吾为办。”至期毕已拜辞，余云：“三昧和尚遥居北都，不能复往，俟南回时，再求受戒，今欲诣天童参禅。”素师赞助，为置行李外，每人赠路费银二两五钱。

【译文】九月初，我们到了江南瓜州，在息浪庵挂单。我们遇到一个叫清如的云南僧人，谈起行脚的事，知道我们在北方遭遇兵难才回到南方来。第二天，他跟我们一起渡江，前往甘露寺。当家师法号平素，和我们也是老乡，长期住在镇江府，皈依他的人很多，他最喜欢云南人到江南来参学。清如先进去替我们通报，我和觉心随后进去礼拜。平素师问我们行脚遇难之事，我毫无隐讳地照实说了。平素师安慰说：“我少年时参访，也遇到许多逆境，但求道之心丝毫没有退堕，今天才有这点因缘。你们二人寻师求戒，往返南北，经历了种种坎坷都不改初心，以后教化开导众生的因缘自然会很殊胜。你们现在暂且放宽心住在这里，开春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元旦是我的母难日，我要诵五大部经以报母恩，你们二人可以和大众一起诵经，衣单我负责给你们办理。”诵经圆满后，我们向平素师拜别，我说：“三昧和尚

[146] 母难（nàn）日：生日。因自己的生日即为母亲生产受苦之日，故称为母难日。



远在北京，我们不能再去，只好等他回到南方再求受戒，现在我们打算去天童寺参禅。”平素师出钱为我们置办了行李，又额外赠送给我们每人二两五钱银子做为路费。

丹徒海潮庵

二月初三日到丹阳县桥头，欲附客船而行。觉心将被囊放脚下，看^[147]众船家争掣客人，互相排挤，被囊^[148]被人盗去。嗟叹因缘何至如此，幸余路费随身。日午往海会庵投宿，见无行囊不肯安单。告以桥头失物，彼庵去桥头不远，问知是实，送云水堂。遇有二游方僧，向^[149]北去曾同行数日，知余等行脚，语云：“汝等求戒，三昧和尚已出北京，正月在扬州府石塔寺开戒。今丹徒县海潮庵请，二月初八起期，何不速去受戒？”闻说愁闷俱解。

【译文】二月初三日，我们到达丹阳县桥头，想搭客船过河。觉心把行李放在脚下，只顾应付船家们争揽客人，推来挤去，不想被囊行李被人偷走。我们感叹自己的因缘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幸好我的路费还带在身上。中午时分，我们到海会庵投宿。执事见我们没有行李，不肯安单。我们告诉他行李在桥头丢失，这个庵离桥头不远，他们了解到确是实

[147] 看：提防，当心。《红楼梦》：你倒是去罢，这里有老虎，看吃了你。

[148] 被囊：装衣服或寝具的袋子。《晋书·惠帝纪》：侍中黄门被囊中赍私钱三千，诏贷用。

[149] 向：往昔。



情，便送我们进了云水堂。在那里我们遇到二位游方僧，北上时曾经与他们同行过几日，所以他们知道我们二人的行脚因缘，就说：“你们求戒，三昧和尚已经离开北京，正月在扬州府石塔寺开戒。现在应丹徒县海潮庵之请，二月初八日起期，你们怎么不赶快去受戒？”听到这一消息，我们一直郁结在心中的愁闷顿时烟消云散了。

熏六教授师

次早同觉心复返海潮，恰遇和尚入庵。闻教授师^[150]是楚人，号熏六，量洪智巧，辅化威严，总理戒期中事。乞知宾引至师寮礼拜，师问乡籍，余答滇中。师云：“此庵当家者为葬师起期，每人攒银一两，衣钵自备。”余云：“行李在丹阳尽失，止^[151]有二两五钱路费。”教授师云：“此但一人攒单并造衣钵。”余复为觉心求单，遂送余进戒堂，觉心入行堂寮。

【译文】第二天早上，我同觉心又回头去海潮庵，恰巧遇到三昧和尚入庵。听说教授师是楚地人，法号熏六，心胸宏大，智慧妙巧，辅导教化很威严，总理戒期中的一切事务。我就请求知客带我到教授师居住的寮房礼拜。他问我乡籍，我答云南。他说：“此庵当家师为了安葬他新圆寂的师父，发起这

[150] 教授师：又称教授阿闍梨，教授弟子威仪作法等之比丘，即负责向新戒教授礼仪和戒律内容的僧人。

[151] 止：只，仅仅。



次戒期，求戒者每人交银一两，衣钵自备。”我说：“我们的行李在丹阳丢失了，现在只剩下二两五钱路费。”教授师说：

“这只够一个人攒单和造衣钵的费用。”我又为觉心求单，于是他就派人送我进了戒堂，送觉心去了行堂寮。

让坐

新戒堂引礼师^[152]号耳圆，是山东人，性直欠方便。见余全无行李，不请律读，终日默坐单上，不犯堂规，无事求问，心不悦余。诃云：“见月，此处非坐不语禅，为何不请律熟念？”余答云：“某不识字，亦无钱请本。”凡有求戒者入堂安单，引礼师呼余云：“见月，汝到此处坐，让后来人。”余即如命，持衣钵移后而坐。如是后进堂十余人，一一皆呼移退让之。又有末后一人进堂，高单^[153]无空，将余移下地与香灯^[154]共坐。余毫无怨声，作游戏想。同堂众戒兄观之皆不平，谓余懦弱至极。余言：“修行以忍辱为本，何况俱是同戒，理应移让。”

【译文】新戒堂的引礼师法号耳圆，是山东人，性情耿直，但少与人开方便之门。他见我什么行李都没有，又不请戒律读本，整日坐在自己的单位上，不发一言，不违犯堂规，也没有去向他求教，因此对我很不满意。就斥责我

[152] 引礼师：引礼师负责传戒期间对新戒的管理和训练。

[153] 高单：即用木板搭成的连铺大床。

[154] 香灯：香灯师，专管殿堂上香点灯的僧人。



说：“见月，此处不是让你坐不语禅，为什么你不请来律本好好地熟读呢？”我答：“我不识字，也没有钱请律本。”此后凡是进来一个求戒僧人安单，他就叫我说：“见月，你到这里坐，把单位让给新来的人。”我就遵命，拿起衣钵向后面移一个单位坐下。这样，后进堂的有十几个人，每来一个人，就让我让一次位。又来了最后一人进堂，高单上已无空位了，就叫我移到地下与香灯师共坐。我毫无怨言，只当是场游戏。同堂的众戒兄见到这种情景，都为我感到不平，认为我太过懦弱了。我说：“修行以忍辱为本，何况都是同戒，理应移让。”

背诵毗尼

至临背《毗尼日用》，引礼师将余开列于首，意欲折伏恳求。诸戒兄俱为余愁，语云：“量汝不能背，何不拜求更易？”余云：“且到明日再看。”次早执筌，引九人至教授师前拜已，余一气朗声背终，犹泻瓶水。教授师云：“汝每日默坐，谓不识字，今背得如是醇^[155]熟？”余云：“非不识字，为无钱请律，所以默坐，谛听左右邻单戒兄读，因此记得。”师喜赐茶。回堂中，众同戒俱来相贺，于中最契者十三人，俱能其事。

【译文】渐渐临近背诵《毗尼日用》的日子，引礼师

[155] 醇：纯一不杂、精粹。通“纯”。



把我的名字排在最前面，意思是想折伏我，让我向他低头求饶。各位戒兄都为我着急，说：“量你也背不出来，为什么不去拜求引礼师把名字排在后面呢？”我说：“到明天再看吧。”次日一早，引礼师拿着名签，带领我们九个人到教授师前。礼拜之后，我一口气朗声背诵完毕，就像倾瓶泄水一样无滞无碍。教授师说：“你每天默坐，不发一言，说不识字，今天怎么背得如此纯熟？”我说：“我并不是不识字，而是因为无钱请律书，所以默坐，专心听左右邻单戒兄读诵，于是就记住了。”教授师很高兴，赐茶给我喝。回到堂里，各位同戒都前来向我祝贺，其中和我最投缘的有十三人，都能背诵得滚瓜烂熟。

覆讲《梵网经》

此期讲《梵网经》，香雪阁黎师代大座，四板首轮次覆讲。一日首座师号乐如覆讲，惟念和尚《直解》，于中一字不加，一义不出。余同契戒兄连坐一行，彼此相视，失口微笑。首座师见已不悦，回堂中即开余等十三人覆讲。新戒沙弥自来未有此事，无非方便令求忏悔。过三日不见求悔，只得将所开之名呈送方丈。和尚谓实情举荐，一一慈允。此乃作假成真，难于停止。至余覆讲日，内外惊骇^[156]，俱来集听。和尚、二师^[157]亦设座于后，慈降加庇。所讲者，是

[156] 惊骇：惊动、骚动。如：骇扰。《谷梁传·庄公二十五年》：既戒鼓而骇众，用牲可以已矣。

[157] 和尚、二师：即三师。比丘受具足戒，需要三师七证临坛。三师者：一、戒和



上卷中十金刚种子第十信心位。开卷念文已，先玄谈大义，然后依文解释。下座众口赞善，和尚、二师咸欣慰之。遂至方丈礼谢，和尚赐予被褥衣履。熏教授师问云：“汝依谁听经？”余言：“在滇中依披剃师。行脚历宝庆府，遇自如法师，代颢大师讲《楞严四依解》，亦曾随听。”师云：“颢大师是吾依止，自法师是吾契友，何不早说！”熏师愈更青目，遂施觉心衣钵，入堂受戒。

【译文】这一戒期宣讲《梵网经》，香雪阁黎师代大座，四位班首轮流复讲。有一天，首座乐如师复讲，只把三昧和尚写的《梵网经直解》念了一遍，一字不加，也未做一点解释。我和相契的几位戒兄并坐在一排，互相递着眼色，失口微笑。首座看到了，很不高兴，回到堂中，就指名要我们十三人复讲。从来都没有这样要预备受比丘戒的沙弥来复讲的事，他无非是想用这种手段逼我们向他忏悔而已。过了三天，他不见一人前去忏悔，只得把所开列的名单呈送方丈。三昧和尚以为是据实举荐，就一一慈悲允许。这下算是弄假成真，想改也改不了了。轮到我要复讲的那天，戒堂内外的人都被惊动了，都过来听讲。三昧和尚和二师也在后面设座，垂慈加被。所要讲的内容是《梵网经》上卷中的十金刚种子第十信心位。我打开经书，把原文念完，先玄谈大

尚，正授戒者；二、羯磨师，读表白及羯磨文者；三、教授师，教受以威仪作法者。七证者：七人之证明师也（自七人而上不厌其多），若在边地则可减为三师二证。见行事钞上三。此期中羯摩阿闍梨由香雪法师承担，教授阿闍梨由熏六法师承担。



义，然后依文做了解释。我下座后听到大众异口同声称赞，三昧和尚和二师都很欣慰。接着我去方丈室礼谢，和尚赐给我被褥和衣鞋。熏六教授师问我：“你以前依止谁听经？”我说：“在云南时，依披剃师；行脚到宝庆府，遇到自如法师代颢愚大师讲《楞严四依解》，我也曾跟随听讲。”教授师说：“颢大师是我的依止师父，自如法师是我的契友，你怎么不早说呢！”从此他对我更是青眼有加，于是就施给觉心衣钵，让他来入堂受戒。

折伏魔党

于三月二十日午后，有丹阳贺家子侄，乃年少书生，性多傲慢，不信三宝，酒辛入庵，直进方丈，坐和尚法座笑谈。侍者相谏，彼反诃之。寺众不服，故驱去。次早书生结众，来庵生事。和尚令圆戒罢期。寻常晚课，多在家者随喜。熏师欲以方便息事，保全道场，于晚课毕，集大众在韦驮前，白云：“今道场被魔挠碍，不善终始。汝等弟子中，有舍身命护法门者，出来担荷。”如是问已，众皆默然。余即应声排出，礼熏师。师云：“汝但一人，何能欣为？”余言：“和尚戒子遍布天下，某一人当先，余皆从之。出家人无妻子可恋，无产业可系，无功名可保，无身命可惜；托钵饱餐，不赍^[158]路费；丛林栖止，不纳屋租。凡是僧家，以戒为亲，况为法门，谁不勇敢！一年十年必除魔党，和

[158] 赍（jī）：持有，携带。



尚、二师请自晏^[159]安，莫以此事为念。若彼党中，果有能舍得妻子产业，弃得功名身命者，任彼挺身出来，与某甲作对。否则各务学业，深培德本。自古德行文章，不负庠中士子；功名事业，当为天下丈夫。岂为他人是非，而丧自己行德。”熏师云：“汝今众中如是承当，日后所为必依此说，何虑法门之不静，魔障之不除。”大众各散，使随喜晚课者闻知，展转传播。次日午后，果有二十余人，是庠中斋长^[160]及乡耆等，至庵相^[161]拜熏师。亦请余会，以理讲和。圆戒仍在四月八日。和尚集众方丈，向二师及诸久随上座言：“今日道场魔事不兴，则不显其见月，尔等为法为师，当如彼胆量心行，吾于此期中得人也。”众闻礼退。二师开示余等同戒十三人，恒随和尚，冀为法门梁栋。

【译文】三月二十日午后，有一个丹阳县贺家子弟，是个少年书生，性情傲慢，不信三宝，有一天饮酒食五辛后，醉醺醺地来到庵中，直接闯进方丈室，坐在和尚法座之上嘻笑放肆。侍者上前劝谏他自己离开，他反而诃斥侍者。寺中僧众不服，把他驱赶走了。第二天一早，这个书生引着一伙人来庵中滋扰生事。和尚下令即时圆戒罢期。平常寺中晚课多有在家居士随喜参加。熏师想用方便办法把这桩事平息下去，保全道场，所以在晚课完毕时，他把大家召集到韦驮菩

[159] 晏：平静、安和。如河清海晏。

[160] 斋长：明代称国子监的班长为斋长，后沿用为对学校斋舍中指导学生的人以及塾师的敬称。

[161] 相：表示一方对另一方有所动作。如有事相烦。



萨前，说：“现在我们道场被魔挠乱障碍，不能善始善终。你们弟子之中，有愿舍身命维护法门的人，就出来担当！”说完，大家都默然不语。我就应声推开众人站出来，向熏师顶礼。师说：“你只身一人，怎么就敢来承担呢？”我说：“和尚的戒弟子遍布天下，我一人当先，其他人都会随之而来的。出家人无妻儿可留恋，无产业作牵绊，无功名须保全，无身命可贪惜；托钵饱腹，不用携带路费；栖止丛林，不需缴纳房租。凡是僧家，以戒为亲，何况为了维护法门，谁不勇敢向前？纵使用它一年十年时间，必除魔党。请和尚和二师放心，不必为这件事担忧。如果那一伙人中，真的能舍得妻儿产业，能放弃功名和性命的人，让他尽管站出来与我对敌。否则，各家把自己的学业做好，好自培养深厚的德行。自古以来，在德行文章上有所树立，才不愧是庠中士子，在功名事业上有所成就，才当得起天下丈夫。岂能为了别人的是非，而丧失自己的德行！”熏师说：“你今天在大众中做出了这样的承诺担当，以后也必然会依言而行，如此一来，何愁法门不清静，魔障不除？”众人散去，那些随喜参加晚课的在家人众听说了这件事以后，便辗转传播。第二天午后，果然有二十多人，都是庠中斋长和乡中父老，来到庵上拜见熏师，也把我请去了，双方以理讲和。圆戒时间仍在四月初八佛诞日。和尚召集大家到方丈室，对二师以及各位长期跟随在身边的上座说：“今天道场魔事如果不起，就显不出见月。你们为佛法也好，为人师表也好，要有他那样的胆识、用心和行持。我在这个戒期里总算找到人才了。”



大家听后，礼谢而退。二师给我们同戒的十三人开示说：“你们今后要永远随侍在和尚身边，希望大家今后都能成为佛门的栋梁。”

画图祝寿

初十日回扬州石塔。有本府慧照寺请和尚，择于四月二十日开戒。五月十八日是和尚大寿，众同戒俱乏礼物，余议可裱一长卷，自画五十三参图奉祝之。因此无暇，不能随期。和尚闻知，令余在方丈静画。复笑语云：“见月，汝初登戒品，即入吾室。”余愧礼拜。六月二十日，海道郑公请和尚石塔寺建盂兰会，讲《孝衡钞》^[162]。和尚命余往慧照寺，代香阁黎师座讲《梵网直解》；香师回石塔，代和尚座讲钞。两处道场皆七月十五圆满。

【译文】四月初十日，大家随和尚回扬州石塔寺。扬州府慧照寺礼请和尚，择期于四月二十日开戒。五月十八日是三昧和尚大寿，我们同戒都没有礼物可送。我提议说可以裱一幅长卷，由我画上五十三参图，奉献给和尚祝寿。因此我就没有时间，不能随大家去慧照寺起期开戒了。和尚听说之后，就叫我进方丈室去静心作画，并笑着说：“见月啊，你刚受完具足戒，就入我方丈室了。”我惭愧地向和尚拜谢。

[162] 孝衡钞：即《孟兰盆经孝衡钞》，宋遇荣撰，是发挥和疏注唐代宗密大师所撰《孟兰盆经疏》的著作。



六月二十日，海道郑公请和尚在石塔寺建盂兰盆会，并讲《盂兰盆经孝衡钞》。和尚就命我去慧照寺，代香雪阁黎师座讲《梵网经直解》；并请香雪师回石塔寺代和尚座讲《孝衡钞》。两处道场都在七月十五日圆满。

不更法名

香师开示余同戒，求和尚改法名，以便常随任事〔改法名事，藕益大师曾痛斥之，香师未能免俗，故以此开示〕。众同戒依言诣方丈，竞先礼拜求名。惟余独退于后顶礼和尚，跪白云：“某因披剃师指示，方得离滇，南询和尚乞受大戒。若无披剃师，则不能剃发出家，亦不能受具为僧。恳和尚大慈允听，仍呼旧名，令某不忘根本，愿终身常侍座前。”和尚语云：“吾初受戒已，诸上座亦劝求律祖更名。思律祖讳如字，吾是寂字，披剃师讳海字，亦不敢忘本，改性字超于海字^[163]。吾弘戒三十余年，今见汝存心与吾同，不自欺也。作善知识惟重行德，不在呼名。许汝仍称旧名。”

【译文】香师开示我和同戒们可以去求和尚更改各自原有的法名，以便于常随和尚做事。各位同戒听了，都依言前往方丈室，争先礼拜，求和尚赐法名。只有我一人退到后面，顶礼和尚，跪着向他说：“我因披剃师指示，才得发心

[163] 临济宗僧谱为：“智慧清静，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



离开云南，到江南来向和尚乞受大戒。若无披剃师，我就不能削发出家，也不能受具足戒而成为真正的僧人。恳请和尚大慈悲，允许我继续使用我的旧名，使我不忘根本，我愿终身随侍在和尚座前。”和尚说：“我当年初受戒后，诸位上座也劝我求律祖更换法名。想到律祖讳如字，我是寂字，披剃师讳海字，我也不敢忘本，做出改为性字辈从而排在海字辈前面的事。我弘扬戒律三十多年，今天见到你的存心与我相同，这正是不欺自心啊！成为善知识关键的在于行持和道德，而不在于叫什么法名，我允许你仍称原来的名字。”

海潮同戒盛事及学律感应

彼时有泰兴县毗尼庵，请八月十五日开戒，众俱随行。熏教授师于初十日晚，白和尚定执事，谓：“某教授新戒，中气不足，精神渐弱。应设一教诫西堂，总理各堂戒事，其单位安于新戒首堂，此任^[164]惟见月可以当，请和尚智鉴裁度。”和尚即命侍者集两序^[165]于方丈，白众差之。余跪白云：“某今岁四月八日始圆具戒，未及半载，敢叨重任。岂有自不谙而教人者？恐无益于新戒，反有负于慈恩。请和尚于诸上座中，别选堪任者委之。”和尚云：“熏教授所举不错，吾亦知汝心行作用。十地菩萨尚且寄位修行^[166]，汝今

[164] 任：职位。如就任、赴任。《晋书·列传·刘颂》：随才授任，文武并叙。

[165] 两序：又称“两班”。佛教僧制，寺院在住持下设东序、西序两班。西序选学德兼修者担任，称头首；东序选精通世事者担任，称知事。

[166] 寄位修行：寄，依附。寄位，寄于行位之差别，以显示教门之浅深也。《华严经》中善财初见文殊，寄十信之位，智明生信，发菩提心，依此而起净



不妨自学诲他，以体吾心，即此成就二利。”两序齐声云：“当顺慈命，不可再辞。”余遂拜受差委。同戒中映宇、苍悟为书记，慧生、以仁、裕如、若愚、观之等为引礼，各各奋志认真，和尚座下未有如海潮同戒之盛。其首堂引礼，即余受戒之耳圆引礼师。余虽居权位，动止皆以师礼尊让。彼亦不执我相，堂规咸逊余行。但余私心抱愧，倘遇乐学律者请问，何以决疑令喜？一日晚，诣熏师寮，白此心事。师云：“藏中有大小乘律千余卷，吾未阅，汝既有此志，可请读学，作大律师，不辜吾于稠人广众之中识汝。”由是觅人往嘉兴请得广律^[167]，从此昼则总理各堂戒规，夜则灯前展卷详阅。临文古义滞处，苦无谙者请问，掩卷长叹，惟礼祷菩萨，乞求开晓。礼罢少坐片时，复展卷味义，犹开门见山，泠^[168]然无疑。如斯感应，每每不爽。

【译文】当时有泰兴县毗尼庵请和尚于八月十五日开戒，大家都随行。熏六教授师于初十日晚向和尚请示确定执事人选。熏师对和尚说：“我现在教授新戒，感到中气不足，精神渐弱，应该设置一名教诫西堂，总理各堂传戒事

行，参诸善友，修远离法，见诸法空，顿圆自性，发足南行，顺智光明，是名寄位修行相。藕益大师《楞伽经义疏》：“谓初二三地。施戒禅定。相同世间。四地以上。相同出世。四地道品慧。寄须陀洹。五地四谛慧。寄阿罗汉。六地缘起慧。寄同缘觉。七地无相慧。寄同菩萨。八地以上。无功用慧。方明一乘佛地。此则但是寄浅明深。非谓菩萨五地六地。果与罗汉辟支同也。今彼声闻。见己身所证断烦恼相。妄谓与六地同。此则不知佛法差别因缘。所以熏习无明烦恼。堕不思议变易死也。”

[167] 广律：指详说戒律之律藏，亦称广教。汉译者有五种，即四分律、十诵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根本说一切有部律。

[168] 泠（líng）：清凉，清澈。



务，安单在新戒首堂。这个职位只有见月可以担当，请和尚智鉴裁度。”和尚就命侍者召集两序僧众来方丈室，向众人宣告对我的委任。我跪下说：“我今年四月八日才圆受具足戒，还不到半年，如何敢担当这样的重任，哪有不精通律法而能教导别人的呢？这样恐怕不利于新戒，也辜负了和尚的慈恩。请和尚在各位上座中另选能够胜任的人吧！”和尚说：“熏教授推荐得不错，我也知道你的心行作用。十地菩萨尚且还要寄位修行，你现在也应该要体会我对你的期望之心，不妨一边自学，一边教诲他人，以期自利利他。”两序大众齐声说：“你应当随顺和尚的慈令，不要再推辞了。”我只好拜受了这项委任。这次戒期中，与我同戒的映宇、苍悟担任书记，慧生、以仁、裕如、若愚、观之等为引礼，每个人都发奋努力，严肃认真，和尚过去主持的传戒法会还没有像海潮庵戒期这样兴盛的。首堂引礼师就是我受戒时的引礼师耳圆。我虽居掌权之位，但言谈举止仍然以师礼相待。他也不执我相，在堂上依堂规，以我为尊，照我的决定行事。但我的内心一直怀着惭愧，心想：“倘若遇到乐于学习戒律的人前来请教，我怎么做才能让他解除疑惑，法喜充满呢？”一天晚上，我到熏师的寮房去拜见他，向他诉说了我的心事。他说：“三藏典籍中有大小乘戒律一千多卷，我没有阅读过，你既然有此志向，可以请来读诵研学，将来成为一名大律师，才不辜负我在大众之中把你识别选拔出来。”因此我就托人前往嘉兴，请了一部广律回来。从此，我白天料理各堂戒规，夜里挑灯展卷认真学习。遇到年代久



远文句难明，或者义理艰涩之处，苦于没有精通的人请教，只有掩卷长叹。这时我唯有向菩萨礼拜祈祷，乞求加被开晓。每次祈祷后，稍坐片刻，再打开经书体会其中的义味，就会像开门见山一样豁然无疑了。像这样的感应，常有应验。

却新戒供衣

此期定十一月十五日圆满。三日前，本堂新戒同造黄绸大衣一顶送余，均感教诲不倦之心。余语众云：“和尚与教授师将重任委付，理应尽心司职，辅化法门，岂为邀名贪惠而为首领！”正色辞之。彼等持衣至方丈拜跪，陈说奉供之由。和尚谓余云：“律中惟禁贪求，不禁自施，汝可受取。”余云：“某不受此衣有二意，一则愧己戒浅任重，恐不足者借此生谤。次则和尚法门高峻，恐后司事者以为例端，故尔却之。”和尚肯首^[169]，谓众新戒：“西堂不受此衣，为全己德，惜护法门，汝等莫复强送。”十八日随和尚返扬州石塔寺。高邮承天寺请十二月初一日起期，至开春正月十五日圆满，余仍为西堂。

【译文】这一期传戒法会定于十一月五日圆满。结期前三日，本堂的新戒子们为感谢我教诲不倦之心，一起做了一件黄绸僧袍送给我。我对他们说：“和尚与教授师把重任委付给我，我理应尽心尽职，辅助弘化，难道是为了贪图

[169] 肯首：即是首肯，点头以示允许也。



名利才做首堂领众不成？”我严正辞谢，不肯接受。他们就捧着衣服到方丈室拜跪，向和尚陈述了供养这件衣服的原由。和尚对我说：“戒律之中只禁贪求，不禁自愿布施，你可以接受他们的供养。”我说：“弟子之所以不肯接受这件衣服，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我自愧于戒行浅薄而责任重大，担心因为此事，招致那些贪图供养的人嫉妒毁谤；其二，和尚门庭高峻，我唯恐以后各位执事以此为先例收受礼品，所以我不能接受。”和尚赞同了我的想法，对各位新戒子说：“西堂不接受这件衣服，为的是保全己德，惜护法门。你们不要再强送了！”十八日随和尚返回扬州石塔寺。高邮县承天寺礼请和尚十二月初一日起期传戒，至开春正月十五日圆满，我仍担任西堂之职。



一梦漫言卷下

熏师请三昧和尚付衣

崇祯十一年〔师三十七岁〕正月十七日回石塔。本府善庆庵请正月二十日开戒，三月中圆满，余仍居首堂。邵伯镇宝公寺请四月初八日起期，余居西堂。戒期圆满，仍还扬州石塔。

崇祯七年，和尚在北都弘戒，神宗之女荣昌公主与驸马杨公闔府皈依，遣使送金襴^[170]紫僧伽黎三顶，一供和尚，一供香阁黎师，一供熏教授师。至是，熏师持此衣入方丈礼拜，含泪白云：“某侍和尚座，任教授事十一年，每每留神，观诸新戒品格，验其心行作为，欲觅几人辅弼和尚法门，到今于海潮期中乃得见月。某自思近日食少神减，不久辞世，恳乞和尚慈悲，将此荣昌公主所供紫衣付彼。某目视有人，死亦遂愿。”和尚叹云：“汝真是吾股肱^[171]弟子，远虑法门。”即集常随首领为证，和尚亲手以衣付余，语云：“汝当如熏教授侍吾，则法门增益矣！”余涕泪盈襟拜受。所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熏师也。如斯大恩，惟利生可报。六月中，淮安清江浦檀度寺请开戒，七月十九日和尚圆

[170] 金襴（lán）：襴，古代一种上下衣相连的服装。金襴，以金缕织成也。按照《四分律》，金襴紫袈裟属于不如法三衣。

[171] 股肱（gōng）：大腿和大臂，比喻辅佐帝王的得力大臣。



戒，欲上东海云台山随喜，命余督造牒录散众，事毕亦上云台。八月余上云台复命，十三日下山渡海，仍回石塔。

【译文】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正月十七日，回到扬州石塔寺。本府的善庆庵请和尚于正月二十日开戒，三月中圆满，我仍任首堂。邵伯镇的宝公寺请和尚于四月初八日起期，我任西堂。戒期圆满后，仍返回石塔寺。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的时候，和尚在北都弘戒，神宗之女荣昌公主与驸马杨公带领全府人等请和尚作证明师皈依三宝。公主曾派遣使者送来金襴紫色僧伽黎三件，一件供养和尚，一件供养香雪阁黎师，一件供养熏六教授师。衣服送到以后，熏师带着袈裟来到方丈室礼拜，含着泪对和尚说：“我奉侍和尚座下，担任教授师有十一年了。我经常留意，观察各位新戒的品格，考验他们的用心、行持和作为，想找出几个人来辅弼和尚的门庭。到现在为止，只在海潮庵这一期中发现了见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的食量日见减少，精神也一天不如一天，想来就要不久于世了，所以我在此恳请和尚慈悲做主，把荣昌公主供养的这件紫袈裟转交给他。我能亲眼见到法门有人，就算是死也满心愿了。”和尚赞叹熏六教授师说：“你真是我的股肱弟子，能为法门的未来作长远考虑。”于是和尚就召集各位常随首领作证，亲手把袈裟交给我，并说：“你应当像熏教授师那样辅助我，那法门就壮大了！”我涕泪盈襟，礼拜而受。所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熏师也，这样的大恩，唯有弘法利生才能报答。



六月中，淮安清江浦的檀度寺请和尚开戒，七月十九日圆戒，和尚想上东海的云台山随喜，命我留下来负责戒牒制作和发放事宜，并让我办完之后也去云台山。八月，我上云台向和尚复命，十三日下山渡海，仍回石塔寺。

南京报恩寺开戒

南京护法宰官，请十月十五日于报恩寺开期。熏师抱病石塔，余侍汤药。和尚进京，独行师为阇黎，香师为教授。复来呼余，坚辞未去，又复来呼。熏师至孝，谓余云：“吾病虽重，和尚慈命莫违。所嘱者，吾若去后，荼毗^[172]已，可送灵骨瘞^[173]天隆律祖塔右〔天隆寺名见后文〕。”余闻悲泪，实不忍离。师言：“和尚初进南京，求戒者广，两次急呼，想有重托，速行不可再迟。”只得拜辞熏师，亦进京城。

【译文】南京有几位护法宰官请和尚十月十五日于报恩寺开期。此时熏师卧病在床，在石塔寺将养，我在旁侍奉汤药照料他。这次和尚进入南京城传戒，独行师为阇黎师，香雪师为教授师。和尚派人回来叫我去，我坚决推辞，后来和尚又派人来叫我。熏师生性极其孝顺，他对我说：“我的病虽然重，但和尚的慈命不能违背。只是有一件事要嘱托你，

[172] 荼毗：佛教用语，指僧人死后火化。

[173] 瘞（yì）：埋葬。



我去世火化后，可把我的灵骨送到天隆寺葬在律祖塔的右边。”我听后伤心落泪，实在不忍心离开。熏师又说：“和尚刚去南京，求戒的人一定很多，两次紧急传召你去，一定有重大的事情要委托你，你要赶快去，不能再拖延了。”我只得拜辞，赶去南京。

安单整肃

和尚问熏师病状，余白甚重。仍差余西堂，香师亦以教诫事委付总理。其新戒堂在西方殿后，求戒者六百余。和尚云：“新戒多，两阍黎下堂未曾次第安单，汝今可去安之。”余即下堂，见行李遍地。观诸人半是听经学者〔可见当时不急于受戒，故有听经多年而未受戒者〕，不无狂慢习气，须以自谦之术调之。于中白众言：“余奉和尚差，在此忝^[174]居西堂，今与众共议之，听则依规和合，否则不能料理。请观此堂，中间宽广，数百人可以经行，周围单窄，众多难容。若欲都上高单，余者何以安宿？余先就地开单，众中果是真心求戒者，好事让人，即此以显无我而成就菩萨行。请随余次第就地开单，须横直成行，莫参差进出。若是本京或有小床者，明日将来，照今单位安置。若是外京无小床者，俱上高单。各宜肃静。”众闻余言，欣然依从，无有诤竞。此堂中新戒六百余人，单次整齐，犹如巷陌，随喜诚为大观。每夜讲律一时，终朝教诫，众皆敬服。

[174] 忝（tiǎn）：谦辞。愧，有愧于。



【译文】我到了报恩寺，和尚问熏师的病况，我禀告说他病得很重。我仍被指派担任西堂，香雪师也把教诫新戒的事委托我总管。新戒堂位于西方殿后，求戒的有六百多人。和尚对我说：“新戒多，两位阍黎到戒堂去，还没有把他们的单位次序安排好，你现在可以去安排一下。”我就来到戒堂，只见戒堂内杂乱无章，遍地行李，那些来求戒的有半数是在听经学教的人，普遍都带着一股狂妄傲慢的习气。我要想调伏这些人，只能引导他们自己生起互相谦让之心。于是我就向大家说：“我奉和尚的指派来这里勉强担任西堂之职。现在和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大家若是愿意听，我们就能依规矩和合相处，否则，我就不能照应大家了。请诸位看看这座戒堂，中央空地宽阔广大，数百人在此经行都可以，而四周狭窄逼仄，容不下多少单位。如果大家都想睡高单的通铺，剩下的人怎么办？下面我就从中间空地开始安排单位，大家如果是真心来求戒的，就应当把好事让与他人，借此显发无我精神而成就自己的菩萨道。请诸位到我这边来，顺次安排单位，务须纵横划一，不可参差不齐。凡是来自南京本地有小床的，明天就把小床带来，按今天定下的单位安置。凡是来自外地没有小床的人，都上高单。希望大家保持肃静。”大家听了我的话，欣然依从，没有人因为不满而出现纠纷。这个大堂中住了新戒六百多人，单次排列整齐，就像街道巷陌一样，一眼望去，场面颇为壮观。我每晚为大家讲解戒律一个时辰，全天随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劝诫，大家都很敬服。



临坛尊证

闻点临坛^[175]尊证^[176]，为首沙弥^[177]霄远，年五十岁，是荆州府人，在京久随讲席，与诸同戒议之，欲请余临坛，共往方丈跪白。和尚令侍者来召余言之，余云：“某腊^[178]不满二夏，而况德薄行凉^[179]，何敢预^[180]尊证位。”和尚言：“此是数百新戒同心愿请，非汝妄^[181]僭^[182]，不必再辞，所谓因缘时至。”余遂勉强拜谢。

【译文】这次戒期中为首的沙弥叫霄远，五十岁，是荆州府人，长期在南京随讲席听经。他听到要点定临坛尊证师的消息后，就和他的同戒商量，想请我做临坛尊证。他们一起来到方丈室，跪地向和尚禀告了他们的请求。和尚就令侍者来召我去，说明了这件事。我说：“弟子戒腊不满二夏，何况我道德浅薄无有修行，怎敢担当尊证之位呢？”和

[175] 临坛：（仪式）僧尼之戒坛，为受戒之作法，谓之临坛。

[176] 尊证：即证明师，亦称临坛师、七证师，见前面“和尚、二师”注释。

[177] 沙弥：初出家未受比丘戒者。若已受沙弥十戒，则为法同沙弥；若未受沙弥十戒，则仅为形同沙弥。

[178] 腊：腊者岁末祭神之名，即以为岁末之称。比丘受戒后，每年夏行三月安居，其安居竟，即为比丘之岁末，谓之法腊，又名夏腊，戒腊。比丘为出俗者，故不以俗年算之，必数此夏腊。以法腊之多少定比丘之坐次，谓之腊次。按《四分律》，比丘想作尊证师最少要有一夏。

[179] 凉：淡薄。《说文解字·水部》：凉，薄也。《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180] 预：通“与”，参与。

[181] 妄：不法、非分。《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彼好专利而妄，夫见君之入也，将先道焉。”晋代杜预注：妄，不法。

[182] 僭（jiàn）：越礼。超越自己的身份，冒用在上者的职权、礼仪行事。



尚说：“这是几百个新戒一起发心礼请，而非你自己非分越礼，这也说明时节因缘成熟了，正所谓因缘时至，你也无须再推辞了。”我只得勉强拜谢。

清规凛凛符出家初梦

西方殿近库司^[183]，三时粥饭俱就单用。一日，辰时不来行堂，查问其由，谓行堂者索新戒攒钱，故尔为难。即捉行堂者罚跪香，厨内百多人结党，一齐下西方殿。余往僧录司^[184]契玄处说之，彼即令管事僧关闭各门，将典座饭头^[185]墩锁^[186]，余者或越墙而走。此是京城期场厨下堂中旧风，从此一整，凛凛守规，无敢相犯。至临坛日，与初出家夜梦无殊。

【译文】戒堂前的西方殿紧挨着执事所在之处，当时戒堂内众人三餐都是在自己单位上用。有一天，到了辰时都不见行堂的人送斋饭来，我就查问原因，说是行堂者向新戒索要钱物未果，所以刁难。我马上就把行堂的人抓来，罚他跪香。结果厨房内有一百多人，跑来西方殿众执事眼皮底下公然聚众滋事。于是我就去找僧录司的契玄说明了情况，他马

[183] 库司：指寺院中司会计之事的僧人，或寺中包括都寺、监寺、副寺在内的管事部门。

[184] 僧录司：僧官也。

[185] 饭头：禅家之役名，司大众之粥斋者。僧堂清规五曰：“此职与典座分劳，掌粥饭，常与菜头监粮等和合而护惜常住，其用心与典座同。慎饭粮之过不足，宜常熟读典座教训。”临济录冠注曰：“百丈清规有典座无饭头，此典座也，典座者职掌大众斋粥一切供养。”

[186] 墩锁：亦作“整锁”，指囚禁。



上下令各位执事把寺庙各门关闭，将典座饭头关押起来，余众之中有人害怕惩罚翻墙逃跑了。当时厨房向参与法会期场之人索贿，在京城寺院中已经形成了风气，经过这一次整肃后，大家都很严肃地遵守规矩，没有敢再犯的了。到了正式传戒临坛的那一天，所见的情景正和我初出家那晚所做的梦境殊无二致。

迎送熏师灵骨

忽闻熏师涅槃石塔，送灵骨至南门桥下。余悲忆师恩，泣泪不已。即会同戒十三人，迎师灵骨，权^[187]送普德供奉，道生师住彼守灵司香。余等回报恩宝塔下，于八方设坛，百僧环绕礼忏七日。十二月初一日，和尚、二师及诸上座，余同戒等，领众新戒，幡^[188]幢引导，执持香花，千余众佛声不息，送师灵骨诣天隆寺，不违顾命^[189]。戒期毕，大司马范公^[190]留和尚一花庵，择元旦日归依禀戒。余等拜

[187] 权：暂且。

[188] 幡（fān）：一种窄长垂直挂着的旗子。为表佛世尊威德，所作之庄严具，犹如大将之旌旗也。又为祈福立之。

[189] 顾命：本为《尚书》篇名，取帝王临终遗命之意。

[190] 大司马范公：当指范景文（1587-1644）。明朝末期政治家、文学家、东阁大学士。字梦章，号思仁，别号质公，河间府吴桥（今属河北）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景文以名节自励，“不受囑，不受馈”，被人称为“二不”公。范景文尝言：“天地人材，当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当为朝廷守之。天下万世是非公论，当与天地万世共之。”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破宣府，烽火逼京师，有请帝南幸者，命集议阁中。景文曰：“固结人心，坚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不久崇祯自缢。范景文留下遗书曰：“身为大臣，不能灭贼雪耻，死有余恨。”后赴双塔寺旁古井死。赠太傅，谥文贞。本朝（清朝）赐谥文忠。



辞和尚，先还石塔〔师三十八岁崇祯十二年也〕。

【译文】戒期中忽然听到消息说熏师已在石塔寺涅槃，运送灵骨的队伍已抵达南门桥下。我忆及师恩，悲痛万分，泪流不止，马上和同戒十三人一起去迎接灵骨，暂且寄放在普德寺中供养，留下道生师在寺中负责守灵和管理香灯。我和其余的人则回转报恩寺，在宝塔下八方设坛，一百僧众环绕礼佛，拜忏七天。十二月初一日，三昧和尚、二师及各位上座，我和各位同戒带领众新戒，幡幢在前引导，手持香花，一千余人佛号不断，依照熏师临终遗命，将灵骨送到了天隆寺。传戒圆满之后，大司马范公把和尚留在一花庵，择元旦日受三皈依及五戒。我和其他人拜辞了和尚，先回石塔寺。

宝华道场

正月初九日，和尚登舟回石塔，龙潭阻风三日。有定水庵僧楚玺，乃妙峰大师孙，大师奉神宗旨建铜殿于华山，请和尚随喜。到山，见路径草覆，阶陛参差，殿堂香灯寥落，廊庑^[191]空寂人稀。和尚叹息云：“此丛林未及五十载，云何冷落如是！”楚玺言：“因乏道德人主持耳。恳求和尚慈悲中兴，先祖觉灵亦感不浅。”和尚慨然许可，遂下山，次日渡江还扬州石塔。

[191] 庑（wǔ）：堂下周围的走廊、廊屋。



【译文】正月初九日，和尚搭船回石塔寺，在龙潭遇大风，滞留了三天。有位定水庵的僧人楚玺前来拜见和尚，他是妙峰大师的法孙。妙峰大师当年奉神宗皇帝圣旨在宝华山建了一座铜殿，楚玺此次来就是为了礼请三昧和尚前往随喜。到了山上，只见沿途荒草丛生，山阶残破，殿中香灯冷落，廊下空寂少人。和尚叹息道：“这座丛林还不到五十年，怎么就冷落到了如此地步？”楚玺回答说：“这都是因为缺乏大德住持的缘故。恳求和尚慈悲中兴这座寺庙，先祖的灵知也会深深感恩和尚。”和尚慷慨地答应了，随即下山，第二天渡江返回扬州石塔寺。

礼请住山

江阴十方庵请二月初八日开戒，香师为羯磨，余于此崇祯十二年始为教授。和尚凭首领委^[192]云：“凡有求单进板堂及安外执事，总在教授处，不须问吾老人。”余思任重事繁，惟体^[193]和尚慈心，不负熏师识举。二月中，华山楚玺等持南京诸护法书到庵，请和尚住锡华山。因曾允许，故不再辞。即令知宾引彼等巡察，及进余房，但以目视。余知其意，语云：“崇祯七年冬，在山学事^[194]，深扰常住。”彼等大笑云：“适间面熟，疑恐不是。若是师，云何顿临此

[192] 委：任命、托付。如委以重任。

[193] 体：设身处地，为人着想。如体谅。

[194] 在山学事：指在宝华山学习《楞严咒》一事。见《卷上》“上华山”及“大丈夫不用不明之食”。



位？某等有眼不识。”遂叙相别数载因缘。彼等次日回山。此期四月初八圆满。

【译文】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江阴县的十方庵礼请和尚二月初八日开戒，香雪师担任羯磨阿阇黎，我则从这一期开始接替熏师担任教授阿阇黎。和尚在各首领前任命我时说：“以后凡是有求单进板堂以及外堂各位执事的安排，全部去找教授师，不必再向我禀告了。”我虽然明知任务沉重，事务繁杂，但心里只想着要体解和尚一番苦心，不能辜负熏师对我的赏识和举荐。

二月中旬，楚玺等人带着南京各位护法的信函来到十方庵，礼请和尚住持宝华山。因为和尚此前曾经答应过，所以这次也就不再推辞。和尚就让知客师带领楚玺一行人到各寮逐一引见，到我寮房的时候，他们就一直看我。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就说：“崇祯七年冬，我曾在贵山学习经教，给你们常住添加了不少麻烦！”他们大笑说：“刚才见到你，感到很面熟，又怕认错人。心想假如是你的话，怎么一下子就升到了这个职位呢？我们真是有眼不识人啊！”接着我们就叙说了别后这几年的经过。他们一行人第二天就回山了。十方庵的戒期于四月初八日圆满结束。



三昧和尚接宝华山事，师以教授兼任监院， 并先乞许四事

和尚十五日到华山。晚间方丈集见玄师、支浮师、四弘师、纯然师、独行师、心融师、香雪师、月谷师、达照师，并诸位老阁黎及余。和尚云：“今住此山乃常住，非若石塔暂居。汝等众中，必要具道心、有才能、精神强壮、不惜劳苦者，为吾老人作此山监院^[195]，余者后定。”如是言之，众皆默立。和尚向余云：“见月，汝为何不承当？”余言：“和尚未曾呼名，诸师前故不敢应。”和尚云：“明明说道心才能，不惜劳苦，非汝而谁？”诸阁黎师云：“见公当礼拜，莫违慈命。”余悦颜奉命，拜白云：“某先乞四事允许，方敢承当。一者，三餐粥饭俱随大众，不陪檀越；二者，一切宰官入山，概不迎送；三者，不往俗家吊贺；四者，银钱进出买办不经手，惟尽心料理大众，不怠惰常住之事。”和尚云：“四事皆如汝愿，但讲律勿辞^[196]。”余云：“监院讲律，事非己任，恐众不服。”和尚云：“汝今是教授署监院事，非监院行教授事。”诸阁黎师云：“吾辈中讲律，自然是公，此更当遵。”

【译文】和尚于十五日到达宝华山。晚上，他召集见玄师、支浮师、四弘师、纯然师、独行师、心融师、香雪师、

[195] 监院：也称监寺，俗称当家师，是协助方丈监督管理寺院行政事务的僧人。

[196] 辞：推却，辞去。



月谷师、达照师及诸位老阇黎和我一起到方丈室议事。和尚说：“我们这次来宝华山是常住，不像在石塔寺那样只是暂居。现在需要在你们诸位当中选出一位有道心、有才能、精力充沛、不辞劳苦的人，为我做此山的监院，其他各执事以后再说。”说完之后，见大家都立在当场默不作声，和尚就对我说：“见月，你怎么不站出来承担？”我说：“和尚没有点我的名，在各位师父面前，不敢僭越，抢先应声。”和尚说：“我说的明明白白，要有道心和才能，还要能不辞劳苦，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各位阇黎师说：“见公，你应当礼拜接受，不要违背和尚的慈命！”于是我欢喜地接受任命，顶礼和尚说：“弟子先乞求和尚答应我四件事，才敢承当。第一，三餐粥饭一律随大众吃，不陪施主用餐；第二，一切官吏来山，概不迎送；第三，不去俗家吊丧贺喜；第四，银钱进出、买办采购概不经手，我只负责料理大众及常住事宜，一定尽心尽力，不敢懈怠疏忽。”和尚说：“这四件事都照你的意思去做，但讲律之事你不能不管。”我说：“讲律不属于监院的责任范围，我来讲律恐怕众人不服。”和尚说：“你现在依然还是教授师，你是以教授师的身份代理监院的事，而不是以监院的身份做教授师的事。”各位阇黎师说：“我们这些人当中要说到讲律，自然非你莫属了，此事也应该遵从和尚的慈意。”



成拙到山受戒

五月十八日，和尚六旬大寿，远近上座暨十方弟子俱云集。九月开冬期，忽见成拙担衣钵到山。余喜，询问所来，答云：“从北遭乱一别，独自南奔天童参禅，后往黄山学等韵，今自彼来。一向寻访师之踪迹，不知下落。”余云：“因改号见月，故汝不知。聚而复散，散而复聚，乃多生良因，作今日奇^[197]会。三载未面者，特候吾为汝作临坛尊证耳。”

【译文】五月十八日，和尚六十大寿。远近各寺庵的上座以及十方弟子云集宝华山。九月开冬期，我忽然看见成拙挑着衣钵来到山上。我高兴地问他从哪里来，他说：“自从上次在北方遭难分别之后，我独自奔到南方天童寺参禅，后来又去黄山学等韵，这次就是从那里赶来的。我一直在寻访你的踪迹，却不知下落。”我说：“因为我改了名号，现在叫见月，所以你打听不到。我们聚而又散，散而复聚，今日在此意外相逢，全是多生以来的善因缘所致！我们三年不见面，大概是专门等着我给你做临坛尊证吧！”

[197] 奇：出人意表、难以揣测。《老子》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大权方便

崇祯十三年〔师三十九岁〕，江南大荒。春期四月八日圆戒。内监苏公等入山设斋，常住办面粗黑，和尚呼余诃责，举掌欲打。余云：“和尚忘某最初所乞之事？”和尚忆知，谓：“不干汝事。”即往副寺^[198]房，痛打达照师。达师到余寮瞋怨，谓不予遮掩。达师是余临坛之尊证，余对成拙言：“今且避之为善，同汝天童去。”次早未明，将行李付成拙先下后山相待，天明余上龙冈望方丈九拜，至汤水延祥寺宿。行四日到无锡县，宿镇塘庵，有二三弟子相留憩足〔师去^[199]华山共四次，是为第一次去华山〕。四月二十日，有山中新戒至，见余礼拜流泪。问其何故，彼云：“师初九下山，和尚向大众言，师不应将供众银四十两携去，山中大众纷纷议论，某不得不说，此冤枉师，所以流泪。”余对彼及成拙言：“非和尚加枉，是大慈方便，使余闻不召自回，若不回，则诸方以为实事矣。”次日复回华山，顶礼和尚求忏悔。和尚云：“汝无罪可忏，是情不得已而去，故将取银之事激汝，使速还耳。”和尚命余仍居教授。

【译文】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江南大灾荒，春

[198] 副寺：佛教僧职。禅宗寺院东序六知事之一。掌钱财进出。《百丈清规》卷四：“盖副贰都监寺分劳也；掌常住金谷钱帛米麦出入，随时上历收管支用。”

[199] 去：离开。范仲淹《岳阳楼记》：“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也。”



期四月八日圆戒。内监苏公等人上宝华山设斋供僧。常住买来的面粉又粗又黑，和尚把我叫去诃责，举手要打我。我说：“和尚忘了我最初请您答应的事吗？”和尚想起来了，说：“这不干你的事！”就去到副寺寮房，把达照师痛打了一顿。达照师来到我的寮房发脾气，埋怨我不替他遮掩。达照师是我受戒时的尊证师，我对成拙说：“现在最好是避开此事，我和你一起去天童寺。”第二天早上天未亮，我把行李交给成拙，让他先下后山等我。天明我登上龙岗，向方丈室拜了九拜，就下了山，与成拙一道到了汤水延祥寺投宿。又走了四天到达无锡县，宿镇塘庵，有两三个弟子挽留休息。四月二十日，从宝华山来了一个新戒弟子，见了我就礼拜流泪。我问他因何流泪，他说：“师父初九下山，和尚向大众说您不该把供养大众的四十两银子带走，现下大家都在议论纷纷，弟子不得不跟您说明此事，但我知道这是冤枉了师父，所以流泪。”我对他和成拙说：“和尚之所以这么说，不是有意要冤枉我，而是他老人家的慈悲方便之法，为的是让我听到这件事后自己回山。我要是不回去，大众一定以为这是实事了。”第二天，我又返回宝华山，向和尚顶礼求忏悔。和尚说：“你无罪可忏，你是情不得已而离开的。我故意用激将法，说你拿了供僧的银子，好让你快点回来。”和尚让我依旧只担任教授师之职。



扶树戒幢

至冬期，新戒百余已受比丘戒竟，后来北方四人求戒。和尚令香阁黎师为彼受沙弥十戒，师随即为授比丘戒。引礼智闲引彼等到余寮，通白礼拜。余云：“律有明制，和尚现在，云何独是一师授彼四人具戒。余非汝等教授，亦无牒录可给。”智闲回白香师，师诃责余，谓目无师长，傲慢自专，往白和尚，令侍者召余，评诘其由。余云：“香师责某，是以世理而论。某遵佛制，十师不具独受大戒，是关系法门。某既任教授，应当遮谏。请和尚称量，孰是孰非？”和尚向香师云：“止止，汝乃一时之错，见月所言实是，改日再请十师临坛，为彼四人受具。”和尚异时对诸首领上座云：“吾老人戒幢，今得见月，方堪扶树耳。”

【译文】到了冬期，有一百多名新戒子已经受比丘戒完毕，又有四人从北方赶来求比丘戒。和尚吩咐香雪师为他们授沙弥十戒，香雪师为他们授了沙弥十戒后，随即又为他们授了比丘戒。引礼师智闲把他们带到我的寮房礼拜，并通禀了授戒之事。我说：“律中有明文规定，授比丘戒必须有十师证明，和尚就在这里，为什么香雪师单独给四人授具足比丘戒？我不是你们的教授师，也不能给你们办理戒牒。”智闲回去禀告了香雪师，香雪师就诃责我，说我目无师长，傲慢无礼，独断专行，接着就到和尚那里告状。和尚令侍者召我过去，以期间清事情原委后再加以评判。我说：



“香雪师责备我不尊师长，从世间礼法的角度来看他说的没错。而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从遵奉佛制的角度出发，不具备十师，一人就授大戒，这是关系法门兴衰的大事。弟子既然担任教授师，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应当阻止劝谏才是。至于谁对谁错，还请和尚您来评判。”和尚对香雪师说：“不用再说了！见月说的没错，此事是你一时失察。还是改日再请十师临坛，为他们授具足戒吧！”和尚后来对各位首领和上座说：“因为现在有了见月，我的戒幢才算是得以扶持树立起来！”

改寺方向躬先劳作

崇祯十四年〔师四十岁〕，松江府超果寺请正月十五起期，新旧大众五百余人。又常熟县福山广福寺来此期中请和尚开戒，择五月二十八日。松江于五月十五日圆满，令余统执事先往，七月初一圆戒回山。华山乃勅建之处，皆内监督理修造，方向未合，故尔常住不兴。和尚择期改向，惟铜殿不动，余皆移转，工费浩繁。栖霞观音庵，是律祖^[200]披荆处，请腊月初八起期。余虽司教授，和尚不时唤回，卸瓦运砖，一一莫不以身先之。

【译文】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松江府超果寺恭请和尚于正月十五日起期，新旧大众一共五百多人。在此戒

[200] 律祖：即古心如馨律师，详见附录《金陵天隆寺古心律师》。



期当中，又有常熟县福山的广福寺请和尚于五月二十八日去传戒。松江的戒期于五月十五日圆满，和尚命我率领各位执事先去广福寺，在七月初一日圆戒后返回宝华山。宝华山是皇上敕建的道场，是由内监负责督理修造的，因为寺院的朝向不对，所以常住不兴旺。和尚下令择期动工，改变寺院的朝向，除铜殿外其他建筑都要改易，工程浩大，所费繁多。栖霞山的观音庵是古心律祖披剃之处，他们恭请和尚于腊月初八日起期。我虽在此期中担任教授师，仍被和尚时不时召回来料理。而我也事必躬亲，不论大事小情，乃至像卸瓦运砖这样的事，也都能做到事先士卒，尽心尽力。

去华山

正月初十〔师四十一岁，崇祯十五年也〕，栖霞期毕还山。知宾履中，彼徒作前殿香灯，行非法事。余向香阁黎师及当家达照师言，皆云可恕。余闻心寒，既破根本，犹云可恕，则律法坏灭。莫若退遁黄山，且办己务。故向成拙言之。彼云：“事当从缓。”余云：“受恩深处，本不忍离。今和尚座下，阁黎板首当家，余是师长，余乃弟子，独一滇人，速退为美。”故诣方丈告假住静。和尚令止，且随楚蕲^[201]应荆王^[202]请。余云：“今预启白，行期未定。”奈何意已先驰，身不能系。次早与成拙、天一、常清三人，

[201] 楚蕲（qí）：指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因其古属楚地，故称。

[202] 荆王：宣德四年荆宪王朱瞻垿就藩建昌府，正统十年移蕲州。崇祯十五年时的荆王应是朱慈烟。



收拾衣钵，同进黄山〔第二次去华山〕。至太平县五里塔茶庵，遇庚石弟子相留。对山是庆云岩，仲德师所居。旁一小岑^[203]，松林翠密，众山环拱，彼请住静。遂与成拙删^[204]茅开基，构一小团瓢^[205]，月余即就。忽思本拟黄山，今何中途栖止。天一见余移徙，仍回华山，成拙被旌德县请去，独常清随侍。十月初十，庚石送到黄山，住文殊院下之贝叶庵。此山土少石多，茎菜俱无^[206]，鲜蔬之念顿绝。至腊月尽是银峰玉岭，寒同北塞。有文殊院静主^[207]晓宗，是教授弟子，知余在华山冬不围炉，持米炭踏雪而来，跪恳炙火，故尔从之。地虽寒苦，与进道颇宜，出山之念俱忘。

【译文】正月初十日（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栖霞山观音庵的戒期圆满，我返回宝华山。知客师履中的徒弟身为前殿的香灯师，却做出了违背戒律的事情。我向香阁黎师及当家达照师反映了，他们都觉得可以宽恕。我听后感到的心寒，破了根本大戒还说可以宽恕，律法岂不是要败坏在他们手中。既然如此，我还不如退隐到黄山，专心自己的修行。我就向成拙说起此事，他说：“这件事要从长计议。”我说：“我在这里深受大恩，本来不忍心离开。奈何现在和尚座下的各位阁黎、班首、当家都是我的师长，我是弟子，

[203] 岑（cén）：小而高的山。泛指山峰。

[204] 删：削除。

[205] 团瓢：犹“团焦”。圆形的草屋。

[206] 茎，量词。菜：本为可食野菜总称，秦以后用于蔬菜及可食野菜总称。蔬则自汉代起作为人工培植蔬菜的总称。茎菜俱无，即一棵菜也没有。

[207] 静主：禅僧静思坐禅，谓之静众。其中之长老，谓之静主。黄檗清规曰：“本山住持与各院静主既同宗派。”



又是一个云南人，还是早些抽身为是。”因此我就去方丈室告假，要求去住山静修。和尚不准，让我跟随他去蕲州，赴荆王之请去传戒。我对和尚说：“今天只是来向和尚预先禀白，行期还没有确定。”无奈我的心早已走了，身子也留不住。第二天早上，我与成拙、天一、常清三人收拾好衣钵，一同前往黄山。走到太平县五里塔的茶庵，受到戒弟子庚石的挽留。庵对面的山是庆云岩，仲德师住在那里。旁边有一座小山峰，松林翠密，群山环抱，仲德师请我们在那里住下来静修。我就和成拙割取茅草，平整地基，搭了一个小茅棚，一个多月就完工了。我忽然想起当初决心去黄山的，今天为什么要中途留住下来呢？天一看到我改变了目的地，就回宝华山了，成拙又被人请去了旌德县，只有常清随侍在我身边。十月初十日，庚石送我们到黄山，住在文殊院下属的贝叶庵。这座山土少石头多，连根野菜都没有，新鲜的蔬菜更是不用想了。到了腊月，一派银装素裹，寒气侵人，不亚于塞北。文殊院的静主晓宗是我任教授师时的戒弟子，他知道我在宝华山冬天不围炉烤火，特意带着米和炭踏雪而来，跪地恳求我要生火取暖，因此我就听从了他的意见。这里虽然寒苦，但对修道十分相宜，于是便不再有下山的念头了。

回山

开春崇祯十六年，正月十一〔师四十二岁〕，华山静主



戒生师，是余契交，同弟子智周二人，庚石引至贝叶庵。余见迎问：“何缘到此？”戒师云：“教授师十九日行后，和尚二十六日往楚，今岁正月初二日回山。知某与师交好，亲笔发书，接师还山。”余即焚香捧书拜读，悲感深恩，如慈父之不弃逆子。留戒师游山五日，又同往旌德会成拙，于彼静室采茶月余。三月初七日方到华山，和尚已受扬州府兴教寺请，渡江起期。曾留言在山：“见月回，可来期中教授新戒。”三月初一起期，见玄上座已为教授，岂复可往，故在山中候和尚归，先令智周渡江复命，代余顶礼。及将受比丘戒，慈命复呼，余故往彼，求忤违背之罪。和尚垂怜喜恕，差之临坛。

【译文】转年开春是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正月十一日，我当初在宝华山时的好友静主戒生师，与弟子智周二人一起随同庚石来到贝叶庵见我。见到他们来了，我迎上前去询问缘由，戒生师说：“教授师您十九日走后，和尚二十六日动身去蕲州，今年正月初二回到了宝华山。他知道我和您相交甚密，故此派我来接您回山，我这里有一封和尚的亲笔信给您。”我马上焚香捧信拜读，悲感深恩，心想和尚对我就像慈父不弃逆子一样。我留戒生师在山上游览了五天后，随他一起下山到旌德县找成拙，又赶上那里的静室采茶，为此又迁延了一个多月。三月初七日我们才回到宝华山，而和尚受扬州府兴教寺之请，已经渡江去传戒了。走时曾留言：“如果见月回来，叫他来教授新戒子。”三月初一



已经起期了，见玄上座已经被任命为教授师，我不好赶过去相会，所以就让智周先行渡江复命，并代我向和尚顶礼，而我则留在宝华山等候和尚回来。临近授比丘戒时，和尚又来慈命叫我过去。我到了那里，向和尚忏悔自己违背师命的罪过。和尚垂怜，高兴地宽恕了我，并让我临坛作尊证。

代座

扬州期竟，泰州口岸大寺请开戒，余仍教授。马桥观音庵，去口岸不远，来请起期，和尚亦许。此处期毕移彼。一日和尚赴县中朱宦斋，因皈依求法名者多，和尚将自著衲衣及法名付余，若有礼拜求名者，令著衣当座而予之。恰遇连雨二日，一人罕至，和尚之座未坐，法名未散片纸。和尚归来，雨止人臻^[208]，求名复多。和尚笑云：“吾座已许汝坐，因缘待有期耳。”余闻汗颜拜谢。

【译文】扬州戒期结束后，泰州口岸大寺请和尚传戒，我仍为教授师。马桥观音庵离口岸不远，来请起期传戒，和尚也答应了。待口岸期满，我们就转到观音庵。有一天，和尚去县里一位姓朱的官员家赴斋。因为来庵里求皈依和求法名的人很多，和尚走时把他自己穿的衲衣和取好的法名交给我，说假如有人来礼拜求法名，就让我穿上他的衲衣，坐在他的法座上，把法名发给来人。恰好接连两天一直下雨，一个人都没来，和

[208] 臻：至、及。《说文解字·至部》：臻，至也。



尚的法座我没有坐上去，法名也一个都没发出去。等和尚一回来，雨也停了，来求皈依求法名的人又多了起来。和尚笑着说：“这可不怪我，我的法座已经交到你手上了，但是因缘不具足，也只好再等一等。”我听了之后惭愧拜谢。

化缘

八月初一完期。太平府白苎^[209]山请九月初一开戒，十月初八圆戒返山。南京报恩万佛阁请和尚十月初一开戒，至二月初八完期。余即于十二日告假出山募米。句容北门外静室有雪幢师，常熟人，虽未秉戒，与余相契，闻余募米，彼愿助成，不半月间化米三百余石。村村相约，开春正月内，皆自送上山。余回礼白和尚，老人破颜微笑云：“似此可谓化缘，无缘不能如是。”二月初间，苏州阖^[210]郡乡绅请于北禅寺起期，至四月八日圆戒还山。

【译文】观音庵戒期于八月初一圆满。太平府白苎山请和尚于九月一日开戒，十月初八圆戒返回宝华山。南京报恩寺万佛阁请和尚十月初一日开戒，至二月初八日圆满。我就在十二日告假下山募化米粮。句容县北门外静室的雪幢师是常熟人，他虽未受戒，但跟我志趣相投，听说我来化缘募米，就发心前来相助，不到半个月，就募化到米三百多石。

[209] 白苎(zhù)山：苎，苎麻。白苎山原名楚山，因东晋大司马桓温驻节姑孰（当涂）时，常与佐僚携女乐登山宴会歌舞，好为《白纻歌》，故改名为白纻山。

[210] 阖：全部。



我们跟每个村子的村民都约好来年开春正月里送米上山。我回到山上礼拜和尚并说明了募化情况，老人破颜微笑说：“像这样才能叫‘化缘’，如果没有因缘是办不到的。”二月初，苏州全郡的乡绅一起请和尚到北禅寺起期传戒，到四月八日圆戒，回宝华山。

甲申国难

甲申年〔师四十三岁，崇祯十七年也。是年三月李自成陷京师，帝自经殂^[211]〕七月十五日，南京文武臣僚于大报恩寺荐大行皇帝^[212]，请和尚主坛开戒。弘光皇帝^[213]遣内监乔尚赐紫衣金帛。十月望日圆戒归山。

【译文】甲申年（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七月十五日，南京的满朝文武大臣在大报恩寺超度新驾崩的崇祯皇帝，请和尚主坛开戒。弘光皇帝派遣内监乔尚赐给和尚紫衣金帛。十月十五日圆戒，回宝华山。

严行佛制

十月中，浙中绍兴府大能仁寺请十二月十五日开戒。鲁

[211] 自经殂（cú）：经，缢、上吊。殂，死亡。自经殂，即自缢身亡。

[212] 大行皇帝：古代称初死而尚未定谥号的皇帝。此处指崇祯皇帝。

[213] 弘光皇帝：即南明首位皇帝朱由崧。继崇祯即帝位，1644—1645年在位。



王^[214]皈依，恒临听法。乙酉年即弘光元年〔师四十四岁〕，二月初十完期。嘉兴府三塔寺请，渡钱塘江，宿昭庆寺，潞王^[215]阖府皈依，请和尚登昭庆古戒坛传戒。因先受嘉兴三塔之请，俟彼期毕，再赴昭庆。二月二十八日到三塔，三月初一开期，新戒五百余人，半是天童来者。余严行佛制，莫不兢兢^[216]读律，无敢有越堂规。

【译文】十月中旬，浙中绍兴府大能仁寺请和尚于十二月十五日开戒。鲁王前来皈依，并常来听法。乙酉年，即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二月初十戒期圆满。又有嘉兴府的三塔寺礼请，于是我们就渡过钱塘江，住在昭庆寺，潞王全府上下都来皈依，并请和尚登昭庆寺古戒坛传戒。因为和尚受嘉兴三塔寺之请在先，所以只能等到三塔寺戒期圆满后再往昭庆寺。二月二十八日，我们随和尚到三塔寺，三月初一日开期，新戒有五百多人，半数都是从天童寺来的。我严格遵行佛制，新戒子个个都兢兢业业，认真诵律，没有人敢于违反堂规。

建塔酬恩

一日忽忆黄山住静未久，和尚慈命呼归。意欲建寿塔酬

[214] 鲁王：指南明鲁王朱以海。

[215] 潞王：指南明潞王朱常潋。

[216] 兢兢：谨慎警惕。《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恩，仍果^[217]前愿遁山。顶礼和尚，呈白此念，和尚欣允。随即裱一手卷，自书香仪百两于首，后下各堂，开示新戒，随便不拘其数。众闻俱发孝心供养，此期中共化银三百两有零。五月二十日，闻大清兵十八日渡江，南京已归顺，即速圆戒，转回苏州。有昆山县无歇尼，是和尚剃度^[218]受戒弟子，闻知接至县中。彼处昙华亭，是和尚祖庭，因恒往来，所以皈依者多。余说建寿塔因缘，无歇自出百两，转化四百有余，共聚九百七十七两五钱。世乱难于托人，自掌苦其系累。

【译文】一天，我忽然回想起黄山住静不久，就被和尚慈命召回。打算为和尚建造一座寿塔以报答和尚的大恩，然后再继续实现到山里静修的愿望。我就向和尚顶礼，禀告了我的想法，和尚欣然应允。于是我装裱了一幅手卷，在卷首写上我自己随喜一百两银子，然后到各堂口，向新戒说明情况，各人可随分随力供养，数量不拘多少。众人听说后，都一齐发孝心供养，在这次的戒期中共募化到三百多两银子。五月二十日，听到有消息说大清兵要在十八日渡江，南京已归顺，和尚就火速圆戒，转回苏州。昆山县比丘尼无歇是和尚剃度及授戒的弟子，得知和尚抵达苏州，便来把和尚接到昆山县里。昆山县有座昙华亭，是和尚的祖庭，因为经

[217] 果：实现。凡事与预期相合的称果，不合的称不果。《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君谋欲伐中山，臣荐翟角而谋得果。

[218] 剃度：按《四分律》，正常情况下，比丘不得剃度女众。比丘尼亦不得剃度男众，此处所述属于特殊情况，不宜模仿和推广。



常往来，所以皈依的人很多。我跟他们说了筹建和尚寿塔的因缘，无歇尼自己出一百两银子，又辗转募化了四百多两银子，这样全部加在一起共计九百七十七两五钱。因为正值乱世，找不到合适的人托付，只好我自己掌管随身携带，其拖累麻烦可想而知。

三昧病还山

有虎丘甘露庵戒初上座，请和尚于彼歇息。六月初间和尚身染脾泻，上下兵行，水路道阻，不能速归华山。常随之众渐渐星散，惟香师与余，并侍者书记等十四人侧侍。尧峰戒子闻和尚欠安，接彼调养，到已病增，余心甚忧。数日后，香师亦告假去。一日，闻清兵已至木渎镇，去寺不远，本寺大众各自逃隐，请和尚往山顶静室避之。六月初旬，闻途间可行，和尚命觅船还山。行至常州，遇兵马阻滞，复转苏州。过三四日稍定，又复买舟，至新丰镇，见上流船只漫河而下，问是何故。答言：“大兵到镇江，将至丹阳，我等因此逃避，汝船莫去。”由是仍返苏州。乱信^[219]少平，河下有船来往，方向前进。六月二十六日到华山，大众迎接和尚，礼拜问安。和尚微笑云：“到山果然大安，今日与汝等约，三日以后，七日以前，吾岂无悬解^[220]乎！”大众闻之皆泣。和尚云：“生死幻化，实无来往，何以泣为？”

[219] 信：音讯，消息。

[220] 悬解：解开倒悬，即在困境中获救。此处意指往生得解脱，是三昧和尚预知时至之语。



【译文】有位虎丘甘露庵的戒初上座接和尚到庵歇息。六月初，和尚染病脾泻。由于来往船只上都是兵，水路不通，不能速回宝华山。平常跟随和尚的徒众渐渐散去，只有香雪师和我以及侍者、书记等十四人留在和尚身边侍奉。尧峰寺的受戒弟子听说和尚身体欠安，就接他去调养。到了那里以后，病情再次加重，我心里很担忧。数日以后，香雪师也告假而去。一天，众人听说清兵已到木渎镇，离尧峰寺不远了，该寺大众都各自逃走躲了起来，我就请和尚到山顶静室避一下风头。又过了几天，听说路上可以通行，和尚吩咐找船回宝华山。船到常州时被军队拦阻，无法前行，我们又返回苏州。过了三四天，局势稍稳定，我们又再次雇船，到了新丰镇，只见江面船只遍满，顺流而下，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大兵已经到了镇江，很快就要到丹阳去，所以大家都在逃难，你们的船不要再往前走了。”我们只好返回苏州。等局势稍稍平稳，看河上有船来往了，才再次出发。六月二十六日，我们终于回到宝华山，寺中大众都来迎接和尚，礼拜问安。和尚微笑着说：“回到山上果然觉得身心安泰，今天跟你们说好，三日以后，七日以内，我就要解脱了！”大众听后都悲伤落泪。和尚说：“生死本是幻化，其实无来也无去，有什么可哭的呢？”



建塔方位

余即晚间邀诸执事为证，遂将募寿塔手卷展开，请月谷师照名唱数，慧牧师算合分明，共银九百七十七两五钱，交付当家达照师。至夜间，忆初改向时和尚分付^[221]达师等：

“吾塔将来可建大殿之后。”余每见诸方丛林，凡正殿后有塔者，皆不能兴，应先请和尚自定其处。次日至方丈，方便白云：“和尚已喜允建造寿塔，不知决定建于何处？”和尚云：“尔等忘了，建在大殿后。”余云：“曾闻堪舆与和尚论地脉有三转，大转歇一百二十年方兴，中转歇八十年方兴，小转歇四十年方兴。其大殿后是来脉^[222]，倘脉转不兴，后人谓塔伤风水，恐有更易。莫若建于龙首之地，以保永远，塔兴则常住兴，常住兴则塔兴。”和尚良久乃云：“依汝所言，建之龙首。”彼时达照师及慧牧上座等侍旁，余云：“众师已闻，和尚亲言，塔不建后，决定建前。”

【译文】当晚我邀请各位执事到场为证，把募化寿塔的手卷打开，请月谷师念名字与数目，慧牧师核算清楚，共计银子九百七十七两五钱，当众交给当家的达照师。夜里想起寺庙当初改向时，和尚曾分付达照师等说：“将来我的舍利塔可以建在大殿之后。”我每每看到各地丛林，凡是正殿后有塔的，都不能兴旺，所以应该再请和尚自定建塔的地方才

[221] 分付：交付、嘱咐。

[222] 来脉：风水学中有来龙去脉之说。



好。第二天，我来到方丈室，委婉地问道：“蒙和尚欢喜应允建造寿塔，不知和尚决定建在什么位置？”和尚说：“你们忘了，我说过建在大殿之后。”我说：“我曾经听风水师与和尚谈论地脉，说地脉有三转，大转要歇一百二十年才能再度兴旺，中转要歇八十年才能再度兴旺，小转要歇四十年才能再度兴旺。大殿后是来龙，假如地脉转到不兴旺的时候，后人可能会说是寿塔坏了风水，恐怕就会改动它。不如把塔建在龙首的位置，以免将来改动之患，塔兴则常住兴，常住兴则塔兴。”和尚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就按你说的，把塔建在龙首吧。”当时，达照师和慧牧上座等都随侍在旁，我就说：“诸位师父都听到了，和尚亲口说了，塔不建在殿后，决定建在前面的龙首位置上。”

付衣戒本

于闰六月初一日，和尚令侍者取历视之：“初四日巳时吾取涅槃。”鸣捷槌^[223]集众方丈，向众云：“华山法席，见月可继。”取紫衣、戒本付余云：“吾以此事属累于汝，总持三学^[224]，阐发戒光。”余跪白云：“某腊德最后，请付诸^[225]阇黎师，某愿辅化。”和尚即面里默卧。余思权顺

[223] 捷(jiān)槌(dì)：亦作“捷椎(dì)”，梵语音译。意为“声鸣”。指寺院中的木鱼、钟、磬等集众的响器。《释氏要览·杂记》：“今详律，但是钟磬、石板、木板、木鱼、砧槌，有声能集众者皆名捷椎也。”

[224] 三学：即戒、定、慧三学，这是修行的通常途径。《楞严经》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

[225] 诸：之于。



师意，白云：“某奉慈命，今且守之，候和尚万安，缴送方丈。”和尚乃转颜语云：“吾非今日属^[226]汝，一向存念于怀，不必复辞。”余遂拜受而起。又语独行师云：“汝之德腊俱优，堪为羯磨，轨范后学。”语达照师〔达照师人尚平稳，惟胆小识短，不能振作，但较香阁黎师之毫无道心，忘恩负义者，则胜多多矣〕云：“汝仍监院，以助见月。”至初四日，集众方丈，取水沐浴，谓众云：“吾水干即去，汝等莫作去来想，不得孝服涕泣，不可讦闻诸方，凡世俗礼仪，总宜捐却，三日后即葬寺之龙山。”遂命大众念佛。水干跣趺，微笑而逝。供肉身于方丈，一切咸遵遗命，惟至诚讽经三日，香花幡幢法众送至龙山，建全身塔。余不忍归室，愿守塔三年而作洒扫侍者，但以芦片遮顶，风雨无惮，昼夜持诵，用报深恩。未及一月，大众强请入寺，送居方丈。

【译文】闰六月初一，和尚令侍者取历书来查看之后说：“初四巳时，我将入涅槃。”随即鸣犍槌召集大众到方丈室，和尚对众人说：“宝华山的法席，见月可以继承。”又取出紫袈裟和戒本交付给我，说：“我将此事托付给你，你要总持三学，将戒律发扬光大。”我跪地禀告说：“弟子戒腊和德行都属最后，请和尚托付给阁黎师，弟子愿协助他教化！”和尚就面向里而卧，沉默不语。我想暂时先随顺师意吧，就说：“弟子奉和尚慈命，现在暂时保管，等和尚法体安康之后，再缴送到方丈室。”和尚这才转过脸来说：

[226] 属：托付，同嘱。《左传·隐公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



“我不是今天才打算将法席嘱托给你，这个想法在我心里已经好久了，你不必再推辞！”我于是礼拜接受，而后起身。和尚又对独行师说：“你的德行和戒腊都属上上之选，足以胜任羯磨师一职，作后学的楷模。”对达照师说：“你仍作监院，辅助见月。”到了初四日，和尚把众人集合在方丈室，取水沐浴洗身，并对众人说：“我身上水干就走，你们不要想我已经死去了，实则是无来无去。不得穿着孝服涕哭，不可向各方发讣告，所有世俗礼仪一概不用，三天以后，把我葬在寺之龙山。”接着和尚让大家念佛，等身上的水干了，便跏趺而坐，微笑而逝。我们将和尚的肉身供奉在方丈室，一切都遵照和尚遗命办理，大家至诚诵经三天，持香花幡幢，送和尚至龙山，建全身塔供奉。我不愿返回丈室，发愿守塔三年，随侍洒扫，但求有一片芦席遮顶即足，风雨无阻，昼夜诵经回向，以此报答和尚深恩。但还不到一个月，大众执意将我请回寺中，送进方丈室安住。

增上助缘

香阁黎师在苏州，闻和尚涅槃，衣钵付余，意甚不然。自苏州一帆逆流上楚，过龙潭不进华山，达照师手书切谏，方回山礼塔。后在大悲殿刻自集《楞严贯珠》，工匠狼藉殿中。余白师移之厢楼，师云：“今在内刻经嫌其不净，将来屋虚单空，尘厚草深，恐无人作为伴扫除。”余正色云：“师慎重其言，龙天常住，先人光明，想不致此，无劳为某远



虑。”遂回方丈详思，转叹转喜：“香师今发此言，余作增上助缘，以坚愿志，撑拄法门。宜速立规条，先革弊端，后依芳轨。”

于夜写十约，次日集众，礼请香、达二师，白云：“某行劣福轻，承和尚嘱累^[227]，主此华山，有十事为约，不例诸方，故请诸师作证，告白大众。

“一者，每见诸方古刹，各房别爨^[228]，自立己业。殿堂寂寥，稀僧焚修^[229]，致使丛林日渐颓败。过责先主席者，泛滥剃度，不择道品。今某但愿华山永兴，杜绝房头之患，惟与袈裟法亲同居，誓不披剃一人。

“二者，每见丛林攒单养老^[230]〔俗称买老堂，或云买寮房〕，年少亦收。恣肆不肯修行，坐享莫知惭愧，传说彼此，挑唆大众。故令檀护讥诮，三门^[231]掩彩。此例华山尽革，若果老年修行者，不攒单资，随缘共住。

[227] 累：托附。《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吾欲以国累子，子必勿泄也。《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天其累我以民。

[228] 爨：以火烧煮食物。

[229] 焚修：焚香修行。泛指净修。

[230] 攒单养老：指寺庙接纳外来出家人（包括在家人）在寺庙中长住，来者须缴纳一笔钱给寺院，以换取在本寺永久吃住的权利，由寺庙负责其养老及往生事宜。明清乃至民国在全国都很流行，俗称“买老堂”或“买寮房”。这些人无须参与寺内劳作，其中常有不修行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甚至搬弄是非，搅扰道场清修。故此宝华山只收真心办道之人，不接纳此类花钱养老者。

[231] 三门：本指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后借指寺院大门。《释氏要览·上》曰：“佛地论云：大宫殿三解脱门为所入处，大宫殿喻法空涅槃也。三解脱门谓空无相无作，今寺院是持戒修道求至涅槃人居之，故由三门入也。”



“三者，诸方丛林多安化主^[232]，广给募疏^[233]。方丈赞美牢笼，执事讯劳趋敬。故令矜功欺众，把持当家，大错因果，退息檀信。今华山不安一化主，不散一缘簿。道粮任其自来，修行决不空腹。〔《佛藏经》云，当一心行道，随顺法行，勿念衣食所需者，如来白毫相中，减一分福，供诸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尽。《论语》云，君子谋道不谋食，俗人尚如是，况出家之士乎。〕

“四者，诸方出头长老，一居方丈，即设小厨，收积果品，治造饮食，恣意私餐。若爱者有分，余莫能尝。愧统众之名不均，设斋堂之位鲜临。今某三时粥饭随堂，一切果品入库。若檀护进山宾主之礼难废，此则不为偏众。

“五者，诸方堂头莫不分收檀施，香仪即入方丈，斋资乃送库司，此谓共中分二。设若单供香仪，款客出于常住，银钱蓄为己有，累^[234]当家七事^[235]之忧。不思常住属我，我物尽是常住。今某缘虽未臻，预革于先。凡有香仪，总归常住，若是私用，进出众知。

“六者，诸方帖报传戒，或三七，或一月，来则必定攒单，去则普散化疏，借斯贸易，岂真弘法？今华山聚不攒单，散不给疏，淡薄随时，清净传戒。

“七者，诸方大刹，各寮私蓄茶果，摆列玩器。岂但聚

[232] 化主：或曰街坊化主。或单曰街坊。劝化市廛街坊，索施物为大众之供料者。敕修清规曰：“化主凡安众处，常住租入有限，必藉化主劝化檀越，随力施与，添助供众。其或恒产足用，不必多往干求取厌也。”

[233] 募疏：缘簿。

[234] 累：增加。《韩非子·五蠹》：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235] 七事：俗语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泛指日常生活所需。



坐杂谈，空消岁月，抑且论人短长，令众参差^[236]，损多益少，信施焉受！故今革除。凡同居大众，若道友顾望，或交识寻访，请至客寮随便相款。一则常住不缺宾礼，次则于己面色生光。

“八者，诸方堂头惯行吊贺，贿送檀门，出俗反行俗礼，为僧不惜僧仪，因贪利养，佛制全违。今华山实则远于城邑，又俱依律行持，笃信檀护，自然谅宥^[237]。

“九者，居山梵刹，不类附郭丛林，柴米不无担运。普务鸣榔齐行，若自安劳他，何名统众？今某出坡不缩于后，诸务必躬其先。有病则不勉强，至老方可歇息。同居大众，开除亦尔。

“十者，同界大众，俱遵佛制，皆去饰好，勿著蚕丝，勿类俗服。三衣不离，须染坏色^[238]。一钵恒用，瓦铁应持。过午律无开听，增修依教奉行。彼此策进，怠者随勤。

“余今以此十事为约，何虑华山不兴！”

达师云：“余事或可暂^[239]更，其化主一事断不可少。今言一出难收，恐后绝粮，悔之不及〔识短之人应有此虑〕。余云：“某虽初入方丈，实是无缘，誓不例诸方热闹

[236] 参(cēn)差(cī)：关系不融洽。

[237] 宥(yòu)：宽容，饶恕，原谅。

[238] 坏色：避青黄赤黑白五正色，以他之不正色染坏之，故曰坏色。有三种：一，青坏色。二，黑坏色。三，木兰坏色。此为如法之袈裟色，以作法衣。遗教经曰：“汝等比丘，当自摩头以舍饰好，着坏色衣，执持应器，以乞自活。”梵网经下曰：“应教身所著袈裟，皆使坏色，与道相应。”

[239] 暂：姑且。李白《月下独酌》：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门庭，愿欲效古人操^[240]履^[241]模^[242]式^[243]。”香师闻言，昂然而去。达师不悦，叹息而回。

【译文】香雪阁黎师在苏州听说和尚已入涅槃，把衣钵传给了我，非常不满。他从苏州搭船逆流而上，打算去楚地，经过龙潭时不肯进宝华山，达照师写信给他，极力劝谏，他才回山礼拜和尚的灵塔。后来，他请工匠在大悲殿给他自己撰集的《楞严贯珠》刻板，把殿里弄得凌乱不堪。我请香师移到厢楼去刻，他说：“我现在在殿里刻经你嫌不干净，等将来人去楼空、尘厚草深之时，我怕你连陪你打扫的人都找不到！”我严肃地说：“香阁黎师说话请慎重！本寺有龙天常住护祐，有历代祖师光明加被，想来不会落到那种地步，无须烦劳您为弟子担忧将来之事！”我回到方丈室以后思量此事，先是悲叹伤感，复又转悲为喜，心想：“香师今天说的这番话，我应该作为增上助缘来看待，以坚定我的愿心和意志，努力支撑门庭。我应该趁此机缘，尽快订立规约，对治当下各种弊端，沿袭古德芳规。”

当天夜里，我就拟好了十条规约。第二天，我召集大众，并礼请香雪师和达照师，告白说：“本人行持卑劣，福德轻薄，承蒙和尚不弃，嘱托我主持此山，现在我订了十条规约，跟诸方道场有所不同，所以请各位师长前来作证，向

[240] 操：品格、德行。如操守。《孟子·滕文公下》：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

[241] 履：个人的行为操守。《晋书·列传·温峤》：太真性履纯深，誉流邦族。

[242] 模：范式、榜样。如楷模。

[243] 式：法则、楷模。《说文解字·工部》：式，法也。



大众宣布。

“一、常见诸方古刹各房分别开灶，各自经营。而殿堂空虚寥落，少见到清净修行之人，以致丛林日渐颓败。其过失在于先前的主持者在剃度时对道心人品不加以拣择，以至僧伦污滥不堪。现在本人只愿宝华山长盛不衰，杜绝房头的弊端，今后我只跟袈裟法亲共住，誓不披剃一人。

“二、常见丛林收人钱财，替人养老，年轻人也一样接收。他们不但恣心放逸，不肯修行，坐享衣食而不知惭愧，复又彼此搬弄是非，挑唆大众，徒招护法施主讥嫌，山门也因此失去光彩。这一条在宝华山要彻底革除，如果真是老年的修行者，不收取他的钱财，照样随缘共住。

“三、诸方丛林大多都设有化主，到处发募化的文疏。方丈赞美笼络，执事们讨好趋附，因此使化主们居功自大，欺瞒大众，把持当家，这样做大错因果，令施主对出家人的信心退失。从今天起，宝华山不安设一位化主，不对外散发一张缘簿。道粮听任它随缘自己来，真正的修行人决不会饿肚子。

“四、诸方丛林的出头长老一旦升任方丈，就设小厨，收积果品，置办饮食，恣意私用。只有受方丈偏爱的人有分享用，其他人根本都尝不到。这种对大众不平等的做法，愧对统理大众的职位。斋堂里虽设有方丈位，却很少光临。本人决定从今以后，三时粥饭随大众过堂，一切果品都缴入常住库房。如果遇到有护法施主进山需要接待的情况，因宾主之礼不能偏废，则不在此例。



“五、诸方丛林的堂头都单独收受施主的布施，香仪钱就缴到方丈手里，供斋的钱才缴给库司，这叫做共中分二，把本来属于常住共有之财区别对待。如果施主只供养了香仪，款待客人还是要由常住负担，这样一来信众供养的钱被方丈据为己有，却为当家师增加了负担。不想想常住既然托付给我，我的一切也尽归常住所有。现在本人的缘分虽然还不到，但依然要早做预防，事先革除这种弊端。今后凡有香仪，全归常住所有，若是私用，也要向大众公布收支情况。

“六、现在诸方传戒都发帖报，戒期或者二十一天，或者一个月，求戒的人来时要缴纳单费，走时都要发给一份募化文疏，借传戒来进行交易，哪里算是真正弘法？今后，凡是来宝华山求戒的人，来时不必缴纳单费，走时也不发给募化文疏，淡薄随缘，清净传戒。

“七、诸方大丛林，各寮私蓄茶果，陈设珍玩。不但聚众杂谈，空度时光，而且还谈论别人的是非长短，使大众不能和合共住，损多益少，怎么消受得了十方信施？所以今天要革除这些陋习。凡是共住的大众，或是道友前来看望，或是熟人前来探访，都一律请到客寮，随缘款待。这样一来显得常住不缺待客之礼，二来自己也脸上有光。

“八、诸方丛林的堂头与俗相交，吊丧、贺喜，送钱送礼，已是司空见惯。出了俗家之门反而行俗家之礼，身为僧人却不矜惜僧人的威仪，贪图利养，佛制全违。宝华山本身远离城邑，加之大众都依佛法戒律行持，凡有正信的护法施主自然能够体谅。



“九、地处深山之梵刹，与城邑附近的丛林不同，柴米等物必须担运上山。今后凡有日常劳务，鸣榔为号，一齐出坡劳动。若是自己躲懒偷安，坐视他人劳作，怎称得上统理大众？今后凡是出坡劳动等各种事务，本人只敢争先，不敢落后。有病则不勉强，年老方可歇息。同居大众，除在开缘许可之内的，都要遵守这个规矩。

“十、同界大众必须共遵佛制，舍离一切严饰玩好之物，衣着不得用丝绸，不得类似俗服。三衣不离，应当染成坏色。过堂应持一钵，或者瓦的，或者铁的。严持过午不食，不予开缘，如律如法，增进修行，依教奉行。大众互相策励，懈怠之人要效仿那些勤奋之人。

“我现在把这十条定为大众的规约，宝华山何愁不兴旺！”

达照师说：“其它各条可以姑且随你，但是化主这件事，万万不可少。现在一旦公布，就难以收回，恐怕以后断了粮食，追悔莫及啊！”我说：“本人虽然初任方丈，实在也是无缘，但立誓绝不肯与那些热闹门庭同流合污，而愿以古德操守为榜样。”香雪师听了之后，一言不发，昂首而去。达照师心中不悦，一路叹息着回去了。

禁止私爨

先和尚在日，有三太监皈依。孙太监号顿悟，刘太监



号顿修，张太监号顿证，豫王^[244]渡江，逃进山中。先和尚未回，是达师悬像披剃。及至先和尚还山，彼等各住一房。于九月三十日，刘顿修私与香、达二师等议，欲自房起爨，俱已允之。十月初一日，请余至房吃茶，诸师先已在座，顿修向余叙说起爨，谓香师等俱允，今对新方丈说之。余云：

“某既是方丈，何不同论，私先允已，后乃令知？今有三事奉告。一者，先和尚在日，凡诸方请期，若有私灶鼎铛^[245]之类，必令先毁，同一大厨，后乃赴请，不毁则不赴。今涅槃未满四月，谁敢于本常住别房私爨！此欺先人，断不可为。次者，必要起爨，待余死后，或可任为。三者，余有因缘别去，不居华山方丈，亦可随诸师主持，若某住此山，岂忍颓废此山！”言毕，拂袖出房，香、达二师无语，顿修愧颜失望，藉此因缘，以为兴律之端。

【译文】先和尚在世时，有三个太监前来皈依，孙太监号顿悟，刘太监号顿修，张太监号顿证。豫王渡江时，三人逃进山来求出家，而先和尚当时在外未回，是达照师在和尚像前为他们做的剃度。等到和尚回山的时候，他们三人已各住一间房。九月三十日，刘姓太监顿修私下里与香雪、达照二师商议，想在自己房里开小灶，二师都答应了。十月初一，顿修把我请到他房里喝茶，诸师先已在座，他跟我说起想开小灶的事，并说香、达二师都已答应，现在把这事向新方丈说一下。我说：“本人既然是方丈，当初为什么不请我

[244] 豫王：应指清代豫王多铎。

[245] 鼎铛（chēng）：鼎、铛皆古器名，今借用以指茶炉等也。



来一同商量，而是你们先私下说好，事后再来通知我？今天有三件事奉告。一、先和尚在世时，凡是诸方请和尚起期传戒，如果有私设小灶之类，必定让他们事先毁掉拆除，大众同一大厨，然后才应请赴期，否则就不去。现下和尚涅槃不满四个月，谁敢在本常住另开私人小灶！这是欺诳先师，决不允许！二、如果一定要开小灶，等我死后，或许可以任凭胡为。三、假如我因为其它因缘离开这里，不做宝华山方丈了，那时就可以随各位师父作主。只要本人住持此山，怎肯让它颓败！”说完，我拂袖出房。香、达二师无语，顿修羞愧不已，大失所望。于是我就借这个因缘，开始振兴戒律。

依制严持

一日集大众于殿，请香、达二师，余拜已，对众白云：“某一往随侍先和尚，是同诸师共为辅化，凡所行事，无不密先启白，意欲更改之。曾承慈训云：‘自律祖至吾，因律法中兴，俱从方便，汝既志在毗尼，俟汝异日依制躬行。’今某独荷，主持在己，焉有知律而不行律者。今日告白之后，是制必遵，是法必行。”三日后，达照师辞当家，顿悟发心监院，香师往常州天宁寺讲经，诸同戒皆散〔诸同戒者为海潮庵同戒十二人，即是已请改法名常侍三昧老和尚者，可见当时诸事多方便〕，旧执事等十去八九。一不能如律躬行，二不能同众淡薄，三不能出坡任劳。余亦不留。惟百余同志，皆奋发协助，愿共持戒。



【译文】一天，我将大众召集到大殿，并请来香雪和达照二师，我礼拜后对大众说：“本人以往随侍在先和尚座下，是和各位师父共同辅佐和尚。大家都知道，凡有行动，都是要预先私下向先和尚禀告之后才开始行动，现在我想做一下改变。和尚曾慈悲训示我说：‘从律祖到我，为了中兴律法，用了很多变通的方便法，你既然有志于弘扬戒律，等你以后做主时，要依律而行。’现在本人独力承担主持的责任，岂能明知戒律而不按戒律行事？今日向大众告白之后，是制必遵，是法必行。”三天后，达照师辞去了当家师之职，顿悟发心担当监院，香雪师去了常州天宁寺讲经，各位同戒各奔前程，旧任执事也十去八九。剩下的人里面，一不能如律躬行，二不能随大众过清苦淡薄的日子，三不愿出坡受劳苦的，我也不相留。最后只有一百多位志同道合的人留下来，人人奋发协助，愿意共同持戒。

唱方结界三人一坛

十月中，有求戒者三十余人，盐城县龙沙为首。先依律唱方^[246]结界^[247]，后三人一坛受具。达照师及诸眷属当面无言，退论纷纷不已，谓受先和尚付嘱，大更受戒遗轨，结界唱方，从来稀见，三人一坛，目未曾睹，以不孝罪加之。由

[246] 唱方：唱四方界隅。不唱方相，结界不成。

[247] 结界：建伽蓝，或作戒坛，行一种之作法，而定其区域境界也。即其作法所限定之地，谓之结界地。



未谙律，故出此言，余闻若不闻。一日，达师闲步至方丈，缓缓劝云：“藏中律部，若暇时请阅，以消白日，何如？”遂阅律已，知余所行有据，私反赞服，前诽尽止。

【译文】十月的时候，有三十多人来求戒，以盐城县的龙沙为首。我先依律唱方结界，然后每三人一坛，为他们授具足比丘戒。达照师及其法眷当面没有说什么，下来之后却议论纷纷，说我受先和尚嘱咐，现在却大改和尚所传受戒仪轨，结界唱方，从来少见，三人一坛，更没见过，指责我大不孝。我知道他们不熟悉戒律才这样说，所以就当没听见。一天，达照师散步时来到方丈室，我委婉地劝他说：“大藏经里的律部，请你有空的时候阅读一下，也可以打发时间，你看怎样？”他阅律之后，终于知道我的所作所为都有戒法为根据，私下里与人谈论时一改之前论调，对我推崇叹服，于是先前的那些非议也就全都销声匿迹了。

买田解冤

刘顿修为太监时，付银四百两予孙顿悟，买近常住田，作养老计。顿悟存心不实，以贵价买薄田，亩数不足，钱粮^[248]多赔。顿修恨极，备斧藏身，誓欲斫^[249]死顿悟。恶事

[248] 钱粮：指田赋。旧时田赋，或征收粟帛，或折征银钱，或二者并征，故称。钱粮多赔，指薄田所收粮食不抵税赋。

[249] 斫（zhuó）：用刀、斧等砍。



将成，大众惊怖。达师向余言之，余云：“祸起萧墙^[250]，常住即坏。”幸而修塔银有余，与彼二人解怨，买为供塔香火。彼亦减价百两，常住乃宁。

【译文】刘顿修当太监时，曾经交给孙顿悟四百两银子，让他去常住附近购置一些田产以备养老。顿悟存心相欺，买来的田产不但价高质次，而且亩数不足，钱粮多有亏损。顿修恼恨至极，准备了利斧藏在身上，决心要砍死顿悟泄愤。眼看要发生恶性事故，大家都感到惊慌恐怖。达照师把事情告诉了我，我说：“一旦祸起萧墙，常住必定大受损害。”幸好修塔的银两还有剩余，可以用来为两人解怨，于是就由寺里出面买下这块田，作为供塔香火用的田产。顿修也把价格减去一百两，常住这才安宁下来。

放马激变

顺治三年春〔师四十五岁〕，旗兵放马吃麦，乡民无知，将马收去。将军巴公令兵作叛逆擒之，死者大半，妻子田产一应入官。余逃者有家难归，各散四野。忽有为首者出，纠聚成群，假名借饷起义，实是侵害善良。达照师怕怖，领诸眷属下山。

【译文】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春，八旗兵把马放到

[250] 萧墙：古代宫室内当门的小墙。后因以“萧墙”比喻内部。



麦田里吃了百姓的麦子，乡民不知是清兵的马，就把马牵走了。将军巴公命令兵士把乡民抓去，以叛逆罪论处，乡民大半被杀，妻儿田产一律没收入官。其余逃脱的人有家难归，散落四方。有一天，忽然有人出来领头，把逃跑在外的人纠集起来，打着要起义的名义借钱米，其实是在掠夺迫害善良百姓。达照师害怕，就带领他的法眷下了山。

安居严净

四月初旬，余思土贼^[251]虽乱，安居^[252]自恣^[253]弛^[254]废已久，今初坐方丈，白众行律，既逢夏际，岂仍置之不行，故于四月十六日作前安居^[255]。比丘一百六十有零，沙弥八

[251] 土贼：起义农民。这里指那些以起义为名聚众作乱之人。

[252] 安居：印度僧徒，两期三月间禁外出而致力坐禅修学，是名两安居。异名为坐夏，坐腊等。始此谓之结夏，解此谓之解夏。业疏四曰：“形心摄静曰安，要期在住曰居。”

[253] 自恣：旧翻自恣，新译随意。夏安居之竟日即在旧律为七月十六日，在新律为八月十六日，使他清众恣举己所犯之罪对他比丘而忏悔之，故曰自恣。又云随意，又随他人之意而恣举其所犯，故云随意。《寄归传二》曰：“梵云钵刺婆刺拏，译为随意，亦是饱足义，亦是随他人意举其所犯。”

[254] 弛：放，放纵。

[255] 前安居：结夏之时期，旧译家分前中后三期，始于四月十六日者为前安居，始于五月十六日者为后安居，始于其中间者，为中安居，其日数则九十日。见行事钞资持记四之二。又新译家为二期，前安居始于五月十六日，后安居始于六月十六日，而无中安居。但支那日本之僧徒皆取四月十六日为入安居之日。《西域记二》曰：“印度僧徒，依佛圣教，坐两安居。或前三月，或后三月。前三月当此从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后三月当此从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六日。前代译经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腊，传译有谬。”《寄归传二》曰：“若前安居，谓五月黑月一日，后安居则六月黑月一日。唯斯两日合作安居，于此中间文无许处。”《圆觉经》曰：“若经夏首，三月安居，当为清净菩萨止住。”



人，共一百七十三人，严遵律制，功倍寻常。

【译文】四月初旬，我想虽然现在有土贼作乱，但寺内安居自恣的律制废弛已久。现在我刚做方丈，告白大众要严持律戒，既然夏季到来，岂能不依律安居自恣呢？于是就在四月十六日作前安居。参与的比丘有一百六十多人，沙弥有八人，共计一百七十三人，个个都严守律制，用功精进，倍于平常。

摄寇弭^[256]患

至五月二十，天未明时，土贼首张秀峰领百余人在外。山门一开，彼等拥进，向余言：“此寺楼房颇多，厨灶甚大，借住几日。”余云：“房灶果尔堪用，但有二事不便。一者，汝等取饷不予，必要捉人吊拷苦索，众僧观之，云何下手？次则僧家与汝同锅吃饭，官若察知，罪实难逃。闻妙峰大师初建此寺，皆是附近村乡欢喜施工，搬运铜殿并木石等，其中亦有众位父祖功德，今若毁坏，是毁坏自己福田。住处甚多，何不别去？”如是再四却之。乃云：“且依师言，我等在外。”不意房僧克修有兄在内，亦是贼首，彼私频往相看。及问土贼行止之信，一言不吐，大众忧愁，彼无忌惮。余白众云：“每人取薪一束，将克修焚之，以绝大患，保护常住。”彼闻魂落闭房。其师继贤涕泣跪求，愿遂

[256] 弭（mǐ）：消除。



余教，恳免焚烧。遂呼克修至，与言：“明午常住设斋，请为首者十人，不得多进，若依此则免。若人多进寺，及不来赴请，仍复治之。”晚间集众议云：“明午土贼为首者至，内外诸人左右两列，老者次后，少者向前，勿生惊怖，都莫作声。余不言去则立，若言去俱退。惟留二十人，每席二人照应。”到午依约而至，坐毕，大众两列。余云：“众位今日举^[257]此事，因妻子眷属被掳，家产田地入官，又是明朝子民，岂能甘心枉受，皆是不得已而为之。”彼等闻言，人人泪下，谓师尽知。余即欠身，以手击桌云：“今请众位赴斋，因铜殿勅建，《龙藏》钦颁，众僧不能安乐焚修，岂忍废其千年常住！此时亦是不得已而为之。”彼见余如是，都皆失色，连声应云：“晓得晓得。知众僧之中有文武兼全者，师且不必动念，明早即便起营。”余复以软语安慰。彼别出寺，果于五更时起营。余防天明官兵即至，急令众管事各执灯笼，处处巡看，若有烧爨余残柴炭，尽皆扫除，用树叶盖覆，有禽畜毛骨，细细拾取，投之深涧。天色将明，镇江都统马公带兵到山，乘马直入寺内，云：“查得土贼在此住有八日，为何容留不报？”余云：“既住日多，岂无烧爨柴炭、屠杀毛羽、食啖残骨？请差人四看则知。”差兵四看，回云果无形迹，施银五两别去。由此乱信传播诸方，檀越绝行，每日薄粥三餐，数朝油盐不继。土贼不时往来，同住大众心神不安。余白众云：“今始安居，切莫怖退，岂无善神冥护！凡有兵马及土贼到山，余自向前应答，不劳众人回之。”众闻心定，仍复精修。

[257] 举：发动。如举义、百废待举。《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举兵而伐中山。



【译文】五月二十日，天还未亮，土贼首领张秀峰领着一百多人来到山门外。山门一开，他们就蜂拥而进，对我说：“这座寺庙楼房很多，厨灶也大，我们要借住几天。”我说：“房灶的确是能够满足诸位的需求，但有两件事不太方便。一来你们向人家索取银两，如果不给，必然要捉人来吊打追索，我们出家人在旁边看着，你们怎么下得了手？二来我们僧人与你们同锅吃饭，若被官府察知，我们恐怕难逃死罪。听说当年妙峰大师修建这座寺院时，都是附近的父老乡亲欢喜施工，搬运铜殿和砖瓦木石等，其中也有诸位父辈和祖辈的功德，现在如果因此而毁坏了本寺，就是毁坏了自家的福田。再说住处很多，你们何不去别处看看呢？”我如此这般，再三婉拒。最后他说：“就按师父说的办，我们住到寺外去。”没想到的是，常住僧克修有个哥哥在土贼里面，也是一个头目，克修私下经常出寺与其相见。如果向他打听土贼的动静消息，他就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大众都为此忧心忡忡，只有他一个人肆无忌惮。我对大众说：“你们每人都去拿一小捆柴来，把克修烧死，这样才能消除大患，保全常住。”他听了吓得魂飞魄散，躲进房间闭门不出。他的师父继贤流着泪跪在地上哀求，愿意听从我的安排，只求不要烧死克修。于是我让他叫来克修，对克修说：“明天中午常住设斋，只请为首的十个人前来，若能照做，就免你死罪。如果进寺的人多了，或者不来，还得要把你烧死。”晚上，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说：“明天中午土贼首领来的时



候，大家左右两列排好队，年老的站后面，年轻的站前面，都不要怕，也不要出声。我不发话让你们走，你们就都站着不要动；我若说‘去’，大家就一齐退下。到时候只留下二十个人就够了，每一席位派二人照应。”第二天中午，他们如约而至，坐好以后，僧众在旁边排成了两列。我对土贼们说：“诸位现在之所以发起此事，是因为妻儿家眷被抓走，家产田地官府没收，大家又都是明朝的子民，怎能甘心平白受此欺侮，大家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他们听了我的话，人人落泪，说：“师父！你是明白人，我们的苦楚你都知道。”我欠了欠身，又用手拍着桌子说：“今天我请大家前来，全因这铜殿是勅建，《龙藏》是钦颁，这么好的一个道场，僧众却不能在此安心清修，我不忍心看着这座千年常住毁掉，所以现在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看到我这样说，全都大惊失色，连声应道：“晓得晓得！我们知道众僧当中有文武双全的人，不劳师父您费心，明天一早我们就拔营离开。”我又改用柔和的语气安慰他们。他们告辞出寺，果然在五更时起营走了。为了防备天亮时官兵赶来，我火速下令让各位执事打着灯笼到各处仔细巡视，如果发现烧火做饭留下的残余柴炭，全部都要扫除干净，用树叶覆盖好，如果有禽畜的皮毛骨头等物，都细心收拾起来，扔到深涧里去。天色快亮时，镇江都统马公果然带兵来到山上，骑着马直入寺内，说：“打探得土贼在这里住了八天了，你们为什么收留他们而不报官？”我说：“既然你说他们住了这么久，总该有起灶做饭剩下的柴火灰炭，杀生吃肉留下的毛



羽剩骨，请您派人四处看看就知道了。”马公派兵士四处查看，结果回报说没有任何形迹，他布施了五两银子就走了。从此以后，四方传来的都是兵荒马乱的消息，也不再见有施主来山，大众每天靠稀粥果腹，连续几天不见油盐更是常事。而土贼则不时来往山中，搅扰得同住的僧众心神不安。我对大家说：“结夏安居刚刚开始，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而退失道心，冥冥之中自会有善神保护我们！以后凡是有官兵或土贼来寺，我一人出面应答，不用劳烦你们去交涉。”众人听我这样说，心神都安定下来，开始继续精进修行。

毁屋自恣

六月初，土贼大起，咸上华山。有在上园静室住者，有在龙窝静室住者，有在黄花洞静室住者，有在炼性岩静室住者，有在桥亭住者，有在厨后静室住者，如此六处，皆是常住界内。彼等或有具柬相拜借物，或倚贼势著人索取，余独向前方便却之。彼等若闻兵来，先即四散，若知兵去，复聚合之。余揣必有大害，遂领众将诸静室尽皆拆毁不存。七月十五日自恣于方丈中。时愿云公^[258]为西堂，遂作安居解制

[258] 愿云公：戒显禅师（1610-1672），明末清初临济宗高僧。娄东（今江苏太仓）王氏子，名瀚，字原达。为儒生时，受业于太仓宿儒张采，文章与同学吴梅村齐名（见《建昌县志》）。明亡后，决志出家，从三昧寂光律师剃度受具。法名戒显，字愿云，别号晦山，又号罢翁，以晦山知名，灵隐具德弘礼禅师法嗣。有《禅门锻炼说》《现果随录》等行世。近年在日本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分别发现藏有《灵隐晦山显和尚全集》的刻本与写本，影印本已请回国内。云居山真如禅寺有晦山戒显禅师全身塔。



诗云：“安居岁事久沈埋，我佛严规负冷灰。白首僧流无一腊，宝华律社喜重开。受筹^[259]恰应南参数，坐草^[260]犹存西国裁。自恣已圆佳话在，波离^[261]绝学吼如雷。”是也。

【译文】六月初，大批土贼蜂拥而起，都上了宝华山。有的住在上园静室，有的住在龙窝静室，有的住在黄花洞静室，有的住在炼性岩静室，有的住在桥亭，有的住进了厨房后面的静室，这六处都在常住安居结界的范围内。他们有的写了信柬前来拜会，要借用常住物品，有的干脆仗着人多势众，派人前来索要，我独自挡在前面善巧拒绝了他们。这些人探听到官兵要来了，就提前逃散；察知官兵走了，又重新聚集起来。官兵一时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我琢磨这样下去早晚会招来大祸，于是就领着大众将各处静室全部拆掉了。七月十五日，大众在方丈室解夏自恣。当时愿云公担任西堂，就由他作了一首解制诗：

安居岁事久沉埋，我佛严规负冷灰。

白首僧流无一腊，宝华律社喜重开。

[259] 受筹：“筹”乃华言，梵语“舍罗”，是指以木制成的计数器物。行受筹法即指集合大众，清点人数。同时，通过接筹、还筹等庄重仪式，以示吾为清净僧团中一员。行筹缘起于佛在世时，有居士来问，众中有多少比丘、沙弥，却无人知，所以佛制行筹，以行筹之数记。在安居之始，得举行一定的法会仪式，以公告安居开始。元代以来，安居仪式都在安居开始前一天举办，由长老大德讲解各项礼仪，以令僧众于安居期内能专心精进修道。近代安居仪式大多订在四月十五日当天举行。先行“受筹法”，其程序为：一、洒扫敷座；二、晨斋预白；三、鸣钟集僧；四、入堂恭摄；五、受筹羯磨；六、行筹白数。受筹法圆满后，第二天，即四月十六日，为安居正式开始。

[260] 坐草：七月十五日解夏，僧众自恣时须坐草座。

[261] 波离：优波离，佛陀十大弟子之一，誉为持戒第一。



受筹恰应南参数，坐草犹存西国裁。
自恣已圆佳话在，波离绝学吼如雷。
说得很对啊！

一饭败坏常住

八月初稍静，以常住事托监院顿悟照管，余在方丈楼礼佛。至十二日，开窗看外，见一中年人，上著旧青衣，下露大红色，廊下往来四顾。余即下楼对顿悟言：“此是兵装俗汉，到寺观探，切不可留。”顿悟私语巡照：“此是患难中人，留过中秋，何处不行慈悲。”余知，呼巡照诃责，彼人仰面视之。少顷，百余土贼各持竹竿作战器，竖立房檐，顿悟见已自怖。因是太监，素有富名，畏其索饷，假作好情，煮饭留吃，邀买其心。余知下楼，土贼俱坐斋堂，碗箸已设，似不能止。向顿悟言：“大众一百余人性命，并千年常住，尽在汝这一餐饭坏了。后来有事是汝，与我无干。”彼露红衣者，微笑而去。将军巴公、廐公同操江陈公〔操江，明官名，领江防事，别传作中丞，即巡抚也〕领兵出城，剿洗土贼，扎营东谢山顶。乃知笑者果是兵来探听。

【译文】八月初，局势稍定，我把常住的事托给监院顿悟照管，一人在方丈楼内礼佛。到十二日，我开窗向外看，见一中年人上穿旧青衣，下露大红色，在廊下走来走去，东张西望。我马上下楼对顿悟说：“这人是官兵装成俗人，到



寺里来打探情况的，千万不能留住。”顿悟却私下对巡照说：“这也是患难中人，留他过完中秋吧，哪里不可以行慈悲呢！”我知道后，把巡照叫来诃责了一顿，那人就仰起头来看。过了一会儿，来了一百多名土贼，个个手持竹竿作兵器，站在屋檐下。顿悟一见，十分恐惧。因为他是太监出身，别人都知道他很有钱，他怕土贼向他勒索银子，就假装热情煮饭款待，想笼络他们。我知道后，立即下楼，土贼们都已坐在斋堂里，碗筷都已摆好，看来不能阻止了。我就向顿悟说：“寺中大众一百多人的性命和这座千年古刹都将毁在你这一餐饭上了。将来出了什么事，责任全在你，与我无干。”这时，那个露红衣的人微笑而去。随后，将军巴公、廐公和操江陈公领兵出城，将土贼一网打尽，营寨扎在东谢山顶。大家才知道，那个微笑离去的人果然是官兵派来的探子。

清兵围寺

十三日中夜，清兵百骑上山围寺，大众慌乱，无路可逃。天色明时，余向顿悟言：“我是方丈，汝乃当家，此时有事，同要承当。若兵进寺，常住尽空，连累大众。”遂开门至铜殿台。领兵官问云：“汝二人是谁？”余答是方丈与当家。官喜先自投见，共到山门同坐。问寺内有多少僧，余答老少共住有九十四人。官言：“尽唤出来，若不出者，即系土贼。”外有木瓦作人及雕匠在寺，顿悟一时呼出。兵中密锁一土贼认人。彼被锁者，经一昼夜，魂散心悞，口不能



言，惟乱点头。由是出一匠人，彼头一点。将十六人屈为土贼，绳系其颈，背缚而去。又余六人^[262]以绳系颈，同至营中。官见如许俗人，恐有余隐。二官领四兵，令一兵把门，呼余与顿悟同进。其寮房有锁者，以指破窗窥之。余决彼疑，即抒手扭锁，开门示之。案上皆是经书，惟敷床榻而已，连开二三房亦尔，信无欺妄。仍有未开之房，官令莫坏其锁。兵官出门坐已，对余云：“有人报汝寺中隐藏土贼，大老爷令我等捉解到营，老少一个不放。”即令一兵乘骑押一僧后走，官自押余前行。余思寺内无人，兵亦无主，若众兵拥进，则常住一物不存。因向官言：“领兵者，出则先行统众，回则在后镇之。我是僧首，汝是兵官，应令兵押众僧前行，尔我在后，则僧亦不少，兵亦不乱。”兵官笑云：“依汝所说。”

【译文】十三日半夜，一百多清兵骑兵上山来将寺院团团围住。大众慌乱不已，却无路可逃。天亮后，我对顿悟说：“我是方丈，你是当家师，现在常住有事，我们要共同承当。如果清兵进了寺庙，常住就会被洗劫一空，还会连累大众。”于是我们开了门来到铜殿台。领兵的官问：“你们二人是谁？”我答：“方丈和当家师。”他很高兴我们自己先来相见，就一起到山门坐下。他问：“寺内有多少僧人？”我说：“老少一起共住的有九十四人。”他说：“把

[262] 余六人：连我在内的六人。余：我。依后文推测，寺里被官兵以绳系颈的六人应为见月、顿悟、克修、佛辉、玄文和继玄。寺院里其他人也都被带到兵营，只是没有上绑绳。



他们都叫出来，不出来的就是土贼。”另外还有在寺内做事的木工、瓦工和雕刻的匠人，顿悟把他们都一起叫了出来。兵中混杂着一个被锁起来的土贼，让他指认同伙。那个土贼从昨晚被抓到现在已经过了一昼夜，早已魂不附体，神志不清，连话都不会说了，只知道乱点头。因此每次走出一个工匠，他见不是光头就把头一点。这样最终有十六个人被冤枉成土贼，就被绳索套住脖子，反绑着带走了。另外寺里连同我在内共有六人，也被他们用绳索套住脖子，一起押去兵营。领兵官见抓出这么多俗人，担心还有隐藏起来的。于是命一个兵把住大门，两个兵官领着四个兵，叫上我与顿悟一同入寺检查。凡是寮房上了锁的，他们都用指头戳破窗纸向里窥视。为了不让他们怀疑，我就伸手把锁扭断，打开门让他们看。房中桌案上全是经书，床榻上空空如也，连开了两三间房都是如此，才相信我们没有撒谎。剩下那些上锁的房间，他们就不让再把锁弄坏了。兵官出了山门坐下，对我说：“有人报告你们寺中隐藏土贼，大老爷命令我们来捉拿，押解到兵营，无论老少，一个都不能放过。”随即下令，每个骑兵押一名僧人走在后面，他自己押着我走在前面。我想寺内无人，留在后面的军兵无人约束，如果拥进寺去，那么常住便会被抢得一件东西不剩。因此我就对那个兵官说：“领兵的人，出兵时要在前面统率众人，收兵时则要在后面压阵。我是僧人首领，你是领兵官，你应该命令兵士押解众人先行，你我尾随其后，这样僧也少不了，兵也不会乱。”他听了笑着说：“就照你说的办！”



平日修行此时得力

行二十里，到东谢山顶，进大营，见无数土贼，裸形捆绑，千余乡民，啼哭叫天。一兵执旗引余等蹲坐一处，将被冤十六人解上，少时复解下，在余等背后。兵言：“众长老俱要实说，若不实说，同此十六人一例诛之。”言毕，但闻响声，十六人尽杀，余六人获免其死，戮者血溅僧衣。余谓众云：“汝等切莫慌张，人人一心念佛。若是多生定业，今日必要酬偿。若不在此劫数，自然解脱。平日修行，正在此时得力。”众皆依之，喃喃念佛。

【译文】走了二十里，到东谢山顶，进了大营，看见无数土贼光着身子被捆在那里，旁边有千余名乡民在那呼天抢地地嚎哭。一个军兵手拿一面旗子，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蹲坐下来，又把被冤的十六个人押解上去，过了一会又押了下来，停在我们背后。那个兵对我们说：“各位长老都要说实话，不然的话，就像这十六个人一样，一律杀头！”说完，只听见背后声响，十六个人全部被杀，我们六人获免，被杀者的血溅染了我们的僧衣。我对众人说：“你们千万不要慌张，人人一心念佛。若是多生以来的定业，今天必然要偿还业债。如果不在此劫数，自然就会解脱。平日里修行，现在正是要派上用场的时候。”众人都依我所说，口中喃喃念佛。



临难不失僧仪

陈县尹下来，单呼顿悟上去，拷审受苦，供余是方丈，差兵来唤。因思生死如沤泡起灭，临难不可失其僧仪，缓步直上。左右兵众刀皆出鞘，齐喊令跪。余正色云：“身著如来袈裟，佛制不听拜俗，岂跪求其生，故违于律！”遂合掌鞠躬旁立。巴将军指余笑，自摩其顶，树一拇指，向廐将军、陈操江二公说满洲话。通事^[263]对余翻云：“巴老爷说你顶与老爷顶同〔师身长大，顶有肉髻，声如巨钟。巴将军自摩其顶者，应亦顶有肉髻也。明时惟九卿及外任司道以上称老爷，至清时改称大人〕，是好和尚，不要你跪。”操江陈公云：“土贼久住华山，为何不星夜来报，擅自容隐？”余云：“华山虽高，顶有过路。若土贼上前山过后山，前面人见，谓住华山。若土贼上后山过前山，后面人见，谓住华山。若来报时无贼可擒，罪反在己，非是容隐不报。今华山在目前，请大老爷观看。”操江公回首仰望，果有过山大路，谓云：“此且不究。”又问：“孙太监是明朝内官，私养土贼，心怀叛逆，汝必知情。”余云：“孙太监是崇祯十七年来山出家，今作监院未及半载，但知他舍官修行，其存心好歹，此是密事，某何能知？”操江公云：“果然，此是密事，谅汝不知，下去。”余复如前缓步而下。

【译文】陈县尹下来，单把顿悟传唤上去拷打审问，他

[263] 通事：指翻译人员。



受不了苦就供说我是方丈，于是陈县尹就派兵来传唤我。我想到生死不过就像是海中的泡沫一样，幻起幻灭，就算临遭大难，也决不能失去僧人威仪，于是就从容缓步，径直上前。左右的兵士都刀兵出鞘，一齐呐喊让我跪下。我正色说：“身着如来袈裟，佛教戒律不允许出家人拜俗人，我岂能故意违背戒律而跪地求生！”于是我合掌鞠躬后站在旁边。巴将军指着我笑了起来，他摸摸自己头顶，伸出大拇指，向廉将军、陈操江二人用满州话说了一通。通事对我翻译说：“巴老爷说你头顶与老爷头顶相同，是个好和尚，不让你跪了。”陈操江问我：

“土贼在宝华山住了那么久，你们为什么不连夜来报，而擅自容留隐匿？”我说：“宝华山虽然高，顶上却有一条可以来往通行的大路。如果土贼从前山上来往后山去，前面的人看见土贼上山了，就会以为他们是要住在宝华山。反之，如果土贼从后山上来往前山去，后面的人看见土贼上山了，也会以为他们是要住在宝华山。假如我看见土贼上山就来报告，到时又抓不到土贼，我反倒会因此获罪，所以并非我容留隐匿不报。如今宝华山就在眼前，请大老爷亲自观看。”操江公回首仰望，果然有一条过山大路，就说：“这件事就先不追究了。”他又问：“孙太监原本是明朝的内官，他暗中蓄养土贼，图谋造反，你一定知情吧？”我说：“孙太监是崇祯十七年来山出家，现在做监院不到半年，我只知道他舍官修行，至于他的存心好坏，这可是隐密之事，我怎么能知道呢？”操江公说：

“这的确是隐密之事，想来你也不知道。下去吧！”我仍然像之前一样缓步而下。



直人不说虚话

上面又拷打顿悟予土贼饭吃。彼攀克修，两人不认，即夹克修鞭扑^[264]。彼忍痛不过，又供余是方丈，为一寺之主。复来唤问，余谓众云：“此去恐不能再回，各人正念，莫因余惊惧。”遂如前仪而上，合掌鞠躬立之。操江公云：“汝寺中十二日予土贼东瓜饭吃，吾已有人在寺探听，何得隐瞒？”余见克修夹棍在足，顿悟绑跪于旁，即诃骂彼两人云：“明明十二日有百余人来寺，实是吃东瓜饭，为何不认？有劳三位大老爷再三审问，自己受此极苦。”操江公笑云：“汝真是好人，向我直说。”余云：“老爷是问历年以来吃饭，是单问昨十二日吃饭？”操江公言：“云何历年吃饭？”余云：“周围百余里村乡总名华山，寺中僧众多，每岁夏秋收割时，必去各村募化谷麦，所以村村皆是施主。凡到寺来，不论人之多寡，俱要茶饭款留。若不款留，下年则无谷麦。自有铜殿至今，年年如是，何止今年八月十二日一餐。彼来寺中，又无弓箭兵器，知谁是土贼，谁不是土贼？”操江公对巴、廐二公说满洲话已，通事向余翻云：“三位大老爷说你是直人，不说虚话，不究吃饭了，你下去罢。”

【译文】上面又拷打审问顿悟给土贼饭吃的事。顿悟又把克修牵扯出来，两人互相推诿不认，就给克修就上夹棍

[264] 扑：击打。《淮南子·说林》：荫不祥之木，为雷电所扑。



鞭打。他忍痛不过，便供称我是方丈，是寺中做主之人。于是官兵又来传唤我。我对大众说：“我这一去，恐怕是回不来了，你们大家保持正念，不要因为我的事而惊恐害怕。”我还是像之前那样从容地走上去，合掌鞠躬站立。操江公说：“你寺中十二日给土贼冬瓜饭吃，我已有人在寺里探听清楚，为什么要隐瞒？”我见克修双足被夹棍夹住，顿悟被捆着，跪在旁边，就诃骂他俩说：“明明十二日有百余人来寺，确实吃了冬瓜饭，为什么不承认？有劳三位大老爷再三审问，自己还受这样的大苦。”操江公笑着说：“你真是好人，有话可以跟我直说。”我说：“老爷是问历年以来吃饭，还是单问昨天十二日吃饭的事？”操江公说：“历年吃饭是怎么回事？”我说：“周围百余里的村乡都可以称为宝华山。寺中僧人众多，每逢夏秋二季收割时，都要去各村募化谷子和麦子，所以村村都是施主。他们到寺里来，无论人数多少，我们都要款待茶饭。如果不加招待，下一年就募化不到粮食了。自打有了铜殿开始，年年都是这样，何止是今年八月十二日那一顿饭。他们到寺里来，又没有带着弓箭兵器，我们怎能知道谁是土贼，谁不是土贼呢？”操江公用满州话对巴、廋二公说了一通以后，通事对我翻译说：“三位大老爷说你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不会说假话，吃饭这件事就不追究了，你下去吧！”



行不乱步，面不变色

上面又审问顿悟常住所有之物，彼怕受刑，将田地山场一切尽报入官。言银库房是佛辉管，问彼方知。又来将佛辉唤去审问，彼答库房止有银三十六两，钱八九千，官皆不信，大怒，捆打佛辉。彼不能答，谓方丈知之。县尹下来唤余，巴、廐二公见余往来数次，行不乱步，面不变色，向通事说。通事语余云：“大老爷叫你坐说，莫怕。”陈操江公云：“华山寺大僧多，日费不少，何故虚报止有银三十六两？”余云：“库头怖畏，说不明白。”复问余云：“实有若干？”余言：“我本师三昧和尚，因缘最大，王侯宰官皈依者广，银两极多。为人解脱，不蓄分文，处处修寺造佛。末年又改造华山，银钱用尽。去年闰六月过世，我等弟子薄福无缘，钱粮稀少，僧众又多，常住缺用。有青马一匹卖予南京织造府车公，得价银五十八两，昨^[265]八九日用出二十二两，今故止存三十六两。大老爷若不信，可差人去问车公，则知虚实。”巴、廐、陈三公自相说已，又皆点头。通事向余言：“三位老爷说你不虚，不去问车公了。”遂解佛辉绑绳。又唤玄文、继玄上去，操江公言：“访得你两人同克修，是本地人出家，乃华山房头，可绑起。”操江公对余云：“此四人事，与你无干，下去。”余不敢回首再视，复往下，同众共坐。

[265] 昨：往日、过去。《正字通·日部》：昨，往日也。陶渊明《归去来辞》：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译文】上面又审问顿悟有关常住财物的情况，他怕受刑，就把田产山场等一切都报上去没收入官了。他又说银钱和库房归佛辉掌管，问他才能知道。于是又派人把佛辉叫去审问，佛辉说库房只有银三十六两，钱八九千文。几位官员都不肯信，勃然大怒，把佛辉绑起来打，他无法解释，就说方丈知道实情。县尹下来叫我，巴、廐二公见我往来多次，脚步不乱，面不改色，就对通事说了几句话。通事对我说：

“大老爷叫你坐下说，不要怕！”陈操江公说：“宝华山的道场这么大，僧人众多，每天的开销一定不小，为什么骗我们说库房只有三十六两银子？”我说：“库头害怕，说不清楚。”他又问我：“到底有多少？”我说：“我的师父三昧和尚因缘广大，王侯宰官皈依的很多，所以他的银两很多。只是他老人家为人洒脱，不蓄分文，到处修寺院造佛像。圆寂的那一年，他老人家又改建宝华山，把银钱都用完了。去年闰六月和尚圆寂，我们这些做弟子的福薄缘浅，钱粮稀少，僧众又多，常住是缺钱用的。常住原本有一匹青马，后来卖给南京织造府的车公，换了五十八两银子，过去这八九天一共用了二十二两，所以现在只剩下三十六两。大老爷若不信，可派人去问车公，就知道我有没有说假话了！”巴、廐、陈三公商量了一会儿，又都点头。通事对我说：“三位老爷说你不会说假话，就不去问车公了。”接着他们给佛辉松绑。又把玄文和继玄叫了上来，操江公说：“现已查明，你们两人和克修都是本地人出家，也都是宝华山的房头，都



要绑起来！”操江公对我说：“顿悟、克修、玄文和继玄他们四个人的事与你无关，你下去吧！”我不敢回头再看，就走下来，跟大家坐在一起。

黑旗改绿旗

至正午时，日色^[266]蒸^[267]烈，无树可荫，大众久坐且饥，人人汗淋难耐。倏尔乌云覆顶，犹张伞盖，四边仍舒日光。天色已暮，有一执旗兵至，呼云：“众长老可随我来！”余谓将去临刑，众皆失色。兵营中亦有善人，合掌欢喜唱言：“诸师汝等得生了！先是黑旗守之必死，今换绿旗相引，莫怖。”仰面视之，果是绿旗，众心乃安。

【译文】到了正午，暑气蒸腾，却没有树木可以遮荫，大家都已经蹲坐了很久，本已身体困乏，饥肠辘辘，此时又复大汗淋漓，个个都觉得难以忍耐。这时突然出现了一片乌云，像一把伞盖一样遮在我们头顶，伞盖以外的地方，依旧是处在阳光的暴晒之下。夜幕降临的时候，来了一个手执旗子的兵丁，对我们喊道：“各位长老跟我来。”我心想这恐怕是要去刑场开刀问斩了，大家吓得脸色都变了。兵营中也有善信之人，对我们合掌，兴高采烈地喊道：“各位师父，

[266] 日色：日光，太阳。李白《长相思》：“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清代蒋士铨《一片石》：“路要慢慢的行，伞要斜斜的打，不要叫日色晒了老爷。”

[267] 蒸：热气上升。《说文解字·火部》：蒸，火气上行也。《国语·周语上》：阳气俱蒸，土膏其动。



你们现在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先前是拿黑旗的守在你们旁边，那是代表要杀头的意思，现在换了拿绿旗的带领诸位离开，已经无需再害怕了！”我们抬头一看，果然是绿旗，大家这才把心放下。

持戒人不用杀器，饥同饥，食同食

到一山坡下坐已，数十兵围看，对大众云：“今日若非这方丈师，往来诉辩分明，与三位大老爷有缘，不然汝等皆不能活。”一兵近余云：“汝劳苦一日，且歇息片时，将腰间弓囊解予作枕。”余云：“此是杀器，持戒人不用。”又一兵云：“汝饥了”，将随身一干饼奉之。余接饼，擘^[268]碎散众。彼云：“汝自吃，莫分。”余云：“共住修行者，饥则同饥，食则同食，况今在患难而不均耶？”兵俱赞叹，议云：“我等可往前村造饭，明早送来。”至中夜，口甚渴，望坡下有一小水池，俱奔就饮，味甘且凉。天明，见是一牛卧秽塘。

【译文】执绿旗的兵把我们带到一个山坡下，大家坐下以后，有几十个兵围拢过来，他们对着大家说：“今天幸亏有这位方丈师父来回几次把事情分辨清楚，再加上他与三位大老爷也是有缘，不然你们就都活不了了。”有一个兵凑

[268] 擘：分开、分裂。《说文解字·手部》：“擘，搗也。”“搗，裂也。”清代段玉裁注云：“今俗语谓裂之曰擘开。”白居易《长恨歌》：“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



到我跟前说：“你辛苦劳累了一天，先休息一会儿吧！”说完把腰间的弓囊解下来递给我当枕头。我说：“这是杀生器具，持戒的人不能用。”又有一个兵说：“你一定饿了。”他随即把身上带的一块干饼送给我。我接过饼子，把它掰成小块分给大家。他说：“你自己吃就好，不要分给别人！”我说：“我们共住修行的人利和同均，饥则同饥，食则同食。何况现在身处患难之中，更要同甘共苦，我怎么能一个人独享呢？”围观的兵士都很赞叹，他们商量说：“我们可以到前面村里去做些饭，明天一早送来。”到了半夜，大家口渴难忍，看到坡下有一个小水池，大家都跑到池边饮水止渴，觉得味道既甘甜又凉爽。等到天亮一看，原来是一个水牛卧成的脏水坑。

众举住山，寺产悉复，官为护法

日色出已，兵来唤至中帐，操江陈公谓余云：“汝是修行人，可住华山，领众回去。”余云：“今某不住。”操江公谓大众云：“彼既不住，汝众中别举一有德者。”众齐答云：“惟此方丈住得，别无人住。”陈公笑云：“我说汝住，众亦举汝，为何前住今却不住？”余云：“前住者，因先师弃世，塔未造完，若土贼乱即舍去，诸方责其不孝，故尔不去。今不住者，一百余僧被屈捉来，幸三位大老爷明察免诛〔考别传云。将军等欲杀监院孙内监房头克修三人，师争之曰，罪在寺主，愿勿累他人。将军益奇之，并释不杀〕，已



是再生。今华山已成难地，倘土贼依旧过山往来，有人又报藏隐，众僧岂复坐待其死，故尔不住，纵塔未完，亦无不孝之罪。”操江公云：“不须虑后苦辞，巴、廐二位老爷同我为护法，此华山即是本朝香火，此后并无兵到。若有兵及余人到寺侵害，汝但送一字帖来报，吾即擒斩首。明日给示到寺张挂。”余云：“今奉命去住，孙太监将常住田地山场一应所有尽报入官，非彼私产，恳乞还僧。”操江公欢喜，一切给还。余与大众领谢回山。

【译文】太阳出来之后，来了一个兵把我们领到中军帐，操江陈公对我说：“你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可以住持在宝华山，现在就领着众僧人回山去吧。”我说：“现在我不住了。”操江公就对大家说：“他既然不住，你们众人之中另行推举一个德行好的人出来。”众人齐声答道：“只有这位方丈才能住得，别人都住不了。”陈公笑着说：“我说让你做住持，众人也推举你，为什么以前你能住，现在就不住了呢？”我说：“以前我之所以住，因为先师离世，塔未完工，若因土贼作乱就弃舍而去，各方都会指责我不孝，所以我没有离开。现在之所以不住，是因为一百多僧人被冤枉抓过来，这次全仗三位大老爷明察才幸免于难，已是如同死后重生。如今宝华山已经成为危难之地，假若土贼依然过山往来，又有人报告我们隐藏土贼，僧众岂非要坐以待毙？所以我不能再住。就算塔没造完，也不能说我不孝了。”操江公说：“你就不必因为顾虑将来的危险而再



三推辞了，巴、廐二位老爷和我一起作护法，从今以后，宝华山就是本朝的香火，再也不会会有兵来打扰了。今后如果有兵或其他人到寺里侵犯闹事，你只要派人送一封信来报告，我就把他抓来砍头。明天就签发告示，挂到你们寺里面去。”我说：“现在我奉命去住，但孙太监把常住的田地山场及一切所有，全部报给官府没收了，那并不是他的私产，所以还请把这些寺产归还给常住。”操江公很高兴，把所有财产都还给了我们。我就和大众领谢，回到宝华山。

陈道人与香师

及至到殿拜佛，不觉凄惨俯地，泪倾不止，何缘复瞻金容！山下严巷村陈道人是皈依弟子，闻十三日夜清兵围寺，将僧尽捉往营，甚是忧虑。十五日欲上山探看，彼子侄相劝：“此时兵营还在东谢，遍山多横死尸，路绝行人，且勿速往。”彼云：“弟子知师有难，岂忍坐视！”故于午间到寺，见僧放回，问叙其由，彼心悦归。香阁黎师在镇江上方寺起期，纯之弟兄去买香烛，奔至上方借宿。香师云：“华山有事，莫连累我期场，可往别处宿。”纯之弟兄含泪而出，于十八日回说之。大众闻已，无不嗟叹。余云：“华山是先老人全身窣堵^[269]，不但闻难不忧不问，抑且见生者不怜不留，吾香师是何心哉？彼陈道人是何情欤！”

[269] 窣堵：全称窣堵波（stupa），塔。奉安佛物或经文，又为标帜死者生存者之德，埋舍利、牙、发等，以金石土木筑造，使瞻仰者。



【译文】到殿上拜佛的时候，我不觉凄惨悲伤，匍匐在地，泪流不止，要何等因缘才能让我等大难不死，再瞻我佛的金容？山下严巷村的陈道人是我的皈依弟子，他听说十三日的晚上清兵围寺，把僧人全部抓到兵营去了，十分担心。十五日，他想上山打探情况，他家里子侄辈的人劝他说：

“现在兵营还在东谢山，满山遍野都是死尸，路上见不到一个行人，不要这么快就去！”他说：“弟子知师父有难，怎么忍心坐在这里袖手旁观！”所以他中午就来到寺里，看见僧人都已放回，又问明了事情的始末经过，才满心欢喜地回去了。这时香雪阁黎师正在镇江的上方寺起期，纯之弟兄到镇江购买香烛，就去上方寺拜见香雪师求借宿一夜。香雪师说：“宝华山出了事，你们不要连累我的戒场，还是到别的地方去住吧。”纯之弟兄只得含泪而出。他们十八日回到寺里之后跟大家讲了这件事，大家听了都慨叹不已。我说：

“宝华山是先老人的全身塔所在，山上有难，他置若罔闻，全无护塔之心，这也就罢了，寺里的人前去求见，他居然也毫无恻隐之心，反倒拒之门外。我们的香雪师是什么样的心地啊？而那位陈道人又是什么样的情谊啊？”

诘奸

半月后，有一壮汉，作营伍庄饰到寺。大众已是伤弓之鸟，见俱惊怕。余近前以软语问彼，彼云：“操江大老



爷处差来取马。”余云：“寺中果有一好马，任尔骑去”。彼闻心喜。余复语云：“马今予汝，可有凭据否？”彼于腰间取出一小帖示之，见非朱笔，乃是赤土。接帖在手，即大叱云：“汝是谁党土贼，敢来寺中吓诈马匹，岂不闻巴、廐、陈三位老爷作华山护法耶？锁起送官！”彼即跪下，叩首求放，谓：“我不肯来，是我们为头者张昆叫来。”大哭不止。忽天雨淋漓，余复怜之，语云：“今且放汝去，若再如此，必定不恕。予汝草鞋一双，伞一把，速去！”彼脱皮靴，穿草鞋，冒雨飞走。自此华山太平，土贼绝迹。

【译文】半月以后，寺里来了一位壮汉，看他的穿着打扮像是兵营中人。大家此时已是惊弓之鸟，见此都十分害怕。我走上前去，和气地问他来寺何事，他说：“我是操江大老爷那里派来取马的。”我说：“寺里的确有一匹好马，你就骑去吧！”他一听很高兴。我又说：“马给了你，你有官府的凭据回执吗？”他从腰间取出一张小纸给我看。我一看，上面的文字不是用朱笔，而是用红土写的。接过帖子我就大声呵叱他：“你是哪一帮的土贼，敢来寺里恐吓讹诈马匹！你难道没有听说巴、廐、陈三位老爷是宝华山的护法吗？把他锁起来送官！”他马上跪在地下叩头求饶，说：“我本意不肯来，是我们的头领张昆叫我来的！”说完大哭不止。忽然天下起了大雨，我又起了怜悯之心，对他说：“这次就先放你走，以后你再敢这样，决不饶你！我给你草鞋一双，伞一把，赶紧走吧！”他脱了皮靴，穿上草鞋，冒着大雨飞奔



而去。从此以后，宝华山安宁太平，再也见不到土贼的踪迹了。

建木戒坛受具

顺治六年〔师四十八岁〕二月间，达照师之徒有一二人，余是教授，彼故侮^[270]僧规，师纵不训。余遂下山渡江，欲上北五台〔第三次去华山〕。行至滁州关山，遇当家湛一留住，乞求受戒。愿云公是先老人披剃受戒弟子，余亦是教授，在山学律，集众影堂^[271]，诫责眷属，语达照师云：“见和尚是先老人面嘱继居方丈，又从死难中保全丛林，理当遵规听教，依止修行。何以抗拒触恼，自坏门庭？今得罪方丈，即是得罪先老人！”亲书摈^[272]条，驱出不法者。达照师偕离言大德至滁关，接余还山。复从严整律规，始建木戒坛^[273]受具。大众不减三千指^[274]，日食仅储数朝之粮，虽然如是，亦未断餐〔当时无有人提议令众作经忏以维持常住者〕。

[270] 侮：轻慢。

[271] 影堂：供奉佛祖、祖师真影或陈设祖先图像的厅堂。

[272] 摈（bìn）：排除，摈弃。

[273] 戒坛：授戒之坛场也。梵云曼陀罗，译曰坛。高筑之，故云坛。《资持记》上二之一曰：“法既尊特，常地莫行。如持秘咒必结坛场，羯磨咒术，其类颇固。”其滥觞，在天竺者，楼至菩萨请筑戒坛为比丘受戒，佛许之，使于祇园精舍外院之东南建坛。见《释氏要览》上。在支那者，曹魏嘉平正元中，昙柯迦罗，昙帝皆于洛阳立大僧羯磨之法，支那之有戒坛自此始。南朝永明中，三吴初作戒坛，是为吴中立坛之初。唐初，灵感寺南山律师按法立坛。撰《戒坛经》一卷。见《僧史略》上。

[274] 三千指：三百人。



【译文】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二月间，达照师的徒弟中有一两人，我是他们的教授师，他们故意轻慢僧规，达照师竟然纵容他们，不加训诫。我就下山，渡过长江，想去北五台。走到滁州关山一个寺院，当家的湛一师留我住下并求受戒。愿云公是先老人三昧和尚披剃的受戒弟子，我也是他的教授师，此时他正在宝华山学戒律，他把众人召集到影堂，教诫大众并呵责不法之徒。他对达照师说：“见和尚是先老人当面嘱托的继任方丈，他又从死难中保全了这座丛林，我们理应遵守戒规，听从他的教诲，依止他好好修行。怎么可以抗拒抵触，令他生烦恼，这分明是自己破坏自家的门庭！今天你们得罪方丈，就是得罪先老人！”他亲自写了摺条，把不如法者驱逐出寺。达照师和离言大德一起来到滁州关山，接我回宝华山。于是我再一次从严整饬戒律和清规，然后建立了木戒坛来授具足比丘戒。常住大众在三百以上，由于人数众多，故此寺中存粮只够维持几日的开销。即便如此，也从未出现过揭不开锅的情况。

长生会安居

顺治六年冬，有宁国府长生会^[275]主人来请，余允再议。七年，是余五十岁〔案顺治七年，师四十九岁，此依卷

[275] 长生会：由本地善心的乡绅或村民捐资，帮助没能力举丧的人筹办丧礼的组织。因为出于避讳，习称“长生会”或“老人会”。



上所记二十五岁二十七岁二十八岁三十岁三十二岁之文，推算而定也，今云五十岁，则前后文互抵牾^[276]，考诸别传，己未示寂，寿七十九，以逆推之，与今文五十岁相符，是否有误，后贤幸更详之，今且依卷上诸文为准定，判顺治七年四十九岁[]]，四方檀供不募而至，诸刹耆宿^[277]相爱而临。有觅心师，是先老人披剃，为余受具尊证，争居方丈。四月十五日早，余鸣槌集众于方丈，请觅师至。余白云：“自古方丈请有德者居之，某德凉不堪据席，今凭众将常住进出钱粮算明交掌。”所存米三百余石，银二百余两，钱九万有零，取五万二千散众。库房所积油盐果品等，足用一年。余拜觅师之后，即诣东楼，目不顾内。次日十六日，与大众作前安居。于十七日上供辞先老人塔。律中有难缘听移安居，与众言：“明早往宁国府长生会安居。”大众来白，俱欲相随出山。余言：“华山乃先老人改向中兴，且复涅槃建塔在此，是我律宗祖庭，余愿恒为洒扫侍者，柰^[278]何因缘如斯！今与大众议^[279]之，若肯代余守祖庭焚修者，请立于左，不妨后会未迟。若必欲相随者，可立于右。”众听依言两分，其随行大半，有一百二十余人。十八日天明，副寺履中送银三十两为路费，余笑不纳。彼云：“此是和尚香仪，非供众物。”余言：“一交俱交，何容分别。”用早餐已，遂出山^{【第四次去华山】}。行老蓬桥遇张道人，邀请用斋，

[276] 抵牾（wǔ）：违背，冲突。

[277] 耆宿：年老资深德高望重的人。

[278] 柰：通“奈”。

[279] 议：选择、斟酌。《仪礼·有司》：乃议侑于宾以异姓，宗人戒侑，侑出俟于庙门之外。汉代郑玄注：议，犹择也。



备船相送。宿下关二忠祠，当家者是戒弟子，留住三日。善信皈依，送米共四十余石，香仪聚有百两。买舟逆流而上，四月将尽方到宁国，主人相契。

【译文】顺治六年冬，宁国府长生会的会主来请我，我答应以后再商量。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那一年恰逢我五十岁。四方施主的供养不募而来，诸方宝刹的长老们也纷纷垂爱光临。有一位觅心师是先老人所披剃，也是我受具足戒的临坛尊证师之一，前来争夺宝华山的方丈之位。四月十五日早晨，我鸣槌召集大众到方丈室，把觅心师也请到场。我向大众说：“自古以来，方丈之位都是请有道德的人来担任，本人德薄不能胜任这个位置。所以我现在当着众人的面，把常住进出的钱粮结算清楚，交给觅心师掌管。”当时有存米三百多石，银二百多两，钱九万文有余，我从中拿出五万二千文发给大众。库房储备的油盐果品等足够一年之用。我拜了觅心师之后，就住进东楼，内部一切事务不再过问。第二天是十六日，安排大众开始前安居。十七日上供，拜辞先老人塔。律中规定，如遇难缘，可以迁移到别处安居。于是我对大众说：“明天早上我要前往宁国府的长生会安居。”大众都过来说想跟随我一起出山。我说：“宝华山是先老人改了寺庙朝向而得以中兴的，而且又是先老人涅槃建塔之地，是我们律宗的祖庭，我愿意永远做洒扫侍者，但无奈因缘如此！现在给大家两个选择，如果愿意代我守护祖庭清净修行的，请站在左边，我们以后再相见也不迟。如果



是一定要随我下山的，可以站在右边。”众人听了之后，就分站两边，要随行下山的占了大半，有一百二十多人。十八日天亮后，副当家履中送给我们银子三十两做路费，我笑了笑，没有收。他说：“这是当初信众供养给您的香仪钱，并不是供养大众的。”我说：“一交都交，怎么还能再分别是属于谁的！”我们吃完早餐就下了山。走到老蓬桥，遇见张道人，他邀请我们去用斋，并雇了船送我们。我们晚上住在下关二忠祠，当家师是我的戒弟子，留我们住了三天。前来皈依的善信们，共送给我们四十多石米，香仪也有一百两。我们就雇船逆流而上，四月底才到宁国府长生会，主人与我很投合。

住山感化

五月初间，有二三弟子从华山后至，传说云，余下山后，句容县公^[280]闻知觅师争居方丈，余让出山，呼觅师往龙潭下院诃骂，限半月内请余回山。续后复有陈旻昭^[281]《灵峰宗论中，有寄复陈旻昭五书，又六帙寿序一首》护法，进山礼佛，恸哭语大众云：“山中和尚去已，丛林顿败，其祸源非觅心一人，皆眷属挑唆起事，理应送之有司，且暂宽恕。吾既为护法，必先护僧，择期亲往宣城接和尚。”七月

[280] 县公：爵名。晋时始置县公之爵，历代因之，亦谓之开国县公，明以后废。《佛祖统纪》卷51：武后封法朗九人。为县公。赐袈裟银龟袋。

[281] 陈旻昭：崇祯进士。清顺治五年同两江总督于成龙等人，修建栖霞寺，筑紫峰阁，延请觉浪禅师在此说法。藕益大师《灵峰宗论》中有寄复陈旻昭书五封，六十大寿序一首及像赞等。



二十一日，陈护法到宣城，叙说入山及相接因缘，余心愧感护持。二十四日命大众登舟，余同陈护法陆返，二十九日到江宁^[282]。次日觉浪和尚及陈旻昭诸护法同送进山，至范家场夜暮，村民闻余回山，男妇竞看余，执炬相送，光同白昼。觉浪和尚大笑奇哉，语诸护法云：“见公住山感化如是，乃法道大兴之兆也。”

【译文】五月初的时候，有二三个弟子从宝华山随后赶来。据他们说，我下山以后，句容县公得知觅心师来同我争方丈位，我主动退让下山了，就把觅心师叫到龙潭下院去责骂，限他半月之内请我回山。后来，又有护法大居士陈旻昭进山礼佛，了解情况后痛哭失声，他对大众说：“自从和尚离开后，丛林衰败不堪，其罪魁祸首非止觅心一人，都是由于追随之徒众挑拨教唆，才生起如此事端，按理本应送到官府严办，现在暂且宽恕你们。我既然身为护法，必须先护持僧团，选个日子，我亲自去宣城接和尚回来。”七月二十一日，陈护法到达宣城，向我叙说了进山及前来迎接的因缘，我内心深感愧对护持之情。二十四日，我让大众上船，由水路直接回山，我和陈护法则走陆路，我们二十九日到达江宁。第二天，觉浪和尚及陈旻昭等诸位护法一同送我进山，走到范家场的时候天色已晚，村民们听说我回山了，男女众等争先恐后地来看望我，拿着火把一路相送，火光照得如同白昼。觉浪和尚大笑说：“奇哉！奇哉！”又对各位护法

[282] 江宁：南京旧称。



说：“见公住山，感化影响竟至如此地步！这是佛法大兴的好兆头啊！”

回山整饬

次日余呼在山旧执事，议设斋谢诸护法，问及常住所存之物，监院若见答云：“银钱俱无，米仅数石，库房一空。”余叹云：“吾离山未及五月，常住云何致此？”若见言：“和尚去后，山中不似律堂，大众欲散。觅师每日厚供，所进既无，所存故尽，犹饮死水而乏活泉，故致于此，某不能作主。”护法闻已，皆攒眉不悦。余云：“此番还山，与向从兵营还时大相迥别，且随缘去，无劳为忧。”遐迩^[283]乞戒者渐广，余白云：“山中淡薄，若添人，但添水，无米可加。不能甘此者，请往他处。”都愿在山，一无别往。于八年〔师五十岁〕始，每逢冬夏，内外大众共聚一堂，七昼夜念佛不辍，仍粥结午，更无增易。七月十五自恣日，依经供盂兰盆^[284]，随其方丈所有，普散大众，以报父母深恩，立为恒规。

[283] 遐迩：远近。

[284] 盂兰盆：梵语。《佛祖统纪》云：“目连尊者设此盆供，得脱母氏饿鬼之苦。”唐时将盂兰盆整体译为倒悬，如《一切经音义》于“盂兰盆”下云：“正言乌蓝婆拏，此译云倒悬。案西国法，至于众僧自恣之日云，先亡有罪，家复绝嗣，亦无人飧祭，则于鬼趣之中受倒悬之苦。佛令于三宝田中俱具，奉施佛僧，佑资彼先亡，以救先亡倒悬饥饿之苦。旧云盂兰盆是贮食之器者，此言误也。”宋时更倾向于盂兰为倒悬，盆是器皿。如《翻译名义集》：“盂兰，西域之语，转此翻倒悬。盆是此方贮食之器。”



【译文】第二天，我召集留在山上的旧执事商议设斋感谢诸位护法，问起常住现在还有些什么，监院若见说：“银钱都没有了，米也只剩下几石，库房已经空了。”我叹息说：“我离山还不到五个月，常住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若见说：“和尚走后，山中根本不像是个律堂，大家都想各奔他方。觅心师每天用丰厚的供养笼络大家，又没有外来的供养，库存就慢慢用尽了。就像从一潭没有泉眼的死水中取水一样，故此就到了这种地步，而这些事我又做不了主。”护法们听了，个个眉头紧锁，面露不悦之色。我说：“这一次回寺跟上一次从兵营里回来时的情况相比大不相同，就只管随缘吧，不必为此担忧！”渐渐地，远近前来求戒的人越来越多。我对他们说：“山中淡薄清苦，如果吃饭的人增加了，只能多加水，没有米可加。不能受这种苦的人，就请到别处去吧。”大家听后，都愿意留在山上，没有一个人离开去别的地方。从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开始，每逢冬夏两季，宝华山内外大众共聚一堂，七天七夜念佛不停，午饭仍然只有粥，没有增加或改变。七月十五自恣日，按照经规律仪，按照佛经设盂兰盆供，将方丈室所有的钱财等物全部分给大众，以此报答父母深恩，立为恒常不变的规矩。

减口济贫，念佛植福

顺治九年〔师五十一岁〕，江南蝗旱，寸草无收，人民饥馑，村庄老少男妇奔山求食，非乞丐之比，亦杂有田地者



在内，动止一二百人。白众减口以周济之。一日午间数倍寻常，逼塞殿庭之内。余遂行权以开示之云：“汝等今日不得已登山者，人人当观往因，为前世不信三宝，慳贪不肯惠施贫苦，所以招报如是。今化众僧，施汝等每人三文钱。吾复亲至汝等前，每人施吾钱一文，皆要口中念佛，双手奉之。为汝等供众，植清净福田，当来离贫穷苦。”如是化时，佛声震吼〔念佛植福〕。即扫仓煮饭，随量饱餐，念佛而去〔卓哉〕。常住无隔宿粮，欲次早惟烧白水过堂^[285]。晚间有江宁黄君辅居士，送米十石到山。

【译文】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江南遭到蝗虫和旱灾，颗粒无收，老百姓都在忍饥挨饿，村里的男女老少们跑到山上来讨饭，来的这些人并不完全都是乞丐之流，其中也夹杂着有田地的人，动不动就是一二百人。我告知寺内大众减少自己的口粮来周济他们。有一天中午时分，来的人比平常多了几倍，挤满了殿堂庭院。我就乘此时机向他们开示说：“大家今天不得已来到山上，人人都应该观察一下往昔的因缘，因为前世不信三宝，慳贪财物，不肯布施贫苦的人，所以才招来今天这样的果报。今天我向众僧化缘，布施给你们每人三文钱。我再亲自到你们面前，你们每人布施给我一文钱，要做到口中念佛，双手恭敬奉上。我会替你们转供僧众，为你们培植清净福田，以便将来大家都脱离贫穷之苦。”这样教化他们，一时佛声震吼如雷。我随即派人把米

[285] 过堂：上僧堂吃食也。



仓中的米一粒不留全部拿出来煮饭，让大家放量饱餐，随后让他们念佛而去。只是如此一来，常住便无隔宿之粮，准备第二天早上烧一锅白开水过堂。当天晚上，就有一位江宁的黄君辅居士送了十石米到山上。

淡薄操履，遵制却供，撰集《教诫比丘尼正范》

十年二月中〔师五十二岁〕，楚汉阳府尼心闻，年五旬，志在持戒，同徒等九人，一帆不惮险远，十众登山，乞求安居三月，供米六十石、银二十两。观彼意诚言切，遂怜愍许之。于设斋日，不肯入堂礼拜。斋毕集众，呼彼语云：

“汝发心远来学戒，为何不进斋堂礼僧？律制比丘尼纵年百岁，当礼初夏比丘，今自大慢僧，非学戒者。”彼云：“某在楚中，若有善知识处，俱往设斋，方丈皆以客礼相款，并不礼拜。”余云：“彼贪图利养，败坏法门，凡见有因缘尼，敬如生母，以望更得厚供，是狮子虫^[286]，非真善知识也。吾华山今虽淡薄，宁绝粮断餐，必不敢违制邀^[287]利。今日所设之斋，作常住自用，其银还汝，米在下院，可将别去。”彼作无明会^[288]，接银领徒即下后山，歇^[289]出水洞

[286] 狮子虫：“师子身中虫，自食师子肉”，譬喻出家比丘自坏佛法。

[287] 邀：请求，求取。《字汇·辵部》：“邀，求也。”王维《送张判官赴河西》：“单车曾出塞，报国敢邀勋。”

[288] 作无明会：不能悟解对方所作所为的佛法深意。多见于禅宗语录。如《五灯全书》：某甲下手。济度杖与僧。僧拟接。济便打。看他的的显示者些子。无你诸人近傍处。岂常情之所能测。老僧寻常痛口骂你。痛棒打你。你不作无明会。便作佛法会。又何曾梦见我先祖门风。

[289] 歇：住宿。



静室。有弟子古潭，入室白云：“彼尼远来，常住空虚，和尚且方便摄受，一则不退彼心，次则大众有半月之供。”余正色云：“但肯真实修行，大众自不悬^[290]钵。树立法门，正在淡薄时操履。律师行律，岂见利而违圣制耶？”古潭愧颜，作礼而退。至三日后，心闻复领徒上山，齐跪方丈门外涕泣，谓：“在楚朦胧^[291]如此，实非自大慢僧，恳和尚慈悲容忏悔，所有言教，尽行遵依！”诸首领为其拜求，由是令在鹿山庄结界安居。遣阍黎等半月往彼教诫，为讲本部毗尼。因此发起撰集《教诫比丘尼正范》一卷流通。

【译文】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中旬，楚地汉阳府有一位比丘尼叫心闻，年纪在五十岁上下，立志持戒，带领徒弟等九人，不怕路途险远，乘船来到宝华山。她们十人来到山上，乞求安居三个月，供养米六十石、银二十两。我看她们发心真诚，言辞恳切，就生怜悯心允许了。设斋供众之日，她不肯入堂礼拜众僧。斋后我就召集众僧，把她们叫来，对她说：“你既然发心远道而来学习戒律，为什么不进斋堂礼僧？戒律规定即使是年高百岁的比丘尼，也应礼拜初受具足戒的比丘。你现在自高自重，侮慢大僧，这不应是学戒之人所有的态度。”她说：“我在楚地，凡有善知识的地方，我都前去设斋供众，那里的方丈都用宾客之礼款待，并没有要求我礼拜他们。”我说：“他们这样是贪图利养，败

[290] 悬：挂，悬挂不用。《国语·鲁语中》：“民无悬耜。”

[291] 朦胧：迷离恍惚，迷糊，糊涂。《红楼梦》第一回：士隐于书房闲坐，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



坏法门，见到有因缘供养的比丘尼，都敬如生母，希望再次得到丰厚的供养，这是狮子身中虫，不是真正的善知识。我们宝华山现在虽然淡薄清苦，宁可绝粮断餐，也绝不敢违背戒律追求利养。今天设的斋，就算是常住自己用的，花费的银两全数还给你，你们带来的米放在下院，你拿上到别的地方去吧！”她不能领会其中的深意接过银两领着徒弟下了后山，歇住在出水洞静室。有个叫古潭的弟子到方丈室来对我说：“那位比丘尼远道而来供养，而我们常住库房现正空虚，和尚不妨权且方便摄受她，一来可以让她不退心，二来我们大众也能多出半个多月的供给，何乐而不为呢？”我严肃地说：“只要肯真实修行，大众自然不会饿肚子。树立法门，正应在清苦淡薄的时候行持。律师奉行戒律，怎么能见有利可图就违犯圣制呢？”古潭满脸惭愧，行礼退了出去。过了三天，心闻比丘尼又领着徒弟上山来，一齐跪在方丈室门外哭泣，说：“我们在楚地糊里糊涂，不明戒律，以为事情本当如此，实在不是有意自大慢僧，恳请和尚慈悲，容许我们忏悔。以后和尚所有言教，我们都依教奉行！”各堂首领也都为她拜求，于是我就让她们去鹿山庄结界安居，派闍黎师等人每半个月去那边进行教诫，为她们讲解本部毗尼。我也因此而撰集了一卷《教诫比丘尼正范》，并予以流通。

修般舟常立三昧两度

八月初旬，有后堂会一，是楚人，久在禅门，入山依



止学戒。山中晒藏，会一翻《般舟三昧经》，次日白余，谓藏中般舟三昧乃净业要宗，最属难行。余云：“吾昔在北五台，亦闻善知识开导，不坐不卧，惟立九旬。后住此山，阅《南山道宣律祖行集》，宣祖恒修，自后行者稀少。舍得一身，自然行得。”遂择八月二十日，就方丈效修九旬，愿践祖迹，谢事入关，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出足。于十二年〔师五十四岁〕秋复修九旬。自庆何缘，两植净因，但愧障重，未获深益。

【译文】八月上旬，有后堂僧会一，是楚地人，久在禅门修学，来到山上依止我学戒。山上晒经的时候，会一趁机翻看了《般舟三昧经》，第二天，他跟我谈论起这件事，认为大藏中所载的般舟三昧法门对修行净业来说意义重大，只是太难以做到了。我说：“我以前在北五台也曾听善知识开导，说修般舟三昧要不坐不卧，九十天只能站立经行念佛。后来到了这里，阅读了《南山道宣律祖行集》，知道宣祖一直修持这个法门，在他之后，修般舟三昧的人就很少了。其实只要能舍得这个色身，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我就选定日期，从八月二十日起在方丈室仿效前贤修般舟三昧九十天，发愿追随祖师行迹，谢绝了一切事务入关修行，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出关。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秋又行了九十天。我深自庆幸，能有这么好的因缘，得以两度培植净土因缘，只是惭愧业深障重，没有获得甚深的利益。



撰集毗尼垂化无尽

至于依制更权，如法严持，撰集毗尼，辩讹流布，一切化导因缘等事，与夫建戒坛垂后范，置田山供众僧，诸凡巨细修造，皆以补先老人改向未完之局，用报得戒法乳之恩。是余数十年苦心铁脊支撑法事实事，不辞繁赘，对众道出。其离言阇黎，并久随诸大弟子等，悉知悉见。然一切有相，皆归于幻，由后思前，此犹一梦耳，故题为“一梦漫言”。仍系以偈，偈曰：

一梦南来数十秋，艰危历尽事方休。

尔今问我南游迹，仍把梦中境界酬。

【译文】至于遵照律藏更正以前遗留下来的一些权宜方便，如法地严持戒律，撰集戒律著述以去伪存真并最终传布流通，一切随缘教化引导之事，以及建立戒坛，为后人树立榜样，置办田地山场供养众僧，乃至于大大小小的所有修建，都是为了补足先老人改寺向时所没有完成的规划，以此报答他老人家令我得戒的法乳深恩。以上记述的都是我数十年来苦心经营、铁脊荷担弘法事业的实事。在此，我不怕繁冗累赘，一一向大家陈述。这些事情离言阿阇黎和各位长期追随我的大弟子全都清楚。然而一切有相之事终属幻化，现在追忆这些往事，就像是做了一场梦，所以我将此书题名为“一梦漫言”。最后还是以一个偈子来作结吧：

一梦南来数十秋，艰危历尽事方休。

尔今问我南游迹，仍把梦中境界酬。



附录

宝华山见月律师年谱摘要

甲戌九月，依《一梦漫言》及别传^[292]摭录，惟举梗概，未能详耳。《漫言》上卷自记年岁数处，可为依据。今编年谱，准此推衍。下卷谓顺治七年五十岁者，或有舛^[293]误，以彼后贤改订焉。晋水尊胜院沙门亡言^[294]。

明万历三十年壬寅，一岁。

是年三月三日师生。师姓许氏^[295]，名冲霄，云南楚雄府人。旧籍江南句容。远祖某，于明洪武时，从军开^[296]滇黔，以功世袭指挥，遂家焉。父醕^[297]昌，母吴氏，梦梵僧入室，寤^[298]而生师。是年，古心律祖六十二岁。三昧律师

[292] 别传：指其他传记，非另有“见月律师别传”一书。

[293] 舛（chuǎn）：差错、错误。

[294] 亡言：即弘一大师。大师一生用过两百多个名字，亡言即其中之一。

[295] 姓氏，《通志·氏族略序》：“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秦汉以后，姓、氏不别，或单言姓，或单言氏，或兼言姓氏，“皆所以别婚姻”。顾炎武《日知录》：“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

[296] 开：发掘、拓展。《韩非子·初见秦》：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

[297] 醕（yìn）：酒漱口也。《汉书·卷五一·贾山传》：养三老于大学，亲执酱而馈，执爵而醕。

[298] 寤：睡醒。



二十三岁。颛愚大师二十四岁。藕益大师四岁。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十四岁。

双亲相继弃世，二弟幼小，由伯恩育教诲。伯父年老无子，欲使师袭职为指挥，师不屑也。师善绘大士像。是年十一月，古心律祖示寂。

天启六年丙寅，二十五岁。

性好游览，往金沙江，遇萧暗初，同往浪穹，晤^[299]杨绍先，居萧园。

天启七年丁卯，二十六岁。

崇祯元年戊辰，二十七岁。

十二月闻伯父逝，发心出家。易道士服，更名曰真元，号还极。除夕夜，梦为僧形，自思后必为僧。

崇祯二年己巳，二十八岁。

仍居萧园。

崇祯三年庚午，二十九岁。

正月往三营，主龙华会坛，斋僧每日千余人^[300]。始晤成拙，由是以为僧友。会将毕，仍返浪穹。

崇祯四年辛未，三十岁。

三月移居剑川州赤岩书室。六月获读《华严经》，急欲

[299] 晤：见面。

[300] 千余人：当为“百余人”，见前《自意化导因缘》一节注释。



披剃为僧。八月朝鸡足山。九月到落马。

崇祯五年壬申，三十一岁。

十月依亮如老法师披剃，名读体，号绍如。成拙来。

崇祯六年癸酉，三十二岁。

正月往鹤庆府，四月离师，往参三昧和尚受戒，与成拙同行。十月至湖广武冈州止水庵，过冬。

崇祯七年甲戌，三十三岁。

四月往宝庆府，参颢大师，深蒙奖励，诚勉当效大师操履。冬到南京，往山学楞严咒。

崇祯八年乙亥，三十四岁。

三月到五台，始见三昧和尚，遂至塔院寺，过冬。

崇祯九年丙子，三十五岁。

七月离五台，改号见月。九月到江南，住镇江甘露寺过冬。

崇祯十年丁丑，三十六岁。

二月到海潮庵，四月依三昧和尚受戒，八月任西堂，始阅律。

崇祯十一年戊寅，三十七岁。

熏教授师授紫衣。是冬熏师示寂。

崇祯十二年己卯，三十八岁。

正月侍三昧和尚返石塔庵，至龙潭，阻风三日，和尚登



华山，发愿重兴。三月始任教授。四月和尚入华山，嘱任监院。九月成拙到华山受戒。

崇祯十三年庚辰，三十九岁。

四月因达照师瞋怨，下山，往无锡，旋^[301]归华山。

崇祯十四年辛巳，四十岁。

华山寺宇，方向未合，故尔常住不兴，乃改向移转。卸瓦运砖，一一莫不以身先之。

崇祯十五年壬午，四十一岁。

因前殿香灯行非法事，众皆云可恕，师下山。十月往黄山。

崇祯十六年癸未，四十二岁。

三月返华山。

崇祯十七年甲申，四十三岁。

弘光元年乙酉，四十四岁。

在嘉兴募资，欲为和尚建寿塔。六月和尚疾，和尚归华山。闰六月四日和尚示寂，嘱继法席，立十约，大众不悦。十月集众告白，将遵制行法。三日后达照师辞当家，香师他往，诸同戒皆散，旧执事等十去八九，惟百余同志奋发协助，愿共持戒。

[301] 旋：立刻、急忙。如旋即。《后汉书·董卓列传》：卓既杀琼琬，旋亦悔之。



清顺治三年丙戌，四十五岁。

始行安居。八月清兵围寺，尽提僧往，翌^[302]日放回。

顺治四年丁亥，四十六岁。

顺治五年戊子，四十七岁。

顺治六年己丑，四十八岁。

二月达照师之徒有一二人故侮僧规，达照纵不训，师下山，欲上北五台，至滁州，遂归。

顺治七年庚寅，四十九岁。

四月觅心师争居方丈，师下山，往宁国，七月归山。

是夏藕益大师《重治毗尼事义集要》成，并予师书，赞叹弘律^[303]。

顺治八年辛卯，五十岁。

顺治九年壬辰，五十一岁。

顺治十年癸巳，五十二岁。

八月行般舟三昧九旬。

顺治十一年甲午，五十三岁。

顺治十二年乙未，五十四岁。

是秋，复修般舟三昧九旬。

[302] 翌(yì)：次日。

[303] 藕益大师《灵峰宗论》卷5有《与见月律主》书。



康熙四年乙巳，六十四岁。

是夏，《毗尼作持续释》刊行。师所撰述，尚有《大乘玄义》《毗尼止持会集》《黑白布萨》《传戒正范》及《僧行轨则》等。

康熙十三年甲寅，七十三岁。

撰《一梦漫言》。

康熙十七年戊午，七十七岁。

岁晚示微疾。

康熙十八年己未，七十八岁。

正月既望，力疾^[304]起视，诫弟子曰，勿进汤药，更七日行矣。至期端趺而化，即正月二十日也。寿七十八岁，别传^[305]作七十九岁，腊四十八，荼毗，得五色舍利。

见月大律师塔铭^[306]

佛之慧命，寄在毗尼，所以优波离持戒第一，众中推为上首。过去七佛，咸以戒法嘱累之^[307]。此支那国土，南山律宗，则正法所凭依也。唐宋而下，代有良师。明万历中慧

[304] 力疾：尽力支撑病体。《晋书·卞壺传》：壺时发背创，犹未合，力疾而战。

[305] 别传：《宝华山志·见月大律师塔铭》记载，“师示生于万历辛丑年三月三日，示寂于康熙己未年正月二十二日……师世寿七十有九，僧腊四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三”

[306] 摘自《宝华山志》，御史李模撰。

[307] 《宋高僧传》卷16：直以时论，三世诸佛咸同制也。横从界说，十方净刹悉共行之。所以优波离过去七佛咸以戒律嘱累之。



云尊者，乘愿再来，中兴律学。及门^[308]高弟，如千华三昧光公^[309]，尤称冢嫡^[310]。崇宏两朝^[311]，叠逢隆眷，甘露溥洽^[312]，道播寰中^[313]。宝华第二代，得见月大和尚，缵^[314]承厥绪^[315]，作法仪轨，皆本律制，南山行事，再见今日。故不出户庭，而声教讫于四海^[316]。数十年来，七众^[317]同钦，当代律虎^[318]大矣哉！洵^[319]末法之光明幢也。

师讳读体，字见月，滇南白鹿郡许氏子。祖籍句容，明洪武初，以军功封将军，世袭指挥使，遂世居白鹿焉。父胤昌，母吴氏，皆以积善著称。师年十四失怙恃^[320]，长伯

[308] 及门：本指及于仕进之门。《论语·先进》：“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后亦指受业于门下的弟子。《元史·许谦传》：“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随其材分，咸有所得。”

[309] 千华：即宝华山。师讳寂光，字三昧。《三昧律师传》云：“师至华山开千华大社。约指华也。寺名隆昌寺，相传为梁志公道场。明妙峰大师复兴，奉旨建铜殿。”

[310] 冢：同冢，最大的、第一的。冢嫡即嫡长子。《尔雅·释诂上》：“冢，大也。”清代郝懿行义疏：“盖冢本封土为名，而凡大亦皆称冢。……然则大君谓之冢君，大宰谓之冢宰，大子谓之冢子，大祀谓之冢祀。”

[311] 崇宏两朝：即明代崇祯朝及南明弘光朝。

[312] 溥（pǔ）洽：周遍，遍及。

[313] 寰中：宇内，天下。

[314] 缵（zuǎn）：继续，继承。

[315] 厥绪：厥，代词其，他的；绪，前人未竟之事业。《诗·鲁颂·閟宫》：“缵禹之绪。”

[316] 讫：通迄，到，至。《书·禹贡》：“声教讫于四海。”

[317] 七众：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佛弟子之七种类别。

[318] 律虎：指博通律藏者。道宣律祖《续高僧传》：“法愿霜情启旦。孤映群篇。挫拉言初。流威灭后。所以履历谈对。众皆杜词。故得立破众家。百有余计。并莫敢当其锋锐也。时以其彭亨罕敌。号之为律虎焉。”

[319] 洵（xún）：诚然，确实。

[320] 怙恃：本意为依赖、凭赖，《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故常用以比喻父母。



乏嗣，恩勤^[321]闵育，欲以所袭职授师。师志在出尘，坚却不受，去为黄冠。随得异梦，入一大刹，有老僧持佛经一卷，命师为众讲演，众皆跪听。年三十，遍历名胜。遇一禅宿，赞言有大慧根，宜宏佛法，乃授师以《华严》，师展诵未终，心遂感悟。寻值亮如法师演教云龙之大觉寺，遂从剃染。亮师先一夕，梦有异僧，发长求剃，因知师为再来人也。参侍经载^[322]，而屡以乞授大戒为请。时江南三昧和尚大阐毗尼，化被^[323]南北。亮师指令南参，乞授具戒。师遵命偕友成公，不惮数千里，束装南迈^[324]，日则风尘载道，夜乃专精坐禅，唯以参求真善知识为念。其它风雨间关^[325]，饥寒劳苦，皆置而不问也。首参南岳颙大师，每赞师骨气不凡，诫以莫沿流俗，于是决志参寻。道经黄梅庐阜诸刹，遍叩昧和尚宏戒之所。时值封疆^[326]未宁，戎马险阻，为法心坚，不为外缘所转。凡两渡大江，茧足^[327]万里，方获瞻礼昧和尚于海潮，秉受木叉，时师年三十有六矣。且辞辩无碍，未预大僧^[328]，即能善说法要，如五台、报恩及海潮期中，谈讲《楞严》，敷^[329]宣《梵网》，众口

[321] 勤：帮助、协助。《国语·晋语二》：“秦人勤我矣。”

[322] 经载：犹经年。

[323] 被：及，达到。《书经·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

[324] 迈：远行。《说文解字·辵部》：迈，远行也。《诗经·小雅·小宛》：“我日斯迈，而月斯征。”

[325] 间关：道途崎岖艰险，不易行走。宋代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

[326] 封疆：疆界。《管子·小匡》：“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阴。”又，境内近郊之地，亦称封疆。

[327] 茧足：足下生茧，喻艰辛。如胝肩茧足。

[328] 未预大僧：即受具戒前。

[329] 敷：通布，传布。《后汉书·张网传》：“不能敷扬五教，翼赞日月。”



咸惊叹焉！寻有外魔妒忌，欲扰法筵，师誓舍身命，力御波旬，由是戒期安静。昧和尚亦称其胆量过人，足以大行吾道。此继席宝华之预记也。每念尸罗律学，正法攸关，于是探讨^[330]大藏，详阅圣言，文义古奥，每邀冥被^[331]，开晓精彻^[332]。虽夏腊未几，而德业崇隆，坛场属望^[333]久矣！为众所推尊矣！

华山自梁宝志公开辟，至妙峰大师供铜殿其巅，神庙赐颁龙藏，额为“圣化隆昌寺”。经六十余载，而法社^[334]渐衰矣。昧和尚应魏国徐公^[335]之请，改向重兴，大宏戒法，师辅弼之力居多。至为众讲戒，辞音朗润，谈辩如云^[336]，耆年上座，咸皆俯首服膺。嗣是^[337]昧和尚随处开戒，若吴门之北禅、海虞之福山、樵李^[338]之三塔、越州之能仁，师皆以教授分座说法，模范后昆^[339]。所受香币^[340]，悉付常住，衣钵之外无长物也。后以比肩^[341]之辈将为妨难，乃一

[330] 探讨：深入研究。孟浩然《登鹿门山》：“探讨意未穷，回艇夕阳晚。”

[331] 冥被：暗中加被。

[332] 开晓精彻：开解了达，于精微之处贯通无碍。

[333] 属望：期待、注目。《后汉书·李固传》：“既拔自困殆，龙兴即位，天下喁喁，属望风政。”

[334] 法社：为修道所结之会社。始于东晋庐山慧远大师所创之白莲社。《僧史略》：“梁僧佑曾撰法社，建功德邑会文。”

[335] 魏国徐公：魏国公徐弘基。（首代魏国公徐达的九世孙）

[336] 谈辩如云：谈话辩论时言辞如飘云般奔涌而出。

[337] 嗣是：嗣，接着，随后。嗣是，自此以后。

[338] 樵（zuì）李：古地名，在今浙江嘉兴一带。《春秋》曰：“越败吴于樵李。”

[339] 后昆：昆，后嗣、子孙。后昆即后辈。《书经·仲虺之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

[340] 香币：香仪钱。

[341] 比肩：比喻同辈或地位、声望相等。



瓶一钵，直入黄山，卜^[342]隐贝叶庵，将有终焉之志^[343]。未几^[344]以昧和尚手书再至，遂返华山。明末甲申，昧和尚奉命开戒于大报恩寺，盛启法筵，忤荐大行皇帝，赐紫衣金帛。僧录及诸门人广延护法，将集梨园演戏，师正色拒之。昧和尚喜曰：“逆流把舵，须是见教授始得。”至顺治乙酉，昧和尚择期迁化，集众以衣钵戒本授师曰：“吾以此嘱累于汝，总持三学，阐发戒光。”师逊谢^[345]至再^[346]，义不容辞，遂竭力营^[347]窆堵波^[348]庐墓^[349]，以终心丧^[350]。至为四众坚请，入丈室之初即以十事^[351]为约：一、杜绝房头，誓不剃度；二、不受单资养老；三、不发化主；四、不私设厨库；五、香仪悉归常住；六、戒期不纳攒单；七、各寮不得私备饮食；八、不行吊贺；九、一切作务同众；十、同界共住，必遵律制。此十约定，而风闻四方，道誉隆起，人咸赞仰，以为行古之道也。丙戌秋山寇丛聚，所至破坏，师

[342] 卜：选择。如卜居（择地而居）。卜隐即卜居归隐。《史记·周本纪》：“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

[343] 终焉之志：在此安身终老。南朝梁·沈约《宋书·傅隆传》：“及东归，便有终焉之志。”

[344] 未几：不久。

[345] 逊谢：谦让不受。

[346] 至再：再，两次、重复。至再即反复多次。《明史·徐溥传》：“数月以来，奉中旨处分未当者封还，执奏至再至三。”

[347] 营：建造，营造。

[348] 窆堵波：梵语，塔。参见前文“窆堵”。

[349] 庐墓：结庐守葬。《后汉书·申屠蟠传》：“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

[350] 心丧：古时弟子为师长守丧，不着丧服而心存哀悼，称为心丧。《礼记·檀弓上》：“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一梦漫言》中载和尚示寂前有令“不得孝服涕泣，不可讷闻诸方，凡世俗礼仪，总宜捐却”，故此处有心丧之说。

[351] 十事详见前文。



挺身为众，遂解大难。自是道山高出，梵海无波^[352]，远近求戒者日众。每岁春冬开戒，夏月安居，制为定例。凡诸作法，悉遵律藏，勉力躬行。见闻之者，莫不以为澄照^[353]再来也。复念戒法既盛，恐学者执事背理，心地戒光何由克证^[354]？于是躬修般舟三昧，为众楷模。癸卯、乙巳两岁，力行斯行，九十昼夜，不沾床凳，精进忘疲，虽阐提^[355]之辈，未有不感叹而敬服者也。癸卯春，遵祇园遗制，建石戒坛于铜殿之右，劬^[356]基之夜，感大士现瑞炳^[357]然，坛殿交光^[358]，直冲霄汉，识者以为毗尼久住之预征也。师每开坛说戒，四方学者，不期而至，恒不下五千指^[359]。惟庚子、庚戌二期，则英贤骈^[360]集，众至万四千指^[361]。自有戒坛来，未有盛于此者也。尤慨去圣时遥，邪师乱正，往往劣视毗尼，轻呵净土。故依律藏建立布萨、传戒正范，刊定法典，使后世学者知所遵行，不堕非法。每岁秋冬，依经念佛

[352] 无波：不起波澜，以喻时世安定。

[353] 澄照：道宣律师。道宣律师示寂于唐高宗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十月初三。世寿七十二，僧腊五十二。唐懿宗咸通十年十月敕谥曰“澄照”。

[354] 克证：克，能也。《资治通鉴》：“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克证，言必能证得果也。《菩提心论》：“勤修本法，克证其果。”

[355] 阐提：即一阐提，指无善心、断善根之人。《大般涅槃经·梵行品》：“一阐提者，不信因果，无有惭愧，不信业报，不见现在及未来世，不亲善友，不随诸佛所说教戒，如是之人名一阐提，诸佛世尊所不能治。何以故？如世死尸，医不能治。一阐提者亦复如是，诸佛世尊所不能治。”

[356] 劬（zhú）：掘。

[357] 炳：光明、照耀。如炳映。

[358] 交光：交互辉映。

[359] 五千指：五百人。

[360] 骈：本意指并列，亦指人多密集。左思《吴都赋》：“士女贮胎，商贾骈望。”

[361] 万四千指：一千四百人。



七昼夜，永为恒规，俾增上慢人，知所警惧，不入狂魔。重建本山殿阁、寮舍、僧堂，皆金碧辉煌，庄严备极。创悦心轩，以养来学之老病；置饭僧田，以为常住之恒产。开建慈应律院，弹指而给孤^[362]重来；修复祖席天隆^[363]，挥尘而规模立就。其所以光大前猷^[364]，开凿人天者，猗欤^[365]盛哉！非师福缘之广，愿力之洪，曷^[366]能遽^[367]臻乎也？

师示生于万历辛丑年三月三日，示寂于康熙己未年正月二十二日。示寂前七日，以紫衣、《传戒正范》授定庵基，嗣居法席。诫弟子以遵守律制，精勤行道，言讫，寂然而逝。荼毗之际，火光中或见佛相，或见莲花，千人悲悼，百鸟哀鸣，僧俗获舍利者不计，入塔于本山之环翠峰。师世寿七十有九，僧腊四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三，开戒七十余期，门弟子以数万计。至于亲承印记者，有性德等。所著《大乘玄义》《止持会集》《作持续释》《布萨》《正范》等若干卷盛行于世。师道品高卓，胸次^[368]廓大^[369]，笈^[370]疏^[371]律义，敏捷能文。临众讲谈，则辞锋注射^[372]，口若悬河。

[362] 给孤：佛世，给孤独长者以金铺地买祇陀太子园，建精舍供佛，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363] 天隆：天隆寺。中兴初祖古心律师圆寂，建全身墓塔于天隆寺。

[364] 猷（yóu）：规划、谋划。前猷，即前人之规划。

[365] 猗（yī）欤（yǔ）：叹词，表赞美。

[366] 曷（hé）：何。

[367] 遽（jù）：快，迅速。

[368] 胸次：胸间。亦指胸怀。《庄子·田子方》：“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

[369] 廓大：度量宽宏。明代方孝孺《曹处士墓碣铭》：“遇人无贱贵，一以至诚不欺为本，廓大好施予。”

[370] 笈：经传之注释。《说文解字·竹部》：“笈，表识书也。”

[371] 疏：注释，解释。柳冕《与权德舆书》：“不能诵疏与注，一切弃之。”

[372] 注射：注，灌注、倾泻；射，激射。原指水流，借指思虑敏捷、言词流畅。



昔盛唐之世，有龙兴寺大律师体公，律宗推为第一。李华撰碑称其道行贯天地，仁慈包世界，于观照得甚深，于人法得无我，于辩才得自在，于文义得解脱，或者乘愿示现，异世而同名者欤？是以诸方舆论谓师之德业，足以上配澄照者有三：般舟三昧，人鲜能行，终南^[373]始修，则周行七十二峰，宝华^[374]嗣行，则卓立妙高山顶，其奇功妙道，先后同揆^[375]，一也。麟德乙丑建净业之坛，则天神侍卫^[376]，康熙癸卯建千华之坛，则大士放光，其至德殊祥，古今旷见，二也。昔西明^[377]法道盛于当时，虽义净诸师莫能与之抗衡，今宝华律风扇^[378]于海内，即禅讲名流亦为之同声赞颂。师于昧和尚实称丕承^[379]之子，则较诸澄照弼^[380]

[373] 终南：指道宣律师。道宣律师一生所居，久在终南山。

[374] 宝华：指见月律师。见月律师居宝华山。

[375] 揆：道理。《孟子·离娄下》：“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376] 麟德乙丑建净业之坛，则天神侍卫：麟德为唐高宗李治年号，乙丑年为665年。麟德三年改年号为干封，是为乾封元年。《梵网经菩萨戒初津》：“唐麟德二年。诏终南山道宣律祖。于净业寺授菩萨大戒。”《释氏稽古略》：“暮年以戒坛未合律。躬白负土。准律新之。律师行道中夜。临砌蹶且仆。有少年介冑拥卫之。律师问汝为谁。曰弟子博叉天王子张琼也。以师戒德故来给卫耳。”又《大宋僧史略》：“高宗乾封二年。终南山道宣律师建灵感戒坛于清官村精舍。天下名德皆来重增戒品。筑坛方成。有长眉僧。坛前赞叹。即宾头卢也。”

[377] 西明：指道宣律师。《佛祖统纪》：“二年。勅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楼台廊庑四千区。诏道宣律师为上座。神泰法师为寺主。怀素为维那。宣律师居西明作续高僧传三十卷。”道宣律师终于西明，其所著《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署名皆为“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

[378] 扇：宣扬、传播。

[379] 丕承：丕，奉、承。丕承，指很好地继承。《书·君奭》：“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

[380] 弼：辅也。臣下辅佐君王为弼。



时仔肩^[381]恢宏智首^[382]之道，光前裕后^[383]，今古休匹，三也。於戏！古求十科高僧^[384]、明律圣贤，如师者能几人哉。

其嗣法诸大弟子，以余与师法谊最深，具状请铭，余实素钦师之道行，愿播清尘^[385]，式示方来^[386]，敬为序而铭之，不以衰病辞也。铭曰：

儒以礼立，释以律兴，入诸佛位，该大小乘。
南山澄照，远绍波离，慧云三昧，旷代良师。
师嗣光公，善继善述，躬行律行，名称其实。
行事作法，率由五部，德先不距，功齐大禹。
奕奕华山，宝志始辟，妙峰重建，叠颁帝册。
光公主席，遐敷戒香，得师嗣服，堂构辉煌。
般舟再行，名振大千，四维八表，咸趋法筵。
磬^[387]石为坛，依律建置，佛光夜明，持示殊瑞。
曰作曰止，法法精确，即空即慧，总持三学。
旁通性宗，主宏木叉，乘戒兼擅，愿摄恒沙。
密修净课，夙夜无违，常寂光土，与众同归。

[381] 仔肩：担负责任。《诗经·周颂·敬之》：“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382] 智首：唐弘福寺智首律师，为四分律宗之祖，南山律师（道宣律师）之师也。作四分律广疏二十一卷。见续高僧传二十二。

[383] 光前裕后：光耀祖宗而恩泽流传及于后世。喻功业隆盛。

[384] 十科高僧：南朝慧皎大师在《高僧传》中将入传高僧分为十科，分别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

[385] 清尘：高洁的遗风。《楚辞·远游》：“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

[386] 式示方来：式，榜样、楷模。《书·微子之命》：“世世享德，百邦作式。”式示方来，即为后来学者做榜样。

[387] 磬（lóng）：磨。



末法颓波^[388]，一柱独支，如优昙华，庆现斯时。
 允矣古佛，为法出世，化入无疆，垂裕无际。
 圣师云逝，人天共悲，薝蔔林衰^[389]，醍醐味醯^[390]。
 哀哀后学，几堕迷津，幸而师门，传法得人。
 入师室者，固多象龙，正法久住，宜亢厥宗。
 诵师之言，行师之行，声教广被，咸趋于正。
 师迹虽亡，师本不灭，千秋瞻仰，晶莹戒月。
 岿然胜幢，雄峙山阳，天龙八部，拱卫法王。
 遥望瞻礼，式敬式虔，法泽灵长^[391]，弥亿万年。

见月律师传^[392]

释读体，字见月，嗣宝华第二代席。姓许氏，其先句容人，从军滇黔，以功封世袭指挥使，遂于楚雄家焉。体生而神异，自幼喜绘画，好登陟^[393]，遇佳山水，辄不忍去。

[388] 颓波：颓靡不振之风。比喻事物衰落。

[389] 薝蔔：又作薝卜、瞻卜等，梵语，译作黄色花，极香。《维摩诘所说经》卷2：“舍利弗！如人入瞻卜林，唯嗅瞻卜，不嗅余香。如是，若入此室，但闻佛功德之香，不乐闻声闻、辟支佛功德香也。”荆溪大师《法华玄义释签》卷3：“若入薝卜等者，若入净名常寂光土之室，故唯闻诸佛法界万德之香，尚不嗅地前教道之香，岂乐拙度小行功德？”

[390] 醍醐：天台宗依《涅槃经》以五味喻五时，五味即乳、酪、生酥、熟酥和醍醐。醍醐为五味之最，为世间至高美味，借以比喻五时之法华涅槃时，即最上至极之教。醯，浅薄、淡薄。天台智者大师《观心论》：“但弘法之人为利物故多施加水之乳。致令听受之者失真道味。四众转就浇离。致使信心之者渐歇薄淡。将恐深广大法不久停留。众生眼灭失正法利。”“薝蔔林衰，醍醐味醯”，皆指世尊示现入灭后，正法衰微之相。

[391] 灵长：长远，长久。

[392] 摘自《宝华山志》，刘名芳撰。

[393] 陟（zhì）：登高。《诗经·周南·卷耳》：“陟彼崔嵬。”



父母早逝，伯父无嗣，收育之，欲以所袭官官之，体不屑终溷^[394]尘俗。年二十七，超然而去。入剑州之赤岩岩，修真三载。一日行松阴下，遇一老僧，授以《华严经》，披阅大悟。寻诣宝洪山，乞度于亮如。先是^[395]亮夜梦一僧，身披袈裟，无数僧众随，跽^[396]而求剃发。诘^[397]朝见体，喜与梦符。乃与剃染。因慕江左三昧律师，欲往乞戒，遂瓢笠^[398]东行，历南岳，过庐山，登五台，遍参诸老。会^[399]明季^[400]流贼蹂躏，所在凶荒^[401]。不惜蹈险踰^[402]危，冲^[403]寒忍饿，两涉大江，茧足至二万余里，始值三昧，圆具于润州之海潮庵。自是研穷藏律，即充^[404]上座，命讲《梵网经》，析义释文，如河倾海注，座下千人，罔不叹服。忽忆为黄冠时，曾梦到一寺，门阙甚高，耸身跃入，自顾已成僧相矣。上一老僧，招至其前，授经命讲，恍然觉前梦与今日事符也。嗣随三昧主宝华山席。昧将示寂，取紫衣戒本，命曰：“以此属累汝，总持三学也。”乃心丧三年，继主法席。痛

[394] 溷（hùn）：苟且过活，混日子。

[395] 先是：此前。《汉书·五行志上》：“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大破之于龙门。”

[396] 跽（jì）：长跪。两膝着地，上身挺直。

[397] 诘（jié）：次日。诘朝：次日早晨。

[398] 瓢笠：直译为云游时随身携带的瓢勺和斗笠，借指行踪。明代屠隆《彩毫记·汾阳报恩》：“老爷旷代奇才，名闻荒裔。瓢笠到处，必有逢迎。”

[399] 会：恰巧、正好。

[400] 明季：季，末。明季即明朝末年。

[401] 凶荒：凶，年成不好，歉收。《孟子·梁惠王上》：“乐岁终身饱，凶年则免于死亡。”荒，荒年。

[402] 踰（yú）：越过。

[403] 冲：冒着、顶着。如冲风冒雪。王建《七泉寺上方》：“晨起冲露行，湿花枝茸茸。”

[404] 充：担任。《聊斋志异·促织》：“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



念法门秋晚，古制日湮^[405]，遂自立规约十则，与众遵行。两度静修般舟三昧，不坐、不卧、不依倚，昼夜壁立者九十日。四方缁素，翕然^[406]从风^[407]，日食至三万余指^[408]，南北礼请开戒者无虚^[409]月。山中佛宇僧寮，废者兴之，缺者补之，低而隘者高而广之。凡有造作，从无一语募化，而遐迩檀施不谋自至。己虑戒坛向以木为之，恐难垂久，乃易以石，极其工丽。辟基之夕阴晦，忽感坛殿放五色大光明，直冲霄汉，移时^[410]乃散。他如创慈应，缮天隆，彻斋粮赈粥，五十余日以活数十万饥民。会山寇窃发，有谮^[411]于大将军者，谓其通贼。遣数百骑围寺，被执军前，剑戟林立，三问三答，词色未尝稍变，已得释还。人咸谓有神焉，为之阿护也。至若马陵之枯泉涌出，龙眠之三世冤销，神龙护法，冥界皈依，异迹不能枚举。质其生平，正直不阿，遇事不如法，则说^[412]言无隐，登堂说法，声如洪钟，林木为震。故其师三昧尝曰：“老人三十年戒幢，若非见月，几被摧折矣。”一日示微疾，以衣传其徒德基，曰：“勿进汤药，后七日吾当行矣。”至期，寂然而逝，寿七十有九。茶毗时，见莲花佛相，腾于火光中，获五色舍利升余。没后方

[405] 湮（yān）：埋没，淹没。

[406] 翕（xī）：聚集，顺从。翕然，形容一致。

[407] 风，教化。《诗·周南·关雎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408] 三万余指：三千余人。

[409] 虚：空。

[410] 移时：一段时间。

[411] 谮（zèn）：说别人的坏话，诬陷，中伤。

[412] 说（dǎng）：正直的。说言：正直之言论。大徐本《说文解字·言部·新附》：“说，直言也。”



亨咸、尤侗辈皆为立传。所著有《大乘玄义》《黑白布萨》《僧行轨则》《三坛正范》共若干卷，久行于世。其《毗尼止持》十六卷，《毗尼作持》十五卷，乾隆二年继第七代席福聚奏请奉旨入于大藏。

净土圣贤录之清读体^[413]

读体，字见月，姓许。其先江南句容人，从军滇黔，以功袭指挥使，遂家于楚雄。体不欲袭官，去之剑州赤宕岩，修真三载。一日，遇老僧授以《华严经》，披阅大悟，遂出家。受具戒于三昧光律师。三昧主宝华山，将示寂，授以衣钵，为宝华第二代祖。静修般舟三昧，不坐，不卧，不依倚，昼夜壁立者九十日。四方缁素，翕然归附。南北礼请开戒者无虚月。一日示微疾。曰：勿进汤药，后七日，吾当行矣。至期，寂然而逝。年七十九。荼毗，见莲华佛相腾于火中，获五色舍利升余。（宝华山志）

寄见月大师律主^[414]

律学之讹，将及千载，义净、怀素二师既没，能知开遮持犯、轻重缓急者，绝无其人。近世愍忠大慧律主，颇纠正小半，犹未复佛世芳规。旭又薄德鲜福，不足取信于人，

[413] 摘自《净土圣贤录》。

[414] 摘自《宝华山志》，释智旭素华撰。素华：弘一大师《藕益大师年谱》中云“大师字藕益，又字素华、当时诸缁素撰述中，多称素华也。”



寤寐永叹，涕泪交流。大厦将倾，决非一木所支。迺闻座下奋金刚志，秉智慧炬，革弊遵古，喜而不寐，冀获良晤，尽献片长，以益明圣。尘归大地，水入沧溟，座下既得尽善尽美，旭亦无遗珠刖璞^[415]之憾矣！今夏细商《集要^[416]》一遍，遂重治成稿。卷帙较旧不多，而删繁补要，颇为精炼，并闻之具眼者。

见月律师的克苦精神^[417]

明末清初时有见月律师，传三昧老人衣钵，继主千华（即宝华山），专事弘律。三昧老人，从行门入手，一生持律严谨！临终时，前三天预知时至，鸣槌槌，集众方丈，取紫衣戒本，当众将华山法席传见月律师。三天以后（据《一梦漫言》为闰六月初四），又集众方丈，取净水沐浴，谓众云：“吾水干即去，汝等莫作去来想，不可讦闻诸方，凡世俗礼仪，总宜捐却，三日后即葬寺之龙山。”遂命大众念佛，水干，跏趺微笑而逝。

见月律师，滇南楚雄人，中年出家。先为道人，广行善事，修菩萨行。后遇机缘，又罢道为僧。出家后，即开始行

[415] 遗珠刖（yuè）璞（pú）：同遗珠弃璧，意思是弃置不用的珍珠玉璧，比喻弃置不用的美好事物和优秀人才。遗珠，即沧海遗珠，海中之珠，被采集者所遗漏，比喻被埋没的人才。刖（yuè）璞（pú）：语出卞和泣玉的典故，寓意美好事物或贤德之才不为人所知。刖，古代砍掉双脚或脚趾的酷刑。璞，含玉的石头，未经雕琢的玉。

[416] 集要：即《毗尼集要》。藕益大师撰有《重治毗尼集要》。

[417] 摘自倓虚法师《影尘回忆录》第23章。



脚。自滇南至北方，又从北方至江南等地。跋山涉水，步行两万几千里地，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让后人想想，都会毛发俱竖！记得他到北方来时，有这样一段记载云：“又行数日，过盘江，山路屈曲，上下峻险！顷刻大雨，涧流若吼，山径成沟，四面风旋，一身难立。水从颈项直下股衣，两脚横步，如跨浮囊。解带泻水，犹开堤堰，如此数次，寒彻肌骨！……次日至安庄卫道上，砂石凸凹，峻嶒盘曲，不觉履底已穿，脱落难著。即双弃跣足，行数十里，至晚歇宿，足肿无踝，犹如火炙锥刺。中夜思之，身无一钱，此是孤庵野径，又无化处，不能久栖，明早必趣前途。想世人为贪功名富贵，尚耐若干辛苦而后遂，今为出家修行，求解脱道，岂因乏履而退初心！次日仍复强行，初则脚跟艰于点地，渐渐拄杖跛行。行至五六里，不知足属于己，亦不觉所痛。中途又无歇处，至晚将践五十余里，宿安庄卫庵中。次日化得草鞋学著，皮破茧起，任之不顾！”

那时候没有火车轮船，无论到任何地方去，都要步行，不像现在的行脚人，在陆上有火车，过江过海有轮船，或坐飞机，隔几千几万里地，三天两宿到了，一点辛苦也受不着。

关于读经方面，现在人也比古人方便多了。过去的一些大德祖师想看某部经典，大多都是自己抄写。见月律师到北方时，在路上曾抄一部《法华知音》，在他的《一梦漫言》里说：“度夏经秋，于十月初到湖广武冈州，宿止水庵。主僧异卉极有道念，询问余等，知从滇远来，留住过冬。一日



请余入房吃茶，见案上有《法华知音》一部。在滇时，闻师赞此解，落影于怀。欲借抄写，奈无纸笔。彼弟号中立，好学，识余所欲，一切成就。是年冬，每日大雪，加之屋空，朔风贯入。余唯一衲，就单缩颈抄写，虽手指冻皴，笔墨凝滞，亦未少停。彼师兄弟，见余坚志勤学，倍增怜敬！赠以棉袄，余愧受服。自有生来，于此始著棉衣。”

每见近人读经，或折卷，或倒置，种种褻渎，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岂不知后人所读经论，都是古德以血汗换来（试读《法显法师传》《玄奘法师传》等，可知法流东土之不易）。近代印刷术昌明，各种经本流通甚方便，因此把人养成一种轻慢习惯。这样读经不但不能获福，反而招罪！试从上面一段文里看，古人读经是多么不易！对于爱惜经典，是多么诚恳！

见月律师，自出家后，即开始行脚。崇祯十年，依三昧老和尚受戒。以后几十年功夫，主持宝华山，专弘律藏。晚年修过两次般舟三昧。对律藏方面，撰有《毗尼止持会集》《毗尼作持读释》《大乘玄义》《黑白布萨》《传戒正范》及《僧行规则》等。他老一生，无论说话做事，都非常有刚骨，到处都是唯法是亲，丝毫不徇人情。自出家后，无日不在艰苦卓绝中精进修持，他老的一言一行，无一处不可与后世作模范。

康熙十三年，宝华山在清廷护持下，一切规矩法则都上轨道，在弘律方面亦有相当成绩。那年他已七十三岁，因受两序大众请求，述说其一生行脚事迹，以勉将来，见月律师



乃按其一生经历事迹，撰出上下两卷的一部《一梦漫言》。这部书弘一律师看过，曾欢喜踊跃，叹为希有，执卷环读，殆废寝忘食。感发之深，至于含泪流涕者数十次。后来弘老把这部书又略为料简，附以眉注，并考舆图，别录行脚图表一纸。望后来人，披文析义，无有疑滞。又按《一梦漫言》及别传，撰成《见月律师年谱摭要》一卷，附在《一梦漫言》后面，这部书在湛山寺印经处，有印的单行本，浏览起来很方便。

过去我对《一梦漫言》也很阅过几遍，觉得百读不厌！而且在每一次读的时候，使我惭愧万分！含泪欲涕（说时流泪）。觉得在操行方面，后人实在不如古人。如果后来人看了这部书不受感动的，那是他没有道心。如果道心具足的话，他一定感同身受，自己惭愧难过！大家有功夫时，可以把这部书常翻开来看看，很能砥砺自己的道心，祛除自己的习气。里面不但意思好，文字也好，质朴流畅，一点矫揉造作也没有。

其中有应注意的一点，就是见月律师他虽已成为中兴律宗的一代祖师，可是在他的叙述中并没只字提到过他自己怎样享受，怎样露脸。完全是说自己为法怎样受罪，怎样吃苦，怎样受委屈忍耐。同时他也并没提出什么理论法子来叫人如何行持，完全是以身作则。可是他在字里行间已暗示后人：要想做出世大业，须在种种艰苦生活中挣扎，在种种拂逆的环境里奋力。俗言说：“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出家人，为了生脱死，为主持正法，令佛法久住于



世，利益众生。并不是为享受而来，也不是为露脸而来。没有百折不挠的精神，绝不能肩荷如来家业！没有斩钉截铁的毅力，绝不能成就出世道果。

在见月律师住持宝华山以后，感到有好些事情很棘手。在规矩方面，也有很多应兴应革的事，因此订了十条规约（见《一梦漫言》，不赘述），俾同居大众共同遵行。过去我在僧界打混了几十年，也曾忝任住持，对于规矩方面，多依见月律师所订十条规约去行。虽时代与处所不同，但因时制宜，大致都不会错的。希望后来诸位法师无论在任何地方当方丈做住持，也应参照那样规约去行，凡事要先律己后律人。

见月律师，世寿七十八岁，临入灭时，在前七天把事情都安排好，话也嘱咐好。届时端然趺坐，安祥而逝。无粘无滞，来去自如。大家请想：在他的《一梦漫言》里，并没提出什么具体的修行法子来，也没谈玄说妙，为什么在他临终脱化时，却那样的来去自如呢？告诉大家，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因为他老平素能克苦，有行力。自出家到圆寂，无论为公为私，从不知躲懒偷安为^[418]什么！日常一行一动，举心动念，无不合于佛法，无不是修行。

[418] 为（wéi）：是。



金陵天隆寺古心律^[419]

金陵天隆寺律师，法讳如馨，字古心，族姓杨氏，江宁之溧水人也。馨师居家时，笃信三宝，年四十有厌俗出尘之志，即于本省摄山^[420]栖霞寺，礼素庵法师，剃染^[421]为僧。时素师讲演《法华》至《宝塔品》，见空中现宝塔一座，缙素仰瞻，共称希有，以为应师之奇瑞也。素师有高弟十人，一时皆称法门龙象，而馨师居第七焉。依本师受沙弥戒，复欲近圆^[422]。本师曰：“若得清静十僧，方可得戒，如不满数及不清净，难以授受。”是以叩诸宗匠，輒究戒缘，因阅《华严经》至《菩萨住处品》，知文殊大士常住清凉^[423]，师即矢志^[424]步礼五台，誓求见文殊授戒。

随炷香鸣佛，辞诸法侣，躬行礼拜，三遭寒暑，方眺宝峰。如是渐至于彼，昼夜殷勤，恳求至切。一日景值余

[419] 摘自《律宗灯谱》

[420] 摄山：古山名，即栖霞山。相传“山多草药，可以摄生”，故名。（见《太平寰宇记》）又谓山形方正，四面重岭似伞，而名伞山。南朝齐建元中，明僧绍隐居于此，后舍宅为寺，即栖霞寺。《南齐书·明僧绍传》：“庆符罢任，僧绍随归，住江乘摄山。”即此。

[421] 剃染：剃去头发，染成缁衣。指出家为僧。

[422] 近圆：藕益大师《重治毗尼事义集要》卷2：“近圆者。圆。谓涅槃。受比丘戒。则能亲近涅槃。故名近圆。亦名具圆。以此具戒。是涅槃正因缘故。”

[423] 清凉：《清凉山志》卷1：“东震旦国清凉山者，乃曼殊大士之化宇也，亦名五台山。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

[424] 矢志：矢，发誓。《论语·雍也》：“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三国何晏《集解》：“矢，誓也。”矢志，下定决心。



晖，客途阒寂^[425]，忽见一婆子，形枯发白，冠敝衣鹑^[426]，手捧僧伽黎^[427]，自林而出，适^[428]前问曰：“汝求何事？”馨曰：“欲求文殊菩萨亲授大戒。”婆曰：“持衣来否？”曰：“未。”婆曰：“此衣与汝。”师手接衣，婆去将数武^[429]，顷复标指曰：“大德，那不是文殊么？”馨一回顾，随不见婆子。菩萨即于云中垂手摩师顶曰：“古心比丘，文殊为汝授戒竟。”师于言下顿悟五篇三聚^[430]心地法门，视大小乘律恍自胸中流出，心甚欢喜，无可为喻。由是馨师得戒于文殊菩萨也。自此从北还南，中兴戒法，专持梵律，皎若冰霜。

至万历间，金陵幽栖寺洪恩法师字雪琅^[431]，奉旨督修金陵长干瑠璃宝塔，诸务严整，惟塔尖艰举，蜀僧巨川求师觅匠，倍工益力，犹莫之能。大师深以为虑，惟日夜翹勤，

[425] 阒（qù）寂：寂静无声。

[426] 鹑：比喻破烂的衣服。《荀子·大略》：“子夏家贫，衣若县鹑。”

[427] 僧伽黎：梵语僧伽黎，此言重衣，又云杂碎衣。应九条，二长一短。《僧祇律》许至十五条，不得过。《四分律》许至十九条，不得过。《根本律》许至二十五条，不得过。应割截。此衣于说法时着。

[428] 适：往、前去。《说文解字·辵部》：“适，之也。”《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

[429] 武：古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国语·周语下》：“夫目之察度也，不过步武尺寸之间。”

[430] 五篇：比丘、比丘尼戒律中的内容。律中规定，不得向未受具足戒人说五篇之名。三聚：一摄律仪戒，受持五八十具等一切之戒律者。二摄善法戒，以修一切善法为戒者。三摄众生戒，又云饶益有情戒，以饶益一切众生为戒者。是华严梵网占察瓔珞等经，瑜伽唯识等论所说。此三者积聚，故云三聚。

[431] 雪琅：亦作雪浪（如后文《金陵宝华山隆昌寺寂光律师》中说）。《憨山大师年谱疏注》：“雪浪法师，名洪恩，年十三，从父往听无极大师讲法华规矩于报恩寺。无极者，淮阴人，具得贤首慈恩性相宗旨，一时讲肆为隆。浪公方髫年，旬日倾耳不肯去，竟自翦顶发，乞父舍身为极师小沙弥。”《清凉山志》有“《送僧游五台》（明）释洪恩（雪浪）”七律一首。



冀佛慈应。一夕梦感神谕云：“优波离尊者预斯，始克如愿。”既明，馨果露顶跣足，杖锡持钵，偏袒^[432]而入。大师一见，乃悟夙缘，即召众扞迎^[433]，倾诚请助。馨师摄众礼佛绕塔已毕，就前手附，其顶即升，翔翔然若鸟奔巢，无难契合。时海会见闻，莫不忻跃^[434]。大师遂偕诸檀信，案香致谢，乃以梦中警示对众宣明，一众始知古和尚即优波离尊者再来。而诸护法绅衿^[435]与名蓝^[436]尊宿，遂请开戒，振古香林，次灵谷、栖霞、甘露、灵隐、天宁等处，法会云兴，诚所谓戒月高悬，法雷远震。于是廷臣野叟，罔不知有戒也。自元末明兴以来，律学荒芜，自此南山之道得复振矣。

神宗帝向师名称，延至五台，赐紫衣，开皇坛说戒。升座之次，五色瑞云结盖盘空，亭午^[437]方散。上闻，锡^[438]额“万寿戒坛”，勅绘坛仪，赐号“慧云律师”。由是南北缁素，登坛禀戒归依者不可胜计。并赐千佛珠衣，钵盂锡杖等件，隆眷甚渥^[439]。三坛已毕，表请归林，敦^[440]留不已，乃以法服建塔山阳，以志圣迹，用垂不朽。

师既知涅槃时至，召众于方丈，嘱累上首，臻寂于万历

[432] 偏袒：解衣袒露一臂。

[433] 扞迎：扞衣迎接。扞衣，指提起衣服前襟，表示对人恭敬。

[434] 忻（xīn）跃：犹言欢欣鼓舞。

[435] 绅衿：绅，绅士，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衿，青衿，生员所服，指生员。绅衿泛指地方上体面的人。

[436] 蓝：伽蓝，梵语僧伽蓝摩的略称，意译“众园”或“僧院”，指寺院。

[437] 亭午：正午、中午。李白《古风》：“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438] 锡：赐与、赐给。通赐。

[439] 渥（wò）：深厚。

[440] 敦：诚心诚意。



四十三年乙卯十一月十四日也，世寿七十有五，法腊二十又七。染道三十四年，宏戒二十五载，坐南北道场三十余会，弟子数万人，多以不得一瞻礼为终身憾者。得法弟子有光理诸公，建全身塔于天隆之玉环山。上闻迁化，复遗诏愍忠，请祖像于大内供奉，御笔题赞，永垂瞻仰。赞曰：“瞻其貌，知其人，入三昧，绝六尘，昔波离，今古心。”

盖宋代元末律宗戒学，相继不恒，其白四进具，三聚妙圆，乃肇行于祖，是以明季及我大清圣世鼎新以来，海内宏绍^[441]之英，凡服田衣而知戒者，莫不尊亲为中兴律祖云。

金陵宝华山隆昌寺寂光律师^[442]

金陵宝华山隆昌寺律师，讳寂光，字三昧，族姓钱氏，广陵瓜渚人也。母感异梦而生，年二十一，礼净源禅师出家^[443]。初从雪浪法师习贤首教观，嗣遍参紫柏、云栖诸名宿。具戒于慧云大和尚，时中兴戒坛，嘉师行解轶伦^[444]，因付嘱以宏律副座宣戒。寻闭关小天台^[445]，历衡岳，登庐阜^[446]，江州众信请住东林，池内白莲不种自生，符远公再

[441] 宏绍：宏扬佛法，绍隆佛种。

[442] 摘自《律宗灯谱》。

[443] 《宝华山志》云：“年二十有一，就里之弥陀庵出家。”里，所居之邑，代指故乡。

[444] 轶伦：超过同辈。轶，本意为超车，引申为超过。《说文》：“轶，车相出也”。段注：“车之后进突于前也。”伦，同伦，同辈。《四部丛刊本鹖冠子·天权》：“历越逾俗，轶伦越等。”又作“轶群”。

[445] 《宝华山志》云：“乃闭关九子峰，隐司空山。”小天台、九子峰俱在九华诸峰内。

[446] 庐阜：庐山。



来之讖^[447]。

又于塔龕中得晋太尉陶侃所奉文殊金像^[448]，愍大师目睹，因刻石记之。移锡衡山雉潭，潭龙现形禀戒。晋藩迎至清凉，建龙华大会，宏开戒法，后妃遣使供紫伽黎。回驻维扬^[449]，兴石塔寺，掘地得舍利小金塔及断碣。有坡公“石塔得三昧”之语，符合夙记^[450]。

次传戒于金陵大报恩寺，浮屠^[451]放光者二十余夜。都人请兴宝华山，山为宝公道场，前此妙峰师供铜殿于其巔。师至开千华大社，学侣云集，殿宇聿新^[452]。崇祯癸未，诏师主修报恩大殿。宏光改元，金陵请师讖荐，帝随赐紫衣白金，勅文武迎请于寺，称国师焉。

[447] 《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卷2：“道豫章。缁素敦请开戒于东林寺。陆地忽透千叶白莲一十八朵。按庐山纪事云。远公临灭度时示众曰。若有白莲重开。吾当再来教化矣。自晋迄明。枯而不荣。池久为地。师到此山。白莲花开。时人忆昔符讖。皆称师为远公再来也。”

[448] 《佛祖统纪》卷26：“先是寻阳陶侃刺广州。渔人见海中有神光。网之。得金像文殊。志云阿育王所造。后商人于海东获一圆光。持以就像。若弥缝然。侃以送武昌寒溪。主僧僧珍尝往夏口。夜梦寺火。而此像室独有神护。驰还。寺果焚。像室果存。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将还。至舟而溺。荆楚为之谣曰。陶惟剑雄。像以神标。云翔泥宿。邈何遥遥。可以诚至。难以力招。及寺成。师至江上虔祷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运殿。造重阁以奉之。”

[449] 维扬：扬州别称。《尚书·禹贡》：“淮海惟扬州。”惟，通维。后因截取二字以为名。

[450] 《续传灯录》卷16：“扬州石塔戒禅师。自慧林得旨后。住杭州西湖一刹。再住扬州石塔。忽退席渡江。东坡知扬州。重请住持。疏有为东坡而少留之语。晁无咎学士为宣之。师于此名重一时。东坡又为作戒衣铭云。‘石塔得三昧。初从戒定入。是故常宝护。登坛受戒衣。吾闻得道人。一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补缉成百衲。诸法念念逝。此衣非昔衣。此法无生灭。衣亦无坏者。振此无尘衣。洗此无垢人。坏则随他去。是故终不坏。’”

[451] 浮图，或作浮屠，又云宰堵波，又云数斗波，又云支提，又云制底，又云塔婆，略云塔。

[452] 聿（yù）：文言助词，用于句首或句中，无义。聿新，即崭新，焕然一新。



后应会稽嘉禾，期毕还山，为乙酉六月朔，命侍者进历，期初四日午别众，众惊讶。师曰：“吾忝大明律师，说法利生以答四恩，垂四十载，吾愿毕矣。”久近常随弟子辈有无学幻、四宏愿、支浮岳、见空慧、纯然铠、独行能、香雪润、一如真、若相空、愿云显、幻住受、煦杲照、友苍庭、俞俞珠、遍云阖、松影省、达照明、慧牧制等，惟念授受任重，取紫衣戒本，付教授见月体，命主华山，总持三聚。有疑其无疾，难遽迁脱者，师谓平生得力持毗舍浮佛半偈，随于光明金刚戒力入体性虚空三昧。届午，命具香汤，自浴更衣，曰：“体干即行。”诫众念佛，跏趺端坐，含笑而逝。

师道相清粹，丰骨凜然，慈悲接物，孜孜不倦。慨末法轻视毗尼，乃韬晦宗乘，专宏戒律。足迹遍海内，传戒百有余坛，建刹十许处。今戒嗣遍于天下，所至奇迹如江神求戒、异类得度，诸不胜书。

读彻^[453]曰：“余观牛头诸祖^[454]，道盛一时，于生死之际，感验昭著，有生而百鸟衔花，虎狼给侍者，有灭而鸟兽哀鸣，逾月乃止者，难以指倭^[455]。至师所感，皆不思议

[453] 读彻：字见晓，明末清初人。与读体见月律师并称二读或二见。《鸡足山寺志》载：“读彻，号苍雪，昆明人。出家于妙湛寺，归鸡山，为水月侍者。年二十五，行脚江南，住吴门中峰，为一雨法师上首。绍长干十友讲席者数十年，宗风凜然。诗名籍甚，大兴支公道场。著述甚富，海内宗之。”《新续高僧传》有《昆明妙湛寺沙门释读彻传》。

[454] 《五灯会元》卷2：“牛头山法融禅师者。润州延陵人也。姓韦氏。年十九。学通经史。寻阅大部般若。晓达真空。忽一日叹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观。出世舟航。遂隐茅山。投师落发。后入牛头山幽栖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鸟衔华之异。”

[455] 倭（lǐ）：迅速；立刻。《荀子·儒效》：“彼宝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



事，出于造化之表^[456]，自非神德妙行，蔽天地而不耻，关百圣而不惭者^[457]，曷以臻此也！”

愿云显叙师行迹云：“其开法庐阜，则白莲现瑞，符远公之再来；建刹广陵，则舍利流辉，应三昧之悬谶。慧祖以波离示现，开戒日之光；老人以继起阐扬，大前人之焰。法道播于中原，杖锡半于海内，毗尼一灯，至此大振。允南山以后一人。”知言哉！又莫若子矣。即奇闻异迹，恐惊视听，以蹈怪诞，略而不书，然口碑家谕，又何疑焉？

师世寿六十有六，坐四十一夏，塔全身于华山千华社之龙山，谥“净智律师”，塔曰“光明金刚”。所著《梵网直解》《十六观经忏法》盛行于世。

寂光律师与东林^[458]

（其一）白莲纪异

按《庐山纪事》，远公结社，谢灵运为凿池种白莲。至临化，谶曰：“白莲重开，吾当再来。”岁久池成平田，禾

不可食也，卖之不可僂售也。”

[456] 表：外面（与“里”相对）。《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表里山河。”唐珣《鼓山胜游记》：“是晨，忽风自东南来，席卷云霾，旭日辉辉，出于天表。”

[457] “关百圣而不惭，蔽天地而不耻。”原为扬雄称赞孔子之言。扬雄《法言》：或问，“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则载而恶乎之？”曰：“之后世君子。”曰：“贾如是，不亦钝乎？”曰：“众人愈利而后钝，圣人愈钝而后利。关百圣而不惭，蔽天地而不耻，能言之类，莫能加也。贵无敌，富无伦，利孰大焉。”

[458] 本篇内容全部摘自《灵隐晦山显和尚全集》。



黍甯越。万历癸丑，田中白莲，不殖^[459]自发，人咸嗟异。适孝廉邢梅阳诸公，迎三昧先和尚主东林，续兴莲社。乙卯入山时，白莲敷^[460]华百有十八，次岁盈千，江州人士喧传^[461]远公再来也。舒城太史吴观我^[462]题曰：“三昧律师严净毗尼，纪纲^[463]三学，而菑畬^[464]为池，颖穠^[465]为荷，不假根蒂，而白色白光，照映阡陌，居然七宝金沙之漩洑^[466]也。”时憨山清大师自衡岳来匡山，过东林，亲睹斯异，爰^[467]为作记，手书刻石。

芬陀夹稻旧池开，肇启千华唱化来。
金锡政符远祖谶，银房不属谢公栽。
千茎艳映峨眉雪，一色光摇瀑布台。
扞读憨师碑刻罢，身前身后感重回。

[459] 殖(zhí)：种植。

[460] 敷(fū)：开花。

[461] 喧传：盛传。

[462] 吴观我：即吴应宾，明安庆桐城（今属安徽）人，字尚之，号观我、三一老人等。万历时入史馆，以目疾归。笃于佛学，善以《易》理通佛学，宣扬释道儒三教合一。著《三一斋稿》《方外集》《学易全集》等。

[463] 纪纲：网罟的纲绳，引申为统领。

[464] 菑畬(zī shē)：开垦一年和三年的地。《尔雅》：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

[465] 颖穠(yǐng suì)：茂盛美好的样子。颖，禾穗尖端；穠，禾穗的芒须。《诗经·生民》：“苳苳旆旆，禾颖穠穠。”《毛传》：“苗好美也。”

[466] 漩洑(xuán fú)：水旋转回流。

[467] 爰(yuán)：于是。



（其二）千华和尚丈室

先师住东林，自乙卯泊^[468]庚申，凡六有伏腊^[469]。禅隼^[470]义虎^[471]，围绕如云，弘律谈经，阐扬净土，而东林赫然江右矣。又憨大师《跋明教嵩禅师影堂记》曰：“律主三昧光公，毅然有重恢之志。方卓锡之始，颓垣老屋，风雨不庇。弟子十数辈，相依踦踦，若集广众而据华座者。余知其为有志者事竟成也。今果不三年，而四方学者来归，不下二千指^[472]。岂非精诚相孚^[473]，风声感召而致然耶？”呜呼！先师化迹已寝^[474]，而丈室犹存。一入瞻顾，如睹影像，如闻喟息，徙倚^[475]久之，式增悼慕。使先师而在，则东林岂至瓦解乎？先师去东林，而道遍八紘^[476]，化周三纪^[477]。乙酉将乱，推历选晷^[478]，刻期坐化，末后光明，最为奇特。讖应远公，实谓无愧。而独丹牖^[479]东林，未竟厥^[480]志，岂东林之不幸耶，抑莲社之有待耶？丈室在影堂

[468] 泊：到，及。

[469] 伏腊：伏祭和腊祭，伏在夏季伏日，腊在农历十二月。六有伏腊，即六年。

[470] 隼（jùn）：通“俊”。才德超卓的人。

[471] 义虎：《佛祖统纪》卷10：“因讲次覆述剖析幽微。时称义虎。”借指通达教理之人。

[472] 二千指：二百人。

[473] 相孚（fú）：为人信服。

[474] 寝：停止。

[475] 徙倚（xǐ yǐ）：徘徊，逡巡。

[476] 八紘（hóng）：八方极远之地，泛指天下。《淮南子·墜形训》：“九州之外，乃有八殫……八殫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

[477] 纪：十二年。

[478] 晷（guǐ）：日影，比喻时间。推历选晷，即推选历晷，择定时日。

[479] 丹牖（huò）：《书·梓材》：“若作梓材，既勤朴斲，惟其涂丹牖。”孔颖达《疏》：“牖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丹牖，即红色颜料，比喻恩泽。

[480] 厥：助词，之，以。



东偏前，傍^[481]出木池，而文殊金像则在日供丈室中者也。

六年丈室影堂深，面对庐山接翠阴。

神木池头栖鹤骨^[482]，高贤龕畔湛冰心。

一灯雪月文殊座，十笏香光簷蔔林。

律学雷轰莲社震，孤宗不叹漏声沉。

（其三）庐山东林纪幸

余于三宗先德，无不尊仰，尤醉心私淑^[483]者，远公、永明、云栖三大师，以其融通法海，禅净兼弘，而为集大成之圣也。余居灵隐，永明、云栖，各礼尊像，裴回^[484]衣榻，独不得一登远祖之庭，以为恨事。庚寅夏，卜^[485]隐匡庐，历览奇胜，虽香炉瀑布、天池石门，苍藤指遍，而意则实在东林也。以九月朔，先从西林礼永公像，次礼远祖下方塔，乃到东林。迹虎溪，探白莲池，过三笑堂，登影堂，礼远祖及十八高贤遗像。瞻先师千华老人丈室，神虑冰肃，感涕交颐，恨吾生晚，不获躬逢其时，追随胜社。犹幸而得足履其地，凭吊高风。颓垣断壁间，如闻莲漏之音，听溪桥之笑，平生之愿毕矣。游览虽周，意不忍别，适触石伤足，留连七日，私自慰曰：“此天假我也。”临行夜书，以志庆幸。

[481] 傍：靠近，临近。

[482] 原稿有注云：先师鹤形。

[483] 私淑：指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并承传其学术而尊之为师。

[484] 裴（péi）回：留恋，徐行貌，今俗作徘徊。裴，古同“裴”。

[485] 卜（bǔ）：选择（处所），如卜居。



曳杖登匡峰，峰峰住信宿。非不爱久留，好峰又钩逐。
独有古东林，念载私沐浴。入门睹影堂，貌古神魄肃。
旁视诸高贤，相顾若眷属。宛如归旧乡，惟恐出门速。
谁知遇巧缘，卵弹伤我足。暂息谢公屐，依止诸芳躅。
夜听虎溪风，朝鉴冰壶玉。巡廊读旧碑，傍池想神木。
淹留恣盘桓，整暇无迫促。莲社古风规，荒荒堪痛哭。
龕前理夙怀，孤灯愿遥读。自惭践履轻，所恃因缘熟。
行止虽偶然，天假东林福。挑灯写庆幸，高岩暗敲竹。

（其四）千华先师大和尚入牛首山祖堂小传

三昧大和尚讳寂光，瓜渚钱氏子，母梦宣律师入室而生。年二十一，礼净源禅师出家，初从雪浪恩法师习贤首教观。海内名宿如达观可^[486]大师，云栖宏^[487]大师，咸往参质。专精坐禅，深夜发悟，尤栖心净土。次诣润州甘露寺纳具足戒。

明神庙间，律社荒芜，毗尼绝响，慧云古心大和尚重兴戒坛，见师奉持精严，累以弘律付嘱。师尊重师承，冬夏一衲，不设卧具，以荷法为志。五夏毕于灵谷，诸席命师副座宣戒，嗣后闭关小天台^[488]。历衡岳，荆王樊山王^[489]以师礼事之。江州人士请住庐阜东林，师至，池田白莲，不栽盛开，符远公白莲重开，吾当再来之谶。又以下方塔龕中

[486] 达观可：达观真可，即紫柏尊者，明末四大高僧之一。

[487] 云栖宏：云栖株宏，即莲池大师，明末四大高僧之一。

[488] 小天台：九华山明心寺。

[489] 樊山王：朱见濬。



得陶侃所奉文殊金像，憨山清大师居五乳峰，目睹刻石记之。移锡衡山之雉潭，潭龙现行稟戒。晋藩慕德，迎至清凉山，建龙华会于大佛^[490]长椿^[491]二巨刹，弘开戒法，三宫后妃咸遣中使^[492]，奉紫伽黎，绘像入宫。海内缙绅大儒，王公贵畹^[493]，屨^[494]满户外，名动京都。南还憩维扬，兴建石塔寺，掘地得舍利小金塔，又获断碣，中有石塔得三昧之语，咸符宿记。次说戒金陵长干大报恩寺，稟戒法者逾万指^[495]。塔放光二十许昼夜。京都宰官请兴宝华山，山为梁宝志公道场，妙峰登大师供铜殿其巅，奏额隆昌寺。师至，见殿宇尘坌，毅然鼎新，不三载梵宫壮丽，甲于东南。于中结千华大社，学者称千华和尚。崇祯癸未秋，奉诏建报恩寺大殿，敕词甫宣，茭瓜荡中神木涌现。

后上即位金陵，请师忤荐大行皇帝，赠紫衣白金。师表辞诏，留报恩衍教，敕文武诸僚迎请登座宣戒，上称师焉。最后于会稽嘉禾化导缘毕，回锡华山。乙酉又六月朔辰，令侍者进历，期初四午刻，当别大众。众皆讶怪，师曰，吾于法门弘律乘四十载，将为完人以报国恩。取紫衣戒本付授体公，命主华山，总持三聚。有疑其无疾难以蜕脱者，师曰，吾昔觐紫栢尊者，受毗舍浮佛半偈，今于此中得大自在，得

[490] 大佛：大慧寺，明正德八年（1513年）司礼监宦官张雄建立，因寺内有大佛像，俗称大佛寺。

[491] 长椿：长椿寺，明万历二十年（1592），明神宗之母孝定李太后下令敕建，神宗赐额长椿，寓意祝愿其母健康长寿。

[492] 中使：宫中派出的使者，多指宦官。《后汉书·宦者传·张让》：“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园騶密约勅，号曰中使。”

[493] 贵畹（wǎn）：贵盛的外戚。

[494] 屨（jù）：履也，鞋子。

[495] 万指：千人。



大解脱。又以光明金刚戒力，直入体性虚空三昧矣。届午，命具香水，亲自澡浴更衣曰，我体干即行矣。诫众念佛，跏趺端坐，微笑而逝。师道相清挺，丰骨凜然，接物应机，又慈悲无倦。每慨末学疏狂，轻诋毗尼，乃韬晦宗乘，专弘戒律。足迹半海内，历戒席百有余坛，随机受戒者无算。兴建梵刹十余座，戒嗣遍于天下。师所至奇应辐辏，如江神乞戒，异类得度等，不可胜书。世寿六十有六，坐四十一夏，从（显）等奉全身塔于千华社之龙山。所著有梵网直解，十六观经忏法盛行于世。

晦山戒显老和尚塔铭^[496]

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三代恢法云居继住灵隐晦山显老和尚塔铭

前进士第^[497]奉直大夫^[498]吏部稽勋清吏司^[499]员外

[496] 晦山戒显老和尚塔铭：本次校对中，因多方搜求原始影印资料未果，若有校对错误，则留待后贤订正，应不影响读者了解晦山老和尚之德业。本次校对的底本为河北柏林寺印的《禅门锻炼说》附录的晦山塔铭翻印稿，为林元白先生请云居山性福老和尚抄录后整理的，校注中称为“原文”。第一校本为刊刻于1994的云居山《晦山戒显老和尚塔铭》碑文照片，校注中称为《云居碑文》。第二校本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文德翼撰《求是堂文集》18卷（北京：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 2009.）电子录入版中的《晦山大师塔铭》一文，校注中称为《求是堂文集》。题名《晦山戒显老和尚塔铭》是根据云居山晦山塔铭横额添加。

[497] 前进士第：文德翼为明崇祯七年进士。

[498] 奉直大夫：文职散官名。

[499] 稽勋清吏司：吏部麾下四清吏司（文选清吏司、验封清吏司、稽勋清吏司、考功清吏司）之一。负责管理官吏的功勋等级、名册、丧事、赡养等。



郎^[500]，两充浙江福建乡试同参试官补堂居士，柴寻法弟文德翼^[501]拜撰

继住云居嗣法门人元鹏^[502]稽首书并篆额

万历昌启间，佛法始盛于吴越，沿至今兹^[503]而遍天下，六诏三韩^[504]，莫不被焉。临济一宗，自杨岐^[505]而下，天童悟、三峰藏、径山礼，三世其著焉者也。礼有师子^[506]戒显，名尤振云。显字愿云，号^[507]晦山^[508]，太仓州^[509]太原望族^[510]暗修公^[511]季子，母管，好楼居而生师。师性敏

[500] 员外：即正员以外。员外郎为正员以外的郎官，副职。四清吏司各设一名郎中（正五品）及一名员外郎（从五品）。

[501] 文德翼：江西九江德化（今九江市）人，字用昭，一字灯岩，号石室，又号补堂。崇祯七年（1634）进士，授嘉兴推官，明亡后隐居不仕。为人正直明允，不为权贵所挠。德翼人品清逸，学问渊博，著有《雅似堂文集》十卷，诗集三卷，及《宋史存》《佣吹录》《读庄小言》等。因其不愿受清人统治，著作《求是堂文集》《灯岩诗集》被定为禁毁书目。在生与当时佛教高僧晦山和尚、五祖千仞岗等多有交谊。

[502] 元鹏：字九屏，号燕雷，晦山戒显禅师法嗣。继任真如寺住持后，维修重建，增置庄田，辑《云居山志》二十卷。戒显禅师圆寂于杭州佛日山后，亲往迎丧，葬戒显全身塔于云居山。圆寂后，葬云居山龙珠峰，塔今尚存。有《三会语录》五卷，诗文若干卷。

[503] 今兹：今此，现在。

[504] 六诏三韩：六诏，唐贞观末年，洱海周围有六大乌蛮诸部，分别为：蒙舍诏、蒙诏、賧诏、浪穹诏、施浪诏、越析诏。三韩，《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云：“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六诏三韩，泛指边地。

[505] 岐：《云居碑文》作“歧”。

[506] 师子：《求是堂文集》作“嗣子”。

[507] 号：《求是堂文集》此字前有一“别”字。

[508] 晦山：《云居碑文》“晦山”后复有“俗姓王，名瀚，字原达”一句，或是新修时补入。

[509] 太仓州：江苏太仓。

[510] 太原望族：指王氏家族。

[511] 暗修公：原文作“周修公”；《求是堂文集》作“间修公”；《云居碑文》作“暗修公”，《灵隐晦山显和尚全集·先考王府君赞》中有“先君讳梦虬，字开云，号暗修居士”，据以校改。



异，绝怜爱之，九岁方入里塾^[512]，又十年方入州庠^[513]，名瀚，字原达^[514]，文章为一时祭酒^[515]，东南传效^[516]焉。然师在塾^[517]时，隔壁闻大悲咒即成诵，舅氏习天台，教阅，至圆教者即心也，辄有省。虽强之婚，兴念生死至切，见语风信、瑞光彻，于彻最久参承。抵天童悟，悟授大戒^[518]，起名通晓，将持水除草矣，家人迹至勒^[519]归。无何^[520]，父卒，妻亦亡，有劝其为宗祀计者，爰作罢庵诗百四十首自誓谢绝之。犹再就试不偶^[521]，更值京师贼陷，帝后殉社稷，师大悲愤，约同学某翰林逃去，某不果遂，独持衣冠书册，辞拜先师文庙曰：瀚虽不第，不为罗昭谏^[522]，终为饶德操^[523]耳。走金陵华山，依昧律师圆顶受具，年三十有

[512] 里塾：乡里私塾，私人所办。南朝任昉《梁国府僚劝进笺》：“乡校里塾，耻谈五霸。”

[513] 州庠(xiáng)：庠，原指乡学，后泛指地方学校，有府庠、州庠、邑庠之分，州庠即州学。

[514] 名瀚，字原达：《云居碑文》“名瀚，字原达”一句移至前处。

[515] 祭酒：原文为“祭洒”；《云居碑文》模糊；《求是堂文集》作“祭酒”，据以校改。汉魏以后官名。汉代有博士祭酒，为博士之首，西晋改设国子祭酒，隋唐以后称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的主管官，清末始废。后亦以泛称文坛首脑人物。

[516] 效：《云居碑文》作“倣”，倣同效；《求是堂文集》作“倣”，倣同仿。

[517] 在塾：《求是堂文集》作“年墩”。

[518] 抵天童悟，悟授大戒：《求是堂文集》作“抵天童，谒悟，授大成”。

[519] 勒：强制、逼迫。

[520] 无何：不久。

[521] 不偶：不遇、不合，引申为命运不好，此处指落第。

[522] 罗昭谏：罗横，字昭谏，杭州新城人。自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底进入京师始，参加十多次进士试，全部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改名罗隐，隐居于九华山。光启三年（887年），归依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

[523] 饶德操：《名公法喜志》卷4：饶节。字德操。临川人。以文章著称。曾子宣魏了翁皆与之游。往来襄邓间。尝令其仆守舍。一日见仆归。占对异常。怪问之。仆曰。守舍无所用心。闻邻寺长老有道价。特往请一转语。忽尔开



五矣。旋侍昧于三塔，辅香雪^[524]于上方^[525]，平阳恣、古南门、天界盛，皆耆旧也，招师^[526]，师俱不往，至高邮地藏^[527]见礼和尚^[528]，令看云门扇子话，四句不得入处。一日入室，有僧字赤子，礼问：如何是赤子之心？曰：敲砖打瓦。如何是赤子之用？曰：着衣吃饭。曰：云门扇子踣跳^[529]上三十三天声^[530]！僧无语。令理前问，礼作小儿声^[531]乌囡乌囡^[532]，师闻豁然大悟，如铁壁洞开，千门万

悟。身心泰然。无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径往白崖问道。与其仆祝发为浮屠。德操法名如壁。仆名如琳。

[524] 香雪：《云居碑文》作“苍雪”。

[525] 上方：镇江上方寺。

[526] 招师：原文作“招”，《云居碑文》《求是堂文集》均作“招师”，据以校改。

[527] 高邮地藏：江苏高邮地藏禅寺，原名地藏庵。

[528] 礼和尚：具德弘礼，清初著名高僧，张岱族弟。

[529] 踣跳：蹦跳。

[530] 声：《云居碑文》《求是堂文集》均作“𩇛”。

[531] 声：《求是堂文集》作“曰”。

[532] 乌囡乌囡：《求是堂文集》作“鸣囡鸣囡”。



户，映摄光明，礼验以高峰枕头^[533]、德山托钵^[534]淆讹^[535]公案，无不牛解犀照^[536]。礼乃上堂曰：有个大阐提^[537]人，眼赤赫地，捲拳^[538]捋臂，天竺种族，释迦老子二千年已前预为证据道，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时，云门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筑着帝释鼻孔，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在，无梦

[533] 高峰枕头：《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7：雪岩钦禅师问高峰云。日间浩浩时。还作得主么。峰云。作得主。又问。睡梦中作得主么。峰云。作得主。又问。正睡着时。无梦无想。无见无闻。主在甚么处。峰无语。钦嘱曰。从今日去。也不要汝学佛学法。也不要汝穷古穷今。但只饥来吃饭。困来打眠。才眠觉来。却抖擞精神。我遮一觉主人公。毕竟在甚么处安身立命。峰遂奋志入临安龙须山。自誓曰。拚一生。做个痴呆汉。决要遮一着子明白。越五载。因同宿友。推枕堕地作声。廓然大悟。自谓。如泗州见大圣。远客还故乡。元来只是旧时人。不改旧时行履处。

[534] 德山托钵：《景德传灯录》卷16：雪峰在德山作饭头。一日饭迟。德山掌钵至法堂上。峰晒饭巾次。见德山便云。这老汉。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什么处去。德山便归方丈。峰举似师（注：师指岩头全豁禅师，与雪峰义存禅师同为德山禅师弟子）。师云。大小德山不会末后句。山闻令侍者唤师至方丈问。尔不肯老僧那。师密启其意。德山至来日上堂。与寻常不同。师到僧堂前抚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汉会末后句。他后天下人不奈何。虽然如此。也只得三年（德山果三年后示灭）。

[535] 淆讹：《云居碑文》《求是堂文集》均作“誦讹”。

[536] 牛解：见《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犀照，即犀照牛渚。《晋书·温峤传》：“（温峤）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着赤衣者。峤其夜梦人谓己曰：‘与君幽明道别，何意相照也？’意甚恶之。峤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牛解犀照，指喻洞察幽微。

[537] 阐提：即一阐提。《大乘入楞伽经》将一阐提分为两类，即断善根阐提、菩萨（或大悲）阐提。前者谓不信或诽谤菩萨乘者，后者谓怜悯众生流转三有而发愿不入涅槃者。此中，菩萨阐提知一切法本来涅槃，故决定不成佛；断善根阐提则因如来威神力故，终将萌生善根而成佛，因之，非毕竟阐提。《入楞伽经》卷2：大慧！一阐提者有二种。何等为二？一者、焚烧一切善根；二者、怜愍一切众生，作尽一切众生界愿。大慧！云何焚烧一切善根？谓谤菩萨藏作如是言：彼非随顺修多罗、毗尼解脱说。舍诸善根，是故不得涅槃。大慧！怜愍众生作尽众生界愿者，是为菩萨。大慧！菩萨方便作愿，若诸众生不入涅槃者，我亦不入涅槃，是故菩萨摩訶萨不入涅槃。大慧！是名二种一阐提无涅槃性，以是义故，决定取一阐提行。

[538] 捲拳：《求是堂文集》作“捲卷”。



无想，恁么大用现前，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师喝曰：这老汉错与人下注脚。礼便下座。后应海藏请，复随礼赴灵隐，旋首众佛日^[539]，礼乃付衣拂，授师^[540]偈曰：鹫岭一花开五叶，神州紫气霭三峰，灯灯续焰交光处，虎角新生^[541]佛日红。辞去，游匡庐，慕慧远白社，憩归宗^[542]，复坐夏五老^[543]。邓元昭太史、徐伯羽太守过访，欲构青莲居之，而云居请疏至矣。师喜天上云居，至则率众耕作，殿堂厨库，一时顿新，锻炼得人，于兹唯胜^[544]。过寒溪^[545]，复赴安国^[546]，主荐福^[547]，又受四祖^[548]，休汉上兰若^[549]，更住护国^[550]，历广长^[551]，迁疏山^[552]，入粤礼曹溪^[553]，游青原^[554]。甫归^[555]四祖，杭州绅士且虚灵隐以迎。灵隐实礼和尚重建也，师为成之，岁

[539] 佛日：佛日寺，杭州余杭皋亭山东麓。苏轼《游佛日寺》云：“佛日知何处？皋亭有路通。钟闻四十里，门对两三峰。”

[540] 授师：《求是堂文集》作“师授”。

[541] 生：《求是堂文集》作“儿”。

[542] 归宗：归宗寺，庐山五大丛林之首，始建于东晋。

[543] 五老：指五老峰。地处庐山东南，因山的绝顶被垭口所断，分成并列的五个山峰，仰望俨若席地而坐的五位老翁，因此得名。

[544] 锻炼得人，于兹唯胜：《求是堂文集》作“并营寿塔，期将老焉”。

[545] 寒溪：武昌寒溪寺。

[546] 安国：黄州安国寺。

[547] 荐福：诸暨荐福寺，浙东名刹。

[548] 四祖：黄梅四祖道场。

[549] 汉上兰若：汉上，泛指汉水和长江一带，亦别指汉中。兰若，寺院，梵语“阿兰若”的省称。

[550] 护国：荆州护国寺。

[551] 广长：广长律院。

[552] 疏山：江西抚州（今临川）疏山白云寺。

[553] 曹溪：广东曹溪六祖道场。

[554] 青原：江西青原山净居寺。

[555] 归：《云居碑文》作“还”，《求是堂文集》作“返”。



俭^[556]人庞，心力俱殫，住持五载，挝鼓^[557]以辞，还^[558]居佛日一旬，即示圆寂。盖师交院天衣乾庵和尚时作偈曰：老来^[559]住院已知非，六十三年一梦归，接得天衣来鹞岭，自投黄鹤作天衣。天衣怀至佛日便入寂，盖已先知之矣^[560]。师霁如春和，淡若秋素^[561]，而人情佛法，则毅然斩然，须断尽命根，不留一线，乃为证明。只若寒岩枯木，无为无事人，尚不之许也。故广大为室，高峻为门，衲子莫不奔走云。师居欧阜^[562]，以临济三种根器语，用圆悟、大慧作略，稍加变通，凡就槌拂^[563]者，无论性根迟敏，莫不皆随有入，故得人居多，自崇宁、绍圣^[564]后，纲宗旨趣，发宣殆尽，师之一见也。至戒律精严，修行勤苦，近古以来，所未尝有。工于翰墨，求者如林，游戏慈悲，在在有之^[565]。

[556] 岁俭：年成歉收。《后汉书·窦武传》：“是时羌蛮寇难，岁俭民饥。”

[557] 挝（zhuā）鼓：击鼓。指击鼓集众。

[558] 还：《云居碑文》《求是堂文集》均作“退”。

[559] 来：《求是堂文集》作“求”。

[560] 天衣山在浙江绍兴，为北宋义怀卓锡道场，称天衣义怀。义怀五迁法席，化行海内，晚年以疾居池州杉山庵。弟子智才居杭州佛日寺，迎怀侍汤药，怀至不久而寂。《禅林僧宝传》“天衣怀禅师”下云：“阅世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葬佛日。”晦山法弟乾庵贤时住绍兴天衣山，故称“天衣乾”。晦山《请天衣乾住灵隐启》云：“弟以无能，妄肩灵隐……兹以因缘既满，老病相寻，瓜期久过，苦觅代以无人，虎背难骑，每兴怀而欲下。谬将重任，累及老兄。”鹞岭即灵隐，以飞来峰得名，黄鹤，山名，在杭州东北六十五里。佛日寺即在黄鹤山之阴（见钱谦益《初学集》卷42《杭州黄鹤山重建永庆寺记》）

[561] 秋素：洁白的绢。

[562] 欧阜：即云居。相传战国时楚将欧冶弃官隐居于此，修炼得道，故云居山又称“欧山”或“欧阜”。

[563] 槌拂：竖起拂子，提起棒槌，是禅师常用来示机、应机的动作，泛指禅机施設。

[564] 崇宁、绍圣：绍圣，宋哲宗赵煦年号。崇宁，宋徽宗赵佶年号。

[565] 在在有之：指很多，随处可见。



师生万历庚戌^[566]七月一日戌时，告寂康熙壬子^[567]闰七月十七日辰时，世寿如此。方至云居，钟自鸣者三昼夜，夜有白光。四祖时，毗卢塔亦涌光。灵隐六十初度时，殿堂林泉，莫不喟^[568]大光，非偶然者。嗣法弟子二十有六人，嗣律弟子有二人，共二十有八人。遵遗命以全身迎塔于云居常住外青龙窝钵盂山，邻弘觉道膺禅师塔右，即师自卜也^[569]。弟子德翼于师为同学旧友，方外至交，云居燕公等真龙象嗣子，传师末命，嘱铭其塔。呜呼！余虽非大年、天觉^[570]手笔，其忍辞哉。铭曰：

扇子云门，曝地深省，俊鹞击声，良马鞭影。

我师覩斯，宁恃惺惺，于熟处生，于热处冷。

[566] 万历庚戌：《云居碑文》作“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一六一〇）”。

[567] 康熙壬子：原文作“康熙”；《云居碑文》作“清康熙十一年壬子（一六七二）”；《求是堂文集》作“康熙壬子”，据以校改。

[568] 喟：原文作“口”；《云居碑文》作“〇”；《求是堂文集》作“喟”，据以校改。

[569] 云居常住外青龙窝钵盂山，邻弘觉道膺禅师塔右，即师自卜也：原文作“云居常住外青龙窝钵盂山，邻弘觉道膺禅师塔后，即师自卜也”；《云居碑文》作“云居常住外青龙窝钵盂山，邻弘觉道膺禅师塔右，即师自卜也”，据以校改；《求是堂文集》作“云居常住内青龙窝，左依融师石屋，右拒道容塔基，即师所自卜也”。据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闻大和尚云：历史上真如寺规模很大，晦山墓塔的位置原在寺内（即常住内），后来寺院规模缩小，解放后更以赵州关为界，晦山墓塔等遂在寺院外（即常住外），如今随着国际禅修院的建设，墓塔复归寺内。

[570] 大年、天觉：杨大年、张天觉。杨亿（974～1020年），字大年，建州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北宋大臣、文学家，“西昆体”诗歌的代表作家。张商英（1043～1121），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蜀州新津县（今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人。北宋后期宰相、书法家。详参《卮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88册 No. 1646《居士传·张天觉传》。



盖亦有年，和^[571]人和境，产彼^[572]姜江，耽^[573]此欧岭^[574]。

祖宗田地，禅子袖领。云岫万重，月湖千顷。

过去^[575]鼻孔，将来眼睛。何以验之，塔铭维永！

大清康熙十四年岁次乙卯六月十九日

嗣法律门人元鹏等二十八人^[576]

晋陵天宁寺香雪律师^[577]

晋陵天宁寺香雪律师，讳戒润，族姓陈氏，楚地夷陵人也。师家世珪璋，心慕空门，乃弃世荣，剃发披缁。近圆于三昧律师，稟具后游历讲肆，遍参名宿。精通经律，兼修净土，尤善文笔，落纸成韵。辅化千华昧和尚有年，复卓锡于

[571] 和：《求是堂文集》作“利”。

[572] 彼：《求是堂文集》作“被”。

[573] 耽：原文作“觥”；《云居碑文》《求是堂文集》均作“耽”，据以校改。

[574] 欧岭：即前文欧阜。

[575] 去：原文作“云”；《云居碑文》《求是堂文集》均作“去”，据以校改。

[576] 大清康熙……二十八人：原文此句后详列法名；《云居碑文》此句后未列法名，但左下角有“云雷元鹏和尚建”，后三字较模糊；《求是堂文集》无此句。云居山晦山和尚墓塔后面有三块石碑，中间“大光明藏”下面是塔铭全文，右侧“若能转物”下面是重修墓塔的时间（1994年），左侧“则同如来”下面是立塔铭碑时28位门人署名和“真如寺住持一诚暨两序大众重修”。原文二十八人详列法名，今依左侧碑文校改如下。嗣法门人：元鹏、元（逵）远、元受、元森、元树、元迥、元（興）興、元浹、元良、元宗、元锦、元器、元暎、元藏、元贞、元通、元海、元证、元濂、元昱、元（玲）玢、元斐、元溥、（正）元瑞、元孝、元凤。嗣律门人：智严、智铭。其中括号中为原文用字。

[577] 摘自《律宗灯谱》。



毗陵天宁律院。四众礼请，登坛说戒，时空中有戒日舒华，祥云五色，覆其法座，缁素咸瞻，以为奇瑞。时大清鼎新，师道播江南，受法毗尼弟子不可称计。化缘既毕，建全身塔于本寺，世寿五十七，僧腊二十二，所著《楞严贯珠集》行于世焉。

天宁香雪润和尚传^[578]

师讳戒润，号香雪，荆楚夷陵州人，俗姓陈。童而岐嶷^[579]，秀骨天成。幼从里塾师受经，即能通章句，晓大义。弱冠有志出尘，二十三投荆州南禅寺剃削，旋听讲于度门^[580]若昧观融诸大老门，颇能贯穿经义。然志在博涉艺文，希工诗律，入竟陵钟谭^[581]二先生社，未几，诗句警拔，宛如凤习。社中英贤争相物色，遂邀师归里，为子弟授业。逡巡几载，师以身涉尘樊，有乖僧制，不屑也。天启寅卯间，先师千华老人应化沔阳，开广长大社^[582]，晋与三

[578] 摘自《灵隐晦山显和尚全集》。

[579] 岐嶷（qí nì）：形容幼年聪慧。《东观汉记·马客卿传》：“马客卿幼而岐嶷，年六岁，能接应诸公，专对宾客。”

[580] 度门：度门寺，唐代高僧神秀大师说法栖息之地，亦称“北宗初地”。

[581] 竟陵钟谭：明代后期文学流派，因为主要人物钟惺、谭元春都是竟陵（即今湖北天门）人，故又称为竟陵派。

[582] 广长大社：广长大社开设于广长律院。广长律院位于湖北省仙桃市沔城青林山上，由明代三昧寂光律师启建于天启六年（1626年），竣工于崇祯二年（1629年），历时四载，原占地三十余亩。广长律院是三昧律师在中兴律学过程中最早创建的寺院之一，为当时少有的独立律院，是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律院之一。三昧律师在广长律院住持达十余年之久，讲经弘法，“梵网捞世”，设坛开戒，道场隆盛，高僧云集，规模宏大，戒子众多；同时为中兴律学，三昧律师还到处兴建寺院，传戒弘法；为联络各地同道与高僧大德，还在广长律院开



楚^[583]道俗，授木叉戒。师闻而喜踊，然以戒法未谙，心怀怯怖。先师为方便激劝，遂入坛禀受，归心戒子列。老人密用钳锤，外示提奖，师乃发心久远依学，更不稍离左右。夏腊既盈，登阁黎位。老人弘法几半海内，所至师必亲随，为新戒羯磨，严示轨范，老人宣戒，师辄正座开讲《楞严》《法华》《仁王》《梵网》诸大部经，辅佐法化。老人晚年从三楚燕晋回南说戒，吴越如金陵报恩、云间超果、澄江十方、维扬石塔、吴门北禅、会稽能仁、嘉禾三塔，道场腾踏几数千众，皆师为羯磨，千华见和尚为教授，两人同心协赞，内外肃一，以故老人化益广，道益震，大悲流衍，溥^[584]润无方，千华戒法倾动四海。计师相随老人，前后共十有七载，师之忠勤劳瘁，可谓至矣。及嘉禾期毕，老人回华山，刻期西逝。毗陵道俗企师道望，请主天宁大刹，肇启戒坛。初谓小试行道而已，及毗尼一唱，七众咸归，新戒奔趋，如水赴壑，东南英俊，罗网一空。适比丘戒坛，师方登座，忽见彤云五色，瑞彩弥空，笼罩人天，照映法座。随喜大众动地欢腾，白惠翁大司马暨^[585]当道诸檀护皆合掌倾诚，喜欢未有，至今戒日舒华之额犹壮山门也。嗣后道誉广被，诸刹争迎，次第开戒于润州之上方，芜关之护国，丹阳之海会，甫里之海藏，而吴门之尧峰，期称极盛，几与北禅赛彩。归至天宁，又两启戒席，榜为法云大社。

创“广长大社”。故广长律院又名“广长社”，在沔阳州志中亦多采用“广长社”名。

[583] 三楚：古地名，秦汉时期楚国疆域分为西楚、东楚、南楚。

[584] 溥（pǔ）：普遍。

[585] 暨（jì）：和，及



感司陈公、总镇曹公、太守佟公，皆协心拥护。师以天宁殿后虚豁，禅居湫隘^[586]，欲建九莲杰阁耸镇中央。时陈曹公慨舒檀度^[587]，鳩工庀材^[588]，辅以众缘，立成华搆^[589]。中造九如来像，端严肃穆，使人瞻敬生悟。从外而观，翬飞^[590]耀日，鸱吻^[591]衔云，匪独常郡改观，几为东南梵刹之冠。师慕远公莲社，乃躬率内外六时念佛，祁寒溽暑^[592]，虽冗勿废。方将大声光于三学，廓^[593]行愿于千华，而涅槃时至矣。己丑岁上元日陡示微疾，乃书遗嘱，并以衣钵付己灰澄公，令主方丈，诫众勿废六时念佛，端坐而逝。肉身留三日，方丈陶龕，倾城挤拥悲涕，如丧所亲。师道相奇古，顶贯伏犀^[594]，望如西天梵僧，而音吐宏亮，发响清越，听师经律，以为鸾鹤鸣也。所著有《楞严贯珠》，条分缕析，和会精当，学者宝贵，争相传诵。又注有《楞伽法华贯珠》，惜未卒业^[595]。余诸杂注，有百八珠，八识图说，

[586] 湫隘（jiǎo ài）：低洼狭小。

[587] 檀度：檀波罗蜜，布施度，六度之一。

[588] 鳩工庀（pǐ）材：招集工匠，准备材料。庀：准备、具备。唐·李方郁《修中岳庙记》：“岂可不成耶？遂鳩工庀材，四旬而就。”

[589] 搆（gòu）：建筑物。

[590] 翬（huī）飞：翬，一种具有五彩花纹之雉鸡。《诗经·小雅·斯干》：“如翬斯飞，君子攸跻。”朱熹注：“其檐阿华采而轩翔，如翬之飞而矫其翼也。”后因用翬飞形容宫室壮丽。

[591] 鸱（chī）吻：宫殿屋脊正脊两端构件上的装饰，以外型略如鸱尾而称，又名蚩尾，祠尾。古人认为蚩尾乃水精，能辟火灾，故以为饰。

[592] 祁寒溽（rù）暑：祁寒，大寒；溽暑，湿热。冬季大寒，夏季湿热，比喻艰苦。《旧五代史·唐书·郭崇韬传》：“陛下顷在河上，汴寇未平，废寝忘食，心在战阵，祁寒溽暑，不介圣怀。”

[593] 廓：开拓，扩张。

[594] 顶贯伏犀：犹言伏犀贯顶，指人前额至发际骨骼隆起，通达头顶。

[595] 卒业：完成事业。



及天宁诗草。师每兴会所寄，矢笔成诗，皆古雅脱俗。书法亦有雪浪大师风韵，所在纸贵。师为人伉爽^[596]不群，嘉兴后进必倾吐肝胆，略无城府。律身精严，与人和易。师于千华为绍述^[597]，而于天宁又为开创，虽不及久道化成，而五载宏扬，始终全美，亦云不负师传矣。世寿五十七，僧腊三十四，其弟子溥澄、元仪、超幻等，奉全身塔于天宁之左方。

云居成拙律师^[598]

云居成拙律师，讳性德，滇之潯甸人也，刘姓。襁褓失母，未几，父亦相继而逝，事继母如事所生，乡党以孝称焉。赋性果敢^[599]，偶经古庙，见一病人受极苦，须臾命终。因慨处世无常，顿起离尘之志，便飘然舍去，礼嵩明州观音寺见宗禅宿为师求度，宗以有妻子累却之。师即归，安置既妥，遂与剃落，时年二十有二也。

久之，辞往鸡足参白云、大力诸老宿，皆深器之。远慕宝台^[600]立禅耆宿之风，欲一往见。道经浪穹，值建龙华大会，时见月和尚为黄冠，于此饭僧，师来挂搭^[601]，邂逅之间，宛如故旧。师见其气宇不群，终非羽客之流，他日必

[596] 伉（gāng）爽：刚直豪爽。

[597] 绍述：指承继前人所为。

[598] 摘自《律宗灯谱》。

[599] 果敢：当机立断，敢作敢为。

[600] 宝台：即宝台山，滇西佛教名山，山中有金光寺。

[601] 挂搭：指游方僧侣（投寺）寄住。



为法门重器，乃劝以为僧。即订云：“余若为僧，愿与公为友，可乎？”师允诺。会期满散去，师造^[602]宝台。

越明年之十月，归省受业^[603]，路过云龙，闻宝洪亮如法师应讲于东山之大觉寺。师往谒之，方入门，见公正于是日剃染。相见喜甚，以为如践宿约而至也，自此便不相离，凡法师演法诸名山巨刹，师与见公辅弼其间，研究教观。一日闻法师开示“为僧必须受戒”之语，便同见公求受具戒。法师云：“余讲经，不传戒，今江南三昧律师可往求之。”于是束装并下江南，烟水百城，迢遥万里，捍劳忍苦，师无不以身先之。

崇祯七年冬，抵金陵，昧祖已说戒五台。明春直上台山，甫到而昧祖又受京师之请矣。次年秋，旋往京都，至宝定^[604]遇兵冲散，师独转江南，于诸丛席遍觅见公，了无音耗^[605]。随往浙中参诸名宿，最后依密祖于天童。久之，因怀见公，复腰包寻访，莫知所在。游至徽州黄山，见山水奇绝，遂缚茅居焉。至崇祯十二年，闻昧祖主席华山，师具衣钵，往求大戒，不期见公已在祖座下任监院事，一见师来，悲欢交集。是冬方获戒品，时年三十有三也。既得戒，便依祖学律。

至乙酉又六月，祖将辞世，取紫衣戒本，授月师继席华山，师辅弼扬化垂二十载，复思返黄山旧隐，一日独携杖

[602] 造：到，去，如造访。

[603] 归省受业：即回乡探望剃度师。

[604] 宝定：据《一梦漫言》，应为“保定”。

[605] 音耗：音信。《三国演义》：次日，吕布在府中打听，绝不闻音耗。



笠，飘然而往。遇繁昌合邑缁素，久向师德，固留驻锡于本邑云居寺。岁癸卯，诸檀越请传戒于南宁之千佛院。次迁凤阳之大洪、石梁、竹林诸刹，后就竹林寺阅大藏经。次年丁未，虫蝗大作，寺之纵横数十里寸草无损，远近咸以师阅藏典之所致也。检藏毕，修大悲忏法四七昼夜。肇启之晨，合郡宰官绅衿诣寺拈香，忽来海雀^[606]千余，旋空鸣舞，逾时方散，诸文人咸赋诗以志异。终期退居石梁，复重翻大藏，自庆难遭。

见公累招师还山，师辞以疾。庚戌春，乃见师古稀之辰，入山拜祝，勉留在山，任羯磨事。甲寅春，香岩李公请重兴天隆古寺，见公命师董理^[607]，阅^[608]六月而告成。乙卯初夏，师亦跻^[609]七旬矣，见公集众，送师入丈室，师以年老辞，众檀恳请至再，遂住持天隆。每岁春冬传戒会，食不减二千余指^[610]。

岁辛酉孟夏朔旦，师偶过戒香庵，与主人聚谈，抵暮方归。次晨忽索汤沐浴，更衣辞众，端坐而逝。师世寿七十有六，僧腊五十有五，戒腊四十有四，得法弟子学彰、超渊等，奉全身塔于华山左侧。

[606] 雀（hè）：古同“鹤”。海雀，海鸟名，或说即江鸥。

[607] 董理：监督管理。

[608] 阅：经历。

[609] 跻（jī）：登，达到。

[610] 二千余指：二百余人。



紫竹林颺愚大师爪发衣钵塔志铭^[611]

金陵紫竹林颺愚大师，丙戌仲夏六月坐脱。门人以陶器奉全身，供于林之山阳，次年弟子请归云居。于是金陵缁素，以所存爪发衣钵，就山阳建塔供养，征铭于旭。旭愧学未师安，言无足重。然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旭既谬辱爱敬，迴逾世情，又安敢以无文辞？

谨按谱，师讳观衡，颺愚其字也。顺天霸州人，姓赵氏。昆季四人，师居仲。母梦大士携童子入门，急抱之，觉而有娠。万历己卯年八月十八日亥时生，白衣重袍，状异凡子。年十二，即茹素，喜事观音大士。年十三，翛然^[612]有出尘志。年十四，坚欲入道，父母不许，乃潜逸。途遇五台山圆照寺惠仁师，恳求剃度，依住四载。年十八，闻清凉山狮子窟空印大师名，潜逸往参，投诚笃事。居侍寮三载，咨决心疑，仰学至德，始终如一日也。

年二十二，随空师入燕都，侍《楞严》讲席。进菩萨戒，参紫柏大师。自念习听义学，未是出家大丈夫事，潜逸南行，参雪浪、云栖二大师。独住天台华顶峰，读《楞严经》，破诸疑网。时高明无尽大师，登华顶访智者遗踪，见师子处茅庵，少年精进，托宿^[613]作竟夜谈。越三年，移住匡山乾罡岭，每一饭辍，坐数日。至第三年，月下经行，忽

[611] 摘自《灵峰宗论》。

[612] 翛（shū）然：翛，同倏。忽然。

[613] 托宿：寄宿。《庄子·天运》：“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



有省悟。

三十岁，进曹溪礼六祖。次夏四月，谒憨山大师于端州，一见相契。秋仲辞去，登南岳，住石廩峰。三十三岁，误食草乌^[614]，中毒滨^[615]绝，离山就医。憨大师特至南岳，叹曰：“禅门下衰，幸得一个半个真为生死学人，与之周旋^[616]，稍慰寂寥。今斯人而有斯病，岂龙天厌薄法门乎！”三十八岁，结五台庵于邵陵。觐憨大师于湖东，参侍半月。大师示以法语，大意谓：“身病已瘳^[617]，切不可被禅病侵。盖众生身病本乎执取，而禅病亦本乎执取。若法执不忘，己见犹存，亦是病。直须将从前参禅执守功勋，并玄妙知见，一齐唾却，定不可被他养作病根。”其语切至，几千言，今亲笔手卷，尚供林中。故知颢师从来开示学人，随机圆活，不似诸方认定一死猫头，其得力于憨大师者诚不浅也。

师曾以授戒法问憨大师，大师答云：“老朽未阅律部，于诸戒相，实未细详。今唯遵《梵网》，以心地法门为宗，以十重为要。其四十八轻，亦未能细说。但令行人半月半月诵持而已。近时学人，识浅心粗，多虚少实，求其果能精持如古人者，所未易见。而弘律者，原非学人事，多杜撰，难可为准。公处若有《藏经》，幸一详检律部，有以示我。望

[614] 草乌：别名叫做乌头、五毒根等，有剧毒。

[615] 滨：通“濒”。靠近，临近。《国语·齐语》：“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滨于死。”

[616] 周旋：本为古代行礼时进退揖让的动作，后引申为应酬、交际。《礼记·内则》：“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应唯敬对进退周旋慎齐。”

[617] 瘳（chōu）：病愈。



之望之。”维时^[618]师亦无暇阅律，但宗《楞严》“四种清净明诲”，开示后人，令持心戒。兼令专礼观音大士，著有《圆通忏法》，流通最广。

居五台庵，二十年足不越户外。度弟子千余人，授记署名者几三万人。至年五十九岁，特登匡山五乳寺，扫憨大师塔，建报恩道场。寺众请主法席，固辞不可。仲秋下匡山，登云居，礼祖塔。寺众亦坚留主席。黎明潜逸，中途疾作，不能行。闾山比丘往返虔请，乃复登云居。至六十五岁秋，离山登舟，山为再震，师于此山夙缘深矣！是冬泊石头城。次年冬十月，卓锡紫竹林。林本城北荒地，师住未几，蔚为丛席。

师发心深为生死大事，故于父母师长，皆不辞而行。然秉性至孝，每遇亲师忌日，设追荐道场，必极诚恻^[619]，竭哀慕^[620]，观者无不感发。生平仪容古朴，不事矜饰。广颡^[621]丰颐^[622]，平顶大耳，修髯如戟，短发覆肩，目光炯炯射人。终夜露坐，不畏大风，或雷雨亦坐大伞下，故学者称“伞居和尚”云。衣服不御寸帛。日唯一粥一饭，绝不杂食。每作务必兼人。其接物也，上自王公大人，下逮田夫牧竖^[623]，礼不异节。温温言笑，霭若春风，而学者见之，不

[618] 维时：当时。

[619] 诚恻（què）：诚朴、真诚。柳宗元《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于斯也，虑善善之过而莫之省，诚恻之道少损，故敢私言之。”

[620] 哀慕：慕，思念、想念。《孟子·万章上》：“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哀慕，谓因父母、君上之死而哀伤思慕。

[621] 颡（sǎng）：额，脑门儿。

[622] 颐：颌也。

[623] 牧竖：牧童。竖，指小儿或家中未成年之僮仆。《左传·成公十年》：“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



威而慑。

随所到处，仅一緣^[624]草鞋便行，来不先通，去不先辞。锡驻之地，缁素云集，求戒问道，殆无虚日。然未尝自立涯岸，别建门庭。盖既得空印大师之教，又得憨山大师之禅，又复汇归于云栖大师之净土。故其开示法语，直捷广大似紫柏。应机禅语，轻便圆活似赵州。又眼界虽甚高旷，口角不轻雌黄，谦光盛德，慈念虚怀，真令人目击道存^[625]也。所著有《楞严》《金刚》四依解，及《紫竹林全集》行世。法腊五十四，生年六十有八。长旭二十年，兼亲侍憨山大师，诚为法门先辈尊宿。乃不唯忘年下交，而每致书问，必反称辱教某某。呜呼！旭真惭愧无地已。合掌堕泪为之铭曰：

佛法如大海，潜流注百川。
达者知浩浩，昧者泥涓涓。
三宗争鼎足，五叶分单传。
不有超方志，谁惩斗诤愆。
师承普门愿，悯浊来施权。
奋然脱爱网，习教还修禅。
放生广檀度，说戒结深缘。
慈容蔼冬日，机辩赫炎天。

[624] 緣（liǎng）：一双。《大徐本》：“履两枚也。一曰绞也。”陆游《广慧法师赞》：“一緣草鞋，到处行脚。”

[625] 目击道存：谓一个人具有深厚的道德修养，人们只在略一顾瞻之中便能感受得到。《庄子·田子方》：“子路曰：‘吾子欲见温伯雪子久矣，见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王先谦集解引宣颖曰：“目触之而知道在其身，复何所容其言说邪？”



德重如岱岳，怀虚若冲渊。

足迹遍寰宇，操持脱言诠。

握拳念大士，撒手宅金莲。

舍利镇祖窟，爪发留福田。

照此石城地，永永百千年。

祭颛愚大师爪发衣钵塔文^[626]

呜呼！人不难相爱，难于相知。翁真知我者哉！世纵有一二爱且知者，而志操相携。旭虽不敢拟翁泰山之德，幸三事略无违焉：尚质朴，诎虚文，不肯苟合时宜；注经论，赞戒律，不肯悬羊头而卖狗脂；甘淡薄，受枯寂，不肯受丛席桎梏，而掣其羈縻。呜呼！以法门耆宿如翁，而旭过蒙知爱，又志操相合如此，其能已于怀^[627]也？

翁所证深浅，非旭能拟。而生平最倾心处，请略纪之：当今知识，罕不以名相牵，利相饵，声势权位相依倚。如翁古道自爱者有几？当今知识，罕不以掠虚伎俩，笼罩浅识，令生惊诧。如翁平实稳当者有几？当今知识，罕不侈服饰，据华堂，恣情适意。如翁破衫草履，茅茨土阶者有几？当今知识，罕不精选侍从，前列后随。如翁躬自作役，不图安享者有几？当今知识，罕不同流合污，自谓善权方便，慈悲顺俗。如翁不肯苟徇诸方，甘受担板之诮者有几？故凡闻翁之风者，顽夫廉而不滥，懦夫立而不倾。伯夷之隘，所以为圣之清也。岂似枉寻直尺，诡遇一朝者，身虽存，名已先沦

[626] 摘自《灵峰宗论》。

[627] 其能已于怀：其，难道、怎么。已，停止。于怀，在心中。其能已于怀，即怎么能心中不为之而感动不已呢？



也哉！

旭每悲如来正法，一坏于道听途说、入耳出口之夫，再坏于色厉内荏、羊质虎皮之徒。其父报仇，其子必且行劫，尤而效之，何所不至。翁之爪发衣钵幸存，则翁之道风未灭。必有闻而兴起者，庶共砥狂澜于末叶乎！

如梦观^[628]

佛经中所说有为法之譬喻甚多。梦幻等喻之外，如乾闥婆城、水月、树獼、绳蛇、空花、兔角、龟毛，等等。其大旨，无非显示万法皆空之理。警告凡夫，不可认以为实，以破其分别执著，引令出迷耳。魏译《金刚经》，其喻有九，曰：一切有为法，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秦译则约之为六。多少虽殊，理则一也。

六喻之中，梦喻为总。幻、泡、影、露、电为别，皆所以明其如梦也。根性好者，一闻梦喻，便可明了缘生之法，当体皆空。因恐或有未了，故复说幻等五喻。五喻若明，当可恍然万事同归一梦矣。所谓梦者，缘生法之一也。古语云：日有所思，夜形诸梦。所思即其作梦之缘也。亦有并无所思而梦者，如世俗所言之托兆，则托兆亦其入梦之缘。故为缘生之法。

有缘必有因。作梦之因为何？意识（亦曰妄心）是也。若无此因，缘亦无从遇矣。故曰至人无梦。盖有道之士，妄

[628] 摘自《金刚经讲义》，江味农撰。



心虽未断，必已能伏，故梦少也。由此可知一切皆唯心所造矣。

可怜凡夫，梦时固是妄心。即其所谓醒时，亦全是妄心也。故其所谓醒，依然是梦。何以故？从来迷而未觉故。若其已觉，决不致但知梦中之悲欢离合、得失穷通为假，而又认所谓醒时之悲欢离合、得失穷通为真也。须知醒时之心，与梦时之心，既皆是妄非真。所以醒时种种境遇，或由计划而成，或出意料之外，与其入梦之或由于日有所思，或由于神灵托兆，其理由全同也。而转眼皆空，了无所得，亦复毫无二致。岂非醒时即是梦时乎？故警告之曰如梦也。乃迷恋其中，计较分别，执著不舍，真痴人说梦矣。故曰众生从来不觉也。今曰如梦，正唤其速觉耳。或曰：“如梦之理，说世间法，诚然不诬。而永明寿禅师曰：‘大作梦中佛事。’何以佛法亦可作如梦观耶？”此有四重要义，不可不知。约凡夫言，其义有二：

（一）佛法作如梦观者，不可执著之意也。佛法重在破我。若有执著，我何能破。故应彻底遣之。佛法尚不可执，何况世间法。

（二）学佛者为证性也。若不证性，便不能超凡入圣。而性体空寂，故一切修功，必应归无所得，方与空寂之性相应。佛法作如梦观者，令其勤修佛事，而归于了不可得。庶几能所双亡，智理冥合也。

约佛菩萨言，其义亦有二：

（一）佛菩萨皆是已觉之人。其大作佛事广度众生而能



行所无事者，视之如梦故也。视涅槃如昨梦，所以不住涅槃而大作佛事；视生死如昨梦，所以不住生死而常在定中。

（二）菩萨作佛事者，自觉觉他也。至于佛位，觉已究竟，而仍作佛事者，因无尽之众生，尚在梦中。以同体悲故，不自以为究竟也。故常行菩萨道，而现身于大梦未醒之众生中，而作佛事。所以永明曰大作梦中佛事耳。

综上四义，可知大觉者视生死涅槃，本无可得。故曰：生死涅槃，如同昨梦。意谓住于生死固是作梦，住于涅槃亦是作梦。必一无所住，乃为大觉耳。所以若住于所修之法，住于所说之法，住于所得之法，则皆是作梦矣。故本经主旨，在于无住。故曰：应无所住行布施，应离相发菩提心也。

总而言之，观一切染净法如梦者，意在通达一切有为法本无可得也。一心清静，有何可得乎？若有可得，即非清静矣。故应观一切有为法如梦也。

我世尊说法四十九年，而曰无法可说。又曰：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少法可得。果地觉者如是。在因地修行者，亦必应如是可知。《楞严经》云：“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有可得，生灭心也。观其如梦，了不可得，不生不灭也。当知梦即是有为法。若知其梦了不可得，而不迷不执。有为法便成无为法矣。

如字有味。未觉者，应观其所谓醒者，依然如梦，乃可以解脱一切，远离颠倒；已觉者，应观其所谓觉者，亦复如



梦，又何妨现入华胥^[629]，游戏三昧耶。

总之，六喻皆是贯彻到底的。不仅为凡夫言也。二乘若知度生如梦，了不可得，便不致沈空滞寂。一类菩萨，若知上求下化如梦，了不可得，便可成佛。故作如梦之观，正是照破我法二执之宝镜，度入大寂灭海之慈航。

由上所说，可知一切有为之法，皆是依心为因，托事为缘，因缘会合所生之果耳。除因果外，一切乌有。而名之为果，却又成因。说之为因，旋复招果。是即因果之本身言之，亦复毫无定形。故曰当体是空。譬如做梦，非不事相俨然，却是有即非有。故曰因缘生法，即假即空。故说一梦喻，已足了彻一切矣。

但以众生久在迷途，平日未尝不知世事如梦，乃一遇顺逆境界当前，仍复执迷，放不下去。且曰：过去事诚然如梦。若境遇当前，历历身受，不谓之实事可乎？故又告之曰：顺逆诸境，虽历历身受，其实皆如幻耳。幻者，佛经所说之幻术也，今世则名之曰戏。意若曰：汝见幻人幻术乎？幻出种种飞潜动植之物，岂不俨然似真。又如做戏然，粉墨登场时，邪正贤愚、悲欢得失、神情活现，能令人为之颜开，为之泪下。汝亦以为真乎？可因其悲喜无端，恍同身受，遂执以为实事乎？当知人生在世，亦复如是。一切遭逢，莫非妄识业缘之所变现耳。

世间即是戏场！一切众生，即是戏场中的各种脚色。当其锣鼓喧阗^[630]，非常热闹之候，有智慧者，便当自警，

[629] 华胥：比喻梦境。《列子·黄帝》：“（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

[630] 阗（tián）：指车声、鼓声等喧闹盛大。《说文解字》：“阗，盛兒也。”兒同



转眼即下台矣。此刻在此做这个脚色，不过为业力所牵，须了却一段缘法而已，岂可当真。譬如唱戏，既做了戏曲中一个戏子，必有夙因，方现此果。固然不能不用心唱做，误了所抱的目的。然而断没有执著戏中所扮演之人物，当作自己者。戏子之目的为何？名誉金钱是也。做人亦然。今世来做这个人，不过暂充这出戏中一个脚色耳。戏子尚能不执所扮演者当作自己，吾辈岂可误认所暂充之脚色为自己乎？当知因果难逃，因果可畏，既暂充了这个脚色，自然不能不用心唱做，以免误了目的。但切不可只认名利为目的，须认准自己本有之家宝以为目的。家宝者何？自性三宝是也。

必应了了觉悟，做此假戏，既不可错了因果，牵累自性；更不可误认假戏为真，昧失自性。所以正当笙歌嘹亮，大众注目之时，便应自觉自悟，此一出幻戏，非我本来面目。誓当返我初服。庶几锣鼓收声，风流云散时，不致懊恼悲伤，手足无所措耳。故曰应作如幻观也。

世尊大慈，犹虑众生执迷不醒，以为一切人事谓之如幻，诚然非虚。然而抚念身世，终难放下。盖其意中，但能领会世事如幻。而犹认偌大的世界，及其宝贵的色身，为真实有，故放不下耳。因又告之曰：如泡如影。如泡，喻世界也。如影，喻色身也。何以故？所谓泡者，由于水为风鼓，激荡而成者也。而世界则由一切众生，于性海中，起无明风，造此共业之所结成，故以如泡喻之。所谓影者，由有日月灯光照之而现者也。而色身则由性光之所变现，故以如影

貌。《诗经·小雅》：“振旅闐闐。”《朱注》：“闐闐，鼓声也。”



喻之。此世、此身，既与泡、影同一缘生，可见身、世，亦与泡、影同一虚妄矣。岂可迷为真实乎！

此义《楞严经》言之最明。《经》曰：“认悟中迷，晦昧为空。空晦昧中，结暗为色。色杂妄想，想相为身。”此段经文，是说觉性圆明，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本无所谓虚空也，世界也，色身也。全由众生觉性障蔽，遂致本来圆明者，成为晦昧。晦昧者，所谓昏扰扰相也。既已不悟，乃反认晦昧为虚空，故曰晦昧为空。是则由其认悟中迷之故也。认悟中迷者，言其自以为悟，实则依然是迷。何以故？以其认晦昧为虚空故。虚空既是晦昧，复纠结此晦暗者为色。故曰：空晦昧中，结暗为色。色者，地水火风四大是也。正指世界及一切有情无情之色相而言。先认晦昧者为虚空，复认晦暗结成者为世界，更认色与妄想杂成者为其宝贵之身躯。故曰：色杂妄想，想相为身。首句认字，直贯到底。妄想二字，亦贯通上下。

何以误认？由有妄想故也。妄想者，识之别名也。受、想、行，为识之心所。故此中妄想之言，即指五蕴中之受想行识四蕴。想相为身之相，即上文色字。想，即妄想。一切众生之身，无非五蕴假合。故曰：色杂妄想，想相为身。谓四大之色相，与受想行识之妄想，杂而合之，成此幻身也。此段经文明白开示，虚空、世界、色身，全由众生昏扰扰的妄想之所变现。妄想本非真实，刹那生灭。由其变现之身世，岂能真实乎！

人人皆知水中之泡，极其脆薄，最易坏灭。殊不知世界



亦然，勿谓江山千古也。虽整个世界，未遽坏灭。然而陵谷山丘，桑田沧海，时起变化，足证时时在成坏中。此年事稍多者，所常经验之事，原非理想之谈。

且《楞严》又云：“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有漏微尘国，皆依空所生。沤灭空本无，况复诸三有。”有漏微尘国，有漏，明其必坏。微尘，明其其细已甚也。三有，谓三界也。此段经文，是说晦昧之虚空，在大圆觉海中，如海上之一泡。沤，即泡也。而微尘国土，更是依附海泡之物。泡若灭时，且无晦昧之虚空，何况三界耶！一切学人，常当观照此理。所认之虚空，尚是晦昧的昏扰扰相，尚且渺小如泡，何况世界，何况此身，何足算哉。岂可遗弃包含虚空，囊括三界之真实圆明性海，而认一渺小脆薄、成坏无常之浮沤乎。

至于影者，望之似有，考实则无。此身亦然，虚妄现有，考实则无。譬如镜中人影，因照则现。肥瘦长短，纤毫不爽。此身亦然，因心造业，循业而现。寿夭好丑，因果难逃。南岳思大师曰：净心如镜，凡圣如像。此明身之可见，因净心本具见性。犹如像之可见，因明镜本具照性。岂可因其可见，遂误认为实有！且净心之见性中，本无此身，不过见性发现之影耳。亦犹明镜之照性中，本无此像，不过照性发现之影耳。以上所说，犹是以幻身望于净心，明其为净心所现之影。若约幻身当体说之，亦复如影。何以故？除五蕴外，了不可得故。而且五蕴中之色，即是四大。四大既如浮沤。其余受想行识四蕴，又莫非虚妄（名曰妄想，故是虚



妄)。然则即五蕴本身，已了不可得矣。何况五蕴假合之幻身，其为似有实无可知。了不可得者，言其有即非有也。正如影然，但眩惑人眼耳，其实本空也。

一切凡夫所最执著以为实有者，识心、世界，及其自身也。今一一破其惑曰：识心如幻（前言世间即是戏场，一切众生即是戏场中脚色，莫非识心业缘之所变现，故曰如幻），世界如泡，此身如影。身心世界，尚且虚妄非实，则其余一切有为法相可知矣。然而迷途众生，虽知身心世界非实，或犹因循怠忽，不能勤作如梦如幻如泡如影之观。因又警策之曰：如露如电。露则日出而晞，留不多时；电则旋生旋灭，刹那而过。所谓生命在呼吸间。当加紧用功，如救头然也。合此如幻等五喻观之，即是观于万事如梦，有即非有。故曰：如幻等五观，是别。如梦观，是总。

观此六喻，虽是观诸法空相，即是观如如之性，以性相本来融通故也。故观缘生，即可契入如如不动。故无为法性，从观有为法相如梦幻入手，便是两边不著，合乎中道。

从梦入觉^[631]

有禅者问曰：“一切诸法，悉皆如梦，娑婆固梦也，极乐亦梦也，既同是一梦，修之何益？”余曰：“不然。七地以前，梦中修道。无明大梦，虽等觉犹眠。唯佛一人，始称大觉。当梦眼未开之时，苦乐宛然。与其梦受娑婆之极苦，

[631] 摘自《彻悟大师遗集》。



何若梦受极乐之妙乐。况娑婆之梦，从梦入梦，梦之又梦，展转沉迷者也。极乐之梦，从梦入觉，觉之又觉，渐至于大觉者也。梦虽同，所以梦者未尝同也。可概论乎？”

跋

向年，负笈燕京，就读于中国佛教学院。课暇恒至图书馆，偶检目录中有《一梦漫言》一书，借阅反覆，不第其意义足以风世励俗，且文字质朴流畅，脍炙人口，从而对见月老人之操行无限钦佩，感动之深，至于潸然泪下。丁亥春，诣青岛，依止倓虚大师。师示众，亦恒以见月老人为榜样，训勉学人。时湛山印经处已据弘一律师手校本，将《一梦漫言》印行，师并极力推重是书，令人阅读。戊子春，大师由长春回湛山，徇大众请求，讲述其平生事迹，由大光记述，纂成《影尘回忆录》上下两册。最后一章中，曾将见月老人及其《一梦漫言》写专文一节介绍，以法后世。甲午夏，大师驻锡香江，值八十诞辰，众以印《影尘回忆录》为纪念。书出后，多人因读回忆录，仰慕见月老人之为人，并思一览《一梦漫言》，如是来函索阅者不知凡几。初时由青岛寄来若干本，转寄海外，嗣以存书赠罄，海外又无流通，致后来索阅者均感向隅。以是因缘，今春发起重印，依前湛山版为底本。原本为弘老眉批，无句读，亦无段落。今藉重排之便，用三种句读标点。复依文意长短，析为段落，并由原文内提出数字作标题，用小字比弘老眉批低一字排于眉首。第一字上面，并以符号简别，以示不淆。付梓之际，获诸善信



资助，得以刷印圆成。今人持身无度，怠佚成性，则是书之流通，当于世道人心，有莫大裨益也。

丙申重阳节日大光敬跋

编后记

本书以网上流传的文白对照本为底稿修订而成。弘一大师做的眉注以楷体置于原文中并以〔〕标明，弘一大师的《随讲别录》则根据需要作为原文的注释，并重新查阅工具书以求准确。另外也对原文中的一些生疏字词和佛教术语进行了注释。所有注释皆以脚注方式体现。这样可以方便那些只看原文的读者。原文的修订参考了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一九九三年印的繁体竖排《一梦漫言》，以及福建莆田广化寺二零一三年印的简体竖排《一梦漫言》。白话文的修订参考了江南大宝雨寺重编的《一梦漫言》、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一梦漫言》以及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见月律师传》。

附录部分除弘一大师的《宝华山见月律师年谱摘要》外，补充了见月律师塔铭及传记、藕益大师书信、倓虚大师谈见月大师的刻苦精神等资料，以期读者对见月大师有更完整的了解。又补充了古心如馨律师、三昧寂光律师、愿云戒显律师、香雪戒润律师、成拙律师及颢愚观衡大师的相关资料，以便有兴趣的读者对书中所提及的见月大师的师友们的懿德嘉行有更多了解。

古德常言：“建水月道场，做梦中佛事。”本书之命名



为《一梦漫言》意亦在此，因此补充了江味农居士《金刚经讲义》中对六如偈的阐释，命之为《如梦观》，以作为对本书名及见月大师《一梦漫言》中最后示偈的注解。又录彻悟禅师开示，命之曰《从梦入觉》，以响应见月大师一生以持戒念佛自行化他之事实。

东林寺净土文化研究所

癸卯年（二零二三）正月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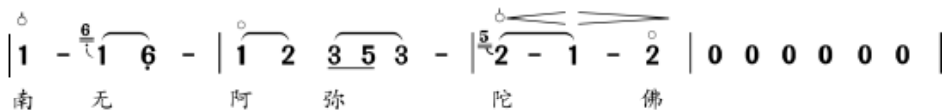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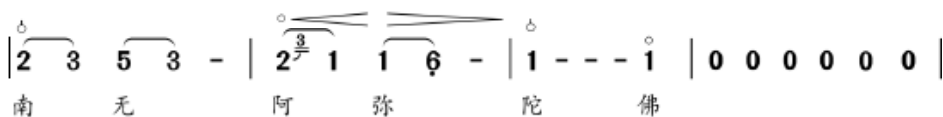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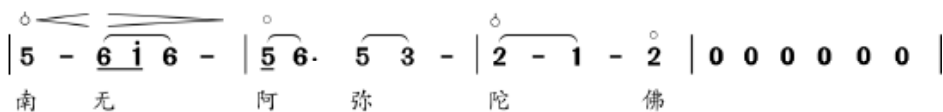


附二 东林佛号曲谱及相关要点

东林佛号曲谱

1 = $\flat A - \flat B \frac{5}{4} \frac{6}{4}$

♩ = 60 低沉 缓慢 深切地



$\overset{\circ}{}$: 引磬木鱼同敲: \square : 木鱼: \nearrow : 渐强: \searrow : 渐弱:

0: 四分休止符, 停顿一拍: $::||$: 从头反复。



备注：

一、要求一口气唱完，每句21拍，大约21秒。每四句唱完，以不超过90秒为度。

二、在空拍休止符号中吸气，要深、细、匀、长。吸气前要把腹中的余气全部呼尽，然后再吸下一口气。深呼吸至腹部，唱念时以脐轮震动发音。

三、初学若一口气唱不下来，至少要将“南无阿弥”四字念全，在“陀”字上补点气，续念完“佛”字。这样练习一段时间后，争取做到一口气念完六字佛号。

四、佛号中的“佛”字发音要短而轻，一出即止。

五、唱念时，引磬、木鱼、佛号的音声，三者要同步发音。

念佛的心态与音声及东林佛号的唱念要领

音声乃心性的外显，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即为妙音，从实相中流现。念佛法门以音声作佛事，透过佛号音声开启佛性，诚为转凡成圣之妙庄严路。是故，我等念佛行人对音声之道应加以考量。

一、极乐世界的音声特质

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音乐之都。其风声、宝网声、铃铎声、波扬的水声、鸟的偕鸣声、虚空的乐器声等，都在演畅种种法音，自然宫商五音谐和。极乐世界的音声之善美乃



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极乐种种音声内具八个特点：清、畅、哀、亮、微、妙、和、雅。此八字特质，形成西方净土特有的音声格调，即阿弥陀佛梵音的概述，亦是我等众生内具的音声功德。是故，我等宜将此八字作为念佛之纲宗。如是念佛就能够与西方净土的音声形成同构共振，开发自性。八字原则略标如下：

（一）清，即清淨。离一切烦恼染习即为清淨，是故念佛人得斋戒清淨，远离五欲六尘，真诚发心厌离娑婆，欣求极乐。如是念佛即为清。

（二）畅，即畅达。直心是道场，音声畅达舒展，直抒胸臆，无滞涩压抑状，大念见大佛，小念见小佛。音声所及，万祸冰消；洪音发号，毁裂魔军；畅快淋漓，心声一体。

（三）哀，即悲哀。于此生死苦海灭顶之际，自力怯弱，惟哀祈阿弥陀佛大悲拯救，呼喊救命，感通阿弥陀佛的大悲心，必须蒙佛力慈祐安坐大愿船，抵达安养国。

（四）亮，即嘹亮。哀而不伤。悲哀中有亮色，以吾之悲感弥陀大悲，信知弥陀悲愿决定令我往生净土，往生即可疾速成佛，旷劫大事今生了办，踊跃欢喜，生命洋溢亮色，音声自然洪亮。

（五）微，即微细。音声细微，透入内心性海，探玄钩赜，引发内心深蕴的善根，开启如来藏性，心外无法，满目青山。

（六）妙，即奇妙，亦云不可思议。音声通实相，六字洪名澄清吾人浊染的心，以佛知见转众生知见，能令吾人从有念入无念。音声全体即阿弥陀佛法身。灵籁之音，劫外之



响，妙感难思。

（七）和，即和谐。和谐是空性的表显。持念佛号时，首先是心声和谐，心身相随。身心和谐心与外境和谐，大众念佛，音声和谐，几千人众音念佛如同一人，心通法界梵音、海潮音，大和吉祥。

（八）雅，即高雅。六字洪名表诠至高的超越意向。横超五恶趣，圆成自性佛果。不求人天福报，不低俗，不媚俗，音声唤醒自己，步步回归故园。如是念佛即为雅正。

综上所述：持念六字洪名，宜渗入清、畅、哀、亮、微、妙、和、雅之特质。这样便能与名号功德相应。信愿感通弥陀悲愿，成办往生大事。

二、东林佛号的唱念要领

东林佛号以八字特质为方针，语速低沉缓慢，格调哀亮，内具深信切愿之情怀，四句形成一个结构组。

第一句的重音放在“南无”上，一心归命。要唱出在生死旷野寻求佛力救度的渴望。

第二句的重音放在“阿弥”上，在苦苦寻求中，历经艰险，终于找到了南无的对象，就是阿弥陀佛。要唱出寻找到阿弥陀佛的欢欣。

第三句的重音放在“陀”上，当我们归命于阿弥陀佛时，觉了原来阿弥陀佛与我竟是同体，我在弥陀心中念佛，弥陀在我心中呼应加持。要唱出弥陀与我同体同源的欣慰。

第四句的重音又放在“阿弥”上，当觉了阿弥陀佛与我同体时，回光反照，原来我自性即是阿弥陀佛“无量光



寿”。要唱出自性弥陀的自信自肯。由归命到归元。

这样，第一句向外部的渴望寻找，到第四句向内心安稳的回归，形成东林佛号四句一组的音声结构，四句佛号不断循环。

唱念的音声抑扬结构掌握后，加之两个配合：

（一）佛号与步点的配合。一句佛号走四步，“南无”一步（迈右脚），“阿弥”一步（迈左脚），“陀”一步（迈右脚），“佛”一步（迈左脚）。随法器音声节奏，走准四个步点。

（二）佛号与呼吸的配合。中间停顿时，深吸气到腹部，脐轮发音，一口气将佛号念完，浑融一体。

如是持念，久久便能唱出东林佛号的韵味，悲欣交集，香光庄严。伏冀念佛同仁共勉。

回向偈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涂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印造佛经佛像之十大利益

- 一、从前所作种种罪过，轻者立即消灭，重者亦得转轻。
- 二、常得吉神拥护，一切瘟疫、水火、寇盗、刀兵、牢狱之灾，悉皆不受。
- 三、夙生怨对，咸蒙法益，而得解脱，永免寻仇报复之苦。
- 四、夜叉恶鬼，不能侵犯，毒蛇饿虎，不能为害。
- 五、心得安慰，日无险事，夜无恶梦，颜色光泽，气力充盛，所作吉利。
- 六、至心奉法，虽无希求，自然衣食丰足，家庭和睦，福寿绵长。
- 七、所言所行，人天欢喜。任到何方，常为多众倾诚爱戴，恭敬礼拜。
- 八、愚者转智，病者转健，困者转亨。为妇女者，报谢之日，捷转男身。
- 九、永离恶道，受生善道。相貌端正，天资超越，福禄殊胜。
- 十、能为一切众生，种植善根。以众生心，作大福田，获无量胜果。所生之处，常得见佛闻法，直到三慧宏开，六通亲证，速得成佛。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 辗转流通者回向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馑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读诵受持人 辗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江西庐山东林寺



东林祖庭 APP



大安法师新浪微博



《净土》新浪博客



东林佛号标准版



庐山东林寺福田

东林寺佛法咨询电话：0792-8891134

庐山东林寺网址：<http://www.donglin.org>

庐山东林寺微信公众号：

东林法音：daanfashi

庐山东林寺福田：lsdonglinsi

江西庐山东林寺（新闻资讯）：jxlsdonglinsi

（若发现文字、排版错误，请与编校室联系：donglinbjs@163.com）